

南史演義

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857.47
209-1
251



3 0614 7046 8

1

南 史 演 義 序

序

余既勸草亭作北史演義問世自東西魏以至周齊及於隋初其興亡治亂之故已備載無遺遠近爭先覩之爲快矣特南朝始末未能兼載覽古之懷人猶未鑿且於補古來演義之闕猶爲未備也乃復勸其作南史演義凡三十二卷自東晉之季以迄宋齊梁陳二百餘年廢興遞嬗無不包羅融貫朗如指上羅紋持此以續北史之後可謂合之兩美矣或謂南朝風尚賢者驚於元虛不肖者耽於聲色所遺事迹類皆風流話柄所謂六朝金粉是也載之於書恐觀者色飛眉舞引於聲色之途而不知返詎非作書者之過耶余應之曰嘻子何見之小也夫有此國家卽有興替而政令之是非風俗之淳薄禮樂之舉廢宮闈之淑慝卽於此寓焉其興也必有所以興其亡也必有所以亡如是而得者亦如是而失影響相隨若報復然閱者卽其事以究其故由其故以求其心則凡

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胥於是乎在寧可執金粉兩字概之耶且聖人刪詩不廢鄭衛亦以示勸懲之意是書之作亦猶是而已矣况荒淫侈靡之事正史亦並載之其能盡棄之否耶或無以應乃書之以弁於簡端

乾隆六十年歲在乙卯三月望前一日愚弟許寶善撰

南史演義目錄

- | | | |
|-----|---------|---------|
| 第一卷 | 晉室將亡廊廟亂 | 宋家應運帝王興 |
| 第二卷 | 劉寄奴滅寇立功 | 王孝伯稱兵受戮 |
| 第三卷 | 楊佺期演武招婚 | 桓敬道興師拓境 |
| 第四卷 | 京口鎮羣雄聚義 | 建康城僞主潛逃 |
| 第五卷 | 扶晉室四方悅服 | 伐燕邦一舉蕩平 |
| 第六卷 | 東寇乘虛危社稷 | 北師返國靖烽烟 |
| 第七卷 | 除異己暗襲江陵 | 翦強宗再伐荆楚 |
| 第八卷 | 任諸將西秦復失 | 行內禪南宋聿興 |
| 第九卷 | 廢昏庸更扶明主 | 殺大將自壞長城 |
| 第十卷 | 急圖位東宮不子 | 緩行誅合殿弑親 |

- | | | |
|-------|---------|---------|
| 第十一卷 | 誅元凶武陵正位 | 聽逆謀南郡興兵 |
| 第十二卷 | 子業凶狂遭弒逆 | 鄧琬好亂起干戈 |
| 第十三卷 | 計身後忍除同氣 | 育螟蛉暗絕宗祧 |
| 第十四卷 | 輔幼主道成懷逆 | 殉國難袁粲捐身 |
| 第十五卷 | 沈攸之建義無成 | 蕭紹伯開基代宋 |
| 第十六卷 | 縱敗禮宮闈淫亂 | 臣廢君宗室摧殘 |
| 第十七卷 | 救義陽蕭衍建績 | 立寶卷六貴爭權 |
| 第十八卷 | 行亂政外藩屢叛 | 據雄封衆士咸歸 |
| 第十九卷 | 蕭雍州運籌決勝 | 齊寶卷喪國亡身 |
| 第二十卷 | 寶寅潛逃投北魏 | 任城經略伐南梁 |
| 第二十一卷 | 停洛口三軍瓦解 | 救鍾離一戰成功 |
| 第二十二卷 | 築淮堰徒害民生 | 崇佛教頓忘國計 |

- | | | |
|-------|---------|---------|
| 第二十三卷 | 伐東魏淵明被執 | 納叛臣京闕遭殃 |
| 第二十四卷 | 羊侃竭忠守建業 | 韋粲大戰死青塘 |
| 第二十五卷 | 跛奴背誓破臺城 | 諸王歛兵歸舊鎮 |
| 第二十六卷 | 陳霸先始興建義 | 王僧辨江夏立功 |
| 第二十七卷 | 侯景分尸懲大惡 | 武陵爭帝失成都 |
| 第二十八卷 | 魏連蕭督取江陵 | 齊納淵明圖建業 |
| 第二十九卷 | 慕狡童紅霞失節 | 掃餘寇興國稱尊 |
| 第三十卷 | 廢伯宗安成篡位 | 擒王琳明徹立功 |
| 第三十一卷 | 張麗華善承寵愛 | 陳後主恣意風流 |
| 第三十二卷 | 陳氏荒淫棄天險 | 隋兵鼓勇下江南 |

857.47
2119-1
2:1

南史演義第一冊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一卷

晉室將亡廊廟亂

宋家應運帝王興

粵自西晉之季。惠帝不綱。賈后亂政。宗室相殘。羣雄四起。天下土崩瓦解。遂至大壞。琅琊王睿。避難渡江。收集餘衆。以王導專機政。王敦總征討。江東名士賀循。顧榮輩。相率歸附。奉以爲君。卽位建康。遂開東晉之基。是爲元帝。其後遭王敦謀逆。鬱鬱成疾。在位六年而崩。子明帝立。會敦死。其黨皆伏誅。大亂乃定。明帝在位三年而崩。太子卽位。是爲成帝。庾亮王導卞壺同受顧命。蘇峻反於歷陽。兵入臺城。卞壺戰死。庾亮出亡。天位幾失。賴有溫嶠陶侃諸賢奮義起兵。入平內難。峻以敗死。晉室復寧。帝在位十七年。國家無事。及崩。二子俱幼。乃迎帝

弟瑯琊王岳爲嗣。是爲康帝。二年去世。太子聃卽位。是爲穆帝。其時桓溫都督荆梁等州。坐擁強兵。遙執朝政。出師平蜀。進封臨賀郡公。威名大震。朝廷畏之。時殷浩有盛名。帝引爲心膂。欲以抗溫。那知浩徒負虛聲。全無實用。出兵屢敗。溫上表廢之。由是大權一歸於溫。穆帝崩。無子。乃立成帝長子奕。是爲哀帝。帝在位四年。溫有篡奪之志。詛帝夙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穢亂宮掖。所生三男。皆非帝出。恐亂宗祧。遂廢帝爲海西縣公。迎會稽王昱登極。是爲簡文帝。帝美風儀。善容止。神識恬暢。然無經濟大略。謝安以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在位二年。常憂廢黜。俄以疾崩。太子曜卽位。是爲孝武帝。其時桓溫已死。桓沖繼之。盡忠公家。又任謝安爲相。總理朝政。安有廟堂之量。選賢使能。各當其任。內外稱治。太元八年。苻堅入寇。發兵八十七萬。前臨淝水。旂鼓相望。千里不絕。舉朝大恐。安不動聲色。命謝元謝石。率兵八萬拒之。將士奮勇。大敗秦師。死者蔽野。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將至。心胆俱裂。虧此一捷。國勢遂固。

人皆謂安石之功。實同再造。那知良臣去世。君志漸侈。日復一日。漸漸生出事
 來。叙明來路至此方入本文今且說孝武帝。初政清明。信任賢良。大有人君之度。既而溺志
 於酒。不親萬幾。有母弟道子。封瑯琊王。悉以國事委之。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
 酣飲爲樂。復委政於中書令王國寶。以故左右近習。爭弄威權。交通請託。賄賂
 公行。朝局日壞。帝委政道子。道子委政國寶。寫盡君相昏愚尙書令陸納。嘗望宮闕。嘆曰。好家居。纔
 兒欲撞壞之耶。羣臣上疏切諫。帝皆不省。國寶既參國政。竊弄威福。勢傾朝野。
 却一無才略。唯以諂佞爲事。凡道子所欲。無不曲意逢迎。故道子寵信日深。一
 日。道子色若不懌。國寶問故。道子曰。吾府中宮室雖多。苦無遊觀之所。可以消
 遣情懷。國寶曰。易耳。小人迎合。往往如是府吏趙牙。最有巧思。何不使闢東第爲之。可以
 朝夕遊賞。道子從之。乃使趙牙於東第外。闢地數里。疊石爲山。高百餘丈。環以
 長渠。列樹竹木。高臺傑閣。層出其中。臨渠遠近。皆築精舍。使宮人開設酒肆。其
 間。道子與左右親臣。乘船就之。宴飲以爲笑樂。一日。帝幸其第。見之。謂道子曰。

府內有山。遊覽甚便。然修飾太過。毋乃太耗物力。道子默不敢對。帝還宮。道子謂趙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王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盛。無忌憚帝由是惡之。國寶欲重道子之權。諷令羣臣奏請道子位大丞相。假黃鉞。加殊禮。侍中車胤拒之曰。此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自比周公乎。正論議乃止。帝聞大怒。而嘉胤有識。又道子為太后所愛。內廷相遇。如家人一般。每恃寵乘酒。失禮於帝。帝欲黜之。而慮拂太后意。含忿不發。時朝臣中王恭。殷仲堪。最負重望。因欲使領藩鎮。以分道子之權。不能自振乾綱而欲以臣制臣失策孰甚焉一日王雅侍側。謂之曰。吾欲使王恭為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殷仲堪為荊州刺史。鎮江陵。卿以為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嚴於嫉惡。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局量峻狹。果於自用。且幹略皆其所短。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一旦有事。必為亂階。恐未可用也。帝不以為然。卒任二人為刺史。由是君相疑貳。友愛漸衰。太后欲和解之。暗使中書郎徐邈。

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宜加深慎。瑯琊王雖有微過。尙宜宏貸。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其言。復委任如故。太元二十一年。長星晝見。羣臣進奏。勸帝修德禳災。帝正在華林園飲酒。見奏。起立離座。舉杯向天祝曰。長星我勸汝一杯酒。自古豈有萬年天子乎。妾希萬年天子。那知卽死目前。左右皆竊笑。却說酒色二字。從來相連。帝則唯酒是耽。而於色慾甚淡。凡嬪御承幸者。一不快意。卽貶入冷宮。或賜之死。宮中謂之薄情天子。獨張貴妃侍帝有年。寵愛無間。然貌慈心狠。妬而且淫。叙張妃弒帝之由。自承寵之後。卽不容帝有他幸。枕席之私。流連徹夜。猶爲未足。故雖獨沾恩寵。尙未滿意。及帝末年。嗜酒益甚。幾於晝夜不醒。纔一就枕。便昏昏睡去。任你撩雲撥雨。漠若不知。弄得張妃慾念彌熾。終夜煎熬。積想生恨。婦人好淫。確有此等苦處。以故愁眉常鎖。對鏡不樂。有宮婢彩雲者。善伺主意。私謂妃曰。帝與娘娘夜夜同衾。有何不足。而鬱鬱若此。妃嘆曰。如此良宵。身與木偶同臥。尙有生人之趣否。教人懷抱怎開。

彩雲笑曰。此非帝誤娘娘。乃是酒誤帝耳。妃爲之失笑。一夕帝宴於後宮。張妃陪飲。飲至半酣。帝忽問張曰。卿年幾何。妃曰。三十。帝曰。以汝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明日貶汝於冷宮。何如。帝本戲言。而張妃積怨已久。忽聞是言。信以爲實。益增惱怒。頓起不良之意。強作歡容。變夜又手持大盃敬帝。帝本好飲。且不知是計。接來一吸而盡。飲已無數。猶頻頻相勸。及帝大醉。不省人事。張妃乃命宮人扶入。寢於清暑殿內。餘宴分賜內侍。命各去暢飲。不必再來伺候。內侍退訖。獨存心腹宮婢數人。泣謂之曰。汝等聞帝飲酒時言乎。帝欲殺我。汝等明日皆賜死矣。宮女亦泣。妃曰。汝欲免死。今夜助我舉一大事。不但可免大難。且有金帛給汝。否則唯有死耳。宮人皆曰。唯命。乃走至帝所。見帝仰面而臥。爛醉若死。妃令宮女以被蒙帝面。身坐其上。按住四角。使不得展動。良久起視。則帝已悶絕而死矣。俗云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絕而死矣。般猶自可最毒婦人心此之謂也。妃見帝死。召內侍至前。悉以金帛賂之。囑其傳報外廷。但言帝醉後。遇魘暴崩。外廷一聞帝殂。飛報道子。道子

聞之。又驚又喜。驚者驚帝無故暴崩。喜者喜帝崩之後。則大權獨歸於己。急召國寶謀之。國寶曰。臣請入作遺詔要緊。遂飛騎入朝。其來時已半夜。禁門尙閉。國寶扣呼求入。黃門郎王爽厲聲拒之曰。大行宴駕。皇太子未來。敢入者斬。有大風。國寶失色而退。黎明。百官齊集。共詣道子。請立新君。道子意欲自立。而難於啓口。使國寶示意羣臣。車胤附道子耳語曰。王恭殷仲堪各擁強兵於外。相王挾天子以令之。誰敢不服。倘若自爲。彼興問罪之師。長驅至京。相王何以禦之道子悟。辛酉。率百官奉太子卽帝位。是爲安帝。當是時。執政者一昏聩之人。登極者又一愚幼之主。羣臣依違從事。唯務苟安。帝崩之由。皆置不問。張妃始猶疑慮。恐怕廷臣究問情由。大禍立至。及梓宮旣殮。外廷無人問及。私心暗喜。可憐一代帝王。死於數女子之手。把一親手弑逆的人。竟輕輕放過。可識者。有以知晉祚之不長矣。却說王恭聞帝宴駕。星夜起身到京。舉哀畢。仰宮殿嘆曰。佞人得志。國事日非。棟棟惟新。便有黍離之嘆。奈何。故每見道子國寶。輒厲

聲色。徒屬聲色於國計何益二人積不能平。遂有相圖之意。國寶說道子曰。王恭意氣凌人。不如乘其入朝。伏兵殺之。以絕後患。道子胆怯不敢動。或亦勸恭以先誅國寶。可免後憂。恭不能決。謀之王珣。珣曰。國寶罪逆未彰。今遽誅之。必大失朝野之望。况身擁強兵。發於輦轂之下。誰謂非逆。我意俟其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除之。亦無憂也。恭乃止。冬月甲申。葬孝武帝於隆平陵。恭亦還鎮去了。自是道子益無忌憚。日夜沉湎。杯不離手。除二三諧臣媚子外。賓客罕見其面。一日有客進謁。道子以其求見數次。不得已見之。其人姓桓。名元。字敬道。温之庶子也。叙出亂臣之首以伏晉亡之由其母馬氏。常與同輩夜坐月下。見一流星墜銅盆水中。光如二寸火珠。爛然明朗。同輩競以瓢接取。皆不能得。馬氏取而吞之。遂有感懷孕。及產時。有光照室。人以爲瑞。故小名靈寶。孀母每抱詣温所。必易人而後至。皆云體重於常兒數倍。温甚愛而異之。臨終。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秀朗。博綜藝術。兼善屬文。每以雄豪自處。負其才地。謂宜立朝居要。而朝

廷以其父温得罪先朝。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嘆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戀此何爲。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之勳。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率先奉上者。誰之功耶。疏寢不報。今見孝武已崩。道子當國。望其引用。故來進謁。那知桓元來見時。道子已在醉鄉。蓬首閉目。昏昏若睡。元至堂階。衆賓起接。道子安坐如故。左右報曰。桓南郡來。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温晚途欲作賊。其子若何。桓元語爲過反元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笏對曰。故宣武公。黜昏立明。功高伊霍。紛紜之言。宜不足信。道子目視重曰。儂知儂知。醉態如畫因舉酒囑元曰。且飲此。元乃得起。由是切齒於道子。不發一言而退。歸至家。獨坐堂中。怒氣不息。其兄桓偉見之。曰。弟有何事而含怒若此。元曰。吾父勳業蓋世子。孫失勢。爲庸奴所侮。因備述道子語。曰。吾恨不手刃之也。無端受侮怪偉曰。朝政日紊。晉室將敗。時事可知。吾桓氏世臨荊州。先宣武遺愛在彼。士民悅服。荆

益名流。皆吾家門生故吏。策而使之。孰不心懷報效。况仲堪初臨荊州。資望猶淺。今往歸之。彼必重用。借其勢力。結納羣才。庶可得志。毋庸留此徒受人辱也。元恍然大悟。乃盡室以行。往投仲堪。山猛虎入矣先是仲堪到官以來。好行小惠。政事繁瑣。荆人不附。又與朝廷不睦。恐爲國寶等所圖。正愁孤立。一聞元至。知其素有豪氣。爲荆土畏服。不勝大喜。忙卽接見。邀入密室細語。謂元曰。君從京師來。必知朝廷虛實。近日人情若何。元曰。大臣昏迷。羣小用事。朝政顛倒。日甚一日。是以脫身西歸。委誠足下。且更有一說。君及王恭。與道子國寶。素爲讐敵。唯患相斃之不速。今道子旣執大權。與國寶相爲表裏。其所黜奪。莫敢不從。孝伯居元舊之地。尙未敢害。君爲先帝識拔。超居大任。人情不附。彼若假托帝詔。徵君爲中書令。君將何以辭之。如是則荊州失而君危矣。以危言傷之斯得入我彀中仲堪曰。吾正憂之。計將安出。元曰。孝伯疾惡深至。切齒諸奸。君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東西齊舉。元雖不肖。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勳。

也。君豈可坐而失之。仲堪然其計。卽與共謀軍事。桓元自却說王恭自還鎮後。此得志深惡國寶所爲。正欲舉兵誅之。一日致書於仲堪曰。國寶等亂政益甚。終爲國禍。願與君併力除之。仲堪得書以示桓元。元曰。恭有是心。正君之大幸也。烏可不從。於是仲堪復書王恭。殷王遂深相結。連名抗表。罪狀國寶。舉二州之兵。同時向闕。國寶聞王殷兵起。恒懼不知所爲。命其弟王緒。率數百人。戍竹里。以伺動靜。夜遇風雨。人各散歸。道子召國寶謀之。國寶茫無以對。但云內外已經戒嚴。國寶退。祇辦得一副本。事臨事毫無主張。王珣車胤入見。道子向二人問計。珣曰。王殷與相王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道子曰。得無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與。大王寧有爽之罪。孝伯豈宣帝之儔耶。道子曰。國寶兄弟。勸吾挾天子以征討。卿等以爲然否。車胤曰。昔桓宣武伐壽陽。彌時乃克。今朝廷遣兵。恭必拒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不識何以待之。道子曰。然則若何而可。二人曰。今有一計。恐相王未必能行。若能行之。兵可立退。道子急問何計。著急如見二人曰。王恭殷

仲堪所欲討者國寶耳。於相王無與也。若正國寶之罪。誅之以謝二藩。則二藩

有不稽首歸順者哉。道子默然良久。曰。苟得無事。吾何惜一國寶。從來無用人苟求無事稅

愛亦所不願國寶焉得不死遂命驃騎將軍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倭臣枉為倭臣并斬其

弟王緒。遣使詣恭。深謝愆失。恭遂罷兵還鎮。仲堪亦還荊州。桓元又謂仲堪曰。

今雖罷兵。干戈正未戢也。荊州兵旅尙弱。元請為君集眾以自強。仲堪許之。元

於是招募武勇。廣置軍旅。陰養敢死之士。為己爪牙。令行禁止。士民畏之。過於

仲堪。雖仲堪亦憚之矣。伏下桓元併取荆襄之本今且按下不表。且說一代將終。必有一代

開創之主。應運而興。用重筆提此人姓劉名裕。字德輿。小字寄奴。漢楚元王二十一

世孫。世居晉陵郡丹徒縣京口里。祖名靖。為東安太守。父名翹。為郡功曹。母趙

氏。裕生於晉哀帝元年三月壬寅夜。數日前屋上紅光燭天。鄰里疑其家失火。

往視則無有。將產之夕。甘露降於屋上。人皆謂是兒必貴。那知生未三日。趙氏

旋卒。家貧不能僱人乳。父將棄之。裕有從母張氏。生子懷敬未朞。聞將棄兒。奔

往救之。抱以歸。斷懷敬乳而乳之。張氏兒得無恙。及長。風骨奇特。勇健絕倫。粗
 識文字。落拓嗜酒。事繼母蕭氏以孝聞。俄而父卒。家益貧。蕭氏善織履。賣以給
 用。亦令裕爲之。裕曰。昔劉先主賣履爲業。終爲蜀帝。裕何人斯。而敢不爲。口氣便大
 同里皆賤之。而裕意氣自若。以下歷叙寄奴祥異居常行動。時見二小龍左右附翼。樵漁
 於山澤間。同侶亦或見之。咸歎爲異。及後所見龍形漸大。家乏薪。每日伐荻新
 洲。給薪火用。一日持斧往伐。有大蛇數十丈。盤踞洲中。頭大如斛。見者驚走。裕
 有家藏弓箭。歸取射之。大蛇傷。忽失所在。與漢高斬白蛇相似明日復往。聞有杵臼聲。從
 荻中出。迹而尋之。見童子數人。皆衣青衣。擣藥其間。問何用。童子對曰。吾王神
 也。昨遊於此。爲劉寄奴所傷。故擣藥敷之。裕曰。旣爲神人。何不殺之。對曰。寄奴
 王者不死。不可殺。裕以爲妄。厲聲叱之。忽不見。乃取其藥而返。常至下邳。遇一
 沙門。端視之曰。江表尋當喪亂。能拯之者君也。見裕有手創。指之曰。此何不治。
 裕曰。患之積年。猶未獲愈。沙門笑曰。此手正要用他。豈可患此。出懷中黃散一

包曰。此創難治。非此藥不能瘳也。授藥後。沙門遂失所在。此亦天遣來者裕取藥敷之。創果立愈。其後凡遇金創。將所存黃散。及童子所擣之藥。治之皆驗。偶過孔靖宅。靖正晝臥。忽有金甲神人促之曰。起起。天子在門。靖驚起。遽出視。絕無他人。獨裕徘徊門外。因延入。設酒相待。倍致殷勤。裕訝其禮待太過。問曰。君何爲若此。靖執其手曰。君必大貴。願以身家爲托。異日無忘今日之言。裕曰。恐君言未必確耳。裕何敢忘。相笑而別。有呂媪者。開酒肆於里中。嘗聞裕多怪瑞。心異之。裕至肆中飲酒。每不計值。媪亦不凡一日裕索飲。媪曰。室內有酒。劉郎自入飲之。裕入室。卽飲於盎側。不覺過醉。倒臥於地。適司徒王謐。遣其門人至丹徒。過京口里。走路辛苦。至肆中沽飲。媪曰。請容內坐。送酒來。其人入室。驚懼奔出。謂媪曰。汝室中何爲有此異物。媪曰。劉郎在內飲酒。有何異處。其人曰。現有一物。五色斑斕。如蛟龍狀。躑踞在地。不見劉郎也。媪入。裕已覺。起立謂媪曰。飲酒過多。醉倒莫怪。媪笑而出。其人問裕姓氏。略飲數盃便去。心竊訝之。歸以告謐。謐曰。我

知其人久矣。吾前遊京口竹林寺。乍及門。見一人從內走出。容貌奇偉。器宇不凡。詢之旁人。乃知爲劉寄奴也。入寺。郡僧譁然稱異。予問其故。僧曰。刻有劉寄奴醉臥講堂禪榻上。隱隱有五色龍章覆其體。衆目皆見。及覺。光始散。故衆以爲異。此段事留在王謚口中。述出是文章變換法。予疑僧言爲妄。據子所見。僧言不虛。此非池中物也。因戒門人勿言。陰欲與裕結納。一日謚以公事赴丹徒。便道訪裕。帶從者數人。步行至京口里。適過刁逵門口。只見徒衆紛紛。縛一人大樹上。刁逵在旁。大聲喝打。謚視之。乃寄奴也。大驚。喝住衆人。謂刁逵曰。汝何無禮於寄奴。逵曰。寄奴日來呼盧。負我社錢三萬。屢討不還。故執而笞之。那知今日裕爲汝殺。謚曰。三萬錢小事。我代寄奴償汝。可速去其縛。刁逵遂釋寄奴。謚執裕手曰。吾正訪君。不意遇君於此。裕便邀謚至家。拜謝救解之惠。謚曰。此何足謝。君乃當代豪傑。何不奮志功名。而甘守窮困。致受小人之侮。知已之言足令寄奴感泣。裕曰。吾有志四方久矣。苦無門路可投。謚曰。前將軍劉牢之。開鎮江北。號曰北府。廣招才武之士。以

君投之。必獲重用。何患功業不建。吾寫書爲君先容。何如。裕拜謝。謚卽修書一封。付裕自投。便將三萬錢還了。刁逵厚贈其資而去。裕從此怨逵而德謚。但未識裕去投軍。果得牢之重用否。且俟後文再講。

晉祚將衰。主位無常。權奸繼起。社稷之畿傾者數矣。孝武繼統。差強人意。乃正人凋謝。沉酣麪蕪。致斃於數宮人之手。亦可哀矣。道子久有窺伺之心。不得已而扶立安帝。然大權獨握。與國寶諸人。朋比爲奸。而又一無才略。徒以酣飲爲事。王恭殷仲堪。興兵誅之宜矣。乃亦不知大義。只誅國寶以了事。則其所爭不過意氣之私。非爲國家也。內外無紀。卒啟寄奴。太史公曰。爲賢者驅除難耳。傳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信哉。

第二卷 劉寄奴滅寇立功 王孝伯稱兵受戮

話說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面紫赤色。生有神力。沉毅多智。

牢之是書中緊要人故先詳敘其功

太元初。謝元北鎮廣陵。多募勁勇。牢之以驍猛應選。謝元任之爲將。領精銳

爲先鋒。所往無敵。淮淝之役。苻堅攻陷壽陽。牢之以五千兵拒之。殺敵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兵失勢。大敗而歸。以功封振威將軍。開鎮於江北。號曰北府。王恭倚爲腹心。牢之亦廣招勁旅。大積糧儲。爲恭聲援。伏下叛軍府之盛。諸鎮莫及。故王謐薦裕。投其麾下。裕從謐言。安頓家口。逕投江北而來。行至轅門。見規模嚴肅。甲仗整齊。果然威風赫赫。比衆不同。方欲上前將書投遞。忽有兩少年。隨著僕從數十。昂然乘馬而來。到府下騎欲入。見裕手持書帖。佇立階下。便向前問曰。君姓甚名誰。到此何幹。敬宣原是裕見問。知是府中人。對曰。小子姓劉名裕。有王司徒書。引薦到來。欲投帥府效用。少年曰。莫非丹徒劉寄奴乎。裕曰。是也。少年喜曰。聞名久矣。取書帖來。我卽代君通報。君且少待。刻卽傳請也。說罷便入。要知兩位少年。不是別人。一卽牢之子敬宣。一爲牢之甥何無忌。敬宣無忌出外訪友而歸。敬宣見裕一表非凡。故下騎相問。知是寄奴。心益喜。不上一回。內卽傳請。裕振衣而入。行近堂階。敬宣慌忙趨出。謂裕曰。家父此時不暇。明

日請會。屈兄書齋小坐。二人攜手進內。施禮罷。知是主君公子。少頃無忌相見。又知是主君的甥。裕暗暗歡喜。未幾設宴上來。敬宣就請赴席。裕亦不辭。三杯之後。彼此談心。情投意合。殊恨相見之晚。敬宣謂裕曰。以君之才。他日功名定出吾二人之上。今幸相遇。願結義爲兄弟。君意可否。裕大喜。序齒。裕最長。無忌次之。敬宣又次之。對天下拜。共誓生死不相背負。三人結義不讓桃圖結義畢。重復入席飲酒。懷抱益開。飲至更深方歇。是夜裕卽宿於府內。明日進見牢之。相與慷慨論事。雄才大略。時露言表。牢之起立曰。君位當出吾上。今屈君以參軍之職。共襄軍事。裕再拜受命。一生功業從此藉手裕遂迎其母弟。共居江北。時東莞有臧儁者。善相人。爲郡功曹。生一女。名愛親。其母叔孫氏。夢吞月而孕。容貌端嚴。舉動修整。備貴其女。謂他日必母儀天下。故不輕許人。年二十。尙待字閨中。一日儁至北府。見裕奇之。遂自詣門請曰。聞君未娶。家有弱息。願奉箕箒。裕曰。吾功業未就。志在驅馳。未暇有室也。其母在內聞之。呼裕入曰。吾聞臧女甚賢。汝不可却。裕

遂娶之。卽武敬臧皇后也。當是時。北府人才濟濟。若劉毅孟昶高雅之諸葛長民等。心伏下後日同建義之本皆一時豪俊。無不樂與裕遊。裕益廣結納。敦意氣。以故遠近之士。皆歸心焉。一日。牢之召裕謂曰。吾聞三吳之地。近遭海寇作亂。郡邑皆失。吾欲討之。而無朝命。奈何。裕曰。拜表卽行可耳。表未發。俄而詔至。命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引兵進討。牢之接詔大喜。遂會集諸將下令曰。軍之勇怯。係於前鋒。誰能當此任者。裕應聲而出。願爲前部。牢之卽命爲先鋒。領兵三千。先日起發。然後大軍繼進。略一按住方好追敘海寇之由你道海賊從何而起。先是瑯琊人孫泰。師事錢塘杜子恭。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一把。其主向索。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借刀者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一刀。視之卽子恭所借者。其神效類如此。以故人爭信之。子恭死。泰傳其術。誑誘百姓。奉其教者。竭資產。進男女以求福。王珣爲錢塘守。治其妖妄之罪。流之廣州。其後王雅悅其術。薦之孝武。云知養性之方。一流之一篇之孝武召語大悅。授以內職。後遷新安太守。

泰知晉祚將終。收合徒衆。聚貨鉅億。將謀不軌。三吳之人多從之。會稽內史謝
 輶發其罪。朝廷誅之。其姪孫恩。逃入海中。愚民猶以爲泰實未死。登仙去矣。就
 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出沒海邊。時東土饑饉。盜賊竊發。恩乘
 民心騷動。率其黨。自海島突入。殺上虞令。旬日之間。有衆數萬。於是進攻會稽。
 會稽內史王凝之。右軍羲之子也。妻謝道韞。安西將軍謝奕之女。敘事如繭抽
絲層出不窮
 幼聰悟。有才辨。叔安石愛之。七八歲時。安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
 穆如清風。數句。安歎其有雅人深致。又遇雪下。安問此何所似。其兄子朗曰。散
 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深歎賞。及長。適凝之。以凝之少文。
 常厭薄之。歸寧。意甚不樂。安慰之曰。王郎逸少子。亦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
 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眼中
實未
見此
人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元。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後凝之爲會稽內
 史。一家同到治所。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論。詞理將屈。道韞遣婢謂獻之曰。

請爲小郎解圍。乃設青綾步障自蔽。與客復申前議。客不能屈。由是才名四播。及孫恩作亂。人心惶惶。而凝之世奉天師道。不發一兵。亦不設備。日在道室。稽顙跪祝。官屬請出兵禦寇。凝之曰。我已請於大道。借鬼兵百萬。各守津要。賊不足憂也。疑人說疑話俄而賊兵漸近。乃聽出兵。恩已破關而入。會稽遂陷。凝之倉皇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及諸子。道韞聞亂。舉措自若。既而知夫與子皆爲賊害。乃擁健婢數人。抽刀出門。賊至。挺身迎敵。手斬數賊。力盡被執。其外孫劉濤。年數歲。賊將殺之。道韞呼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若此。寧先見殺。詞氣慷慨。聲情激厲。恩雖毒虐。爲之改容。遂釋之。亦不害道韞。若使凝之如道韞何至會稽失守孫恩既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使人士爲官屬。有不從者。戮其全家。死者什七八。號其黨曰長生。遣兵四出。醢諸縣令之肉。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所過城邑。焚掠一空。單留強壯者編入隊伍。婦女老弱。皆投諸水中。曰。賀汝先登仙堂。於是一時豪暴之徒。有吳郡陸瓌。吳興邱尪。臨海周胄。永嘉張永。以及東陽

新安等處亂民。皆結黨聚衆。殺長吏以應恩。三吳八郡。皆爲賊據。朝廷大恐。命
牢之進討。收一筆於是牢之帥領精騎。轉鬪而前。擊斬賊將許允之等。所向皆克。
直渡錢塘。謀復山陰等處。牢之謂裕曰。賊徒尙盛。未審虛實如何。卿可潛往探
之。裕卽領命。率數十騎以往。那知孫恩聞官軍將至。遣大將姚盛。統領步騎五
千。前來迎敵。裕正行之次。忽見賊兵漫山寨野而來。衆懼欲退。裕曰。賊衆我寡。
今走。彼以勁騎追擊。吾衆立盡。不如戰也。與其走而死。毋寧戰而死。遂奮大刀。
直前進擊。衆從之。殺賊數百。賊初疑西來遊騎。見敵必走。懈不設備。及見來將
勇猛。姚盛揮衆共擊。裕從騎皆死。獨挺身迎戰。俄而馬蹶。墜於岸下。賊衆臨岸。
以長鎗刺之。令閱者急殺裕大喊一聲。一躍而上。賊人馬皆驚。退下數步。裕趨前。復
砍殺數十人。寫得有聲姚盛大怒。喝令衆將四面圍住。莫教放走。裕全無畏怯。抵
死相拒。勢正危急。忽有一枝軍馬。大呼殺人。勇銳無比。賊兵紛紛四散。斬獲無
數。裕始得脫重圍。及視來將。乃劉敬宣也。裕曰。非弟來援。吾命休矣。敬宣曰。弟

在軍。怪兄久不返。故引兵來尋。見前面塵頭起處。有喊殺之聲。知有賊兵猖獗。兄必被困。急急趕來。果見兄奮大刀獨戰數千人。兄之勇。雖關張不及。今賊已敗去。兄且歸營少休。裕曰。賊膽已落。速往擊之。破竹之勢。不可失也。於事爲行兵要訣於

文爲波平復起 敬宣從之。遂進兵。賊見裕至。無不畏懼。於是連戰皆捷。遂復山陰。牢之得報大喜。話分兩頭。孫恩初破會稽。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兵至。頗有懼心。但曰。我割浙江以東。亦不失作句踐也。及牢之兵過錢塘。擊滅諸賊。漸復郡縣。恩大懼。曰。孤不差走。今且避之。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復入海島。自是疆土悉復。人皆謂牢之宜鎮會稽。而晉朝首重門第。乃詔以謝琰爲會稽內史。鎮守浙東。牢之復還江北。原來謝琰素無將略。朝廷以資望遷擢。使開方面。又是一箇廢物來了到任後。日與賓客飲酒賦詩。謂賊不復來。全無防禦。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修武事。潛爲之備。前凝之以疎防失守。願勿復然。琰怒曰。苻堅之衆百萬。尙送死淮南。孫恩

小賊敗逃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來。是天欲殺之也。徒爲大言何益於是談咏如故。那知恩在海島。息兵一年。仍復入寇。據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殺得官軍大敗。長驅直至會稽。琰方食。聞報。投箸而起。曰。要當滅此而後食。跨馬出戰。兵敗。爲賊所殺。會稽復陷。牢之聞之。星夜來救。與賊戰於城下。大破之。賊始退走。乃以大軍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以下表劉裕之能句章城牆卑小。戰士不盈數百。爲賊出入要路。屢被攻圍。守城者朝不保夕。裕至。率衆固守。賊來犯。輒敗之。恩知城不可拔。乃舍之北去。由海鹽進兵。裕尾而追之。築城於海鹽故治。賊將姚盛來攻。裕開城出戰。謂盛曰。汝識我乎。敢來送死耶。盛見裕。心已怯。強鬪數合。手足慌亂。裕大喝一聲。斬之馬下。賊衆皆潰。恩聞盛死。大怒。悉起大隊來攻。裕選敢死士三百人。脫甲冑。執短刀。鼓譟而出。勁捷若飛。賊不能禦。又大敗。明日復來索戰。裕不出。至夜掩旗息鼓。若已遁者。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立城上。賊見之。遙問劉裕何在。曰。夜已走矣。賊聞裕走。爭入城。裕猝起奮擊。寫得裕之用兵如神龍出沒賊大駭。

皆棄甲拋戈而走。乘勢追擊，斬獲無數。恩知裕不可克，乃改計引兵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其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裕曰：「賊鋒甚銳，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勢。」嗣之不服，恃勇先進。裕知其必敗，乃多伏旗鼓於左右。前驅旣交，諸伏皆起，舉旗鳴鼓，聲震山谷。賊以爲四面有兵，遂退，故得不敗。嗣之益自喜，率軍追之。裕止之不及，全軍盡沒。誤事到烏江，後陣喪氣，亦大敗。裕走，賊追之急。裕忽停騎，令左右脫死人衣，以示閒暇。賊見當走，反止，疑猶有伏，不敢逼。裕乃徐收散卒，結陣而還。却說賊將盧循謂恩曰：「自吾起兵海隅，朝廷專以浙東爲事，強兵猛將悉聚於此。建康必虛，不若罄吾全力，溯長江而進，直擣京師，傾其根本，諸路自服。若專在此用兵，時得時失，非長計也。」恩從之，歛兵出海口，悉起其衆，合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浮海溯江，奄至丹徒。建康大震。牢之聞之，乃使裕自海鹽入援。身率大軍繼進。時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盡皆勞疲。及至丹徒，賊方率衆登蒜山，揚旗鼓譟，居

民惶惶。皆荷擔而立。裕欲擊之。人以爲衆寡不敵。必無克理。裕怒。氣如雷。身先士卒。上山奮擊。衆皆鼓勇而進。呼聲震地。無不一當百。賊大潰。投岸赴水死者。溺滿江口。火如鑿數語寫得如恩狼狽還船。遂不攻丹徒。整兵直向建康。牢之至。見裕已勝。大喜。謂裕曰。今雖勝之。而賊勢甚強。彼船高大。吾戰艦小。不能禦之。奈何。裕曰。樓船非風不進。近日風靜。未能卽至。建康君以重兵拒之於前。吾以舟師尾之於後。以火攻之。無憂不克也。牢之從其計。馳至石頭。嚴兵以待。裕裝火船廿隻。親自押後。乘夜風便。一齊點著。徑向樓船衝去。賊見火至。方欲撲滅。樓船已被燒著。風烈火猛。當之者皆焦頭爛額。於是不依隊伍。四路亂竄。牢之望見火起。遂出舟師擊之。前後夾攻。賊衆大敗。是役也。賊喪師徒數萬。樓船幾盡。登陸者又被官軍隨處截擊。恩左右皆盡。所存殘兵不及十之一二。遂自泅口遠竄入海。三吳乃寧。牢之上裕功。詔以裕爲建武將軍。下邳太守。仍參牢之軍事。裕是時方受命於朝。今且按下。且說道子世子元顯。年十六。性聰警。頗涉

文義志氣果銳。常以朝廷受制外藩。必成後患。屢勸其父早爲之計。又一件事人來了
 道子乃拜元顯驃騎將軍。以其衛府甲士。及徐州文武隸之。使參國政。元顯既
 當大任。以譙王尙之。及其弟休之爲心腹。張法順爲謀主。以司馬王愉爲江州
 刺史。兼督豫州四郡。用爲形援。時庾楷領豫州。聞之不樂。上疏言江州內地。而
 西府北帶寇戎。不應割其四郡。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大怒。知王恭與道子有
 隙。乃遣使說恭曰。尙之兄弟。復秉幾衡。過於國寶。欲假朝權。削弱藩鎮。懲艾前
 事。爲禍不小。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王恭所爭不過權勢。故只以權勢勸之。恭自誅國寶後。自
 謂威無不克。遂許之。以告仲堪。桓元二人欣然聽命。推恭爲盟主。刻期向闕。牢
 之聞之。來諫。恭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稽王又當國秉政。向
 爲將軍戮其所愛國寶兄弟。其深服將軍多矣。頃所授者。雖未允愜。亦非大失。
 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語語破的。此時牢
之猶一心爲恭也。
 恭不從。堅邀共事。牢之不得已許之。再說仲堪多疑少決。雖應恭命。而兵不遽

起。其時南郡相楊佺期。爲仲堪心腹。有勇名。自謂漢太尉楊震之後。祖父皆爲貴臣。矜其門第。江左莫及。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常排抑之。佺期每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力勸仲堪速發。仲堪於是勒兵。使佺期率舟師五千爲前鋒。桓元次之。已又次之。合兵三萬。相繼東下。元顯聞變。知釁由庾楷。乃以道子書遺之曰。

昔我與卿。恩如骨肉。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可謂親矣。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昔日陵侮之言乎。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爲反覆之人。安肯深相親信。首領且不可保。况富貴乎。

時楷已應恭檄。徵集士馬。事難中止。乃復書曰。

王孝伯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勒兵而至。恭不敢發。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動。我事相王。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敢復爲相王盡力。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也。

書返。道子不知所爲。謂元顯曰。國家事。任汝爲之。我不與矣。於是元顯自爲征討大都督。遣衛將軍王琬。右將軍王雅。將兵討恭。譙王尙之將兵討庾楷。己亥。尙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元。尙之乘勝。遂與西軍戰於橫江。孰知殺得大敗。所領水軍盡沒。尙之全無用元顯大恐。問計於僚佐。張法順曰。北來諸將。吾皆得其情矣。王恭素以才地陵物。人皆惡其傲。旣殺國寶。其志益驕。仗牢之爲爪牙。而仍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其才。深懷恥恨。今與同反。非其本心。若以辨士說之。使取王恭。許事成。卽以恭之位號授之。此句最是牢之必喜而叛恭。倒戈相向。摧王恭之衆。如拉朽矣。首惡旣除。餘黨自解。何懼之有。元顯從之。乃致書牢之。爲陳禍福。密相要結。牢之心動。謂其子敬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爲元舅。不能翼戴王室。自恃其強。舉兵頻向京師。吾未審其志。事捷之日。必能爲天子相王下乎。吾欲奉國威以順討逆。何如。敬宣曰。大人言是也。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太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

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牢之意遂決。以書報元顯。許爲之應。時恭有參軍何澹。至牢之營。相語久之。歸謂恭曰。吾觀牢之頗有異志。宜深防之。恭不信。置酒請牢之。結爲兄弟。牢之志已變矣。雖結兄弟何益。悉取軍中堅甲利兵配之。使帳下督顏延爲前鋒。與之俱進。且命速發。牢之至竹里。誘顏延入帳。斬之。下令還兵襲恭。是時恭方出城耀兵。甲仗鮮明。行陣肅穆。觀者環堵。敬宣突至。縱騎橫擊之。喊曰。奉詔誅王恭。降者勿殺。一軍大亂。恭不意有變。惶急無措。回騎入城。門已閉。牢之僭高雅之。從城上射之。矢下如雨。左右皆散。恭進退無路。單騎而逃。方羅兵威。連爾一敗。險地可嘆。可憐。又素不習馬。行至曲阿。髀肉生瘡。呼船求載。爲人所執。送至京師。元顯斬之於倪塘。恭臨刑。猶理鬚鬢。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朝廷乎。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徒令百世爲笑耳。汝其子弟黨與皆死。詔以牢之代其任。鎮京口。仲堪聞恭死。大驚。急與楊桓二人謀之。二人曰。彼以旣殺王恭。吾軍必懼而退走。今若遽退。是示以怯也。

必爲所乘。不若出其不意。長驅向闕。大張兵勢以懾之。庶進退有據。仲堪從之。於是中軍屯於蕪湖。前鋒直取石頭。聲言爲恭報仇。乞誅劉牢之司馬尙之等。然後罷兵。軍伍充斥郊畿。征鼓達於內闕。人情大懼。元顯本意恭死。則大事立定。不虞西軍大上。反肆猖獗。慌集羣臣問計。無用人。無以虛。或曰。急召牢之入援。彼勢自沮。或曰。遣使求解於仲堪。元與佺期自退。議論不一。只見一人出而言曰。吾有一計。能使楊桓二人俯首聽命。仲堪束手無策。管取朝廷無事。社稷永安。衆視之。乃桓冲之子桓修。現居左衛將軍之職。卽元從兄也。元顯大喜。拱手請教。衆皆側耳以聽。但未識其計若何。且俟下卷再講。

古來一王崛起。必有一王之才略。又必有從龍之彥以輔佐之。觀於寄奴一到北府。敬宣無忌一見傾心。繼又結納英雄。羽翼漸廣。至若設謀陷陣。所向無敵。幾與漢高光武相埒。宜其創立一代之業也。王恭挾一己之私。欲僥倖於一舉。旣鮮謀略。又不職人。仲堪牢之外爲聲援。皆非真實。庾楷

一書。特發端耳。至身死族滅。尙以忠於朝廷爲言。亦何益耶。道子一庸碌無能之人。遇事畏怯。茫無主意。不得已而委其子。殊爲可笑。仲堪聞王恭之死。艱於進退。聽楊桓之言。故作爲王恭報仇之狀。亦工於用詐者矣。王凝之。右軍之子。專制一方。而念經奉道。以期神佑。身死家滅。而不知悔。宜不入道蘊之目也。若道蘊者。眞女中丈夫也哉。

第三卷

楊佺期演武招婚

桓敬道興師拓境

話說桓修進計於元顯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旣破滅。西師必恐。元及佺期。非有報復之心。唯望節鉞。專制一方。若以重利啗之。二人必內喜。可使倒戈取仲堪矣。卽是說誘元顯從之。乃下詔桓元爲江州刺史。楊佺期爲雍州刺史。黜仲堪爲廣州刺史。桓修領荊州之職。遣牢之以兵千人。送修之鎮。敕令罷兵。各赴所任。仲堪得詔大怒。忙催楊桓進戰。而二人喜於朝命。欲受之。因迴軍蔡州。仲堪聞之。怒曰。奴輩欲負我耶。遽卽引兵南歸。遣使到蔡州。諭軍士曰。有不散

歸者。吾至江陵。當盡滅其家。於是衆心離散。佺期部將劉系。率二千人先歸。元等大懼。狼狽亦還。追仲堪於尋陽。及之。深自謝罪曰。雖有朝命。實不欲受。所以迴泊蔡州者。欲俟大師之至。相與併力。非有他意也。是時仲堪失職。必倚二人爲援。元等兵力尙寡。必藉仲堪聲勢。雖內懷疑忌。其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互相插血。盟於尋陽。上表申理王恭。乞還荆土。朝廷欲圖苟安。乃罷桓修。仍以荆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仲堪等乃各受詔還鎮。從此建康解嚴。內外稍安。今且不表。以下叙桓滅殷楊之由却說楊佺期有女。名瓊玉。美而勇。雖怯弱身材。生有神力。能挽強弓。有百步穿楊之技。手下女兵百人。皆能臨陣禦敵。貴家子弟。爭欲得之爲室。而佺期自矜族望。必得王謝門弟。方肯結婚。故女年十八。尙未受聘。時仲堪有子。名道護。字荆生。年少多才。兼善騎射。一日路經襄陽。見一隊女兵。在山下打獵。內一女將。色甚艷。馳馬如飛。射無不中。訪之知爲佺期女也。心甚慕之。歸稟於父。欲求爲室。斯時仲堪正與楊桓不睦。欲圖修好。因卽遣使襄陽。求

其女爲婦。佺期已有允意。恰值其時。桓元亦遣使來爲其子昇求婚。此起由昇字麟兒。少在江陵。曾與荆生同學。才貌風流。彼此相仿。元欲結好佺期。故求婚焉。兩家一齊來說。佺期轉無定見。因念殷桓相等。皆堪爲婿。但此係女子終身大事。不若令其自擇。遂對殷桓二使道。兩家公子。我皆愛之。欲屈公子到此。面試其能。如中吾意。便可在。此成婚。歸語爾主。未識可否。使各領命回報。仲堪許之。便命其子來謁佺期。元聞之曰。佺期亦大作難。但吾子不往。是弱於殷兒也。亦令束裝前往。一日俱到襄陽。各就館室。二子本素相識。明日並騎詣府。殷謂桓曰。吾與子逐鹿中原。未識鹿歸誰手。桓亦謂殷曰。楊柳齊作花。未知花落誰家。相與馬上大笑。俄而至門。佺期忙卽傳請登堂。相見畢。留入書齋敘話。見二子翩翩風度。儀貌甚都。正是不相上下。佺期曰。久慕二君英名。特邀一敘。承賜降臨。不勝欣快。二子亦謙讓一回。至夜。設宴內堂。邀請入席。二子徐步而入。見堂上燈彩輝煌。階前笙歌並奏。正中二席。請二子上坐。佺期主席相陪。瓊玉垂簾。

以觀。侍女見者。無不嘖嘖稱羨。宴罷。二子告退。佺期進謂女曰。殷桓並佳。兒以爲孰可。不妨直說。瓊玉曰。二子文雅相仿。未識武藝若何。明日兒欲帶領女兵。隨父同往教場操演。使二子各呈其能。方定去取。再作一曲難折佺期正欲誇耀其女武藝。聞言大喜。便卽傳令三軍。明晨齊集教場演武。差人到殷桓兩處。請他共觀。二子聞女自往比試。先得觀其容貌。正中下懷。皆欣然領命。話分兩頭。瓊玉要往教場擇配。隔夜打點已定。明日絕早起身。聽見轅門外發炮三聲。知父親已往。隨卽上馬。領了一隊女兵。來至教場。其時佺期已高坐將臺。殷桓二人旁坐於側。將士齊列臺前聽令。瓊玉不卽上前。勒馬於旗門等候。

但見鎗刀森列。密密層層。甲仗鮮明。威威武武。虎帳中三通鼓起。將士如負嚴霜。鈴閣內一令傳來。旌旗爲之變色。兵演八陣。極縱橫馳驟之奇。形變長蛇。多進退盤旋之勢。金一聲。各歸隊伍。旗三展。又奮干戈。左右交攻。人人爭勝。東西相敵。箇箇當先。拍馬來迎。各顯平生手段。挺鎗接戰。共誇本事高強。

大將臺前湧出一團殺氣。演武場上凝成萬道寒光。正是久練之師。不讓孫吳節制。如雲之衆。何異貔虎成羣。

瓊玉此時亦看得眼花撩亂。俟諸將演罷。然後帶領女兵。直到臺前請令。佷期吩咐豎起一竿。竿上設一紅心。先令女兵比射。正意却是餘波於是女兵得令。無不挽弓搭箭。馳驟如飛。弓弦開處。也有中的。也有不中的。一一射畢。方是瓊玉出馬。你道他若何打扮。

頭帶紫金冠。輝光燦燦。身穿紅繡甲。彩色紛紛。耳垂八寶珠環。胸護一輪明鏡。玉顏添好。閨中丰韻堪憐。柳眼生姣。馬上風流可愛。娟娟玉手。高舉絲鞭。怯怯纖腰。斜懸寶劍。跑一定五花馬。勢若游龍。開一張百石弓。形如滿月。箭無虛發。三中紅心。鼓不停聲。萬人喝采。正是女中豪傑。生成落雁之容。閨內將軍。練就穿楊之技。

斯時殷桓二子坐在將臺上。看見瓊玉容顏絕世。武藝又高。神魂飛越。巴不得

卽刻結成花燭。俄而瓊玉上臺繳令。風流體態。益覺動人。各各看得呆了。叙得面面

多神到情 佺期顧謂二子曰。賢契皆將家子。定通武藝。亦令老夫一觀何如。二人連聲答應。麟兒自恃藝高。卽起身上馬。馳入教場。連發三矢。中了一箭。荆生技癢已久。隨亦上馬開弓。連發三矢。俱中在紅心上面。衆人齊聲喝采。射罷上臺。佺期各贊了幾句。二子告退。軍中打起得勝鼓。放炮起身。歸至府中。父女相見。謂女曰。兒意何屬。瓊玉曰。中紅心者可也。佺期知女意屬殷。遂招荆生爲婿。擇日成婚。桓失意而去。合巹之夕。荆生謂女曰。卿何願歸於我。女微笑曰。以子能中紅心也。殷笑曰。今夜才中紅心耳。語趣遂各解衣就寢。正是女貌郎才。一雙兩好。其得意處。不必細說。且說麟兒回至江州。正如不第舉子歸家。垂頭喪氣。元見婚姻不就。且怒且懼。謂卞範之曰。佺期不就吾婚。此亦小事。但荆雍相結。必有圖我之意。不可不防。敢問若何制之。範之曰。江州地隘民窮。兵食不足。此時先宜厚結執政。求廣所統。地大則兵強。雖殷楊交攻。禦之有餘矣。元從之。上表求

廣所統。時執政者正惡三人結黨爲患。欲從中交搆。使之自相攻擊。乃加元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奪楊廣南蠻校尉之職。以授桓偉。佺期聞之大怒。囑廣不要受代。勒兵建牙。欲與仲堪共擊桓元。仲堪志圖寧靜。因遷廣爲宜都太守。使讓桓偉。力止佺期罷兵。是歲。荊州大水。平地數丈。田禾盡沒。饑民滿道。仲堪竭倉廩賑之。軍食盡耗。參軍羅企生諫曰。救荒誠急。但軍無見糧。一旦有急。將何以濟。仲堪不聽。復諫自用焉得不敗元聞之喜曰。此天亡之也。取之正在今日。乃勒兵西上。聞巴陵有積穀。襲而據之。以斷荊州糧運。仲堪聞元起兵。執其兄桓偉。使作書與元。勸其罷兵。辭甚苦至。元曰。仲堪爲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女作慮。必不敢害我兄也。兵日西上不止。仲堪因帥水軍七千。拒元於西江口。一戰大敗。時城中乏食。以胡麻給軍士。故兵無鬪志。元遂乘勝。直至零口。去江陵十里。仲堪惶急。求援於佺期。佺期曰。江陵無糧。何以待敵。可來就我。共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乃詐謂佺期曰。比來收集。已有糧矣。自誤人誤佺期信之。留其女瓊

玉守襄陽。荆生隨往。率精騎八千來援。及至江陵。仲堪一無犒賚。唯以麥飯餉軍。佺期大怒曰。殷侯誤我。今茲敗矣。遂不見仲堪。遽自披甲上馬。出城討戰。元將郭銓。拍馬相迎。那裏是佺期敵手。戰數合。敗而走。元畏其勇。退軍馬頭。堅壁不出。桓謙桓振進曰。來軍方憂無食。若運襄陽之粟以濟其乏。勝負未可知矣。請給精騎三千。分伏左右。交戰時。大軍佯退。佺期有勇無謀。必長驅直進。吾等從旁擊之。彼師必敗。佺期之首。可梟於麾下。元從之。遂進戰。兵交即退。佺期以爲走也。引兵直前。兩伏齊起。左右夾攻。元回軍復戰。襄陽兵大敗。佺期見勢急。奪路走。桓謙射中其馬。馬蹶墮地。遂爲謙殺。佺期之死亦天助桓元楊廣單騎奔襄陽。仲堪聞佺期死。大懼。將數百人棄城走。元將馮該追及之。衆散被殺。先是仲堪之走也。補叙企生忠義文武官吏。無一送者。唯羅企生從之。路過家門。弟遵生邀之曰。作如此分離。何不一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其手下馬。謂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

內有忠有孝。亦復何恨。邈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元入荊州。誅仲堪一家。士大夫畏其威。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殯殮仲堪眷屬。元遣人謂之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爲荊州吏。荊州敗。不能救。死已晚矣。尙何謝爲。元乃收之。臨刑。引企生於前曰。吾待子前情不薄。何以見負。今者死矣。欲何言乎。企生曰。使君旣興晉陽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旋相屠滅。自傷力劣。不能救主於危。吾負殷侯。非負使君。拜拜但文帝殺稽康。其子稽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母。言畢於此。他何云云。元乃殺之。而赦其弟。却說楊廣逃至襄陽。泣謂瓊玉曰。兄死戰場。全軍盡沒。汝夫家盡遭殺害。襄陽孤城。恐不能守。奈何。瓊玉一聞此信。驚得魂飛天外。哭倒於地。忽報桓謙領大兵數萬。來取襄陽。將次到城。楊廣忙卽上城守護。瓊玉咬牙切齒。誓不與桓俱生。隨卽披甲上騎。率領軍士五百。女兵百人。出城迎敵。桓謙乘破竹之勢。長驅而來。只

道襄陽守將。非降卽逃。莫敢相抗。將近城池。却有一女將攔路。便排開陣勢。出馬問曰。女將何名。瓊玉答曰。吾乃楊使君之女。瓊玉是也。桓賊殺我父夫。恨不食其肉。寢其皮。汝何人。敢來送死耶。謙怒曰。汝一女子。死在目前。尙敢搖唇鼓舌。喝使副將擒之。瓊玉直趣副將。手起一刀。斬於馬下。謙大怒。挺鎗便刺。瓊玉架開鎗。舉刀便砍。狠戰數合。瓊玉力怯。回馬而走。謙喝道。那裏去。縱馬追下。瓊玉取出一箭。回身射來。謙急閃避。已中左臂。玉有此一箭。表出瓊玉之能。雖敗不弱。遂退不追。瓊玉入城。廣迎謂之曰。姪女雖勇。但來軍甚銳。只宜堅守。切勿輕敵。瓊玉含淚歸府。却說桓謙雖中一箭。幸甲厚不至深傷。明日大軍齊至城下。四面攻擊。自早至午。城不能克。乃退軍十里。便命軍中連夜造雲梯百架。限在天曉取城。時交五鼓。兵啣枚。馬摘鈴。直抵城下。架起雲梯。揮衆蟻附而登。楊廣知有兵至。正立城上。率衆迎拒。忽一流矢飛來。貫胸而死。軍士大亂。謙遂破關而入。瓊玉聞城破。急領女兵挺刃出門。府前士馬縱橫。皆是桓家旗號。不得出。遂挾女兵登屋。以

箭射之。進者輒死。衆不敢前。及明矢盡。下屋力戰。左右皆死。遂拔劍自刎而亡。

桓謙重其義。厚殮之。殷楊兩家。事始畢。以下專叙桓元墓道。桓元既吞江陵。復併襄陽。奏凱京師。

詔加都督荆雍等七州軍事。志猶未厭。仍請江州。詔亦與之。自是統據八部。自

謂有晉國三分之二。遂萌異志。擅改制度。上斥國政。凡所陳奏。語多不遜。朝廷

憂其朝夕爲亂。然亦無如之何。却說庾楷本一反覆之徒。前投桓元。元僅以南

昌太守處之。鬱鬱不樂。至是元令鎮於夏口。楷意不滿。復欲敗元。遣使致書元

顯曰。元在荊州。大失物情。衆不爲用。若朝廷遣將來討。楷當內應。以覆其軍。反

之徒每元顯得書。謂張法順曰。元可圖乎。法順曰。元承藉世資。少有豪氣。既併

殷楊。專有荊州。兵日強盛。縱其姦兇。必爲國禍。今乘其初得荊州。人情未附。使

劉牢之爲先鋒。大軍繼之。庾楷反於內。朝廷攻於外。元之首可梟也。說得易元

顯然之。使法順報於牢之。牢之以爲難。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有二

心。不如召入殺之。以杜後患。元顯曰。我方倚以滅元。烏可先事誅之。且牢之與

元有仇。不我叛也。乃於元興元年正月。下詔罪元。發京旅一萬。爲中軍。命牢之帥北府之衆爲前鋒。大治戰艦。刻期進發。輕舉妄動 自速其禍元聞朝廷討己。大驚。欲爲自守之計。完聚衆力。專保江陵。卞範之曰。明公英威震於遠近。元顯口尙乳臭。劉牢之大失軍心。若起兵進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而自取窮蹙乎。元從之。乃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上。斯時猶懼不克。常爲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有兵。心始喜。將士之氣亦振。庾楷專待官軍。一到。便爲內應。適有奴婢私相苟合。楷撞見之。欲治其罪。其奴逃至元所。發其謀。元遂收楷斬之。內應一枝 兵已失丁卯。元至姑孰。遣大將馮該進兵攻歷陽。守將司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一處 先敗又司馬尙之以步卒九千屯於橫江。其將楊秋以偏師降元。尙之衆潰。爲元所執。一處 又敗元顯聞兩路兵敗。大懼。所仗者唯牢之。屢催進戰。不應。原來牢之自誅王恭以後。謂功名莫出其右。而元顯遇之不加禮。旣爲軍鋒。數詣元顯門不得見。因是怨之。又恐元旣滅。已之

功名益盛。不爲所容。故欲假元以除執政。復伺元隙而取之。按兵不動。存一坐觀成敗之意。由半之功名不終皆斯時元雖屢勝。猶懼牢之。不敢遽犯京闕。卞範之曰。吾觀牢之擁勁兵數萬。軍於溧州。而徘徊不進者。其心必二於元顯。若卑禮厚幣以結之。與之連和。取元顯如拾芥矣。元從其計。因問誰堪往者。有從事何穆。與牢之有舊。請往說之。元乃使穆潛往。而致書於牢之曰。

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耶。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爲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况爲兇愚者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享富貴矣。古人射鈎斬祛。猶不害爲輔佐。况元與君無宿昔之怨乎。

牢之見書不語。已入其穆曰。桓之遣僕來者。實布腹心於君。事成共享其福。君何疑焉。牢之遂許與和。劉裕何無忌切諫。牢之不聽。敬宣亦諫曰。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元。元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已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

使陵朝廷威望。既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我豈不知今日取桓如反掌。但平桓之後。令我奈驃騎何。魏是一國私心遂遣敬宣詣桓請和。元聞敬宣至。大開轅門。出營相接。深自謙抑。宴飲之次。陳名畫觀之。謂敬宣曰。歸語尊公。事成之日。朝政悉以相付。吾當仍守外藩也。敬宣拜辭。元送出轅門。珍重而別。其敬宣亦入或問元曰。公何敬之若此。元曰。牢之已在吾掌中矣。不如此。不足堅其意也。敬宣歸。述元言。牢之大喜。退兵班瀆。賢然竟退元聞牢之退。引軍直趣新亭。元顯見之失色。棄船就岸。陳師宣陽門外。繼知牢之叛已。益懼。欲還宮自守。師方動。元之前驅已至。拔兵隨後。大呼曰。放仗。京旅皆潰。元顯單騎走。馳至東府。見道子曰。養兵數載。竟無一人拒敵者。奈何。父子相抱大哭。俄而兵至。皆束手就縛。可元顯執至新亭。元立之舫前而數之曰。乳臭小子。何不自揣而妄欲圖我。元顯曰。爲張法順所誤耳。壬申。元入京師。百官拜迎於道。詔加元大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以桓偉爲荊州刺史。桓謙爲尙書左僕射。桓修

爲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餘皆居職如故。賜道子死。斬元顯譙王尙之張法順等於市。由是大權一歸於元。內外莫不畏服。且說牢之退兵以來。物情大去。威望頓減。心甚悔之。一日詔下。以牢之爲會稽內史。大懼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時敬宣在京。元恐牢之不受命。使歸諭之。敬宣歸。謂其父曰。桓元志不可測。深忌大人功名。必不見容。爲之奈何。牢之曰。吾受其愚矣。何至今今日且據江北以圖事。汝往京口。速取眷屬以來。敬宣受命而去。牢之日夜憂疑。謂劉裕曰。前日不聽子言。悔之無及。今事急。意欲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行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振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足成事耶。裕當返服還京口。不能從公行也。牢之默然。裕退。無忌問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何與之俱死。可隨我還京口。徐觀時勢。桓元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無忌曰善。二人遂不告而去。再見機而不得作牢之知裕與無忌去。恐軍心有變。乃大集僚佐。告之曰。桓元志圖

篡逆。吾將勒兵渡江。就此舉事。願與諸君共此功名。一座愕然。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又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不能禁。又敬宣失期不至。軍中訛言事洩。已被害。牢之益惶急。乃率部曲北走。軍士隨路奔散。至新州。僅存親卒數人。牢之知不免。仰天嘆曰。吾亦無顏渡江矣。遂縊而死。後人有詩悼之曰。

江北江南無路投。

大軍百萬喪荒陬。

當時若把桓元滅。

北府勛名孰與侔。

却說敬宣迎了眷屬。回至班瀆。師已北走。隨卽趕往。行未廿里。只見一人飛騎而來。乃是牢之隨身親卒。見了敬宣。大哭曰。三軍盡散。將軍已經自縊。聞朝廷遣將。又來拿捉家屬。公子速投江北。避難要緊。敬宣一聞此信。魂胆俱喪。也顧不得奔喪大事。星夜渡江。只圖留得性命往廣陵進發。幸得關口尙無拿獲移文。於路無阻。一日到了廣陵。向高雅之哭訴前事。欲圖報復。雅之曰。若要復仇。

必須厚集兵力。徒恃廣陵之衆。恐不足以濟事。現在北府舊將。在北者甚多。可約之舉事。於是遣使四方。廣招同志。一時從之者。有劉軌、劉壽、司馬休之、袁虔之、高長慶、郭恭等。皆至廣陵。推敬宣爲盟主。共據山陽。相與起兵討元。消息傳入京師。元聞之。怒曰。鼠輩敢爾。便命大將郭銓起兵一萬。帶領勇將數員。浩浩蕩蕩。飛奔而來。斯時山陽軍旅未備。雖有數千人馬。半皆烏合。未識何以拒之。且聽下回分解。

仲堪全無謀略。徒負虛名。欲結婚楊氏。以爲聲援。計亦左矣。桓元早蓄梟雄之志。一朝得勢。猖獗固宜。所惜劉牢之一時英傑。乃墮於桓元術中。雖寄奴敬宣切諫不聽。以至一敗塗地。遂自縊而死。爲可悲耳。豈天欲傾晉興宋。有莫之爲而爲之者耶。至羅企生、楊瓊、玉之忠節。亦可謂卓然天地者矣。中間寫招婚比箭一段。又寫臨陣死節一段。兩兩對照。文氣如火如花。

第四卷

京口鎮羣雄聚義

建康城僞主潛逃

話說劉敬宣占據山陽。聚衆方圖報復。聞有大軍來討。忙同衆人整頓人馬迎敵。無如兵未素練。人無鬪志。戰陣方合。四散奔走。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只得棄城而逃。於是敬宣休之。劉軌奔燕。高雅之、袁虔之等奔秦。今且按下不表。却說何無忌聞牢之自縊。敬宣出奔。不勝感悼。謂裕曰：北府舊將。半遭殺戮。吾儕恐終不免。奈何？裕曰：無害。元方矯情飾詐。必將復用吾輩。子姑待之。看得俄而桓修鎮丹徒。引裕爲參軍。何無忌爲從事。二人皆就其職。一日修入朝。裕與無忌隨往。元見裕。謂王謐曰：劉裕風骨不凡。蓋人傑也。謐曰：公欲平天下。非裕莫可任者。元曰：然。因屢召入宴。以示親密。元妻劉氏有智鑒。謂元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下。宜早除之。元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濟。俟關隴平定。然後議之。未晚。元不殺裕亦是天意時元已封楚王。用天子禮樂。妃爲王后。子爲太子。殷仲文、卞範之、陰撰、九錫、卞命等文。朝臣爭相勸進。桓謙私問裕曰：楚王勳德。

隆重。朝野之情。咸謂宜代晉祚。卿以為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

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得假話却說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謙

以裕言告元。元亦喜。因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為受命

之符。又以前世禪代。皆有高隱之士。恥於當時獨無。乃求得西朝隱士皇甫謐

六世孫名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屢加徵召不至。詔旌其閭。號曰高士。時

人謂之充隱。話趣天興二年十二月丁丑。羣臣入朝。請帝臨軒。手書禪詔。遣司徒

王謐奉璽綬禪位於楚。帝即避位。遜居雍安宮。百官詣楚王府朝賀。庚寅朔。築

壇於九里山北。即皇帝位。建號大楚。改元雍始。元入建康宮。將登御座。而床忽

陷。已敗兆亡羣下失色。元亦愕然。殷仲文趨進曰。將由聖德高厚。地不能載。絕唱元

大悅。追尊父溫為宣武皇帝。母司馬氏為宣武皇后。以祖彝而上。名位不顯。不

復追尊立廟。或諫之不聽。卜承之曰。宗廟之祭。上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

矣。豈亡能悠遠元自即位。心常不自安。一夜風雨大作。江濤擁入石頭。平地水數

丈人戶漂流。喧譁震天。元聞之懼曰。奴輩作矣。後知江水發。乃安。性復貪鄙。聞朝士有法書名畫。必假樗蒲得之。玩弄珠玉。刻不離手。主者奏事。或一字謬誤。必加糾摘。以示聰明。制作紛紜。朝換夕改。人無所從。當是時。三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郡死者什三四。臨海永嘉等縣。人民餓死殆盡。富室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憐可而元不加恤。更繕宮室。土木並興。督迫嚴促。由是中外失望。朝野騷然。祕書監王元德、同弟仲德。一日來見裕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異日安天下者。必君也。裕久有建義意。因答曰。此言吾何敢當。倘有事變。願同協力。仲德曰。吾兄弟豈肯助逆者哉。君如有命。定効馳驅。於是密相訂約而去。伏下京口起義時桓宏鎮青州。遣主簿孟昶至建康。元見而悅之。謂參軍劉邁曰。吾於素士中。得一尙書郎。與卿共鄉里。曾相識否。邁問何人。曰。孟昶。邁素與昶不睦。對曰。臣在京口。惟聞其父子紛紜。更相贈詩耳。元笑而止。昶聞而恨之。昶豈欲爲元之佐命耶。此恨可以不必。桓修將還鎮。裕當共返。托以金創疾動。不

能乘騎。乃與無忌同船共載。密定匡復之計。既至京口。會孟昶還家。亦來候裕。

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聞之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裕之心事

昶已參透語極斬截裕大笑。相與共定大計。密結義勇。一時同志者有劉毅、魏詠之、諸葛

長民、檀憑之、王元德、王仲德、辛扈興、童厚之、毅兄邁、裕弟道規等二十七人。願

從者百有餘人。皆推裕爲盟主。裕乃命孟昶曰。吾弟道規爲桓宏參軍。卿爲主

簿。可在青州舉事。吾使希樂共往助之。殺宏收兵。據廣陵。希樂。劉毅字也。又謂

魏詠之曰。長民爲刁逵參軍。卿往助之。殺逵收兵。據歷陽。謂辛扈興童厚之曰。

卿二人速往京師。助劉邁。王元德兄弟。臨時爲內應。吾與無忌在京口。殺桓修。

收兵討元。約定同日齊發。不可遲誤。衆人受命。分頭而往。下便插入孟何兩家情事使文氣疎而不

漏且說孟昶妻周氏。富於財。賢而有智。昶歸語其妻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使我

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自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

在堂。欲建非常之業。豈婦人所當止。事若不成。當於牢獄中奉養舅姑。義無歸

志也。婦人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還坐。曰。觀君作事。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道一破語因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財物乎。昶曰。果如卿言。此時濟用頗緊。苦無所措。妻乃傾囊與之。昶弟顓。其婦卽周氏之妹。周氏詐謂之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內絳色物。悉取以來。爲厭勝之具。其妹與之。遂盡縫以爲戰士袍。又何無忌將舉事。恐家人知之。夜於屏風後作檄文。其母劉氏。牢之姊也。登高處密窺之。知討桓元。大喜。呼而謂之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爲此。吾復何恨。賢又一母問所與同謀者何人。曰。劉裕。母益喜。爲言元必敗。裕必成。無忌氣益壯。乙卯。裕及無忌托言出獵。收合徒衆百餘人。詰旦。京口城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而入。桓修方坐堂上。無忌突至堂階。稱有密事欲白。乞屏退左右。修揮左右退。問何語。無忌出不意。拔劍斬之。大呼。徒衆並至。挺刃亂擊。左右皆驚竄。遂持其首詣裕。得一處裕大喜。以首號令城上。時司馬刁宏聞變。率文武官吏來攻裕。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

正於尋陽。我等並受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元之首。已梟於大航矣。諸君非大
 晉之臣乎。尙欲助逆耶。衆信之。一時並散。遂殺刁宏。京口已定當是時。義旗初建。百
 務紛如。裕問無忌曰。此時急須一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穆之。裕曰。然。
 非此人不可。遂馳信召焉。穆之是魯中出色人故先敘其生平原來穆之世居京口。爲人多聞強
 記。能五官並用。不爽一事。曾爲瑯琊府主簿。棄官歸。是夜。夢與裕乘大風泛海。
 驚濤駭浪。舟行如駛。俯視船旁有二白龍。夾船以行。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樹
 木葱蘢。攜手而登。其上皆瑤臺璇室。有玉女數人。向裕迎拜。裕上坐。已旁坐。聞
 呼進宴。佳餚異饌。羅列滿前。皆非人世間味。忙道中插敘一及覺。口中若有餘
 香。心甚異之。晨起。聞京口有喧噪聲。出陌頭觀望。直視不言者久之。返室。命家
 人壞布裳爲袴。而裕使適至。筆一句勾轉遂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
 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任。穆之曰。倉猝之際。當無踰於僕者。裕笑曰。卿能自
 屈。吾事濟矣。卽於座上署爲主簿。話分兩頭。是日孟昶在青州。勸桓宏出獵。宏

許之。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道規帥壯士數十人。乘間直入。宏方噉粥。見毅等至。放箸欲起。道規直前斬之。又一處得手左右大亂。擊殺數人方止。毅持其首。出徇於衆曰。奉詔誅逆黨。違者立死。軍士披甲欲戰。道規搖首止之曰。朝廷大軍旋至。卿等勿同族滅。青州軍士素畏服道規。遂散走。乃留道規守廣陵。收衆過江。與裕軍合。青州亦定丁巳。裕率二州之衆一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共討桓元。元接一桓元聞京口難作。怒曰。無端草賊。速擊殺之。繼問首謀者何人。左右曰。劉裕不覺失色。又問其次。曰。劉毅何無忌。恐懼殊甚。左右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元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樛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桓元原有人之鑒乃命桓謙爲征討大都督。屯軍於覆舟山待之。戒勿輕進。却說王元德等探得外已舉事。謀俟京旅出征。夜伏壯士於關內。縱火燒其宮室。乘亂攻之。可以殺元。劉邁狐疑不敢發。事洩。邁及元德。扈興厚之。皆死。仲德逃免。補叙建康事已了桓謙請進兵擊裕。

元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吾事去矣。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相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曰。賊兵初起。撲之易滅。緩則養成其勢。圖之轉難矣。宜急擊。勿失。元不得已從之。乃遣左衛將軍皇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引兵相繼北上。二人皆元之勇將。素號萬人敵者。故用爲軍鋒。却說甫之進至江乘。與裕軍相遇。甫之兵多裕數倍。甲騎連營。干戈耀日。裕衆皆恐。裕曰。今日之戰。有進無退。成敗在此一決。諸君勉之。以下寫劉裕之勇。真似生龍活虎。乃身先士卒。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敵皆披靡。甫之迎戰。裕突至馬前。甫之方舉刀。頭已落地。西軍爭奮。東軍大敗。皇甫敷聞前軍失利。分兵作兩路來援。裕與檀憑之亦分兵禦之。憑之衝入敵軍。奮力亂砍。一將從旁刺之。中其要害。大叫一聲而死。可惜之。軍少却。裕見事急。進戰彌厲。敷合兩軍夾攻。圍之數重。裕戰久。刀折。見路旁一大樹。遂拔以挺戰。敷喝曰。劉寄奴。汝欲作何死。拔戟刺之。刃不及者數寸。急令人殺。裕瞋目叱之。敷

覺眼前似有一道紅光衝來。人馬辟易。其時無忌率衆殺入。不見裕。問裕何在。軍士指曰在兵厚處。乃直透重圍救之。射敷中其額。敷踣於地。裕棄樹取刀。向前砍之。敷將死。謂裕曰。君有天命。願以子孫爲托。遂斬其首。衆見主將死。皆亂竄。裕大呼曰。降者勿殺。於是降者過半。獲其資糧甲冑無數。有此一定勝裕歸營。撫憑之屍而哭之。先是義旗初建。有善相者。相衆人皆大貴。其應甚近。獨相憑之不貴。裕私謂無忌曰。吾徒既爲同事。理無偏異。憑之不應獨賤。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憑之戰沒。裕悲其死。而知大事必成。乃以孟昶爲長史。守京口。盡合其衆。往建康進發。破竹之勢已成元聞二將死。大懼。問羣臣曰。吾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元曰。民怨有之。神何怒焉。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興楚之際。上不及祖。神焉得無怒。元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元默然。時敵信日急。元悉起京師勁旅。付桓謙將之。使何澹之一軍屯東陵。卞承之一軍屯覆舟山。西。衆合三萬。庾頤之率精卒一萬。爲左

右救援。乙未。裕軍至覆舟山東。先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爲疑兵。布滿山谷。使敵人望之。不測多少。兵法云虛者實之詰旦。傳餐畢。悉棄資糧。與劉毅分兵爲數隊。進突敵陣。裕與毅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裕乘風縱火。烟焰漲天。鼓譟之音。震動京闕。桓謙股慄。諸將不知所爲。又頤之所將。多北府人。素畏服裕。見裕臨陣。皆不戰而走。軍遂大潰。先是元懼不勝。走意已決。潛令發仲文具舟石頭。而輕舸載服玩書畫。仲文問其故。元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之變。當使輕而易運。胸懷此等算計。豈是成大事者。及聞大軍一敗。率親卒數千人。聲言赴戰。上挾乘輿。下帶家室。出南掖門以走。胡籓執馬鞚諫曰。今羽林射手。尙有八百。皆是精銳。且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驅一戰。一旦捨此。欲安之乎。元不答。鞭馬急奔。西趨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斯時京中無主。百官開門迎裕。裕乃整旅入建康。下令軍士。不許擾及民間。百姓按堵如故。庚申。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於正陽門外。盡誅其宗族之在建康者。一面遣諸將追

元一面命臧熹入宮。收圖籍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一具。裕問熹曰。卿欲此乎。熹正色對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勤勞王家。熹雖不肖。實無情於樂。熹言可敬裕笑曰。聊以戲卿耳。壬申。羣臣推裕領揚州。裕感王謚恩。使領揚州報之。於是推裕爲大將軍。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軍事。以劉毅爲青州刺史。何無忌爲瑯琊內史。孟昶爲丹陽尹。諸大處分。皆委於穆之。倉猝立定。無不畢具。穆之謂裕曰。晉自隆安以來。政事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元顯政令違舛。桓元科條繁細。皆失爲治之道。公欲治天下。非力矯從前之失。不可。治世名言裕乃躬行節儉。以身範物。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一日。長民檻送刁達至京。報豫州已平。補叙豫州事裕大喜。原來長民、魏詠之。本約在歷陽舉事。爲刁達所覺。收兵到門。詠之走脫。長民被執。囚送建康。行至當利而元敗。送人破檻出之。長民結衆還襲豫州。遂執刁達以獻。豫州事亦了裕怒斬之。及其子姪無少長皆棄市。以報昔日之辱。後人有詩歎之曰。

王謚爲公刁氏族。

平生恩怨別秋毫。

回思雍齒封侯事。

大度千秋仰漢高。

却說劉敬宣逃奔南燕。以再題敬宣燕主慕容德待之甚厚。敬宣素曉天文。一夜仰瞻星象。謂休之曰。晉將復興。此地終爲晉有。乃結青州大姓。謀據南燕。推休之爲主。剋日垂發。時劉軌爲燕司空。大被委任。不欲叛燕。遂發其謀。敬宣休之知事洩。連夜急走。僅而得免。逃至淮泗間。尙未知南朝消息。敬宣夜得一兆。夢見丸土而吞之。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桓旣吞矣。吾復本土乎。俄而裕自京師以手書召之。敬宣接書。示左右曰。劉寄奴果不我負也。喜極便與休之馳還。旣至建康。裕接入大喜。謂敬宣曰。今者卿歸。不唯濟國難。兼當報父讐也。敬宣泣而受命。裕乃以敬宣爲晉陵太守。休之爲荊州刺史。且說桓元奔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軍旅少振。及聞何無忌劉毅劉道規三將來追。留何澹之守盈口。而挾帝西上。至江陵。桓石以兵迎之。元入城。更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尙書。

僕射專事威猛。攝服羣下。殷仲文微言不可。元怒曰。今以諸將失律。還都舊楚。而羣小紛紛。妄興異議。方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寬也。時荆江諸郡聞元敗歸。有上表奔問起居者。元皆却之。令羣下賀遷新都。但圖好看時無忌等已至桑落州。何澹之引舟師迎戰。澹之常所乘舫。羽儀旗幟甚盛。無忌欲攻之。衆曰。賊師必不在此。特詐我耳。攻之無益。無忌曰。不然。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中守衛必弱。我以銳兵進攻。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敗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無忌道規曰。善。遂往攻之。果得其舫。傳呼曰。已獲何澹之矣。更西軍皆驚懼擾亂。東軍乘之。斬獲無數。澹之走免。遂克盆口。進據尋陽。是役也。胡籓所乘舟。爲東軍所燒。籓帶甲入水。潛行水底數百步。乃得登岸。欲還江陵。路絕不得通。乃奔豫章。裕聞而召之。遂降於裕。桓元不唯失一敵元聞何澹之敗。大懼。謀欲出兵拒之。乃以大將符宏領梁州兵爲前鋒。大軍繼進。當是時。元重設賞格。招集荊州人馬。曾未三旬。有衆數萬。樓船器械俱備。軍勢甚盛。而東

軍兵不滿萬。頗憚之。議欲退保尋陽。再圖後舉。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元雖竊名雄豪。內實懼怯。加之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勇者勝。不在衆也。道規說罷。披甲而出。麾衆先進。矢石並發。西軍皆閉舫戶以避。長怯諸將鼓勇從之。直出軍後。縱火燒其輜重。西師大敗。元乘輕舸。西走江陵。郭銓臨陣降毅。殷仲文已隨元走。半路而還。因迎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奉之至京。裕赦其罪。不問。再說元至江陵。計點軍士散亡殆盡。而有嬖童丁仙期。美風姿。性柔婉。元最親昵。與之常同臥起。卽朝臣論事。賓客宴集。時刻不離左右。食有佳味。必分甘與之。其時戰敗失散。元思之。涕泣不食。遣人尋覓。絡繹載道。及歸大喜。撫其背曰。三軍可棄。卿不可棄也。此當

危亡交迫。僅得一嬖童不亡。何待。

將士聞之。皆怒曰。吾等之命。不及一嬖童。奚盡力爲。於是衆

志益離。馮該勸元勒兵更戰。元不從。時桓希鎮守漢中。有兵數萬。元欲往漢中就之。而人情乖阻。號令不行。夜中處分欲發。城內已亂。急與腹心數百人乘馬

西走。行至城門。或從暗中斫之。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橫。僅得至船。左右皆散。從者不滿百人。恐有他變。急令進發。猶幸後無追師。船行無礙。一日正行之次。忽有戰船百號。蔽江而來。不過結局桓元恍如高峯突起令閱者眼光不定船上鎗刀林立。旗號雲屯。大船頭上。立一少年將軍。白鎧銀甲。手執令旗一面。旁立偏將數員。皆關西大漢。舟行相近。來將大喝曰。來者何船。船上答曰。楚帝御舟。說猶未了。來將把旗一揮。左右戰艦。一齊圍裹上來。箭弩交加。矢下如雨。元大驚。忙令退避。水手已被射倒。艙中已射死數人。丁仙期以身蔽元。身中數箭而死。仙期可謂不負其主來將跳過船來。持刀向元。元曰。汝何人。敢殺天子。來將曰。我殺天子之賊耳。元拔頭上玉導示之曰。免吾與汝玉導。來將曰。殺汝玉導焉往。快語亦遂斬之。悉誅其家屬。但未識殺元者何人。且聽後文再述。

寄奴與無忌。自牢之敗後。一旅寄人耳。乃能收合勇銳。卒成大事。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桓元雖具梟雄之性。然局量褊小。無有遠圖。何能受享天

位。觀於登殿而土陷。可以知其故矣。乃東奔西竄。卒斬舟中。兇頑亦何益哉。觀裕降者勿殺。及禁止擾害民間數言。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開國之君。自超越尋常萬萬也。

第五卷

扶晉室四方悅服

伐燕邦一舉蕩平

話說殺桓元者。乃是益州刺史毛璩之姪毛祐之。方元篡位。曾遣使益州。加璩爲左將軍。璩不受命。傳檄遠近。列元罪狀。及聞劉裕尅復京師。遣其姪祐之率兵三千進趣江陵。以絕元之歸路。事有湊巧。恰好與元相遇。遂擊殺之。於是傳首江陵。收兵而返。荊州太守王騰之。乃改府署爲行宮。奉帝居之。以元首馳送東軍。無忌等大喜。以爲賊首旣除。大事已定。軍心漸懈。又遇風阻。浹旬未至江陵。那知桓元雖死。諸桓各竄。桓謙匿沮澤中。桓振匿華容浦。各集餘黨。伺隙而動。探得東軍未至。城內無備。乘夜來襲。逆黨在內者。從而應之。斬關而入。江陵復陷。王騰之等皆遇害。一波復起桓振見帝於行宮。躍馬橫戈。直至階下。瞋目

向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弟德文下座謂曰。此豈我兄弟意耶。
 振欲殺帝。桓謙苦止之。乃下馬斂容。再拜而出。明日遂奉璽綬還帝曰。主上法
 堯禪舜。今楚祚不終。復歸於晉矣。復晉年號。振爲都督大將軍荊州刺史。謙爲
 侍中左衛將軍。招集舊旅。附者四應。無忌等聞江陵復陷。大怒。星夜進兵。攻桓
 謙於馬頭。破之。欲乘勝勢。卽趣江陵。道規止之曰。兵法屈伸有時。不可輕進。諸
 桓世居西楚。羣小竭力。桓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今桓謙敗。彼益致死於我。未
 易克也。且暫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庶無一失。無忌曰。殘寇遺孽。一舉可蕩。
 君何怯焉。遂進兵。無忌輕敵所以大敗桓振逆戰於靈溪。分兵爲左右翼。中軍嚴守不動。
 及戰急。親率敢死士八百。從中衝出。忽下馬。各執短刀奮砍。桓振用兵亦極不測東軍不
 能支。遂大敗。死者千餘人。無忌等仍退保尋陽。上牋請罪。先是裕命敬宣爲諸
 軍後援。敬宣繕甲治兵。聚糧蓄財。日夜不怠。故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表敬宣之能
 能停兵數旬。復自尋陽西上。至夏口。有兵守險不得前。時振遣其將馮該扼東

岸。孟山圖據魯山城。桓仙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水陸相援。毅與道規分兵向之。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以中軍遏於中流。自辰至午。二城皆潰。生擒山圖仙客。進薄東岸。馮該之師亦潰。皆外兵先是毅恐江陵難下。致書於南陽太守魯宗之曰。賊徒雖敗。尙據堅城。請舉南陽之兵以襲其後。首尾共擊。庶易成功。宗之遂進兵。擊馮該於柞溪。斬之。振聞宗之兵將至。謂桓謙曰。東軍來攻。兄暫堅守。勿與交鋒。俟吾先破南陽之兵。然後歸而擊之。說罷。潛師以出。毅探得振不在城。進兵圍之。晝夜攻擊。將士肉薄而登。謙不能拒。遂棄城走。桓振方與宗之相持。知城中危急。急引軍還救。而城已陷。宗之追擊。振軍亦潰。逃於潁川。劉懷肅追斬之。桓謙桓蔚何澹之俱奔秦。於是何無忌奉帝先還。毅及道規留屯夏口。經理荆襄。甲午。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大赦改元。惟桓氏一族不赦。以桓冲忠於王室。特宥其一孫繼後。建義事始畢却說殷仲文以喪亂之後。朝廷音樂未備。言於裕。請修治之。裕曰。今不暇治。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

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求解耳。斬一語仲文慚退。朝廷論建義功，進封裕爲豫章郡公。毅爲南平郡公，無忌爲安城郡公，各領本職如故。餘有功者，封賞有差。先是，毅嘗爲北府從事，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不然，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以此君爲人豪耶？此君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尙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補叙毅與敬宣不睦之由毅聞而恨之。至是，裕以敬宣爲江州刺史。毅言於裕曰：敬宣不豫建義，猛將勞臣，方須敘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君不忘生平，正可爲員外常侍耳。前日授郡，已爲過優。今復命爲江州，尤用駭惋。敬宣聞而懼，固辭不就。乃遷爲宣城內史。夏四月，裕請歸藩，詔改授裕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諸軍事，移鎮京口。先是，桓元受禪，王謐爲司徒，親解安帝璽綬，奉於元。及領揚州，諸臣皆以爲太優。毅尤不服。一日，帝賜宴朝堂，百僚皆集。謐以重鎮大臣，儼居首座。毅憤然作色曰：前逆元倡亂，天位下移，今幸王室重興，吾儕得爲大晉之臣，不至稽首賊廷，其榮多矣。因問謐曰：未識帝之璽綬，今在何處？

謐默然汗流浹背。惶愧無地。勉強終席而散。歸至家。鬱鬱以死。臨歿。請解揚州之任授裕。而毅不欲裕入輔政。議以謝混代之。其實毅欲自領揚州故有此議豈能瞞得寄奴遣尙書皮沈至京口告裕。沈先見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僞起如廁。密報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也。及沈見裕。裕令且退。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政久失。天命已移。明公興復皇祚。勳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常爲守藩之將耶。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宜。今若復以他授。便爾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語語透關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至重。此事旣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而授餘人矣。裕從之。使皮沈先返。已卽表請入朝。朝廷共諭其意。卽徵裕領揚州錄尙書事。裕至建康。百僚無不畏服。裕之大業已基於此一日裕集羣臣議曰。自古安內者必攘外。昔南燕後秦。利我有

內難。侵奪我疆土。今內難雖平。而南鄉等郡。尙爲秦據。宿豫以北。尙爲燕有。吾欲伐之。二者孰先。朱齡石進曰。後秦姚興。頗慕仁義。以禮結之。其地自還。燕自慕容德亡後。子超嗣位。國內日亂。可一舉滅之。此時兵力未足。宜有待也。裕從之。遣使修好於秦。且求南鄉等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元。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因割南鄉十二郡歸於晉。於是秦晉和好。終興之世。裕不加伐。

按住秦一邊下
便詳叙燕事

却說南燕主慕容德。始仕於秦。爲張掖太守。母公孫氏。兄慕容

納。皆居張掖。淮南之役。德從苻堅入寇。留金刀與母別。謂母曰。亂離之世。別易會難。母見金刀。如見兒也。後同慕容垂舉兵叛秦。秦收其兄納及諸子。皆殺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繫獄未決。段氏在獄。終日悲啼。一獄吏私語之曰。夫人勿憂。吾當救汝出獄。與太夫人逃往他鄉便了。段氏曰。爾係何人。乃能救我。獄吏曰。我姓呼延。名平。夫人家舊吏也。呼延平是慕容功臣念故主之恩。願挈家

同往。以避此難。段氏感謝。平先移家城外。接取公孫氏同住。然後乘間竊段氏出獄。逃於羌中。段氏受了驚恐。到未數日。卽生一子。取名曰超。超年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超嘗佩之。及姚氏代秦。平以其母子遷長安。俄而平卒。遺一女。段氏卽娶爲超婦。超旣長。日夜思東歸。恐爲秦人所錄。乃佯狂行乞。以自汙。深心人皆賤之。東平公符紹遇之。途奇其貌。詢之。乃慕容超也。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奇偉。殆非真狂。宜微加官爵以縻之。勿使逃於他國。興乃召見之。超呆立不跪。左右命之拜。乃拜。興之語。故爲謬對。或問而不答。興笑曰。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斥不用。那知反

一日超行長安市中。見有賣卜者。東人口聲。向之問卜。卜者問其姓名。曰慕容超。卜者熟視良久。舍卜。招之僻處。問曰。子果慕容超耶。曰然。卜者笑曰。吾覓子久矣。不意今日得遇。子於夜靜來晤。吾有密事語子。萬勿爽約。超心訝之。別去。等至更深。來詣卜所。卜者迎門以候。見之大喜。邀入座定。乃語之曰。吾實告子。

我非卜者。乃南燕右丞吳辯也。奉燕主之命。特來訪君。今既獲見。便請同往。稍遲。恐有洩漏。不能脫身矣。超因是不敢告其母妻。輒隨辯走。此時不走在路變易姓名。並無阻礙。不一日。到了燕界。地方官先行奏知。燕王德聞其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見德。以金刀獻上。德見之。悲不自勝。與超相對慟哭。卽封超爲北海王。賜衣服車馬無數。朝夕命侍左右。使參國政。蓋德無子。欲以超爲嗣也。越二載。德不豫。立超爲太子。及卒。遺詔慕容鍾段宏爲左右相。輔太子登極。超既卽位。厭爲大臣所制。乃出鍾宏等於外。引用私人公孫五樓等。內參政事。幾一得志便忘尙書令封孚諫曰。鍾國之舊臣。宏外戚重望。正應參翼百揆。今鍾等出藩。五樓在內。臣竊未安。超不聽。於是佞倖日進。刑賞任意。朝政漸亂。一日念及母妻。慘然下淚。五樓曰。陛下不樂者。得毋以太后在秦。未獲侍奉乎。超曰。然。五樓曰。何不通使於秦。以重賂結之。啓請太后歸國也。超曰。誰堪使者。五樓曰。中書令韓範。與秦王有舊。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乃遣範至秦。請歸

母妻。猶有人心秦王興曰。昔符氏之敗。太樂諸妓。皆入於燕。燕肯稱藩送妓。或
 送吳口千人。乃可得也。範歸復命。超與羣臣議之。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
 以私親之故。輒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張華曰。
 不可。侵掠鄰邦。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陛下慈親在念。豈
 可靳惜虛名。不爲之降屈乎。超乃遣範復聘於秦。稱藩奉表。興謂範曰。朕歸燕
 主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尙熱。當俟秋涼。然後送歸。亦令韋宗聘於燕。宗至廣固。
 欲令燕主北面受詔。段暉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屈節。超曰。我爲太后屈。
 願諸卿勿復言。此語是正理遂北面拜跪如儀。復獻太樂妓一百二十人於秦。秦乃
 還其母妻。超帥百官迎於馬耳關。母子相見。悲喜交集。於是備法駕。具儀衛。親
 自引導。迎入廣固。尊母段氏爲皇太后。立妻呼延氏爲皇后。大赦國中。是冬。汝
 水竭。河凍皆合。而澗水不冰。超問左右曰。澗水何獨不冰。嬖臣李宣曰。良由帶
 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一具。時祀南郊。有獸突至壇前。如鼠而赤。大如

馬衆方驚異。須臾大風揚沙。晝晦如夜。羽儀帷幄皆裂。超懼。以問大史。令成公綏。綏曰。此由陛下信任姦佞。刑政失均所致。超乃黜公孫五樓。俄而五樓獻美女十名。皆吳人。善歌舞。超大悅。復任五樓如故。乍明又暗庸一日臨朝。謂羣臣曰。南人皆善音樂。今太樂不備。吾欲掠吳兒以補其數。誰堪當此任者。羣臣莫應。斛穀提公孫歸請曰。願得三千騎。保爲陛下掠取之。超喜。乃命斛穀提寇晉宿豫。拔其城。大掠而去。又命公孫歸進寇濟南。掠取千餘人以獻。自保不暇反去挑釁自促

其亡超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重賞二人。當是時。裕畜銳已久。本欲起師伐燕。聞之怒曰。今不患師出無名矣。遂抗表北伐。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孟昶臧熹以爲必克。力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遂發建康。差胡籓爲先鋒。王仲德劉敬宣爲左右翼。劉穆之爲參謀。引舟師三萬。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於後。率兵步進。所過要地。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堅壁清野以待。軍若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

矣。彼主昏臣闇。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極其所長。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而已。守險清野之計。彼必不用。敢爲諸君保之。却說超聞晉師至。自恃其強。全無懼意。謂羣臣曰。晉兵若果至此。當使隻馬不返。何大言段暉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延時日。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三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更命一將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計其資儲之外。餘悉蕩盡。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軍食旣竭。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敵入險。出城逆戰。策之下也。超曰。卿之下策。乃是上策。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勝勢在我。今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蔽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不若縱使入峴。以精騎擊之。何憂不捷。語甚極桂林王慕容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大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自棄險固。縱之使入也。如此明論。猶不從。鎮出。謂段暉曰。主

上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民清野。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或以告超。超大怒。收鎮下獄。却說晉師過大峴。燕兵不出。裕坐馬上。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何喜之甚。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心。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料事如神及裕至東莞。超方遣公孫五樓、段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自將步騎四萬爲後援。裕將戰。以車四千乘爲兩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自早至日昃。勝負未決。胡籓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深遠之計裕從其計。遣籓引兵五千。從小路抄出燕軍之後。進攻臨朐。兵至城下。城中果無備。副將向彌擐甲先登。大呼曰。輕兵十萬。從海道至矣。軍士隨之而上。守城兵皆潰。遂克之。時燕軍方與晉師交戰。勝負未決。一聞臨朐已失。衆心皆亂。裕乘其亂。縱兵奮擊。遂大勝之。斬段暉及大將十餘人。超率餘兵遁還廣固。晉兵逐北。直抵廣固城下。克其外城。超退保小城以守。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超

在圍中。惶懼無計。遣尙書令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於獄。引見謝之。問以禦敵之策。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求救於秦。恐不足恃。今散卒還者。尙有數萬。宜悉出金帛。懸重賞。與晉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比於閉門待盡。不尤愈乎。國君死社稷。桂林却是正論。五樓曰。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吾分據中土。勢同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韓範素爲秦重。宜遣乞師。超乃遣範赴秦求救。那知其時秦邦爲夏人入寇。出師屢敗。自顧不暇。張綱乞師。已徒勞而歸。行至半途。爲晉軍所獲。遂降於裕。裕使綱升樓車。周城大呼曰。秦爲夏王勃勃所破。不能出兵相救矣。城中聞之。莫不喪氣。又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潛遣精騎夜迎之。及明。張旗鳴鼓而至。城中益恐。全以虛聲疑之。却說韓範至長安。苦懇救援。秦許出兵一萬救之。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發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使者謂

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彼既張必
大言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已去。裕以所言告之。穆之尤裕曰。常
 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細酌。奈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致敵人
 之怒。若廣固未下。秦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答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
 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張
 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今見伐燕。秦必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穆之
 乃服。秦果兵出復止。果不出韓範不能歸燕。亦降於裕。由是燕之外援遂絕。超
 每巡城。必挾寵姬魏夫人同登。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左右諫曰。陛下遭否塞
 之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軍心。而乃爲兒女子泣乎。超拭淚而止。城久閉。城中
 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尙書令悅壽曰。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彫疲。獨
 守窮城。外援無望。天時人事。概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猶將避位。陛下豈可
 不思變通之計乎。超嘆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超言尙
有英氣丁

亥。裕集諸將命之曰。賊智窮力絕。而城久不拔者。皆將士不用命之故。今日先登者有賞。退後者有刑。限在午時必克。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明答語於是諸將鼓勇。四面並攻。但未識廣固一城。果能卽下否。且俟後文再講。

桓元篡逆。道遇毛祐之而殲。亦天敗惡人也。機事息緩。復使諸桓得志。乘輿幾至不保。幸桓謙一言而止。又不幸中之幸。無忌不聽道規之言。剛愎自用。其敗宜矣。殷仲文當國祚傾危之時。侈言音樂。宜爲寄奴所鄙。敬宣之論劉毅。其言甚當。乃忌而譖之。卽敬宣所云外寬內忌也。慕容超以戮辱之餘。一朝得志。信纔好諛。朝政壞敗。至兵臨城下。不用老成之計。獨試下策。暗弱真如劉璋。又臨陣對敵。尙挾魏氏登城。尤屬可笑。惟爲迎母而降屈。猶有人心。不得一概少之。寄奴知彼知己。料敵如是用兵如神。所至克捷。真所謂天挺人豪者耶。

第六卷

東寇乘虛危社稷

北師返國靖烽烟

話說晉攻廣固。將士齊奮。自早至午。城遂破。燕王超領十數騎。突圍出走。晉軍追獲之。執以獻裕。裕立之階下。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時敬宣在側。超顧而見之。曰。子非吾故人乎。願以母爲托。蓋敬宣前奔南燕。正值超爲太子。同游甚得。故超云爾。其後敬宣厚養其母終身。敬宣尙有古風却說裕忿廣固久不下。欲屠其民。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旣爲君臣。自應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屠滅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斬公孫五樓等數十人。餘無所誅。送超詣建康斬之。滅燕事畢話分兩頭。先是妖賊孫恩。擾亂三吳。進犯京口。裕屢擊敗之。所虜男女人口。死亡略盡。懼爲官軍所獲。遂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人謂之水仙。而餘衆數千。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神彩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有沙門惠遠見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奈何。至是果爲盜魁。循又有

妹丈徐道覆。多智樂亂。爲循謀主。蓄兵聚財。勢日以大。桓元篡晉。欲撫安東土。因加官爵以縻之。以循爲番禺太守。道覆爲始興相。二人雖受朝命。爲寇如故。及裕剋復京師。循乃遣使貢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如其官命之。循遺裕益智。綜裕報以續命湯。針一贈一答於是憚裕之威。兇暴少戢。再說海中有一鹿島。方圓百有餘里。地產魚鹽。爲蛋戶所居。風俗強悍。居民鮮少。有大盜周吉據之。招集兵衆。建設樓船。橫行海中。自號飛虎大王。其妻羅氏。曾得異人傳授。有呼風喚雨之能。走石揚沙之術。手舞雙刀。能飛行水面。以故人皆畏之。昔孫恩在時。欲與結納。常遣盧循奉命往來。羅氏見而悅之。其後吉死。羅氏代統其衆。號令嚴明。羣盜畏服。然孀居無耦。欲求良配。而手下頭目等衆。無一當其意者。因念盧循人物軒昂。可以爲夫。遣人向循說合。循以有妻辭之。來人回報。羅氏笑而不言。胸中已有成算一日忽擁樓船百號。甲士數千。親至番禺。邀循相見。循出見之。羅氏謂曰。君乃當世英雄。吾亦女中豪傑。願以身許君者。欲助君成大事也。君

何不允。循曰。前妻不可棄。屈卿居下。又不敢耳。羅氏笑曰。君不能自主耶。吾請與尊夫人當面決之。遂與循並馬入城。至府。循妻出接。方升堂。未交一語。羅氏卽拔劍斬之。顧謂循曰。今不可以生同室死同穴乎。了狠心毒手然何等直捷衆大駭。然憚其勇決。不敢動。循亦唯唯惟命。一面將尸首移置他處。厚加殯殮。一面卽設花燭。堂上交拜焉。由是鹿島之甲兵府庫悉歸番禺。而循益強。一日道覆自始興來。謂循曰。將軍聞劉裕北伐乎。循曰。聞之。道覆曰。此可爲將軍賀也。循曰。何賀。道覆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耶。正以劉裕難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矣。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將軍爲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自帥銳師過嶺。雖以將軍之神武。恐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本。裕雖南還。無能爲也。此所以爲將軍賀也。循大喜。羅氏亦力勸之。遂與道覆刻期起兵。先是道覆在始興。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

之。居民爭市。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道覆亦有於是循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等郡。守土者皆棄城走。時克燕之信未至。而賊勢大盛。京師震恐。何無忌得報。大怒曰。彼欺朝廷無人耶。遂自尋陽起師拒之。無忌長史鄧潛之諫曰。聞賊兵甚盛。又勢居上流。逆戰非便。宜決南塘之水。守城堅壁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參軍劉闡亦諫曰。循所將之兵。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卷捷善鬪。又有妖婦助之。未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亦未爲晚。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賊軍遇於豫章。率衆進擊。兵鋒初交。大風猝起。吹沙蔽日。暗藏妖婦在內官軍船艦。皆爲風水衝擊。把持不定。無忌所乘大舟。漂泊東岸。賊舟乘風逼之。箭炮並發。無忌見事急。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左右皆盡。無忌辭色無撓。握節而死。臨難不苟於是中外大震。廷臣皆懼。急以帝詔追裕還國。當是時。南燕旣下。裕方屯兵廣固。

撫納降附。采拔賢俊。經營三齊。忽有詔至。以海寇內犯。官軍屢敗。召使速還。大驚。乃以韓範爲都督八郡軍事。留守廣固。班師還南。至下邳。以船載輜重。先帥精銳步歸。至山陽。信益急。大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奔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尙未至建康。劉公若還。便可無憂。裕心少安。將濟江。遇大風。浪湧如山。船不得行。左右勸俟風息。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慷慨激烈令人起敬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士民見之。皆額首稱慶。入朝。羣臣皆來問計。裕曰。今日守爲上。戰次之。毋驚惶。毋亂動。進退一唯吾命。諸君共體此意可耳。敬語以定全局時諸葛長民、劉藩、劉道規各率本道兵入衛建康。裕皆令嚴兵以守。却說劉毅分鎮姑孰。聞亂。卽欲出兵討賊。以疾作不果。及聞無忌敗。力疾起師。來討盧循。裕恐其輕敵。以書止之曰。

吾往時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得志。其鋒不可犯。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協力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此時尙宜有待。無忌旣誤於前。弟不

可再誤於後也。

書去。恐毅不聽。又遣其弟劉籓往止之。毅怒謂籓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汝謂我真不及寄奴耶。投書於地。決意行師。先是裕與毅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心常不服。又自負其才。以爲當世莫敵。常云恨不遇劉項。與之並爭中原。又嘗於東府會集僚友。大擲樗蒲。追叙細事伏一判應至百萬餘人皆敗。惟裕與毅在後。未判勝負。毅舉手一擲。得雉大喜。攀衣繞床叫曰。非不能盧。無事此耳。裕忿其言。因握五木於手。久之而後擲曰。老兄試爲卿答。旣而四子俱黑。內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笑謂毅曰。此手何如。衆俱喝采。毅色變。徐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也。故常欲立奇功以壓裕望。今決意伐循。謂大功可立。遂帥舟師二萬。卽日進發。不察賊勢若何祇欲與裕爭功宜其敗也時循攻湘中諸郡。道覆進攻尋陽。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成敗之機。全係於此。當併力擊之。若使克捷。天下無復事矣。不憂上面不平也。循得報。卽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

午。兩軍相遇於桑落洲。賊兵回船却走。毅衆爭先。追下數里。忽見戰船排開。一
 女將手舞雙刀。飛行水面。表出羅氏之能衆皆矚目視之。霎時狂風大作。天地昏暗。盧
 循兵從左起。道覆兵從右起。兩下來攻。女將引兵當前衝擊。四面八方。皆是賊
 兵。莫測多少。官軍大潰。毅棄船登岸。以數百人步走得脫。所棄輜重山積。循皆
 獲之。喜謂道覆曰。何劉盡敗。今可不煩兵刃而入建康矣。軍中置酒相賀。莫要
了活及聞裕已還朝。相顧失色。曰。彼來何速耶。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
 以抗朝廷。道覆不可。謂宜乘裕初返。未暇整備。攻之可克。遲則恐難勝也。循於
 是引兵逕進。時北師初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一萬。毅敗之後。賊勢益
 強。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強。京師人情恟
 懼。皆慮難保。孟昶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許。先是昶料無忌劉毅兵必敗。已而果
 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此番却料瞎了人皆信之。王仲德言於裕曰。昶言徒亂人
 心耳。公以雄才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入寇。旣聞凱還。自當奔潰。

及孟昶不仲德

若先自遁逃。勢同匹夫。何以號令天下。此謀若立。仲德請從此辭。裕曰。卿意正與吾同。昶固請出避。裕曰。今重鎮外領。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遷延日月耳。將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胸有定見措語慷慨我計決矣。卿勿復言。昶忿其言不行。且以爲必敗。固請死。裕怒曰。卿且再申一戰。死復何晚。昶知言必不用。乃抗表自陳曰。臣裕北伐。衆並不同。惟臣獨贊其行。致使強賊乘間。社稷將傾。臣之罪也。謹引咎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而死。死得極後人有詩譏之曰。

持亂扶危仗有人。

將軍何自遽亡身。

寄奴當日從君計。

晉室江山化作塵。

裕聞昶死。慮人心不安。自屯石頭。命諸將各守要處。其子義隆始四歲。使劉粹輔之。以鎮京口。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邵。邵曰。若節越未反。民方

奔散不暇。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然之。時賊信益急。裕謂諸將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衆皆不解其故。及盧循兵至淮口。道覆請於新亭直趣白石。焚舟而上。分數道攻裕。則裕軍必敗。循欲以萬全爲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而徒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退而歎曰。盧公多疑少決。我終爲所誤。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盧循之才勝於孫恩。道覆之才又勝於盧循。非裕莫能制之。裕登石頭城望之。初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州。乃悅。劉毅經涉蠻晉。僅能自免。從者飢疲。死亡什七八。浹旬纔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留事。丙寅。裕命沈林子。徐赤特。築寨南岸。斷查浦之路。戒令堅守勿動。自引諸將。結營於南塘。遙爲犄角之勢。盧循引兵登岸。進攻查浦。徐赤特見其兵少。欲擊之。林子曰。此誘我耳。後必有繼。不可擊也。赤特不從。遂出戰。後隊大至。赤特戰死。林子據柵力戰。勢漸不

支。裕命朱齡石急往救之。柵得不破。賊連攻三日。林子堅守不出。裕謂諸將曰。賊專攻查浦。而不以兵向我者。懈吾備也。今夜月黑。且有妖婦助之。必來劫營。須爲之防。因令營前連夜掘成深塹。上鋪木板。把沙土蓋好。兩旁設大弩百張。伏兵四面。俟營中號炮一響。齊出擊之。諸將遵令而行。却說盧循是夜。欲令羅氏去劫大營。正好黑夜用法。道覆曰。劉裕狡詐。大營豈肯無備。不如去劫查浦小寨。可以必勝。循曰。吾連日專攻小寨者。正爲今夜用計耳。君何疑焉。孰知已被劉裕到料羅氏曰。吾有神兵相助。以千人往。便足直破其壘。君等在後爲援。俟吾勝時。四面截擊可也。循大喜。等至更深。羅氏領兵前往。將近敵營。馬上作法起來。狂風大作。黑霧迷天。空中有百千萬人馬護從。那知纔及寨門。忽如天崩地裂。一聲。把前面人馬陷入塹裏。羅氏收馬不及。亦跌下去。營中一聲炮響。兩旁弓弩齊發。如雨點一般射來。羅氏身中數箭而死。了結伏兵四起。火把齊明。盧循領兵在後。知是中計。只得退下還船。檢點前隊一千兵馬。皆被殺盡。又喪了愛妻。

不勝大慟。謂道覆曰：吾不能留此矣。且還尋陽，再圖後舉。汝引一枝人馬進取江陵。道覆從之。遂令范崇民以五千人斷後。大軍盡退。諸將見循兵退去，請裕追之。裕不應。大治水軍，命孫處沈、田子二將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大將胸中自有度謂衆皆謂海道艱遠，得至爲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定破妖賊。此時必先傾其巢穴，使彼走無所歸，則可以殲盡醜類，免貽後日之憂。諸君特未見及此耳。衆皆稱善。今且按下。且說徐道覆來攻江陵。江陵守將劉道規，裕之弟也。道覆未至先有荀林桓謙共攻江陵一段趁手補出初聞賊逼京邑，遣其將檀道濟率兵三千入援。至尋陽，爲賊將荀林所破，引師退歸。林遂乘勝伐江陵，兵勢甚盛。又其時譙縱反於蜀，桓謙自秦歸之，引蜀師來寇。荀林屯於江津，桓謙軍於枝江。二寇交逼，遙相呼應。加以江陵士庶多桓氏義舊，並懷二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人士頗懷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有胆有識衆感其誠，莫有叛者。襄陽太守魯

宗之。知江陵危急。率衆來援。道規單騎迎入。遂以守城事委之。而自率諸將攻謙。或諫之曰。今遠出攻謙。勝未可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荀林庸才。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引兵向城。桓謙不虞吾至。攻之輒克。林聞謙敗。則心胆俱破。豈暇得來。兵法上攻心爲上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於是率領兵馬。水陸齊進。攻謙於枝江。謙果大敗。單舸走。副將劉遵追斬之。還擊荀林。林亦走。江陵得安。至是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冢。或傳盧循以平京邑。遣道覆來爲荊州刺史。江漢士民無不畏懼。道規曰。此未可縱之臨城也。於是築壘於豫章口。拒之。道覆屢攻不克。道規料敵如神。不愧奇奴之弟話分兩頭。裕治水軍畢。以檀韶爲前鋒。擊斬賊將范崇明於南陵。循懼。馳報道覆曰。勿爭江陵。且還拒裕。於是道覆引軍急還。與循軍合。冬十二月。裕至雷池。賊衆揚言不攻雷池。當乘流逕向建康。裕謂諸將曰。賊設此言。明日當來決戰矣。吾軍當嚴陣以待。詰旦。果見賊舟蔽江而下。旂槍密

布。金鼓震天。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裕乃命步兵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藏於岸側。戒軍士曰。今日西風甚急。賊占上風。必泊西岸。可縱火燒之。步兵領命而去。又令舟師悉出輕艦。分作數十隊。列於東岸。船上各設大弓百張。戒之曰。初則擇利而戰。進退自由。一聞中軍鼓起。萬衆齊奮。退者立斬。衆將皆奉令行事。戰無板法

只此一番布置已藏無窮變化將戰。賊舟果盡泊西岸。官軍若迎若拒。東逐西走。西逐東走。勢若游龍。俄而賊陣中火陷冲起。裕命擊之。鼓聲大震。諸將無不奮勇殺入。後面火勢愈盛。樓船大半被燒。前面萬弩齊發。中者貫胸。賊兵大潰。岸上忽豎招降旗一面。上書降者免死。於是賊兵得脫者無不棄甲奔降。循與道覆見事急。遂收餘兵東遁。先是裕揮衆進戰。所執麾竿忽折。幡沈於水。衆皆失色。裕笑曰。往年覆舟山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平矣。至是果大捷。所獲士卒芻糧無數。諸將入賀。裕曰。賊今敗去。必還番禺。斯時番禺諒已爲孫處等所據矣。然孤軍無援。恐不足以制之。乃命胡藩孟懷玉率輕軍五千。尾而追

之。務殲盡醜類而止。著對却說循與道覆率領殘兵。星夜逃回番禺。那知孫處
沈田子二將。奉了劉裕的將令。已於十二月之交。引兵襲據其城。戮其親黨。嚴
兵以待。循在路。不知其城已失。一到番禺。忙即整衆入城。行至城下。見四門堅
閉。城上遍插旌旗。一將全身披掛。立於城上。大喝曰。盧循。汝巢穴已失。今來何
爲。番禺之失道循大驚。問曰。爾何人。敢據吾地。城上將對曰。我振武將軍孫處
也。奉太尉之命。傾爾巢穴。絕爾後路。爾尚不知死活耶。循顧道覆曰。此城若失。
吾無容身之地矣。奈何。道覆曰。事急矣。乘其孤軍無援。速攻之。可克也。於是揮
令賊衆。四面攻擊。城中亦四面拒之。相持二十餘日。漸不能支。孫處謂田子曰。
救兵不至。矢石將竭。奈何。田子曰。風色已轉西北。不出三日。救兵必至矣。一日。
忽聞城外礮聲如雷。賊兵紛紛退去。遙望海口。一枝人馬。皆是官軍旗號。在賊
陣中左冲右突。賊兵抵死相敵。田子知救兵已至。遂留孫處守城。親率兵衆。前
來助戰。兩路夾擊。賊衆大敗。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正裕之謂也盧循狼狽逃去。道覆欲走始

興。衆散被殺。戰罷。方知來援者。乃胡藩孟懷玉也。相見大喜。田子請二將入城。胡藩謂田子曰。賊去未遠。追之可獲。君同孫將軍。撫戢地方。我同孟將軍。去擒賊徒便了。說罷。分手而別。但未識官軍追去。果能擒得賊徒否。且聽下回分解。

慕容超雖無人君治國之道。乃能慷慨就戮。亦不可盡非。至臨死以母相托。而敬宣能不負所言。亦人所難得。韓範以燕臣降裕。而能救合城性命。亦有可取。盧循劇賊。乘國家之急。恣其侵掠。又輔以道覆羅氏。真是如虎生翼。無忌既敗於前。劉毅復踵其後。非寄奴堅忍待之。料事如鑒。幾於不可收拾。道覆智謀。迥出何劉上。早能收而用之。亦一良佐。惜其竄身於賊。卒至隨賊而沒也。羅氏妖婦。夫死而求婚盧循。已不足齒。一見正妻。遽焉仗劍殺之。凶悍尤出人意外。孟昶雖料事多中。而其才不如劉裕。乃自信太深。仰藥先死。亦可謂智而愚者矣。

第七卷

除異己暗襲江陵

翦強宗再伐荆楚

話說盧循大敗而逃。僅存樓船數號。殘兵數百。欲往交州。又遇風阻不得進。後面追兵漸漸趕上。自知不免。乃召其妓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或云鼠雀偷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尙就死。何況我等。循乃釋願死者不殺。而殺諸辭死者。自投於海而死。追兵至。取其尸斬之。傳首建康。廿年海患至此方息裕聞賊平。大喜。以交州刺史杜慧度鎮番禺。詔諸將班師。朝廷論平賊功。進封裕爲宋公。諸將進爵有差。獨劉毅兵敗無功。不獲進爵。裕念其舊勳。因命劉道規鎮豫州。而以毅爲荊州刺史。且說毅自桑落敗後。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雖居方鎮。心常怏怏。伏下被誅之由又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尙書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憑結。旣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又奏以郗僧施爲南蠻校尉。裕亦許之。僧旣至江陵。毅謂之曰。昔劉先主得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何以異此。語極恣妄其有異志可想毅有祖墓在京口。表請省墓。裕往候之。會於倪塘。歡宴累日。胡藩私謂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

久之曰。卿謂何如。籓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咏。自許以爲雄豪。於是縉紳白面之士。輻輳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若乘其無備除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旣而毅還荊州。變易守宰。擅改朝命。招集兵旅。反謀漸著。其弟籓爲兗州刺史。欲引之共謀不軌。托言有病。表請移置江陵。佐已治事。裕知其將變。陽順而陰圖之。答書云。今已徵籓矣。俟其入朝後。卽來江陵也。毅信之。裕智毅愚裕深毅淺於此可見九月已卯。籓自兗州入朝。裕執之。并收謝混於獄。同日賜死。於是會集諸將謀攻江陵。諸將皆曰。荆土強固。士馬衆多。攻之非旦夕可下。須厚集兵力圖之。階下走過一將。慷慨向裕曰。此行不勞大衆。請給百舸爲前驅。襲而取之。旦夕可克。劉毅之首。保卽梟於麾下。裕大喜。衆視之。乃參軍王鎮惡也。隨手拈叙鎮惡來歷且說鎮惡。本秦人。丞相王猛孫。生於五月五日。家人以俗忌不利。欲令出繼於外。猛見而奇之。曰。此兒不凡。昔孟嘗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爲鎮惡。

年十三而苻氏亡。關中亂。流寓嶠澗之間。嘗寄食里人李方家。方厚待之。鎮惡謂方曰。若遭遇明主。得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得志日。願勿忘今日足矣。後奔江南。居荊州。讀孫吳兵書。饒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廣固之役。裕求將才於四方。或以鎮惡薦。裕召而與語。意略縱橫。應對明敏。大悅。留與共宿。明日。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卽以爲中兵參軍。至是請爲前驅。裕命蒯恩佐之。將百舸先發。戒之曰。若賊可擊。則擊之。不可則燒其船艦。留水際以待我。鎮惡領命。晝夜兼行。在路有問及者。詭云劉兗州往江陵省兄。其時人尙未知劉籓已誅。故皆信之。己未。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每舸各留一二人。對舸岸上。各立六七旗。旗下置鼓。戒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擊鼓吶喊。盡燒江津船隻。若後有大軍狀。於是鎮惡居前。蒯恩次之。徑前襲城。正行之次。江陵將朱顯之。往江口。遇而問之。答以劉兗州至。顯之曰。劉兗州何在。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籓。而見軍士擔負戰具。遙望

江津烟燄張天。鼓譟之聲甚盛。知有變。便躍馬馳歸。驚報毅曰。外有急兵。垂至城矣。宜令閉門勿納。毅大駭。急下令閉門。關未及閉。鎮惡已率衆馳入。殺散守卒。進攻金城。來軍固密而殺亦疎防實甚金城者。毅所築以衛其府者也。守衛士卒皆在焉。猝起不意。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倉皇出拒。大將趙蔡。毅手下第一勇將。素號無敵。纔出格鬪。中流矢而死。人益惶懼。自食時戰至中脯。城內兵皆潰。鎮惡破之而入。遣人以詔及裕書示毅。毅燒不視。督廳事前士卒力戰。逮夜。士卒略盡。毅見勢不能支。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走。走將何之鎮惡慮閣中自相傷犯。止而不追。初長史謝純。將之府。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將安之。遂馳入府。與毅共守。及毅走。同官毛修之謂純曰。吾儕亦可去矣。純不從。爲亂兵所殺。謝純毅出城。左右皆叛去。夜投牛牧佛寺。寺僧拒之曰。昔桓蔚之敗。走投寺中。亡師匿之。爲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留異人。毅歎曰。爲法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鎮惡收其尸斬之。後人有詩悼之曰。

蓋世勳名轉眼無。

敢誇劉項共馳驅。

呼。盧。已。自。輸。高。手。

豈。有。雄。才。勝。寄。奴。

先是毅有季父鎮之。以補叙鎮之波間居京口。不應辟召。嘗謂毅與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步行至門。方得見。及毅死。不涉於難。人皆高之。乙卯。裕至江陵。鎮惡迎拜於馬首曰。仰仗大威。賊已授首。幸不辱命。裕曰。我知非卿不能了此事也。荊州文武相率迎降。收郗僧施斬之。餘皆不問。捷音至京。舉朝相慶。時諸葛長民已有異志。聞之不悅。長民被害先是裕將西討。使長民監太尉留府事。又疑其不可獨任。加穆之建武將軍。配兵力以防之。以故長民益自疑。猶冀毅未卽平。與裕相持於外。可以從中作難。及聞毅死。大失望。謂穆之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吾與子皆同功共體者也。能無危乎。穆之不答。密以其言報裕。裕乃潛爲之防。以司馬休之爲荊州刺史。留鎮江

陵而身還建康。大軍將發。長史王誕請輕身先下。裕曰。長民邇來頗懷異志。在朝文武。恐不足以制之。卿詎宜先下。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乃可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裕旣登路。絡繹遣輜重兼程而下。云於某日必至。長民與公卿等。頻日候奉於新亭。而裕淹留不還。輒爽其期。使步計步候者皆倦。乙丑晦。裕乘輕舟徑進。潛入東府。公卿聞之。皆奔候府門。長民亦驚趨而至。裕先伏壯士丁哖於幔中。單引長民入。降座握手。殷勤慰勞。俄而置酒對飲。却人閒話。凡平生所不盡者皆與之言。長民甚悅。酒半。裕僞起如廁。忽丁哖持刀從幔後出。長民驚起。而刃已及身。遂殺之。裕命輿尸付廷尉。并收其弟黎民。黎民有勇力。與衆格鬪而死。長民事故時人語曰。莫跋扈。付丁哖。由是羣臣恐懼。莫不悚息聽命。再說朝廷相安未久。旋又生出事來。費却一番征討。歷久方平。一波又起你道此事從何而生。先是司馬休之爲荊州刺史。勤勞庶務。撫恤民情。大得江漢心。有長子文思。嗣其兄譙王尙之。

後襲爵於朝。與弟文寶文祖。並留京師。文思性凶暴。好淫樂。手下多養俠士刺客。離城十里。建一座大花園。以爲遊觀之所。而兼習騎射。一日走馬陌上。見隔岸柳陰之下。有一羣婦女。聚立觀望。內有一女。年及十五六。容顏絕麗。體態風流。文思立馬視之。目蕩心搖。此端從起顧謂左右曰。此間何得有此麗人。有識之者曰。此園鄰宋家女也。婦女見有人看他。旋即避去。文思歸。思念不置。有寵奴張順。性姦巧。善伺主人意。文思託他管理園務。認得宋家。因進曰。主人連日有思。得毋爲宋姓女乎。如若愛之。何不納之後房。張奴文思曰。吾實愛其美。但欲納之。未識其家允否。張順曰。以主人勢力求之。有何不允。文思大喜。遂令張順前去說合。却說宋女。小名玉娟。其父宋信。已亡過三年。與母周氏同居。家中使喚止有一婢。父在時。已許字郎吏錢德之子。以年幼未嫁。宋姓雖非宦室。亦係清白人家。時值三春。隨了鄰近婦女。閒行陌上。觀望春色。却被文思隔岸看見。當時母女歸家。亦不在意。隔了一日。有人進門。口稱司馬府中差來。請周氏出

見。周氏出來。問有何事見諭。其人曰。我姓張。係尊夫舊交。現在住居園中。又係近鄰。今日此來。特爲令愛作伐。周氏曰。吾女已許字人矣。有辜盛意。張順愕然曰。果真許字人了。可惜送却一場富貴。宋大嫂你道吾所說者何人。乃卽府中王子也。王子慕令愛才貌。欲以金屋置之。故遣吾來求。此令愛福星所照。如何錯過。哄的是媒人口。周氏曰。小女福薄。說也無益。便走過一邊。張奴見事不諧。卽忙走歸。以周氏之言告知主人。文思悵然失望。謂張順曰。你素稱能幹。更有何計。可以圖他到手。張奴曰。計却有。但恐主人不肯行耳。文思忙問何計。張奴曰。今日午後。竟以黃金彩段。用盒送去。強下聘禮。晚間。點齊我們僕衆。再用健婦數人。徑自去娶。倘有不從。搶他歸來。與主人成其好事。事成之後。他家縱有翻悔。已自遲了。可殺文思點頭稱善。遂命如計而行。却說周氏自張順去後。叮囑女兒。今後不可出門。被人看見。正談論間。忽聽扣門聲急。喚婢出問。小婢開出門來。見有五六人。捧著盤盒。一擁而入。早上來的這人。亦在其內。便向他道。請你

大娘出來。當面有話。周氏聽見人聲嘈雜。走出堂中。張順一見。便作揖道。大嫂
恭喜。我家主人。欲娶令愛。特送黃金百兩。彩段十端。以作聘禮。請即收進。今夜
便要過門。周氏大驚道。我女已受人聘。你家雖有勢力。如何強要人家女兒。快
快收去。莫想我受。張順笑道。受不受由你。我們自聘定的了。遂將黃金彩段。放
在桌上。竟自去了。全以勢周氏急忙走出。喊叫四鄰。鄰人不多幾家。又是村農。
懼怕王府威勢。誰敢管這閑事。周氏喊破喉嚨。無人接應。痛哭進內。向女兒道。
彼既強聘。必來強娶。此事如何是好。母女相對而哭。思欲逃避他方。又無處可
避。況天又漸黑下來。愈加惶懼。纔到黃昏。門外已有人走動。此時周氏坐至更
深。大門一片聲響。盡行推倒。燈毬火把。塞滿庭中。照耀如同白日。玉娟戰戰兢兢。
躲在房中床上。周氏攔住房門。大叫救人。走過婦女數人。將他拉在一邊。竟
到房中。搜著玉娟。將新衣與他改換。玉娟不依。一婦道。到了府中。與他梳粧便
了。遂將他擁出房門上轎。斯時玉娟呼母。周氏呼女。衆人皆置不理。一時忙人

一登轎。鼓樂齊鳴。燈毬簇擁而去。鄰里皆閉門躲避。誰敢道個不字。花轎去後。方有鄰人進來。見周氏痛哭不已。勸道。人已抬去。哭也無益。又有的道。令愛此去。却也落了好處。勸你將錯就錯罷。周氏道。錢家要人。教我如何回答。鄰人道。錢家若來要人。你實說被司馬府中搶去。只要看他有力量。與司馬府爭執便了。初各怕事不敢出頭。及至去後。走來勸慰。說了幾句不著痛癢話。局外人。大抵如是。說了一回。鄰人皆散。周氏獨自悽惶。話分兩頭。玉娟抬入府中。出轎後。婦女卽擁入房。房內紅燭高燒。器用鋪設。皆極華美。走過數個婦女。卽來與他梳洗。始初不肯。旣而被勸不過。只得由他打扮。送進夜膳。亦略用了些。不上一刻。文思盛服進房。婦女卽扶玉娟見禮。文思執其手曰。陌上一見。常懷想念。今夜得遂良緣。卿勿憂不如意也。喜極矣。玉娟低頭不語。見文思風流體態。言語溫存。當夜亦一一從命了。却說周氏一到天明。卽報知錢家。言其女被司馬府搶去。錢德氣憤不過。卽同周氏。赴建康縣哭訴情由。縣主姓陸。名微。東吳人。爲人鯁直。不畏強禦。又值劉裕當國。朝廷清明。

官吏畏法。接了狀詞。便即出票。先拿豪奴張順審問。差人奉了縣主之命。私下議道。司馬府中。如何敢去拿人。有的道。張順住在郭外園裏。早晚入城。吾們候在城門口。拿他便了。那知事有湊巧。差人行至城門。正值張順騎馬而來。差人走上。勒住馬口道。張大爺請下騎來。有話要說。張順下馬道。有何說話。差人道。我縣主老爺。請你講話。現有硃票在此。張順道。此時府中傳喚。我不得閒。聲口奴差人道。官府中事。却由不得你。快去快去。張順道。去也何妨。便同差人至縣。縣主聞報。便即陞堂。張順昂然而入。見了縣主。立而不跪。縣主道。你不過司馬家奴。如何哄誘主人。強搶民家閨女。大干法紀。見了本縣。尙敢不跪麼。張順道。這件事求老爺莫管罷。聲口奴縣主拍案大怒道。朝廷委我爲令。地方上事。我不管誰管。喝令扯下重打四十。左右便將張順按倒在地。打至二十。痛苦不過。只得求饒。原怕縣令道。既要饒打。且從實供來。張奴怕打。悉將強搶情由供出。縣主錄了口詞。吩咐收監。候申詳上司。請旨定奪。有人報知文思。文思不怕縣令。却

怕其事上聞。劉裕見責。玉娟必歸斷母家。如何捨得。數次央人到縣說情。求他莫究。縣令執法不依。文思計無所出。或謂之曰。府中俠士甚衆。縣既不從。不如潛往殺之。其獄自解。文思氣憤不過。遂依其說。潛遣刺客入縣。夜靜時。悄悄將縣令殺死。弄出大禍來了明日縣中親隨人等。見主人死得詫異。飛報上司。裕聞報道。賊不在遠。著嚴加搜緝。既而蹤跡漸露。訪得賊在司馬府中。遂命劉穆之。悉收文思門下士考問。盡得其實。裕大怒。從來說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遂收文思於獄。其強搶之女。發還母家。聽行更嫁。奏過請旨。旨意下來。其黨與皆斬。文思亦令加誅。休之聞之。上表求釋。願以己之官爵贖其子罪。裕不許。然遽誅之。又礙休之面上。因將文思執送荊州。令休之自正其罪。休之不忍加誅。但表廢其官。使之閑住江陵。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裕怒曰。休之不殺文思。以私廢公。目無國法。此風何可長也。因徵休之來京。并欲黜之。詔至江陵。休之欲就徵。恐終不免。欲拒命。慮力不敵。憂懼不知所出。參軍韓延之曰。劉裕翦滅宗藩。志圖篡晉。將軍若去。

必不爲裕所容。如何遽就死亡。若不受命。大兵立至。荊州必危。我嘗探得雍州刺史魯宗之。素不附裕。久懷異志。其子竟陵太守魯軌。勇冠三軍。今若結之爲援。併二州之力以拒朝廷。庶州土可保。休之曰。今煩卿往。爲我結好於宗之。延之領命。往說宗之曰。公謂劉裕可信乎。宗之曰。未可信也。延之曰。司馬公無故見召。其意可知。次將及公。恐公亦不免於禍。今欲與公相約。併力抗裕。公其有意乎。宗之曰。吾憂之久矣。苦於勢孤力弱。若得司馬公爲主。敢不執鞭以從。延之請盟。於是宗之親赴荊州。與休之面相盟約。誓生死不相背負。盟既定。連名上表罪裕。裕閱其表。大怒。遂殺休之。次子文寶。文祖。下詔討之。差將軍檀道濟將兵三萬攻襄陽一路。江夏太守劉虔之屯兵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伏下又命徐逵之將兵一萬爲前鋒。王允之、沈淵子、蒯恩佐之。出江夏口。身統大軍爲後繼。諸將皆從。前伐江陵以偏師取勝此番卻用全力相圖勢不同也先是韓延之曾爲京口從事。與裕有舊。裕密以書招之。延之接書。呈示休之。卽於座上作書答云。

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今辱來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當於古人中求之。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默然耶。前以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遽興甲兵。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闔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闔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恥也。臨得痛快貴府將吏。及朝廷賢德。皆寄性命以過日。心企太平久矣。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西平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僧施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共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

書竟。卽付來使寄裕。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公道難沒其後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却說休之知裕軍將至。飛報宗之。宗之謂其子軌曰。劉裕引大軍攻江陵。道濟以偏師取襄陽。汝引兵一萬去迎道濟。吾同休之去迎劉裕。軌奉命輒行。將次三連。探得道濟軍尙未至。虔之全不設備。遂乘夜襲之。虔之戰死。一軍盡沒。軌旣勝。便移兵來拒徐逵之等。逵之等聞虔之死。皆大怒欲戰。蒯恩止之曰。魯軌驍將也。今乘勝而來。其鋒甚銳。不可輕敵。不如堅兵挫之。俟其力倦而退。然後擊之。可以獲勝。逵之不從。遂出戰。兩軍方交。魯軌拍馬直取逵之。逵之不能敵。被軌斬於馬下。允之淵子大呼來救。雙馬齊出。夾攻魯軌。怎當軌有萬夫不當之勇。二將皆非敵手。數合內。軌皆斬之。由是東軍大敗。蒯恩走免。魯軌所向皆捷。非寫官軍之弱。以見荆雍原是

勦敵非裕不能底定也。亦文章先抑後揚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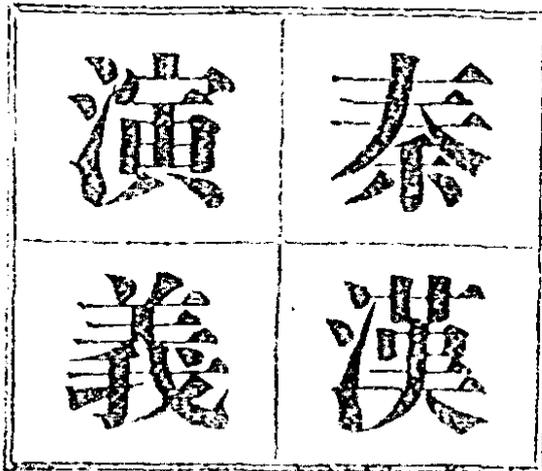
斯時裕軍於馬頭。聞前鋒敗。大怒。正議進兵。忽有飛報到來。言青州司馬道賜反。刺史劉敬宣被害。裕聞之大慟。揮淚不止。你道敬宣

何以被害。先是裕慮荆襄有變。故於青齊兗冀數處。各用腹心鎮守。時敬宣鎮廣固。其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休之叛。潛與之通。密結敬宣親將王猛子等。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一日進見敬宣。言有密事。乞屏人語。左右皆出戶。獨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道賜持其頭以出。示衆曰。奉密詔誅敬宣。違者立死。左右齊呼司馬道賜反。外兵悉入。遂擒道賜及其黨皆斬之。亂始定。文武佐吏守廣固以待命。裕知敬宣死。禍由休之。收一語恨不立平江陵。一面遣將去守廣固。一面會集諸將。刻期濟江。未識荆雍之兵。若何禦之。且聽下回分解。

劉毅才不及裕。悻悻自雄。欲以勝裕。無如棋高一著。事事多不出裕意料中。爲裕所滅。宜矣。司馬休之始不能教子。繼又不知大義滅親之訓。結連宗之。挑裕致討。不智甚矣。至如韓延之答書。侃侃正言。裕亦嘆其事。人當如此。若而人。豈易得乎哉。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全 部 四 册



定 價 八 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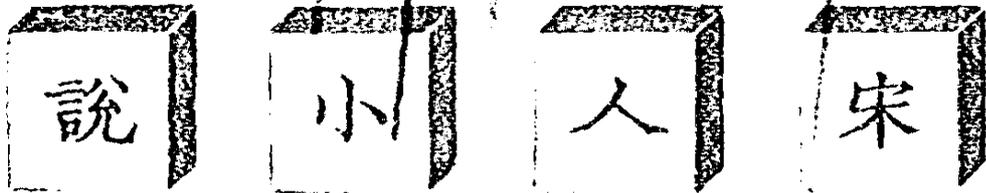
歷史小說之驗矣。人曰：昔者周列國志、三國志、演義坊間所印廿四史演義等書，淺陋太甚，欲其貫穿歷朝，文字足與東周三國相配者，殊未見也。是書上承東周之後，共計十萬餘言，分訂四册，內容豐富，紀載翔實，文字淺明，圖畫美備，可為史料之補助，可作家庭之消遣，實通俗教育書中之大觀也。

教 育 部 批

是書以演義體裁敘述秦漢事蹟，用意正大，措詞明顯，俾一般不能讀史記漢書之人，借此亦可略得歷史之智識，其有裨於通俗教育，尚非淺鮮。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涵 芬 樓 精 校



燈下閒談	稽神錄	歸田錄	凍水紀聞	東坡志林	仇池筆記	龍川別志	春渚紀聞	默記	玉照新志	河南聞見錄	邵氏聞見錄	邵氏聞見錄	老學庵筆記	梁溪漫志	齊東野語	塵史
佚名	徐鉉	歐陽修	司馬光	蘇軾	蘇軾	蘇轍	何遠	王鈺	王明清	邵伯溫	邵博	邵博	陸游	費袞	周密	王得臣
一册二角	一册五角	一册二角	二册九角	一册五角	一册二角	訂合一册四角	二册五角	一册三角	一册四角	二册七角	三册九角	三册九角	二册五角	一册五角	四册五角	一册四角

石避暑錄話	澗水燕談錄	珩璜新論	嬾真子錄	東原錄	青箱雜記	投轄錄	隨隱漫錄	腳氣集	鶴林玉露	夷堅支志	夷堅三志	雞肋編	捫蝨新編	雲麓漫錄
葉夢得	王闢之	孔平仲	馬永卿	張鼎臣	吳處厚	王明清	陳世崇	車若水	羅大經	洪邁	洪邁	莊季裕	善	善
二册六角	一册五角	一册三角	一册三角半	一册二角	一册三角半	一册二角	一册二角	一册二角	釋大經	洪邁	洪邁	莊季裕	善	善

下列七種不日出版

7.47
)-1

南史演義
二

商務印書館發行

557.47
219-1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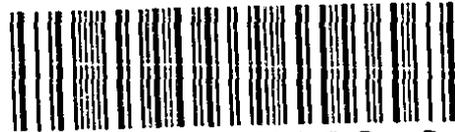
8
3
2

857.117

219-1

2:3

1



3 0614 7089 8

南 史 演 義 卷 八

南史演義第二册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八卷 任諸將西秦復失

行內禪南宋聿興

話說休之宗之知東軍大上。劉裕自來。遂合兵五萬。臨江岸置陣。以拒來師。岸高數丈。其壁如削。陣前鎗刀密布。矢石列排。真如銅牆鐵壁。無懈可擊。陣嚴固

極是難克方激 裕驅兵直進。下令曰。先登者有賞。於是衆力同奮。那知登未及半。上面箭如雨下。紛紛俱墜。死者相繼。無一能登岸者。裕怒。披甲欲自登。諸將勸止不從。主簿謝晦趨前抱住不放。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二語思 裕乃止。時胡藩領遊兵往來江津。裕呼之使登。藩有難色。不即遽上。裕大怒。厲聲呼左右收來斬之。藩見左右持刀趕來。顧而謂曰。正欲擊

林

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少容足指。騰身而上。是胡濬原連殺數人。由是隨之者稍多。大軍因而乘之。遂皆登岸。呼聲動地。無不一以當百。西軍大潰。宗之休之走。裕揮諸將追之。追下數里。忽見一枝軍喊殺而來。擋住去路。追者見有接應人馬。便按兵不追。你道接應者何人。乃是魯軌在後。知前軍交戰。恐防有失。趕來相助。恰好救了敗殘人馬。休之宗之見魯軌兵到。心下稍安。收集逃亡。再整軍馬。已喪十分之三。休之欲退保江陵。軌請再申一戰。以決勝負。乃復結陣以待。軌請再戰原可轉敗為功其如只顧其前不顧其後何却說檀道濟從別路出師。探得荆襄之兵。盡聚江上。本州無備。乃引兵突至江陵。命勇將薛彤、高進之、乘夜扒城而入。一鼓下之。既克江陵。復進兵襄陽。襄陽守將李應之、開門出降。於是荆雍皆得。斯時休之方圖再戰。忽聞根本已傾。驚得魂不附體。謂左右曰。前有強敵。退無歸路。若何而可。左右勸其北走。遂同宗之焚營宵遁。行未數日。軍士不樂北行。散亡殆盡。虧得休之平素愛民。民見其敗。爭爲之衛。送出境。王鎮惡追之。不及而還。

於是休之宗之等，並降於魏。休之事畢裕嘉道濟之功，加號鎮北將軍，留守荆雍。而班師以歸。當是時，裕功業日隆，強籓盡滅，凡宗室之有才望者，皆懼見害，出奔異國。然裕意中欲俟關隴平定，然後受禪，故猶存晉朔。下叙伐秦而插此數語以間之文勢方不促

一日，聞秦主姚興死，子泓立，諸子構難，關中大亂。裕喜謂穆之曰：「吾今日舉秦必矣。」乃下令戒嚴，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穆之爲左僕射，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徐羨之副之，丁巳，裕發建康，命王鎮惡將步軍一萬爲前鋒，自淮淝向洛，檀道濟及胡籓將兵趨陽城，沈林子與傅宏之將兵趨武關，沈林子同王仲德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身統大軍爲後繼。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此行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語甚決烈九月，諸將入秦境，所向皆捷。秦之諸屯守兵，皆望風降附。旣而進攻洛陽，克之，引兵徑前，直抵潼關。秦主懼，命姚紹爲大將軍，督步騎五萬守潼關。鎮惡等不得前，久之，軍中乏食，衆心危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

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在遠。賊衆尙強。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目以見相公之旗鼓耶。衆聞其言。乃不敢退。此表林子鎮惡親至宏農。說諭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進攻秦軍。大破之。遂克潼關。姚紹奔還。十三年五月。裕大軍至陝。沈田子傅宏之亦克武關。入攻嶢柳。秦主欲自將拒裕。而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欲戰。傅宏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先往薄之。可以有功。遂率所領先進。傅宏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聞之。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軍大敗。斬馘萬餘級。此表田子之功秦主奔還。與姚丕共守灊上。鎮惡引軍入渭。以趨長安。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

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畢登。鎮惡暗使人悉斷艦纜。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去。倏忽不知所在。時秦兵尙有數萬。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而去。今進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卿等勉之。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乃身先士卒。進擊秦軍。衆戰士無不騰踊恐後。大破姚丕於渭橋。此表鎮惡之功秦主泓引後軍來援。反爲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左右親將皆死。單馬還宮。鎮惡乘勝馳入平朔門。進圍其宮。泓涕泣無計。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謂父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十一歲兒難有此義氣癸亥。泓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收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七月。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入秦宮。收彘器渾天儀土圭等。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

賜將士。秦東平公姚讚帥其宗族詣裕降。裕皆殺之。送秦主姚泓至京師。斬於市。滅秦事畢裕既平秦。欲留長安。經略西北。一日。聞報劉穆之卒。如失左右手。謂諸將曰。本欲與諸君共事中原。今根本無托。不得不歸矣。乃留次子義真鎮關中。以王修王鎮惡沈田子毛德祖四人輔之。而身東還。時義真年十二也。百戰得先是夏王勃勃聞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進據安定。及聞裕還江南。奮袂大喜。卽命其子赫連瓚爲前鋒。帥騎二萬向長安。身督大軍爲後繼。沈田子出兵拒之。畏其衆盛不敢進。王鎮惡謂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曹。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退。請自出擊。至軍。責田子不進。田子素與鎮惡不睦。以其恃功驕縱。恨之切齒。至是益怒。又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據關中反。乃托以議事。請至軍中。斬之。幕下。矯稱受裕令誅之。報至長安。諸將皆大驚。義真與王修被甲登城。以察其變。

俄而田子帥數十騎至。言鎮惡反。修命執之。數以專戮罪斬之。夏兵至。修同傅
 宏之出拒。連戰皆勝。赫連瓚乃退。又義真年少。賞賜左右無節。王修每裁抑之。
 左右皆怨。乃譖修於義真曰。田子殺鎮惡。坐以反罪殺之。今修殺田子。是亦反
 也。義真信以爲實。遂殺修。田子殺鎮惡首誤大事修數其罪而戮之當已至義真復殺修於義何居宜其一敗塗地也由是
 人情離駭。莫相統壹。夏兵復來。義真悉召外兵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
 降於夏。裕初聞田子殺鎮惡。王修殺田子。而義真又殺修。大駭。繼聞勃勃進攻
 長安。料義真必不能守。乃命朱齡石赴長安代之。戒之曰。卿至。敕義真輕裝速
 發。旣出關。斯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俱歸。那知齡石未至長安。義真已
 棄城而東。不可見小兒赫連瓚率衆三萬追之。齡石遇之於途。謂義真曰。速行乃
 可以免。今載貨寶輜重。日行不過十里。虜至何以待之。義真不從。小兒不俄而
 夏兵大至。傅宏之等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大敗。宏之齡石及諸將皆死。會日
 暮。夏兵不窮追。義真左右殆盡。獨逃草中。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

識其聲。乃從草中出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然不能歸矣。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君望絕。想見義真是時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裕聞青泥敗。未識義真存亡。大怒。刻日北伐。謝晦諫曰。士卒彫敝。請俟他年。不從。會得段宏啓。知義真得免。乃止。伐秦事畢裕至是絕意中原而專圖篡晉矣十四年冬十月。詔進宋公爵爲王。增十郡。建宋王府於京口。自置相國以下官屬。加殊禮。進蕭太妃爲太后。世子爲太子。先是王以讖言云。昌明之後。尙有二帝。使侍郎王韶之結帝左右。密謀弑帝。帝旣崩。乃稱遺詔。奉瑯琊王德文卽皇帝位。改元元熙。是爲恭帝。恭立一載。王欲受禪。而又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元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倡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卿等以爲何如。一片假話羣臣盛稱功德。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至外。恍然悟曰。王欲自帝矣。烏可不成其業。遂復入。行至宮門。而門已閉。乃叩扉請見。王

命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唯云卿去須幾人相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卽時奉辭。亮出。時已二鼓。見長星竟天。附牒嘆曰。吾嘗不信天文。今始驗矣。夏四月。亮至建康。以內禪事諭羣臣。羣臣皆俯首聽命。於是下詔徵王入朝。再說恭帝卽位以來。明知此座不久。常懷疑懼。一日。傅亮叩闥來見。帝坐便殿見之。亮入再拜。啓於帝曰。宋王功德隆重。人心久歸。願陛下法堯禪舜。以應天命。帝曰。如是。當作禪文。亮卽袖中取草呈上。請帝自書。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木已成舟樂得說官面話了遂書赤書爲詔。

詔曰。隆替無常期。禪代非一族。貫之百王。由來尙矣。晉道陵遲。仍世多故。爰稽元興。禍難旣積。安皇播越。宗祀墮泯。則我宣元之祚。已墮於地。相國宋王。天縱聖德。靈武秀世。一匡頽運。再造區夏。固以興滅繼絕矣。乃三季僞主。開滌五都。雕顏卉服之鄉。龍荒朔漠之長。莫不迴首朝陽。沐浴元澤。故四靈効

瑞。川岳啓圖。嘉祥雜遝。休應炳著。元象表革命之期。華夷著樂推之願。代德之符。著於幽顯。瞻烏爰止。允集明哲。夫豈延康有歸。咸熙告謝而已哉。朕雖庸闇。昧於大道。永鑒廢興。爲日已久。念四代之高義。稽天人之至望。予其遜位別宮。歸禪於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禪詔既下。羣臣請帝出宮。以讓新天子。卽位。帝曰。天下猶非吾戀。况一宮乎。甲子。帝遜居於瑯琊舊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謝晦謂之曰。徐公得毋過戚。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同也。語極沉痛丁卯。宋王裕至石頭。羣臣進璽綬。乃爲壇於南郊。卽皇帝位。文武百僚朝賀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臨太極殿。建號大宋。改元永初。奉帝爲零陵王。降褚后爲妃。優崇之禮。皆依晉初故事。建宮於秣陵縣。以兵守之。庚午。立七廟。追尊父勰爲孝穆皇帝。妣趙氏爲孝穆皇后。上事繼母蕭太后。素謹。春秋已高。每日入朝。未嘗失時刻。及卽位。尊爲皇太后。又大封功臣宗室。增賜從兄懷敬食邑五百戶。

報其母乳哺之恩也。細補得傅亮、徐羨之、檀道濟等俱增位進爵。追封已故左僕射劉穆之爲南康郡公。左將軍王鎮惡爲龍陽縣侯。上思念穆之不置。謂左右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子劉邕。雖襲父爵。而上不重用。左右或言於上。上曰。吾豈不知邕爲穆之兒。但其人_{後穆之身}有奇癖。非人情。不可近。_{後餘波}蓋邕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鮫魚。初爲南康郡。其吏役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鞭之見血。結痂必送進。取以供膳。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痂落在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問何食此不潔。邕曰。吾性嗜此。靈休因將痂之未落者。盡剝取以給之。邕去。因與友人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遍體流血。聞者皆以爲笑。以故見惡於帝。却說帝恐零陵尙存。人心未一。密以毒酒一瓶。授郎中令張偉。使往酖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偉不愧先是零陵遜位。深慮禍及。與嬪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床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之手。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侍中褚談之。褚妃兄也。帝令談

之探妃。何比如張偉妃出別室。與兄相見。兵士遂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聞其死。率百官臨朝堂三日。葬以帝禮。諡曰恭帝。後人有詩悼之曰。

虛號稱尊僅一年。牀前煮食劇堪憐。

晉家氣數應當盡。一線如何許再延。

且說帝自受禪以來。勤於政事。力矯前代之弊。從此人民樂利。天下乂安。一日。帝視朝。百官皆集。問曰。當今之事。何者宜先。羣臣請立太子以固國本。帝從之。乃先封諸子。義真爲廬陵王。義隆爲宜都王。義康爲彭城王。追諡故妃臧氏爲敬皇后。而立義符爲太子。初帝常在軍中。戰爭無虛日。年近五十。尙無子。至晉義熙二年。始生太子於京口。得之甚喜。及長。有勇力。善騎射。解音律。常命劉穆之輔之。留守京師。然性好淫樂。多狎羣小。帝以其長立之。屢戒不悛。已伏下見因謂謝晦曰。吾思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今太子多失。卿以爲廬陵何如。

晦曰。陛下既思存萬世。其事不可不慎。臣請往而觀之。出造廬陵。廬陵知晦從
 帝所來。殷勤相接。與之坐談今古。議論風生。語紛紛不絕。晦默然相向。數問數
 不答。還謂帝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帝乃止。儲位得不易。未幾。帝不豫。徐羨之、
 傅亮、謝晦、檀道濟、入侍湯藥。越數月。帝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
 而無遠志。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
 也。後日與兵犯順帝已料及又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許臨朝。却此
良一代徐傅謝檀四人。同受顧命。癸亥。帝殂於西殿。享年六十七。先是帝居大位。
 節已愛人。嚴整有度。目不視珠玉。後廷無紈綺之服。絲竹之音。寧州獻虎魄枕。
 光色燦麗。帝得之大喜。左右疑其愛之也。帝曰。吾聞虎魄能治金創。命擣而碎
 之。以給北征將士。平秦之日。得一美人。容貌絕佳。乃秦主興從妹。帝納之。寵愛
 無比。因之早臥晏起。頗廢政事。一日謝晦進見。時帝方擁美人共寢。內侍不敢
 報。晦屏立門外。候至日午。帝方起。晦因諫曰。陛下一代英雄。平生不好女色。年

近遲暮。而以有用之精神。耗於無用之地。臣竊以爲不可。正曆帝立悟。卽時遣出。性尤坦易。出入儀衛甚簡。常著木齒屐。步出西掖門。幸徐羨之宅。左右從者不過十餘人。又徵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宜載之簡策。以昭示來世。帝拒而不答。疾旣重。羣臣請禱上下神祇。不許。惟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其豁達大度。有類漢高。故能誅內靖外。功格宇宙。爲宋高祖。高祖旣崩。羣臣奉太子卽位。是爲少帝。大赦。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爲后。徐羨之、傅亮、爲左右僕射。謝晦爲衛將軍。同掌國政。時魏師南侵。命檀道濟領南兗州刺史。鎮廣陵以拒之。是時新主當陽。舊臣在位。紀綱法度。一遵永初之政。正是上下相安。天下從此可以無事。那知新主卽位未幾。又生出一番變動來。且聽下回分割。

劉裕旣與休之構難。勢不兩立。而計謀之捷。將士之勇。休之百不能及焉。得不敗。秦主姚興旣殂。嗣主又弟兄攘奪。正是有隙可乘。起兵圖之。當已。

繼欲受禪。難於自言。傅亮會其旨。一言契合。及恭帝索禪詔。而亮出之袖中。何以逃千古史臣之筆。若徐廣之流涕。張偉之飲酖。足以愧叛晉歸宋之人矣。

第九卷

廢昏庸更扶明主

殺大將自壞長城

話說少帝卽位以後。全無君人之度。狎匿左右。遊戲無節。時時使鎗弄棒。鼓鞀之聲。震於外庭。又在後園鑿一大池。周圍數里。號天淵池。造龍舟於中。日夕遊宴爲樂。高祖所積內庫寶物。不上三月。耗費殆盡。羣臣屢諫不從。徐羨之、傅亮、深以爲憂。謂謝晦曰。幼主所爲如此。高祖之業。必爲墮壞。奈何。晦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廢之。吾儕寧負嗣主。不負社稷。羨之以爲然。於是密謀廢立。晦又曰。今若廢帝。次立者應在廬陵。廬陵亦非守成之主。此不可不慎也。先是廬陵性警悟。舉動輕易。向執政多所求索。執政不與。廬陵深以爲怨。數有不平之言。故諸臣不欲奉以爲主。乘其與帝有隙。先表奏其罪惡。廢爲庶人。徙新安。

郡。義真既黜。徐傅便欲廢帝。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同受顧命。且有兵衆。威服殿省。必得與之共事。乃無後患。於是遣使兗州。徵道濟入朝。有中書郎邢安泰者。典宿衛兵。結之爲內應。俄而道濟至京。羨之等邀至第中。告以廢立之事。道濟曰。廢之更何所奉。羨之曰。宜都王素有令望。又多符瑞。可立也。道濟以爲然。則知

非宜都道濟必不從甲申。謝晦托以領軍府敗。起工修治。聚將士於府內。明晨舉事。夜邀道濟同宿。晦懷恐懼。反側不得眠。道濟則鼾呼而寢。晦因此服其膽量。詰旦。道濟引兵居前。羨之等繼後。入自雲龍門。邢安泰先誠宿衛。莫有禦者。直至內殿。問帝何在。宮人曰。昨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夕遊天淵池。卽龍舟而寢。衆遂入園求帝。時帝未起。內侍報有兵至。帝大詫異。方下牀。軍士已躍入龍舟。殺二內侍。帝格之傷指。扶出船頭。以兵衛之。擁入東閣。徐傅等卽矯稱太后令。數帝過惡。收其璽綬。降爲營陽王。送歸故太子宫。羣臣拜辭。後又遷帝於吳。後邢安泰弑之。并殺廬陵於新安。聞者悲之。廢之可也。而必弑之。且廬陵何罪。而亦殺之。殘忍如此。徐傅何以自免。

是時九重無主。宜都王尙在荊州。羨之與亮。欲先樹外援。乃除謝晦都督荆襄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精兵舊將。悉配磨下。傅亮始率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於江陵。入承大統。亮行數日。遇蔡廓於途。問以時事。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倘一旦不幸。諸君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耶。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營陽。不知其已弑也。亟馳信止之。已無及矣。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卽賣惡於人耶。羨之不肯認錯既而亮至江陵。率百僚詣王第。上表進璽綬。行九叩禮。宜都王時年十八。下教曰。

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驚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此心。勿爲辭責。

繼聞營陽廬陵二王死。大驚。駕不敢發。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材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志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故先

廢之。以殿下寬叡慈仁。遠近所知。越次奉迎。冀以見德。又羨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故此殺害。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至京。以副天人之心。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王乃命王華留總後任。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料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反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近之望也。數語期期可聽。有似宋昌對代王辭氣。王乃止。令百官皆從行。而留彥之鎮襄陽。是日方引見傅亮。對之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及義真少帝遭害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跼蹐不寧。流汗沾背。不敢對而出。王於是就道。嚴兵自衛。臺兵不得近步伍。行次大江。有黑龍躍負王舟。左右皆失色。王曰。此大禹所以受命也。我何德以堪之。八月丙申。駕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私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搖首道未必。亮免矣。知不丁酉。卽皇帝位於中堂。是爲文帝。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

元嘉文武賜位二等。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徐傅等大懼。詔謝晦赴任荊州。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默然。然初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孰知禍原不^免時會稽孔寧子。爲帝諮議參軍。及卽位。以爲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望。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搆於帝曰。徐傅不除。大位終無安理。帝本欲誅二人。并發兵討晦。以其權尙重。故遲遲不發。聞二人言益信。於是引用腹心。徵到彥之於雍州。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聞召。自襄陽南下。過荊州。謝晦慮其不過已。而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留名馬利劍以與晦。晦由此大安。却說元嘉三年二月乙丑。帝已大權在握。乃下詔暴徐傅謝晦專殺二王之罪。命有司收之。且曰。晦據有上流。若不服罪。朕當親率六師。討其不臣。是日黃門郎謝朐在朝聞之。飛報亮與羨之。羨之欲逃。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知

不免。入陶灶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爲門者所執。上遣人以詔書示之。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托。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何辭乎。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戮羨之屍。殺其二子。此殺二王之報收謝暉於獄。帝將討晦。召道濟於廣陵。道濟聞召。卽來。見帝於合殿。帝謂之曰。弑逆之事。卿不豫謀。卿無懼焉。今欲委卿西伐。卿以爲克否。對曰。臣昔與晦從先帝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討之。可未陳而擒也。此逆順之異帝大悅。却說謝暉聞徐傅等誅。帝將討已。於是先發二人。哀次發子弟凶問。旣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伐有年。指揮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乃抗表上奏云。

故司徒徐羨之。故司空傅亮。忠貞自矢。功在社稷。陛下不察。橫加冤酷。疑臣同逆。又下詔討臣。伏惟臣等若志欲竊權。不專爲國。初廢滎陽。陛下在遠。武

皇之子。尙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泝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哉。故廬陵王義真。本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實效之。亦何負於宗室耶。此皆王華王曇首等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晦上表訖。以弟謝遜爲竟陵內史。司馬周超佐之。將萬人留守。自統精兵二萬發江陵。大列舟艦。自江津至於破冢。旗旌蔽日。歎曰。恨不以此爲勤王之師也。帝覽表大怒。欲自討之。乃命彭城王義康居守。親統大軍數萬。以到彥之爲前鋒。檀道濟繼之。卽日電發。絡驛奔路。時謝晦在道。探得京軍已發。謂其將庾登之曰。彼旣西上。吾且俟其至而擊之。何如。登之曰。善。此乃反客爲主計也。晦乃停軍江口。嚴陣以待。先是諸人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道濟鎮廣陵。各擁強兵。足制朝廷。羨之亮秉權居中。可得持久。故到彥之軍至。晦猶不以爲意。及聞道濟率衆來。不覺失色。曰。道濟何爲來哉。然猶恃其強。欲力戰勝之。恰值西

北風起。遂乘風帆而上。那知行未數里。風勢忽轉。前後連亘。急令落帆掉槳。而西人離沮。無復鬪心。此亦天欲敗之故。先挫其勢。道濟親立船頭。揮衆迎擊。謂西軍曰。所誅者一人。汝曹何爲與之俱死。西軍素服道濟。聞其言。皆不戰而潰。晦見大軍瓦解。慌急無措。單領心腹數人。乘小船急走。連夜逃歸江陵。帝聞前師克捷。大喜。遂自蕪湖東還。命到彥之率師追之。却說晦至荊州。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七騎北走。遯體肥壯。不能乘馬。晦每緩轡待之。不得速發。追兵至。執之。檻送建康。到彥之收謝氏子弟及周超等皆斬之。餘從逆者。並受其降。晦至建康。帝命與謝朓同斬都市。臨刑。朓賦詩曰。

偉哉橫海鱗。

壯矣垂天翼。

一旦失風水。

翻爲螻蟻食。

晦亦續之曰。

功遂侔昔人。

保退無智力。

既涉太行險。

斯路信難陟。

其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抱晦而哭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籍都市。晦

有慚色。帝既誅晦。論平賊功。進道濟爲司空。封永修公。江州刺史。到彥之爲南
 豫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爲侍中。委以國政。以下叙義康專政義康。帝之次弟。性聰察。
 曾爲南徐州刺史。在州職事修治。與帝友愛尤篤。而帝自踐祚以來。羸疾積年。
 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奉侍。藥石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寢。總理
 內外。曲合帝心。故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
 自斷決。帝亦不怪。由是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日府門。常有車數百乘。義康引
 身相接。未嘗懈倦。復能強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間。標題所記。
 以示聰明。寶弄聰明招攬權勢豈是邀福之器嘗謂左右曰。王敬宏王球之屬。碌碌庸才。坐取富
 貴。那復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私置僮僕六
 千餘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帝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
 並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之。大於供御者三寸。自謂兄弟
 至親。不復有君臣形迹也。先是領軍將軍劉湛。叙劉湛姦倭與僕射殷景仁。素相莫

逆其進也。景仁實引之。湛既進。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間已。猜忌漸生。知帝信仗景仁。寵遇不可奪。遂陰與義康相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屢使義康毀之於帝。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人入便噬人。吾且避之。乃稱疾解職。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景仁能忍又湛與道濟不睦。而道濟功名日甚。寵命頻加。益忌之。會帝久疾不愈。自懼危篤。使義康具願命詔。義康之黨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大業當歸彭城。而慮道濟立異。湛於是說義康曰。道濟屢立奇功。威名甚重。其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主上若崩。道濟不可復制。非大王之福也。盍先除之。以絕後患。義康信之。乃言於帝。召道濟入朝。當是時。魏方入寇。道濟出師拒之。前後與魏三十餘戰。所向皆捷。軍至歷城。魏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乃自歷城引還。軍人有亡降魏者。告以食盡。魏人追之。衆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

之時。敵人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披甲。已白服乘輿。魏人疑有伏兵。不敢擊。稍稍引退。道濟乃全軍而返。臨機應變。智勇兼備。以見殺之可惜。歸未逾月。忽有詔至。召之入京。其妻向氏曰。高世之勳。自古所無。今無事相召。未識吉凶若何。道濟曰。吾方全師保境。何負國家。而致患生不測。汝無慮焉。遂行。向氏可爲有識。若道濟全以人遺待人。不知小人之爲狗彘也。既至建康。以帝疾未瘳。留之累月。會帝病稍間。召而見之。慰勞且至。命卽還鎮。道濟方出宮。帝忽昏迷。不省人事。劉湛謂義康曰。道濟既召之來。未可縱之去也。遂執之。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不逞之徒。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道濟見收。勃然忿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遂死。并誅其子十一人。何至慘毒。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號萬人敵。時人比之關張者。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兒輩不足復憚矣。後人作長歌挽之曰。

寄奴崛起開鴻烈。四方猛士歸心切。風虎雲龍會一朝。就中道濟尤瓌傑。身

經百戰立奇功。血痕染得征袍紅。懾服強隣鎮西土。手麾旄鉞標雄風。一朝
讒口紛紛集。烏盡弓藏從古說。韓侯見執黥彭烹。千古冤魂同一轍。目光如
炬。髮衝冠。投憤狂呼。白日寒。自壞長城真可惜。徒令志士心爲酸。嗚呼長城
自壞亦已矣。宋祚傾頽魏人喜。

道濟既死。帝在病中未知。及疾瘳。義康奏之。帝深惋惜。謂義康曰。爾何勿遽若
此。義康曰。劉湛爲臣言。不殺道濟。後必有患。臣故誅之。帝由是怒湛。却說湛初
入朝。帝悅其才辨。每與談論。必竟日始退。習以爲常。至是帝爲左右曰。向吾與
劉班言。每視日早晚。唯恐其去。今與劉班言。吾亦視日早晚。惟恐其不去。湛亦
覺帝寵漸衰。乃欲使後日大業終歸義康。陰結廷臣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爲
死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搆陷之。推崇義康。無復人臣之禮。弄壞人
人本不至大禍臨頭不止帝聞之益怒。殷景仁密言於帝曰。相王權重。羣小黨附。非社稷計。
宜少加裁抑。帝深然之。於是決意黜義康而誅湛等。一日以密旨召義康入宿。

留止中書省。其夜帝出華林園。坐延賢堂。召殷景仁。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形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至是聞召。猶稱脚疾。坐小牀。輿入見。誅討處分。帝皆委之。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殺其三子。天道好還。小人何益。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先是驍騎將軍徐湛之與義康尤親厚。帝惡之。事敗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素爲帝所敬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旣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布襖。擲於帝前曰。汝家本貧賤。此是吾母爲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便欲殺我兒耶。慌急之狀。如見之。帝乃赦之。又吏部尙書王球。簡淡有美名。爲帝所重。其姪王履。貪利進取。深結義康。劉湛。球屢戒之。履不悛。誅湛之夕。履恐禍及。屨不及穿。倉皇奔至球所求救。依附小人者。須著眼看看。球命左右取屨與之。飲以溫酒。謂之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能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

時帝本欲殺之。以球故。竟免其死。廢於家。帝以湛等罪狀示義康。義康叩頭謝罪。上表求貶。乃出爲江州刺史。幽之豫章。義康停省十餘日。見帝拜辭。帝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旣發。帝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耳。先是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未幾早卒。義康因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惟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及在安城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此慧公所以恨我不讀書也。罪何以免。到此方悟。嗟其晚矣。今且按下。再說義康旣出。不數月。景仁亦死。帝旁無信臣。唯詹事范蔚宗。以文學見知。然亦不甚委任。有散騎郎孔熙先者。博學文史。兼通數術。其父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義康救之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効。且以天文圖讖。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因欲弑帝。立義康。見朝臣內。惟范蔚宗志意不滿。可引與同謀。乃結蔚宗甥謝綜。以交蔚宗。熙先家饒於財。數與蔚宗博。故爲拙行。以財輸之。小人之用。心可畏。蔚宗旣利其財。又

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一日二人偶談時事。熙先連稱可惜者再。蔚宗問何惜。熙先曰。吾惜丈人以蓋世之才。不立蓋世之功耳。蔚宗又問若何立功。熙先乃說之曰。彭城王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彭城之德。邇來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丈人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難於肘腋。然後誅除異己。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丈人。丈人以爲何如。蔚宗愕然不應。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蔚宗曰。何爲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硜硜自守。不亦惑乎。發其陰私。激之使變。蓋蔚宗門無內行。有中冓之羞。爲時鄙賤。故熙先以此激之。蔚宗果以爲大戚。思欲建非常之事。一洩其辱。反意乃決。正是狂言頓起蕭牆禍。治日偏多肘腋憂。但未識弑逆之計。行於何時。且聽下文再講。

少帝不君。徐羨之等爲社稷計廢之。更立賢主。不謂無見。但廢之可也。乃必弑之。又殺廬陵。其惡已極。宜文帝之拊心痛哭。而不能忘情於羨之亮晦也。文帝與義康骨肉之愛。忘其形迹。從古少有。乃小人貪欲。從而搆之。遂使弟兄之愛。不能保全。可爲痛恨。此聖人別嫌明微。所以必慎之於早耳。道濟有大功於宋。並無絲毫過失。義康聽小人之譖。竟爾專殺。自壞長城。豈不可惜。卒惑於邪說。妄希非分。以至喪身。小人之不可親近。至於如此。孔子所以教人遠小人也。

第十卷

急圖位東宮不子

緩行誅合殿弑親

話說蔚宗聽了熙先一番言語。遂懷反意。密結其甥謝綜、府史仲承祖、丹陽尹徐湛之、及彭城舊時親厚者十餘人。又有道人法略、女尼法靜。不倫不類。豈能成事。皆感彭城舊恩。願以死報。法靜有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爲內應。一日探得帝將出遊。燕羣臣於武帳間。曜領臺兵侍衛。蔚宗湛之等皆從。遂謀以是日作亂。約定

晏飲之次。蔚宗託有密事奏帝。請屏左右。曜便進前弒帝。盡殺左右大臣。蔚宗入居朝堂。奉迎義康卽位。謀旣定。耑待臨期行事。各如所約。那知蔚宗是日侍飲。恐懼殊甚。曜在帝側。扣刀挺立。屢目蔚宗。蔚宗垂首。默無一語。曜亦不敢動。俄而座散。徐湛之退而懼曰。事無成矣。吾何與之同死。密以其謀白帝。帝聞之大駭。急命有司收蔚宗。熙先謝綜等訊之。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蔚宗初猶抵賴。以熙先承認。亦不敢辨。乃並下獄待決。上奇熙先之才。責吏部尙書何尙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蔚宗在獄爲詩曰。雖無稽生琴。庶同夏侯色。初意入獄卽死。而帝窮治其獄。遂經二旬。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蔚宗聞之驚喜。謝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平日攘袂瞋目。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耶。臨刑。蔚宗母至市。涕泣責之。以手擊其頸。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連。人到此時真情乃見蔚宗出醜極矣謝綜謂之曰。舅殊不及夏侯色。蔚宗收淚而止。遂與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同日並誅。有司奏

治彭城之罪。帝初不許。後因魏師犯瓜步。帝慮不逞之人。奉其爲亂。賜死安城。
義康事始畢下 且說帝初卽位。立妃袁氏爲后。后性賢明。帝待之恩禮甚篤。初

生太子劭。后詳視良久。使宮人馳告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

袁后可謂英雄女子見 帝聞之。狼狽奔赴。至后殿戶外。以手撥幔禁之。乃止。先

是袁氏家貧。后嘗就帝求錢帛給之。而帝性節儉。所賜錢不過三五萬。帛不過

三五十疋。及潘淑妃生始安王濬。寵傾後宮。所求無不得。一日后向帝求錢。嫌

所得不多。宮人曰。后有求。帝不肯與。若使潘妃求之。雖多必獲。后欲驗其言。因

託潘妃代求三十萬錢。信宿便得。因此深爲恚恨。鬱鬱成疾。從此不復見帝。后袁

尙是婦人見識 及疾篤。帝至牀前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終不答。直視良久。以被覆面

而崩。時年三十六。帝甚痛悼。所住徽音殿五間。設神位於中。其殿常閉。非有詔

不許擅開。有張美人者。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靈殿前過。流涕大言曰。今

日無罪就死。先后有靈。當知吾冤。說聲未了。殿忽豁然大開。窗牖俱闢。職掌者

馳白於帝。帝驚往視之。其事果實。美人乃得釋。人以爲袁后陰靈所護也。再說太子劭既長。美姿容。好讀書。使弓馬。喜延賓客。商材何嘗非美才意之所欲。帝必從之。既居儲位。帝以宗室強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太子掌兵。又是大錯。初以潘妃承寵。致后含恨而死。深惡潘妃及始安王濬。濬懼爲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歡洽無間。有王鸚鵡者。東陽公主之婢。貌頗姣好。太子嘗至主第。見而悅之。託言身倦。假寢後園。呼鸚鵡侍。遂與之私。鸚鵡狡而淫。苟合時。能曲盡太子歡。太子大喜。其後鸚鵡又與濬私。弟兄傳嬖之。公主弗禁也。公主直是老鴿。劭與濬並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常鬱鬱不快。一日。鸚鵡見太子色不豫。問其故。劭曰。主上難事。吾安得早登大位。得遂所欲乎。鸚鵡曰。天子萬福。太子豈能遽登大寶。莫若使女巫祈請天帝。使過不上聞。則太子可無憂矣。劭深然之。鸚鵡又騰一人那得不弄出事來。你道女巫何人。此女姓嚴氏。名道育。吳興人。初爲妓家。有妖人常來留宿。授以採陽補陰役使鬼物之術。後遂爲巫。往來於

富家巨室。其術頗有靈驗。故東陽公主家。亦得出入焉。鸚鵡尤與相善。常同牀共宿。授以房中之術。故鸚鵡亦能蠱惑人。爲太子所愛。一日。道育謂主曰。天帝有寶物賜主。主後福無窮。主初不信。其夜主臥於牀。忽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中。急起開視。得二青珠。大以爲神。由是劭與濬亦惑之。多是遂使作法祈請。令過不上聞。道育曰。上天已許我矣。太子等縱有過。決不洩露。劭等益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又爲巫蠱。琢玉爲帝形像。埋於含章殿前。使宮車早早宴駕。共事者惟道育、鸚鵡、始安王濬、及東陽府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數人。餘莫知也。會東陽主卒。鸚鵡例應出嫁。陳天與先與之通。欲得之。後鸚鵡又與濬之私人沈興遠交好。厭薄天與。遂嫁興遠。天與有怨言。鸚鵡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且事久終洩。不如先自首也。乃具以其事白帝。帝大驚。卽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劭懼。以書告濬。濬覆書曰。彼人所爲如此。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先是二人往來書札。常謂帝爲彼

人。或謂其人。是一兄一弟。謂江夏王義恭爲佞人。皆咒詛巫蠱之言。其書並留
 鸚鵡處。至是皆被收去。又搜得含章殿所埋玉人。帝益怒。命有司窮治其事。道
 育亡命。捕之不獲。時濬鎮京口。已有命爲荊州刺史。移鎮江陵。將入朝。而巫蠱
 事發。帝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或祈我速崩。虎頭復如此。非復思
 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虎頭。濬小字也。妃叩首求解。帝遣中使切責
 之。猶未忍加罪也。道育亡命後。變服爲尼。匿於東宮。又逃之京口。匿於濬所。濬
 入朝。復載還東宮。欲與俱往江陵。道育偶過其戚張昨家。爲人所告。帝遣人掩
 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始安王還都。今又逃往京口矣。帝方謂劭與濬已斥遣
 道育。今聞其猶相匿之。惆悵惋駭。乃與侍中王僧綽。僕射徐湛之。尙書江湛。密
 謀廢太子。賜始安王死。須俟道育捉到。面加檢覆。方治二人之罪。情與罪當何
於此尤欲時帝諸子尙多。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
寬其罪耶鑠。建平王宏。隋王誕。皆爲帝所愛。議擇一人立之。而鑠妃爲江湛之妹。勸帝立

鑠。誕妃爲徐湛之女。勸帝立誕。帝不能決。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請唯
 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去不忍之心。不爾。便應
 坦懷如初。無煩疑論。宏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
 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
 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僧綽侃侃而談。有大臣風度。帝
 默然。旣退。江湛謂僧綽曰。卿向所言。毋乃太傷切直。僧綽曰。弟正恨君不直耳。
 帝自是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
 聽者。那知潘淑妃怪帝久不入宮。密密打聽。已知帝有廢太子殺始安意。乃召
 濬入。抱之泣曰。汝前咒詛事發。猶冀刻意改過。何意更藏道育。帝怒不可解矣。
 我何用生爲。可送藥來。當先自盡。不忍見汝禍敗也。婦人每事。濬奮衣起曰。天下
 事尋當自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遽馳報劾曰。事急矣。須早圖之。劾乃密與腹
 心隊主陳叔兒、齋師張超之等。共謀弑帝。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僧綽覺其

異。密以啓聞。帝以嚴道育尙未解至。故遲不發。那知此不動手 癸亥夜。劭詐爲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平明帥衆入。因使張超之召集東宮甲士。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右軍長史蕭斌、左衛率袁淑、積弩將軍王正見等。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日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敢對。良久。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三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耶。殿下幼常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盼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旣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宜中止。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可中止耶。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日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高臥不起。劭停車奉化門。絡繹遣人催之。淑不得已。徐起至車後。劭呼之登車。又辭不上。乃命左右殺之。其與

死於後日不如死於今日

比蕭斌之死何如 俄而內城開。劭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

乃以僞詔示門衛曰。受勅有所收討。呼令後隊速來。門衛信之。不敢詰。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進及齋閣。直衛兵尙寢未起。門階戶席寂無一人。超之遂拔刃徑上合殿。帝是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日。燭猶未滅。見超之入。舉几捍之。超之揮刃。帝五指皆落。遂趨前弑之。湛之驚起。急趨北戶。戶未及開。兵人殺之。後人有詩頌袁后之先見云。

天生梟獍異常兒。何事君王不殺之。

羽翮養成行大逆。方知巾幗勝鬚眉。

劭進至合殿中間。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立。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卽出。旣至。劭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嘏未及答。卽於座前斬之。江湛直宿上省。聞喧噪聲。知有變。嘆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旁屋中。兵士搜出殺之。宿衛羅訓。徐罕。皆望風屈服。獨左細仗主卜天與。不暇被甲。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此來爲何。汝尙作此語。遂拔箭

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黨奮擊。斷臂而死。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亦皆戰死。天

與忠昭日月朱張 二公並垂不朽 劭遂殺潘淑妃及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安王濬。時濬

在西州府。未得劭信。未識事之濟否。惟擾不知所為。舍人朱法瑜奔告曰。臺前

喧噪。宮門皆閉。道上傳言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

入據石頭。濬從之。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

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王慶正論 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從者千餘人。

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之。不

從。王慶亦扣馬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殿下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

三日。凶黨自離。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大言曰。皇太子令。敢有復阻者。斬。既入

見劭。劭謂之曰。潘淑妃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濬為此言天理

難弟兄 劭詐以帝詔召大將軍義恭。尙書何尙之。至則並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

纔數十人。劭遽即位。改元太初。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

無所及。號惋崩屺。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降詔畢。卽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不寢。以蕭斌爲尙書僕射領軍將軍。何尙之爲司空。諸逆徒拜官進爵有差。叙武陵反。武下青州刺史魯秀將赴任。劭留之於京。使掌庫隊。謂之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矣。舍人董元嗣乘間奔潯陽。具言太子弑逆。其事始彰。是時沈慶之爲武陵王司馬。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有爲。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伏下荆州起兵先是劭不知王僧綽之謀。用爲司徒。及檢文帝巾箱。得僧綽所奏嚮士啓。大怒。殺之。僧綽死因誣北地諸王侯云與僧綽同反。遂殺長沙臨川桂陽新渝諸王侯等。密賜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得書。來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見王於中堂。以劭書示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別。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焉肯輔逆。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兵。主簿顏

峻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衆。事在必行。豈容稍徇人言。王令峻向慶之謝罪。慶之曰。卿但任筆札事耳。勿預軍機也。王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服其才。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爲主軍元帥。襄陽大守柳元景爲冠軍將軍。隋郡太守宗慤爲中兵將軍。內史朱修之爲平東將軍。記室顏竣爲咨議參軍。移檄四方。於是各路州郡聞之。翕然響應。

第一路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

第二路兗州刺史臧質

第三路同州刺史魯彞

第四路青州刺史蕭思誥

第五路冀州刺史垣護之

一時並起。舉兵赴難。單有隋王誕。鎮東吳。有強兵數萬。將受劭命。其參軍沈正。諫之不從。退立於宮門之外。泣謂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有。今以江南驍銳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僞寵乎。琛曰。江南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強弱亦異。當待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猶是顏正曰。天下未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讐恥而責義四方乎。至名論今正以弑逆冤醜。義不共戴。舉兵之日。豈必求全耶。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況殿下義兼臣子。事關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復入說誕。誕遂不受劭命。聞武陵已建義。亦起兵應之。義兵紛紛四起可見人心不滅公道猶存先是文帝北拒魏師。劭常從軍。自謂素習武事。及得志。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却說柳元景引兵先下。統領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溢口。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之。丁未。武陵王駕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檄至建康。劭讀之色變。以示

太常顏延之曰。此誰筆也。延之曰。顏竣筆也。直認得好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尙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劭欲盡殺從駿起兵者士民家口。何尙之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家室。正足堅彼意耳。劭以爲然。乃下詔一無所問。又疑舊臣不爲己用。乃厚撫魯秀、王羅漢。以軍事委之。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次之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欲令劭敗。恐義兵起於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佯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爲一片假話却似真心劭善其策。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諳練軍事。柳元景、宗慤久經戰陳。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宜及人情未離。尙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劭不聽。勇於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待諸侯勤王耳。怯於拒敵徒具一副壞心腸耳

我若守此。誰當見救。亦不知爲天下所不容耶。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於是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悉焚淮水南岸民房。驅百姓咸渡水北。以爲却敵之計。話分兩頭。柳元景自發溢口。以舟艦不堅。恐水戰不利。乃倍道兼行。兵至江寧。捨舟步上。使薛安都帥鐵步數千。耀兵淮上。兵以速進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元景得之。移書朝士。爲陳逆順。劭黨大懼。先是王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士。唯顏竣出入臥內。擁王於膝。疾屢危篤。不任資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者累旬。雖舟中甲士。亦不知王疾之危也。此表顏竣之功。行至南州。疾始愈。出見將士。將士無不踴躍。是時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尙衆。輕進無防。實啓寇心。於是堅立營寨。周蔽木石。劭見東軍已在新亭。乃使蕭斌統步兵。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等合精兵三萬。直攻其壘。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將戰。下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斯時劭之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

水陸受敵。麾下勇士悉遣出鬪。左右唯留數人宣傳。看看兵勢將敗。元景失色。忽聞敵軍中連擊退鼓。劭衆遽止。於是軍勢復振。但未識擊退鼓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劭溶喪盡天良。共謀篡弒。人神共憤。天地變色。從古未有。亦文帝優柔寡斷。有以致之。當此天翻地覆之時。而卜天與。張泓之、朱道欽能討賊以死。天理猶存。劭篡弒之後。誅戮大臣。并及長沙臨川諸王侯。可云慘虐。然父且不愛。何有於他。沈慶之不殺武陵。勸其討賊。勤王之兵起。四面應之。要知天地不容之人。豈能久竊大位耶。

第十一卷

誅元凶武陵正位

聽逆謀南郡興兵

話說魯秀雖爲劭將。陰欲叛之。新亭之戰。見劭兵將勝。故擊退鼓以沮之。劭衆果退。元景乃開壘鼓噪以逐之。劭軍大潰。墜淮死者不可勝數。劭自執劍。手斬退者。不能禁。將士半遭殺戮。蕭斌身亦被傷。劭僅以身免。單騎還宮。魯秀褚湛

之等皆降於元景。丙寅。王至江寧。江夏王義恭乘間南奔。見王於新亭。相對痛哭。劭聞其走。殺其子十二人。戊辰。義恭沈慶之等上表勸進。己巳。王卽皇帝位。是爲孝武帝。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諡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是日諸路之兵並集。劭於是緣淮樹柵以守。魯秀等率衆攻之。王羅漢放仗降。緣淮守卒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蕭斌見勢不支。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以求免死。詔不許。斬於軍門。比袁淑之死何如。劭欲載寶貨逃入海。人情離散。不果行。未幾。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於前殿。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爲軍士所殺。剝腸割心。諸將鬻其肉。生噉之。天報即在眼前。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主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曰。奈何爲此天地不容之事。劭謂質曰。可得爲啓。乞遠徙否。質曰。主上近在航南。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

璽問劭何在。劭曰：在嚴道育處。搜得之。遂斬劭首，并誅其四子於牙下。濬率左右數十人，領其二子南走。遇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毋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耶？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能賜一職自效否？刀在頭上義恭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行至中道，殺之。及其三子，梟二逆父子首於大航，暴尸於市。汗瀦其所居齋。眷屬皆賜死於獄。大逆不道人結局劭妃殷氏且死，謂獄吏曰：彼自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獄吏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事定當以鸚鵡爲后也。可憐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血肉糜爛，焚尸揚灰於江。收殷冲、尹宏、王羅漢等，並斬之。庚辰，解嚴。帝如東府，百官請罪，皆釋之。於是大封宗室功臣。進義恭爲太尉，南徐州刺史。義宣爲南郡王，荊州刺史。誕爲竟陵王，揚州刺史。臧質爲車騎將軍，江州刺史。魯爽爲南豫州刺史。魯秀爲司州刺史。徐遺寶爲兗州刺史。沈慶之爲領軍將軍。柳元景、宗慤爲左右衛將軍。顏竣爲侍中。

追贈袁淑、徐湛之、江湛，皆爵以公。王僧綽、卜天與，皆爵以侯。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或謂何尚之爲劭司空，其子偃爲侍中，並居權要，當與殷沖等同誅。而帝以其父子素有令望，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又城破後，尚之左右皆散，猶自洗黃閣以迎新主，故任遇不改。唐臣傳免今且按下慢表，再說江州刺史臧質，少輕薄無行，爲時所輕。旣而屢居名郡，涉獵文史，有氣幹，好言兵，立功前朝，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義宣之逆皆由臧質起禍故先叙之太子劭之亂，潛有異圖，以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奉以爲帝，因而覆之。至江陵，卽稱臣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今日情勢，大位合歸於王，義宣以奉武陵爲主，故却其計不行。及劭旣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益驕。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強，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合，事多專行。臧質到江州，巨舫千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輕之，政刑慶賞，不任資稟，擅用溢口米萬石，臺符屢下詰責，漸致猜懼，因密結魯爽、魯秀、徐遺寶，以爲推戴義宣之計。而義宣未之知也。先是義宣有女

四人。幼養宮中。義宣赴荊州。其女仍留在宮。而帝性好淫。閨房之內。不論尊卑。長幼。皆與之亂。以故義宣諸女。並爲所汙。身爲人主。行同禽獸。何面目立於民上。其次女名楚江。郡主。麗色巧笑。尤善迎合。帝愛之。誓不相捨。乃令冒姓殷氏。封爲淑儀。以至醜聲四布。義宣由是切齒。怨怒之色。時形於面。臧質欲激之使反。乃以書說之曰。人臣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王。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爲他人所先。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率九江樓船。爲王前驅。如是已得天下之半。王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不能爲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宮闈之醜。豈可三緘。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誰肯爲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膂力。爲王掃除。於時悔之何及。敢布腹心。惟王圖之。

義宣得書。謀之左右。其將佐竺超民等。咸懷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事。共

勸義宣從其計。遂許之。質乃以義宣旨密報魯爽。魯秀、徐遺寶期以今秋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大醉。失義宣指。謂宜速發。遂竊造法服等物。自號建平元年。建牙起兵。義宣等聞爽已反。皆狼狽興師。板爽爲征北將軍。爽亦板義宣等。其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是見者皆駭愕。魯秀率兵赴江陵。見義宣略談數語而出。拊膺歎曰。臧質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事敗矣。魯秀早知必敗當是時。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質爲前鋒。爽亦引兵直趨歷陽。威震遠近。帝大懼。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曰。奈何持此座與人。固執不可。吳日即殺竟帝乃命柳元景爲撫軍將軍。統領諸將以討義宣。元景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不受僞命。義宣乃使魯秀將兵擊之。王元謨聞秀不來。喜謂元景曰。若臧質獨來。可坐而擒也。冀州刺史垣護之。遺寶姊夫。邀之同

反。護之不從。率衆陰襲其城。克之。遺寶敗。走奔魯爽。一敗爽至歷陽。薛安都引兵拒之。敗其前鋒。爽不能進。又軍中乏糧。引兵退。薛安都帥輕騎追之。及於小峴。爽勒兵還戰。飲酒數斗。大醉。立馬陣前。指揮兵衆。安都望見。躍馬大呼。直前刺之。應手而倒。兵士斬其首。爽衆奔散。進攻壽陽。克之。并殺徐遺寶。又一敗是時義宣至鵲頭。元景送爽首示之。爽累世將家。驍勇善戰。號萬人敵。一旦死於安都之手。義宣與質皆駭懼。三軍爲之奪氣。太傅義恭遣使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桓元。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強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弟自思之。勿貽後悔。

義宣得書。頗懷疑慮。甲辰。軍至蕪湖。質夜來軍中。進計於義宣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路絕。萬人綴梁山。則元謨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劉湛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

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遂不用質計。此因先入義恭之言故質又請自攻東城。劉湛之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湛之與質俱進。頓兵兩岸。夾攻東城。於是元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陣之東南。陷之。斬湛之首。偏將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兵亦敗。垣護之縱火燒江中舟艦。烟燄漲天。延及西岸。營壘殆盡。全軍皆潰。義宣單舸急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只得棄軍北走。其衆或降或散。一時俱盡。義宣與質皆庸材宜其一敗塗地質有妹丈羊冲爲武昌郡。往投之。至則冲已爲郡人所殺。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掇蓮實食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沉於水。出其鼻。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下。腸胃縈水草。斬其首。送建康。小爾

人結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已有軍守。回向江陵。衆盡散。與左右十餘人。徒步而行。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時竺超民留守城中。遣人報之。超民仍具羽儀兵衆。迎之入城。城中甲士。尙有萬人。參軍翟靈寶。囑

其撫慰將士。授之言曰。茲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當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終成大業。衆將咸掩口笑。如此廢物豈能成事魯秀猶欲收集餘衆。更圖一決。而義宣昏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既而聞魯秀北走。欲隨之去。乃攜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中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超民送至城外。以馬與之。歸而閉城。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還宿南郡空廡。旦日。官軍至。執而囚之。義宣入獄。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乃真苦耳。身且不保。何有五妾。愚乃至此。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求入不得。赴水而死。朱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蔡超、顏樂之等。大軍奏凱。柳元景、王元謨、薛安都等。各授封賞。義宣事畢由是朝廷無事。天下稍安。今且按下慢表。且說晉陵武進縣生一異人。姓蕭。名道成。字紹伯。小字鬪將。特筆提起。伏下道成開基。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也。父承之。字嗣

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先詳其父功業仕於宋。初爲建威府參軍。義熙中。平蜀賊譙縱。遷揚武將軍。汝山郡太守。元嘉初。徙爲濟南太守。到彥之北伐魏。大敗歸。魏乘勝破青州諸郡。承之率數百人拒戰。魏衆大集。承之偃兵息衆。大開城門。左右曰。賊衆我寡。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以強示之耳。魏兵果疑有伏。遂引去。文帝以有全城之功。遷爲中兵參軍員外郎。氏帥楊難當反於漢川。承之輕車前行。敗其將薛健於黃金山。健旣敗去。承之卽據之。難當引兵來攻。相拒四十餘日。賊皆衣犀甲。刀箭不能傷。承之命軍中造木槊。長數尺。以大斧植其後。賊不能當。乃焚營退。梁州平。進爲龍驤將軍。南泰山太守。有惠政。封五等男。食邑三百四十戶。及沒。梁土士民思之。立廟於峨公山。春秋祭祀。可見道成先世本有功德於民者道成其長子也。生於元嘉四年。資表英異。龍頰鐘聲。鱗文遍體。宅南有一大桑樹。本高三丈。橫生四枝。狀如華蓋。道成年數歲。常戲其下。從兄敬宗見之曰。此樹爲汝生也。年十三。儒士雷次山

立學於雞籠山。往而受業。治禮記及左氏春秋。過目輒曉。及長。仕爲建康令。有能名。蕭惠開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爲洛陽比部。時人服其英俊。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及惠開鎮襄陽。啓道成自隨。討樊鄧諸山蠻。破其聚落。進爲左軍中兵參軍。孝建初。襲爵五等男。復以中兵參軍爲建康令。見朝事日非。宗室將衰。結納四方豪傑。隱有澄清天下之志。嘗夢上帝謂之曰。汝是我第十九子。覺而異之。蓋自五帝三王已降。受命之次。至道成而第十九也。可見天命已歸道成今日按下。却說孝武在位八年。疎忌宗室。殺戮無度。與竟陵王誕不睦。誣以謀叛。殺之。又疑大臣擅權。而腹心耳目。多委寄近習。有戴法興。戴明寶者。向爲藩邸舊臣。甚見親昵。及卽位。皆以爲南臺御史。以預建義功。賜爵縣男。又有巢尚之者。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爲帝所知。亦以爲中書舍人。三人權重當時。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大臣義恭。柳元景。顏師伯等。皆畏罪避嫌。由是朝政日壞。俄而帝有疾。夏五月庚申。殂於玉燭殿。羣臣臨喪。奉太子子

業即位。時年十六。改年景和。是為廢帝。尙書蔡興宗上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子樂之

宗已從類乙卯。悉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興宗慨然。謂義恭曰。先帝

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甫撤。山陵未遠。而制

度興造。一皆刊削。雖當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嘗以此窺人。義恭不從。庸臣

大禮只八月。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廢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召之再三不

至。眞正太后怒。謂侍者曰。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乙丑。太后殂。帝不

一視。性本狂暴。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內無所忌。

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謂曰。官家所為如此。欲作營陽耶。帝不能平。所幸閹

人華願兒。賜與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謂帝曰。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

子。法興為真天子。官家為贗天子。且帝居深宮。與物不接。法興與太宰顏柳相

共為一體。往來門客。恆有數百。法興是孝武左右。久在宮闈。今與他人作一家。

深恐此座非復帝有。帝遂召法興入宮。立賜之死。初辣手先是孝武之世。王公大臣懼誅。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及崩。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柳元景、顏師伯等。張樂酣飲。不捨晝夜。此輩尋樂真是燕巢幕上。不知粟麥者矣。可哀哉。及法興見殺。無不震懼。皆恐禍及。於是元景、師伯密欲廢帝。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洩其謀於沈慶之。慶之素與義恭不睦。又師伯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決。每謂人曰。沈公國之爪牙耳。安得豫政事。慶之深以爲恨。乃發其謀以白於帝。帝聞之。不及下詔。輒自帥羽林兵。掩至義恭宅。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慘毒乃解別遣使者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奔告。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其弟叔仁。有勇力。被甲。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一門盡誅。元景臨死不亂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又殺廷尉劉德願。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先是帝在東宮。多過失。孝武欲廢之。侍中袁顓盛稱其美。孝

武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誅元景。以顓代其任。有山陰公主者。名楚玉。帝之姊也。尤了物下嫁駙馬都尉何戡。性淫縱。帝寵之。常與同輦出入。一日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事大不均。廉恥喪此於帝笑曰。易耳。乃選少壯男子三十人。號曰面首。賜之以逞其欲。謂公主曰。今而後。莫怨不均矣。如此異數吏部郎褚淵。字彥威。風度修整。容貌如婦人好女。公主見而悅之。請於帝。欲以自隨。帝命淵往侍公主。淵辭不往。曰。臣唯一心事陛下。不敢私侍公主。帝笑而置之。公主思念彌切。乃遣人耍於路。擁之以歸。閉之後房。謂淵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卿之美者。願同枕席之歡。無拂吾意。遽起身就之。淫態淵退立一旁。拱手言曰。名義至重。玷辱公主。卽玷辱朝廷。不敢。公主再三逼迫。淵抵死相拒。良久。事不就。大失公主走出。謂侍婢曰。倔强乃爾。吾欲殺之。又不忍。若何使他心肯。以遂吾懷。侍婢曰。此是囊中物。主且耐心。何憂不諧。公主欲乘其睡而逼之。淵至夜間。衣不解帶。秉燭危坐。難侍婢絡繹相勸。

且以危言怵之。曰不從。將有性命憂。淵曰。吾寧死。不能爲此事。公主謂之曰。卿鬚眉如戟。何無丈夫氣耶。相逼十日。淵卒不從。精彥威其錚錚男子若在熱滑一流轉笑其不知世務矣面首等恐奪其寵。皆勸縱之。曰。留此人在。適敗公主興也。公主遂縱淵歸。後人有詩美之曰。

不貪淫欲守綱維。

如戟鬚眉果足奇。

堪笑山陰人不識。

彥威纔是一男兒。

彥威既歸。知其事者。皆欽敬之。但未識朝廷淫亂之風。作何底止。且聽下回分解。

劉劭天理滅絕。其敗必然。孝武靖亂代立。朝廷紀律。不至大壞。惟宮闈之中。不修內行。淫及手足。與弑父者所殊幾何。在位八年。得全首領。幸矣。廢帝不知有母。禽獸不如。至爲姊置面首三十人。廉恥喪盡。幸褚彥威錚錚自立。不爲所染。然一人豈能挽淫亂之風哉。如此天下。焉得不喪。

第十二卷

子業凶狂遭弑逆

鄧琬好亂起干戈

話說廢帝無道日甚。嘗入太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見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醜鼻。如何不醜。立召畫工醜之。世問庸妄人往往蔑視祖宗自謂勝於前人其子業之流亞歟又新安王子鸞。向爲孝武寵愛。帝疾之。遣使賜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爲不利於帝。乃止。帝舅王藻。尙世祖女臨川公主。公主淫妬。不悅其夫。譖於帝。藻下獄死。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處亂朝者可危袁顛始蒙帝寵。俄而失措。待遇頓衰。顛懼求出。乃以顛爲雍州刺史。其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顛曰。白刃凌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唯願生出虎口。遑顧其他。時興宗亦有南郡太守之命。興宗辭不往。顛說之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峽西。爲八州行事。顛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

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素門寒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難。各行其志。不亦善乎。興宗有顓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得免矣。時鄧琬爲尋陽內史。與顓人地本殊。顓與之款洽過常。每相聚論。必窮日夜。見者知其有異志矣。今且按下。却說帝姑新蔡公主。名英媚。顏色美麗。下降寧朔將軍何邁。夫婦亦極相得。一日朝於宮中。帝見而愛之。遂留宴後宮。親自陪飲。以酒勸之曰。卿吾姑也。今者之來。足令六宮無色。奈何。公主會其意。徐曰。妾係陛下一本名教攸關。無福消受帝恩。帝曰。朕爲天下主。何不可之有。擁之求淫。公主笑而從之。事畢求歸。帝曰。吾將立卿爲妃。何言歸也。公主笑曰。妾承陛下不棄。私相歡樂可耳。若以妾爲妃。何以頒示天下。帝曰。朕自有計。可無妨也。遂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妃。其父以禽獸其子自必以姑爲妃妹爲妃。旋拜爲夫人。加鸞輅龍旗。出警入蹕以悅之。殺一宮婢。納

之棺中。載還邁第。令行喪禮。却說邁素豪俠。公主入宮遽死。心已疑之。後聞謝貴嬪立。莫識其所自來。知必有中菴之醜。用以李代桃之計。於是大怒。因多養死士。謀俟帝駕出遊。乘間弑之。那知其謀未發。帝亦預防其變。一日。親領兵士。圍其第。殺之。合家盡死。奪其妻滅其家帶人尙且不先是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杜門不接賓客。蔡興宗往亦不見。乃語其門下士范羨曰。公閉戶絕客。以避悠悠請托者耳。僕非有求於公者。何爲見拒。范羨以告。慶之遽見之。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惟在於公。百姓喁喁。所仰望者。亦惟公一人。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皇皇。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影。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日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加以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爲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

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旦夕之死耳。殿中將帥。惟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况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配衣磨下。使陸攸之率以前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為。民間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况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或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不從。與宗非好反者其勸慶之廢立却是真心為國其如慶之不悟何又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姪。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民皆謂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兵力圖之。易於反掌。機會難值。願公勿失。文秀言之再三。至於流涕。慶之終不肯從。慶之不忍為廢立亦是守經而自及於死可哀哉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溪諸

橋以絕之。慶之不得進而還。俄而帝使使者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使者以被掩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文叔欲亡。恐如義恭被帝支解。謂其弟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藥而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死。贈太尉。諡曰忠武公。葬禮甚厚。一日。帝夢王太后責之曰。汝不仁不義。罪惡貫盈。本無人君之福。加以汝父孝武。險虐滅道。怨結神人。兒子雖多。並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夢中見貴亦近覺而大怒。欲去太后神位。左右諫之乃止。由是益忌諸叔。恐其在外爲患。皆聚之京師。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見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爲竹籠盛而秤之。以彧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使離左右。東海王禕。性尤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尙少。故待之略寬。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爲坑。實以泥水。使彧裸體匍匐坑中。以口就槽食之。用爲笑樂。卽待骨肉作如仇讐前後欲殺三王十餘次。賴休仁

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解之。故得不死。或嘗忤旨。帝命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大官。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故。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其肝腸。帝怒乃解。收付廷尉一宿釋之。蓋帝無子。有少府劉蒙妾。懷孕將產。迎之入宮。俟其生男。當立爲太子。故休仁言之以解其怒。嘗召諸王妃主於前。除去粧束。身上寸絲不留。使左右亂交於前。身在旁指點嬉笑以爲娛樂。違者立死。有如此惡弄令人髮指南平王妃江氏不從。帝怒。殺其三子。鞭江妃一百。建安王太妃陳氏年近不惑矣。而容顏尙少。帝命右衛將軍劉道隆淫之。曰。爾形體強健。足以制此婦。呼休仁從旁視。極惡誠左右曰。俟休仁色變。卽殺之。太妃懼殺其子。只得赤體承受。道隆欲迎帝意。將太妃竭力舞弄。極諸般醜態。良久乃已。帝大悅。賞道隆酒。休仁目不他視。顏色無異。乃釋之。道隆淫作惡休仁忍辱求全相形之下實難爲情後更愛憎無常。稍一忤旨。卽殺。左右宿衛之士。皆懷異志。惟直閣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等。以勇力爲帝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皆爲盡力。懷異志者。

憚之不敢發。一日。帝忽怒主衣壽寂之。見輒切齒曰。明日必殺之。自作寂之懼。乃結主衣阮佃夫。李道兒。內監王道隆。姜產之。錢藍生。隊主柳光世。樊僧整等十餘人。陰謀弒之。奉湘東為帝。使錢藍生密報三王。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洩。不煩多人。且若人將南遊。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今夜正好行事。勿憂不濟也。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裸體相逐。一人不從。殺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乃於宮中求得一人。似夢所見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汝死在目前。國宋將亡

必有妖孽此之謂也於是巫言竹林堂有鬼。其夕。悉屏侍衛。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李道兒等皆隨其後。時休仁在旁屋。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弒之。執得殊快人意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命。除狂主。今已平定矣。諸人其毋恐。時事起倉卒。殿省

惶惑。未知所爲。休仁引湘東王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王失履。跣足。猶著烏帽。舟碎如車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乃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皇纂承皇極。丙寅。王卽皇帝位。是爲明帝。封壽寂之等十四人爲縣侯。先是宗越、譚金、童太一等爲廢帝所寵。及帝立。內不自安。因謀作亂。沈攸之以聞。皆下獄死。令攸之復入直閣。時劉道隆爲中護軍。建安王怨其無禮於太妃。求解職。不與同朝。乃賜道隆死。道隆應死以建安王爲司徒尙書令。一應昏制。謬封。並皆刊削。中外皆欣欣望治矣。緣得內難方平孰意外禍又起話分兩頭。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孝武第三子也。年十一。長史鄧琬輔之。鎮尋陽。先是廢帝惡之。遣左右朱景雲以藥賜子勳死。景雲至滄口。停不進。子勳將吏聞之。馳告鄧琬。惶懼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百口門戶。誓當以死報效。且幼主昏暴。社稷將危。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矣。鄧琬斯時大有見識乃稱子勳教。令所部戒嚴。子勳戎服出聽事。集

僚佐。諭以起兵。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衆皆奉命。乃使亮爲軍事參軍。太守沈懷寶等並爲將帥。時校尉張悅犯事在獄。琬知其才。稱子勳命。釋其桎梏。用爲司馬。與之共掌內外軍事。收集民丁器械。旬日之間。得甲士五千人。先遣別將斷大雷之路。禁絕商旅。以及公私使命。斯時尙未知廢帝已弒也。及明帝卽位。頒詔四方。各賜新命。加子勳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將吏得詔。皆大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而琬以晉陽次第居三。又在尋陽起事。與孝武同符。謂事必有成。因取詔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此何足慶。大喜禍人樂亂衆愕然。琬乃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簡集士卒。寄書袁顓。囑令舉兵。又遇禍樂亂顓亦詐稱奉太皇太后令。使共入討。任參軍劉胡爲大將。登壇誓衆。奉表尋陽勸進。乙未。子勳卽皇帝位。於九江。改元義嘉。馳檄四方。指斥明帝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干我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四方見檄。莫不舉兵響應。當是時。提筆郢州反了。

安陸王子綏。荊州反了。臨海王子頊。徐州反了。刺史薛安都。冀州反了。刺史崔道固。青州反了。刺史沈文秀。而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起兵。集將佐謂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遣其將費欣壽將兵五千東下。又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勳。四將

方反者一一點出以見平定非易却說朝廷聞西方皆反。又慮東土不靖。特遣侍郎孔瓌入東慰勞。那知瓌至會稽。反爲叛計。說會稽長史孔覲曰。建康虛弱。必敗。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孔覲從之。遂馳檄各郡。方又動一戈於是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廷熙。晉陽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是歲。四方貢獻。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已有謀應子勳者。高廩建康孤危宮省危懼。帝集羣臣問計。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盡異心。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

戰心。不要凡册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願陛下勿憂。忽報豫州刺史殷琰亦叛附尋陽。帝益懼。謂興宗曰。諸處皆反。殷琰亦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否。興宗曰。逆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須知人心所在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勞聖慮耳。遠老見臣先是帝使桓榮祖赴徐州說薛安都歸朝。安都曰。今京師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不從。甲午。帝命建安王都督征討諸軍事。王元護副之。以沈攸之為前鋒。將兵屯虎檻。又憂孔覲、殷琰二處為難。問羣臣曰。誰能為朕平此二處。興宗曰。朝臣中。蕭道成習勇出衆。可令吳喜助之。去討會稽。劉劭素能禦下。可令吳安國助之。去平壽陽。帝從之。乃遣道成將兵三千東討孔覲。劉劭將兵三千西討殷琰。先安頓兩處然自兩路分討。京師兵力益弱。屢遣人糾合四方。莫有應者。日夕計議。苦

無良策。一日。帝方坐朝。忽有一臣出班奏曰。臣保舉一人。可使伐叛除逆。衆視之。乃司法參軍葛僧韶也。帝曰。卿所舉者何人。僧韶曰。臣舅兗州刺史殷孝祖。請出一不怕死的來。手下將勇兵強。爲人忠義自矢。若徵之入朝。定獲其用。帝曰。孝祖若肯助順固善。但恐徵之未必至耳。僧韶曰。臣請奉命往。以大義責之。彼必俯首來歸也。帝大喜。遂遣之。時薛索兒兵據津滌。要截行旅。僧韶幾爲所獲。間行得免。既見孝祖。孝祖問以朝廷消息。近日情勢若何。僧韶曰。朝廷兵力非細。積儲亦足。特少擔當任事之人。深知我舅智勇俱備。戎事素長。故欲委以全驅之任。特來相召。主上虛席以待。願舅速往。孝祖猶豫。無赴召意。僧韶又曰。從來天下之勢。強弱無常。順逆有定。助順必昌。附逆終敗。一定之勢也。甥請爲舅言之。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搆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假使天道助逆。羣凶是申。則主幼事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

義勇。還奉朝廷。非惟臣主靜亂。乃可垂名竹帛。順逆利害說得瞭如指掌聽者焉得不從孝祖奮然

起曰。子言良是。吾計決矣。即日委妻子於瑕邱。帥文武將吏三千人。隨僧韶還

建康。時朝廷惟保丹陽一郡。內外憂危。咸欲奔散。而孝祖之衆忽至。並儉楚壯

士。甲仗鮮明。刀鎗犀利。人情大安。帝賜宴殿前。殷勤慰接。孝祖亦慷慨自許。誓

以死報。乃進號撫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進屯虎檻拒敵。却說鄧琬性本

貪鄙。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酣歌博弈。日夜不休。小人得志即便如此那有成事之理賓客到

門。歷旬不得一見。羣小橫行。士民忿怒。而自以四方響應。事必克濟。遣大將孫

沖之領兵一萬爲前鋒。進據赭圻。沖之至赭圻。報琬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

軍踴躍。人爭效命。可以沿流掛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琬信

之。乃加陶亮右衛將軍。統郢荆湘梁雍五州之兵。一時俱下。建安王聞之。急令

殷孝祖。沈攸之進拒。那知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

悉欲推治。事大誤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虧得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賴以

得安。又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又大事軍中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於是衆軍水陸並發。進攻赭圻。陶亮引兵救之。孝祖突出奮擊。手斬敵將數人。亮兵將退。忽有一枝流矢飛來。正中其喉而死。死得可惜軍皆驚潰。攸之亦退。建安聞孝祖死。復遣寧朔將軍江方興將五千人赴赭圻助攸之。攸之以爲孝祖旣死。敵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進攻。則示之以弱。但方興與己名位相亞。必不肯爲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師克在和攸之得之。乃自帥諸軍主來見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弱。幹略不如卿。今輒推卿爲統。一任指麾。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興大悅。攸之旣出。諸將並尤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高下。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自相同異。攸之能諸將皆服。却說

孫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曰。沈攸之一軍尙全。須再破之。方可長驅而進。此時未可遽也。於是按兵不動。明日。方興攸之帥諸軍進戰。孫沖之憑城拒守。陶亮督衆奮勇相敵。自早戰至日中。兵交未已。正是鼓聲震處。山河動。血肉飛時。日月昏。未識兩下勝敗若何。且俟下回再講。

廢帝廉恥掃地。更加酷虐無常。不得其終。宜矣。湘東代位。有蔡興宗、沈攸之、等輔之。地雖褊小。尙成局面。至各王各刺史紛紛而起。多見其不知量耳。

第十三卷

計身後忍除同氣

育螟蛉暗絕宗祧

話說攸之方興二將進攻赭圻。戰至日中。未分勝敗。只見一枝人馬。搖旗納喊。飛奔而來。衝入敵軍。勢如破竹。敵軍大敗。紛紛退去。沖之懼。棄城走。遂拔赭圻。你道這枝人馬。從何而來。乃建安王在後。聞報前軍廝殺。恐其不勝。便差親將

郭季之、杜幼文、垣恭祖，統領精兵三萬，前來助戰。果得其力，殺敗敵兵，奪了赭圻城一座。鄧琬知赭圻不守，乃請袁顓進兵。顓聞報，悉起雍州之兵趕來，樓船千艘，鐵騎成羣，軍容甚盛。命劉胡帥衆三萬，東屯鵠尾，自引大軍與官兵相持於濃湖。今且按下慢講。此處略一按住，接敘策路進兵。却說蕭道成，同了吳喜，東討孔覲。覲聞臺軍將至，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以扼官軍。兵勢甚壯，道成等所領寡弱，衆慮不敵。其日天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士無固心。諸將欲退保破岡。道成宣令敢言退者斬。衆少定，乃築壘息甲。明日，乘天氣寒冷，出其不意，奮勇進擊，遂大破之。先是吳喜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臺軍所向克捷。既克義興，復拔晉陵。守將皆棄城走。此敘吳喜之功。孔璋屯軍吳興，聞臺軍已近，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爲人擒。」遂奔錢塘。大兵直至會稽，城中將士多奔亡。孔覲不能禁，乘夜帥數騎逃奔嵒山。於是官軍入城，執孔璋殺之。俄而嵒山民縛孔覲以獻，亦斬之。餘將孫

曇瓘、顧琛、王曇生、袁標悉詣官軍降。道成皆宥不誅。諸郡悉平。已定捷聞。帝大喜。乃詔東征諸將。悉以兵赴赭圻。軍勢大振。不一日。又得劉劬捷報。連勝殷琰數陣。奪得城池數處。琰嬰城自守。不日可平。又一定處。朝廷聞之益喜。乃合大軍專伐尋陽。却說諸軍與袁顓相拒於濃湖。時顓衆猶盛。胡又宿將勇健多權略。連戰數陣。官軍不能勝。將士憂之。龍驤將軍張興世謂建安王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不能顧。中流旣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一奇也。吾觀上流形勢。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過於此。爲將者所以要識地理。諸將並贊其策。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以配興世。興世帥其衆。泝流西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而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大驚。乃遣其將胡靈秀

將兵東岸。翼之而進。及夜與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與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逕趣錢溪。立營寨。天明引兵據之。靈秀不能制。劉胡聞與世據錢溪。意執竟標用上自將水步兵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與世禁之曰。賊來尙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築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與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斬首數百。胡敗走。收兵而下。時攸之未知錢溪消息。恐袁顛并力攻之。城不得立。乃命吳喜、蕭道成進攻濃湖。以分其勢。是日劉胡果率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與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顛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還。錢溪城由此得立。胡既退歸。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與世被殺。衆聞之懼。沈攸之曰。是必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豈無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識得透守未幾。錢溪捷報果至。衆心乃安。與世既據錢溪。梗其運糧之路。濃湖軍乏食。自顛令劉胡急攻錢溪。胡謂左右曰。吾少習戰。未嫻水鬪。若步戰。恆在數萬人中。

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瘡疾。住鵠頭不進。謂顓曰。與世營寨已立。其城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現有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鵠頭。諸將又斷其下流。與世已墮圍中。不足復慮。劉胡徒不知大言欺人可憐不知死活顓怒曰。今糧草餓塞。當如之何。胡曰。彼尙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耶。顓不得已。乃遣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以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欲乘流突過。行至貴口。與世進擊破之。悉擄其資實以歸。仲玉單騎走還。顓大懼。謂胡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奈何。按兵坐待。蓋顓本無將略。性又恇怯。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惟賦詩談義。不復撫接諸將。卽與胡論事。酬對亦簡。由是大失物情。胡心亦離。至是胡陰謀遁去。誑顓道。今帥步騎二萬。上取錢溪。兼下大雷餘運。誓不與興世兩立。顓喜。悉以堅甲利兵配之。其賊全不識人那知胡以兵往。舍錢溪不攻。逕趣梅根。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顓方知之。大怒。罵曰。

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飛鷲。謂其衆曰。吾當自出追之。因亦走。無別
得計只辦三軍無主。一時皆潰。建安王勒兵入其營。納降者十萬。命攸之等追
 顛。却說袁顛走至鵠頭。與戍主薛伯珍謀向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願
 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因慷慨叱左右索
 節。無復應者。可及且伯珍請屏人言事。遂斬顛首。詣臺將俞湛之降。湛之斬伯
 珍。送首以爲己功。再表劉胡至尋陽。詐晉安王云。袁顛已降。軍皆散。惟己所領
 獨全。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軍溢城。誓死不貳。鄧琬信以爲實。厚給軍糧。
 令往溢城拒守。而胡至溢城。卽擁兵遠遁。鄧琬聞胡又去。憂惶無計。不知所出。
 張悅欲誅之以爲己功。乃詐稱有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兵帳後。戒之曰。若聞
 索酒。便出殺之。琬旣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
 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全須知此等人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耶。因呼酒。伏
 發。遂斬之。連夜乘輕舸。齎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於是尋陽城中大亂。共執晉

安王子勳。因之以待命。沈攸之軍至。乃斬之。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可庚子。建安王休仁至尋陽。遣吳喜、蕭道成、向荆州。張興世、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城。捕得斬之。其在外諸王。詔並賜死。至是諸郡皆平。單有殷琰據壽陽。合肥未下。劉劭患之。召諸將會議。偏將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立平合肥。皇甫肅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也。劭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卽推鞍下馬與之。肅有名將風度廣之往攻合肥。三日而克。劭嘉其功。擢爲軍主。廣之謂肅曰。將軍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識才。乃至於此。是時。帝以壽陽未平。使中書爲詔。諭殷琰降。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爲非真。非所以安其心也。老成帝不聽。及琰得詔。果疑劉劭詐爲之。不敢降。求附於魏。其主簿夏侯詳諫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且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撫納。

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勔。勔以帝命慰之。琰乃帥將佐出降。勔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百姓秋毫無犯。壽陽人大悅。時魏兵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去。琰至朝。仍還舊職。却說泰始二年。帝以南方既平。欲示威淮北。乃命鎮東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十五萬迎薛安都入朝。蔡興宗諫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召之入朝。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若以叛國罪重。不可不誅。則向之所宥。亦已多矣。况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強。攻圍難克。揆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爲朝廷肝食之憂。上不從。謂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家之利。帝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一略

得志遠安都聞大兵北上。大懼。遣使乞降於魏。求以兵援。魏乃命大將軍尉元帥兵三萬出東道救之。果不出與宗官軍至彭城。魏兵與安都夾擊之。尉元邀其前。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

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盡墮。與攸之僅以身免。帝聞之。召興宗於前。以敗書

示之曰。我愧卿甚。由是盡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內亂方寧。即欲示威。推北以致喪師。失地

帝之不足為善。已見於此。先是帝初即位。寬和有令譽。義嘉之黨。多蒙寬宥。隨才引用。有如

舊臣。人情安之。其後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而帝奢侈無度。

每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賄公行。性復猜忍。多忌

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百千品。犯則必加罪戮。改

駟字為馱。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剗斫者。與商討何異時南充州刺史

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為天子。帝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

成懼誅。不欲內遷。而無計可留。參軍荀伯玉獻計曰。可使遊騎數十入魏境。抄

掠其居民。魏必出兵相逐。朝廷聞魏師入寇。必令復任禦之。道成如其計。魏果

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帝果使復本位禦之。又道成有祖墓。在武進

縣彭山。其山岡阜相屬數百里。嘗有五色雲起。蓋於墓之前後左右。人以為瑞。

帝聞而惡之。潛使人以大鐵釘長五六尺。釘墓四維。以爲厭勝。可謂惡極先是帝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納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有陳貴妃者。名妙登。建康屠家女也。最得帝寵。嘗謂之曰。得汝生子。我便以爲太子。久之無出。一日。李道兒侍側。帝問曰。爾多男否。對曰。臣一妻一妾。歲各生一。已有十男。帝笑曰。卿可謂箭無虛發者矣。陳妃夫星照命了及夜。與陳妃同寢。呼其小字曰妙登。今夜一敝。明日將以卿賜李道兒。卿願否。妃大驚曰。妾雖微賤。曾與陛下接體。奈何賜以與人。帝曰。無礙。不過借汝腹去度種耳。有孕便召卿歸也。虧他妃曰。妾一失節。何顏再事陛下。帝曰。宗嗣事大。失節事小。卿莫以是爲嫌。竟似大妃暗暗領命。明日。帝佯怒妃。責以失旨。命賜道兒。道兒入謝。囑之曰。有孕便來報朕也。於是道兒爲之盡力。道兒盡力陳妃且夕不違矣可發一笑未幾果有孕。帝便迎之還內。生蒼梧王昱。立爲太子。生出來一遂借他事。賜道兒死。後人有詩嘲陳妃云。

數載承恩作嬪嬙。

無端別就合歡牀。

只因欲覓人間種。那管劉郎與阮郎。

至是帝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性剛狠。前後忤旨非一。一日從遊巖山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日將闌。遣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墜馬。拉其脅殺之。殺第一親弟傳呼驃騎落馬。上陽驚。遣御醫絡繹就視。比至。則氣已絕。載其尸還第。追贈司空。葬之如禮。未幾。帝寢疾。與嬖臣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以建安王人望所歸。欲除之以絕後患。運長等亦慮宴駕後。休仁秉政。已輩不得專權。勸帝誅之。一日。召休仁入內殿。坐語良久。旣而謂曰。今夕不必還府。就尙書省宿。明早卿可早來。其夜休仁方就枕。見武士數人。突至牀前。呼之曰。王且起。天子有詔。賜王死。藥在此。可速飲之。休仁披衣而起。怒且罵曰。帝得天下。誰之力耶。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能久乎。帝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聞休仁死。乃入。爲他人的骨血連殺自己親弟。吾不知其是何肺腑。然帝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相若。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間。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

爾痛念之至。不能自己。因流涕不自勝。以其子伯融襲爵。又忌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爲人和厚。能諧物情。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賜死。慮不奉詔。乃令移鎮江州。手書殷勤。命暫來京。共赴七月七日宴。休若至建康。賜死於第。又殺一親弟贈侍中司空。以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時帝諸弟俱盡。惟休範人才庸劣。幸而得全。或譖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於魏。帝封銀壺酒。使吳喜持往淮陰飲之。以驗道成誠僞。道成懼不敢飲。喜乃密告之曰。帝無惡意。此酒可飲也。先自飲之。道成亦飲。盡歡而散。喜還朝。保證道成無二。帝乃釋然。俄而徵道成入朝。左右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關他人。今日惟應速發。若淹留願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遂星夜赴都。前不欲入朝。所謂見機行事。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先是帝在藩。與褚淵相善。及卽位。深相委仗。至是疾甚。淵方爲吳郡太守。急召之。淵旣至。入見帝於寢殿。帝流涕謂曰。吾近危篤。故

召卿。欲使卿著黃襪耳。黃襪者。乳母之服。以托孤之任寄之也。淵惶懼受命。夏
 四月乙亥。帝大漸。以桂陽王休範爲司空。褚淵爲左僕射。劉劭爲右僕射。與尙
 書令袁粲。劉秉。並受顧命。淵素與道成相善。引薦於上。褚淵引詔又以道成爲
 右衛將軍。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帝見休仁執劍入內。驚問左右曰。建安何
 以來。左右答不見。繼而連呼曰。司徒寬我。司徒寬我。遂崩。常人有大功而殺之。雖
也其索命庚子。太子昱卽皇帝位。時年十歲。朝政皆委袁粲。褚淵。二人承明帝奢
 侈之後。務行節儉。而阮佃夫。楊運長。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一日。羣臣在
 朝。方議國事。忽有大雷戍主馳檄到京。報稱桂陽王休範反於江州。帥兵十萬。
 晝夜東下。當是時。幼主初立。羣情未附。武備廢弛。忽聞休範作亂。人心皇皇。上
 下危懼。乃召在位大臣。共集中書省。計議守戰之事。衆臣面面相視。茫無定見。
 道成慷慨言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遠徵前失。輕兵急下。乘我
 無備。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料敵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

衆心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及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不待戰而勝負已判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顧謂張永曰。征北守白下。指劉劭曰。領軍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法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曲從。今不能也。離坐起執劉劭手曰。領軍既同鄙議。不可改易。定大計須有此決斷劭許之。於是道成出頓新亭。張永屯白下。衛尉沈懷明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所取。及道成至新亭。治營壘未畢。果報休範前軍已至。果不出所料你道休範爲何而反。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所齒。物情亦不向之。故明帝之末。得免於禍。及蒼梧卽位。年在幼冲。素族秉政。近習用事。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爲宰輔。旣不如志。怨憤頗甚。其謀主許公與。令休範折節下士。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收萬計。

畜養才勇。繕治器械。會夏口闕鎮。休範以爲必屬於己。朝廷又以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配以兵力。使鎮夏口。休範聞之益怒。密與許公輿謀襲建康。公輿以爲兵宜速進。朝廷卽聞吾反。商議出兵。不能一時卽決。而我兵已擣建康。建康一得。餘郡自服。休範從之。乃悉起江州之兵。使大將丁文豪、杜黑騾爲前鋒。兼程而進。那知已被道成料著。賊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督衆拒守。休範有勇將蕭惠朗。乘初至之銳。帥敢死士數百人。突入東門。殺散守卒。直至射堂。城中皆避其鋒。道成親自上馬。帥麾下搏戰。偏將陳顯達。從後擊之。惠朗乃退。許公輿又爲休範謀曰。我衆敵寡。不必聚攻一處。王今留攻新亭。而遣丁文豪、杜黑騾各領精騎直趣建康。新亭破。則建康愈危。建康破。則新亭不攻自下。休範從之。此計誠善其如天命不屬何正是兵臨濠下。威風大。將到城邊。戰伐深。未識建康若何禦之。且聽下文分解。

明帝嗣位。幸有蔡興宗持重以鎮定之。而沈攸之等。各爲用命。諸路烏合。

之衆。人懷異心。卽次殄滅。此其宜矣。南方既定。肆志淮北。不聽興宗之言。致薛安都結連北魏。喪師失地。悔之無及。此驕盈之所致也。至借人生子以繼身後。而本支骨肉。屠滅殆盡。是卽嗣世能久。已暗易他姓矣。雖諡曰明。糊塗已極。休範不度德量力。以憤興師。卽無道成謀略。亦不能有成。總之天欲更興一朝。此特爲繼起者驅除耳。

第十四卷

輔幼主道成懷逆

殉國難袁粲捐身

話說休範自以大衆攻新亭。而別遣文豪、黑騾直搗建康。文豪大破臺軍於阜莢橋。時王道隆將羽林兵在朱雀門內。急召劉劭來助。劭至朱雀門南。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奈何撤桁示弱。劭亦憤。遂度桁南。親自搏戰。那知戰陣方合。被黑騾一騎沖來。斬於馬下。兵士散亂。道隆不能支。亦棄衆走。黑騾追殺之。黃門郎王蘊負重傷。踣於御溝之側。或扶之以免。於是中外大震。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爭傳新亭亦陷。

人心惶惑
每有訛傳

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劭避職。劭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得免。又劭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爲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道成曾謂之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尙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劭不從而果敗死。話分兩頭。道成與休範拒戰。自哺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角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秉燭危坐。厲聲呼叱。如是者數四。乃定。所謂鎮明日復戰。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其時麾下勇將兩員。一姓黃。名回。一姓張。名敬兒。非二人休範不能避誅故敬兒南陽人。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猛獸。發無不中。素無賴。家貧。備於城東吳泰家。泰有愛婢。敬兒與之通。事發。泰欲殺之。逃於空棺中。以蓋加上。乃免。後得志。誣泰通袁覲爲逆。明帝殺泰。籍其家。僮役財貨。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卽以爲妾。初敬兒母。臥於田中。夢犬子有角。舐其陰處。遂有孕而生敬兒。故初

名狗兒。明帝嫌其名鄙俚。改爲敬兒。時從道成守新亭。與黃回共立城上。望見

休範。白服乘肩輿。以數十人自衛。登城南觀戰。敬兒謂回曰。彼可詐而取也。魏

疎寇心遂回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此。當以

本州相賞。敬兒乃與回並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前。黃回陽

致密意。休範信之。置二人於左右。命進酒。飲至半酣。笑呼道成名曰。爾腹心已

潰。何可乃爾。古人受降如受敵休範一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遂奪休範

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驚走。敬兒提頭嫚罵。與回奔歸新亭。道成得首。便差

隊主陳靈寶持送建康。靈寶行至中道。恰逢西兵阻路。棄首於水。挺身到京。唱

云已平。而無以爲驗。休範既誅。偏又無以爲驗。情事多一曲折。衆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進戰

愈力。俄而其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乎。因詐

稱休範已殺道成。據新亭矣。士民惶惑。乘夜詣新亭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

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

刺皆已焚。卿等勿懷憂懼也。安人心定衆皆愕然而散。道成知臺軍屢敗。急遣
 陳顯達、張敬兒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於是臺軍之氣亦振。大
 破賊衆。遂斬丁文豪、杜黑騾於宣陽門。餘皆竄走。斯時道成在軍。見大勢已寧。
 亦卽整旅還都。百姓緣道聚觀。皆曰。全社稷者此公也。孰知社稷者亦此公也及入朝。拜
 爲中領軍、兗州刺史。留衛京師。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號爲四貴。今日按
 下。却說蒼梧王之爲太子也。年六歲。始就學。而惰業嬉戲。師不能禁。好緣漆帳
 竿。去地丈餘。久之乃下。年漸長。喜怒益乖。左右有失旨者。輒手加撲打。蓬首跣
 足。蹲踞於地。以此爲常。頑頓無恥明帝屢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卽位。內畏太后。
 外憚諸大臣。猶未敢縱逸。自加元服。變態百出。好出外遊行。太妃每乘青犢車。
 隨路檢攝。其後漸自放恣。太妃亦不能禁。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
 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或往營署。與嬖人解僧智、張五兒等。恆相馳逐。夜
 開承明門以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戈矛。路逢行人男女。及犬馬牛

驢。隨手刺死。無一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道絕。至鐵椎鑿錫
 之徒。不離左右。嘗以鐵椎椎人陰囊。囊破裂。左右見之。有斂眉閉目者。蒼梧大
 怒。令此人袒胛正立。以矛刺之。洞胛而過。孟子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大內耀靈殿。本明帝
 臨政之所。養驢數十頭於內。己所乘馬。養於御牀側。又知己非帝子。為李道兒
 所生。每出入去來。常自號李將軍。必欲出其母醜京營有女子。年十五六。性癡憨。駕至
 不避。從旁嘻笑。蒼梧便入其屋。不避左右。與之苟合。女亦全不愧懼。任其所為。
 遂大悅。男女俱不知羞恥自然相合自是往來無間。人謂之路嬪牆妃。四字又性極好殺。一
 日不殺人。則慘慘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懼蹈不測。謀候其駕出遊。
 稱太后令。閉城門。執而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收佃夫誅死。寸斬其家屬。或有
 告朝臣杜幼文、沈勃、孫超亦與佃夫同謀。遂帥衛士自掩三家。剝解鬻割。嬰孩
 不免。時沈勃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其耳。唾罵之曰。
 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恨吾不獲見之。遂死。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怒其不華。

令太醫煮藥。欲酖太后。天生逆種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陛下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鍊金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絕。未嘗吹簾。執管便韻。若作貧賤人倒可養家度活自造露車一乘。其上施篷。乘以出入。其捷如飛。羽儀追之不及。又各慮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嘗直入領軍府。天時盛熱。道成解衣袒腹。晝臥堂中。見帝至。倉皇起立。帝指曰。好大腹。遂命立於室內。畫其腹為的。持弓引滿射之。真如惡犬咬人不辨親疎道成斂手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飽箭射之。帝乃更以飽箭射。正中其臍。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又嘗自磨刀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為汝盡力。乃止。命有天

到處逢著救星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曰。幼主所為如此。不惟吾等不免。社稷亦不可保。不先廢之。後悔奚及。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功曹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

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公豈得坐受夷滅。道成然之。寄書蕭蹟。令爲之備。却說蹟字宣遠。道成長子也。蹟。插敘蕭方生之夕。母陳氏夢有龍據屋上。故又字龍兒。卽齊世祖武皇帝也。初爲尋陽郡贛邑令。值晉安王反。蹟不從。被執下獄。衆皆散。門客桓康驍勇多力。裝筐籃爲擔。一頭坐了夫人裴氏。一頭坐了兩位公子。挑之以逃。匿深山中。繼與蕭欣祖會集舊伴四十餘人。襲破郡城。救之出獄。及郡兵來追。桓康拒後力戰。手斬其將。追兵乃退。桓康大有俠氣及晉安旣平。朝廷徵蹟入京。拜爲尙書庫部郎。至是爲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道成欲使以郢州兵爲援。故報之。道成又欲出奔廣陵起兵。使人密告冀州刺史劉善明。東海太守垣榮祖。隨手插敘榮祖字華先。少好武。騎射絕倫。尤善彈。嘗登西樓。見鴻鵠翔於雲中。謂左右曰。吾當生取之。彈其兩翅。毛盡脫。鵠墜地。養其毛復長。縱之飛去。其妙如此。與劉善明。皆道成腹心也。善明報以書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後悔。榮祖亦

報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卽有叩臺門者。大事去矣。道成雖得二人言。尙懷猶豫。紀僧眞曰。二人之言是也。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爲安固。公百口北渡。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曰公爲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之計也。況今幼主出入無常。每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道成乃止。有王敬則者。臨淮人。道敬則出身敬少貧賤。母爲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旣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爲旣陽令。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平時善拍張。以勇力補刀戟衛士。使前廢帝常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跳罷。仍撫髀拍張。儼捷異常。後補旣陽令。昔日鬪吏亡叛。勒令出見。曰。我得旣陽令。汝何時得司徒公耶。其人叩頭謝罪。敬則曰。爾亦壯士。吾不汝責也。此舉絕似淮陰至是爲越騎校尉。見帝無道。欲自結於道成。夜著青

衣扶匐路側。聽察帝之往來。復陰結內廷楊萬年、陳奉伯等爲內援。專伺得間。即便行事。是時蒼梧荒淫益甚。每往來寺院中。城西有青園菴。乃女尼所居。房宇深遠。徒衆數十。一日。帝突至其處。羣尼倉皇跪接。帝視之曰。是皆秃耳。見一幼尼尙未剃髮。貌頗娟好。問之曰。爾在此何欲。對曰。欲修行耳。帝笑曰。恐所欲不在是。便攜之入室。裸而淫之。淫惡事愈出愈奇又令左右擇尼中年少者。遍淫之。問曰。此舉何如。左右曰。此舉是陛下大功德。遂大笑而散。又有一道人。名曇度。素無賴。與之親善。所親善者愈降愈下一夜行至領軍府前。左右曰。一府皆眠。帝何不緣牆而入。殺其一家。帝曰。我今夕欲與一處作耍。無暇爲此。宜待明夕。遂去。明日。乘露車與左右向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菴留連半日。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坐地而飲。酣醉如泥。疑疑天子直與乞丐無殊左右扶之還宮。寢於仁壽殿內。有楊玉夫者。常得帝意。出入必與偕。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罵曰。明日當殺此子。取肝肺和狗肉食。是夜爲七月七日。臨睡吩咐玉夫曰。汝於庭中伺織女度河。

見卽報我。不見則殺汝。通他手玉夫大懼。乃與楊萬年、陳奉伯、伺帝熟寢。潛取帝防身刀。刎之。時年十五。如殺先是帝出入無時。省內諸閣。夜皆不閉。羣下畏相逢值。莫敢出走。宿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故帝雖被弑。無一覺者。乃令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開承明門出。遇王敬則於外朝。遂以首付之。使報道成。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曰。大事已定。領軍速卽入朝。道成猶慮蒼梧誑之。不敢開門。敬則聳身牆上。投其首以示道成。道成洗視之。果帝首。大喜。不唯死便戎服乘馬而出。偕敬則入宮。至承明門。詐稱駕還。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其喜刀環塞門孔處。呼門甚急。門吏開門迎之。只道帝歸。俱伏地震懾。不敢仰視。道成人殿。殿中驚駭。旣而聞蒼梧已死。咸稱萬歲。及旦。道成整宿衛出立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入朝會議。三人旣至。聞帝已被弑。皆驚愕不敢發言。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鬚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懼曰。尙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又讓袁粲。粲亦不敢當。

王敬則拔白刃。在殿前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刃。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卽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熟。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不自解。粲欲有言。敬則叱之。遂不出口。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狀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此段道成陽讓劉栗。膽怯哀。不敢言。敬則將道成心事直喊出來。

精一潮曲意迎 乃下議立安成王爲帝。作太后令曰。

豈以豕嗣登皇統。庶其體識日宏。社稷有寄。豈意窮凶極悖。日月滋甚。加以犬馬是狎。鷹隼是愛。單騎遠郊。獨宿深野。趨步闌闌。酣歌鱸肆。淫人子女。掠人財物。手揮矛鋌。躬行剗斫。自昔辛癸。爰及幽厲。方之於此。未譬萬分。民怨旣深。神怒已積。七廟阽危。四海褫氣。廢昏立明。前代令範。况乃滅義反道。天人所棄者哉。故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幽顯協規。普天同泰。驃騎大將軍安成王準。體自太宗。地隆親茂。皇歷攸歸。宜光奉祖宗。臨享萬國。便依舊典。以時奉行。

於是備法駕詣東府迎安成王準卽皇帝位。時年十一。是爲順帝。降封昱爲蒼梧王。葬之郊壇西。自是軍國大事皆聽道成處分。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爲侯。

時已成之先是劉秉初退朝。其從弟劉韞迎而問之曰。今日之事當歸兄否。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膺嘆曰。兄肉中詎有血耶。今年族矣。秉默然。然猶謂尙書一官萬機根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庶可無變。執不知事既而道成當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與袁粲閣手仰成矣。却說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早喪父。祖母哀其孤幼。名之曰愨。孫少好學。有清才。不以權勢爲重。平素每有朝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方就職。至是知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詔使出鎮石頭。卽時受命。又荊州刺史沈攸之在明帝時與道成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有女。攸之娶爲子婦。其在荊州。有言其反者。道成力保其不反。攸之深以爲感。及蒼梧遇弑。道成遣其長子元琰。以蒼梧劊斫之。具示之。攸之知道成將篡位。大怒。謂左右曰。吾寧王陵死。不爲賈充生。大義然猶未暇舉兵。乃

上表稱慶。時張敬兒爲雍州刺史。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有異。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燈一隻以示意。敬兒乃密爲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藏於襦襜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不忍坐視國亡。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襦襜角示之。又會集諸將云。頃太后使至。賜我以燭。剖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吾不可負太后命。扶危定傾。願與諸君任之。衆皆應命。乃遣道成書曰。

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謀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乃至積日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愧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官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之遺訓。固如此乎。蕭公應語塞矣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無包胥之節耶。

書去。卽建牙勒兵。蓋攸之素蓄士馬。資用充積。甲士十萬。鐵騎三千。兵勢甚盛。乃遣輔國將軍孫同爲前鋒。餘軍相繼東下。道成聞其兵起。卽自入守朝堂。命

其子蕭凝代鎮東府。蕭映出鎮京口。內外戒嚴。以右衛將軍黃回爲郢州刺史。督軍討之。先是道成以世子蹟爲晉熙王變長史。修治器械。以防他變。及徵變爲揚州。以蹟爲右衛將軍。與變俱下。命柳世隆行郢州事。蹟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日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君守於內。我攻於外。破之必矣。未事綱總世隆領命。及攸之起兵。蹟方行至溢口。欲歛兵守之。衆將皆勸倍道趨建康。蹟曰。溢口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溢口。內衛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至此。天所使也。或疑城小難固。蹟曰。苟衆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何患城小。識極遠變不讓於父乃送晉熙王歸郢州。而已則留鎮溢口。遣使密報道成。道成聞之喜曰。真吾子也。乃以蹟爲西討都督。話分兩頭。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路過巴陵。與攸之深相結。還至京師。乃與袁粲、劉韞、劉韞謀誅道成。而黃回、孫曇權、卜伯興等皆與通謀。先敘當是時劉韞爲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閣。黃回出屯新亭。粲等定計。矯太后令。

使韞與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黃回等爲外應。劉秉等並赴石頭。謀既定。將以告褚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書生誤事 往往如此淵卽告道成。道成聞之。乃使薛淵往石頭。陽爲助粲。陰實防之。薛淵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之甚。對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爲一家否。今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者。正謂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憂耳。但當努力。無復多言。道成旣遣薛淵防外。又恐內變難制。乃以王敬則爲直閣。與卜伯興共總禁旅。戒之曰。有變先殺伯興。劉韞。敬則領命而去。是時粲與諸人。本期壬申之夜。內外並發。而劉秉恇擾不知所爲。纔及晡後。卽束行裝。噉羹寫胸上。手振不自禁。此等無用之物 何足與圖事日未暗。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旣至。見粲。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秉曰。得見公。萬死無憾。孫曇權聞之。亦奔石頭。乃大露。道成密使人告敬則。時閣門已閉。敬則欲開閣出。卜伯興

嚴兵爲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書省帥禁兵收韞。韞已戒嚴。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起迎之曰。兄何夜顧。特來敬則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賊。韞惶急。走抱敬則。敬則拳毆其頰。仆地。乃殺之。伯興倉皇出。敬則亦迎而殺之。王蘊聞劉韞死。嘆曰。事不成矣。狼狽率部曲數百。向石頭。薛淵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卽散走。道成調遣何等周密。粲同事諸人皆倉皇失措。焉得不敗。道成又遣其將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自倉門入。與薛淵并力攻粲。孫曇權禦之。殊死戰。殺臺軍百人。僧靜乃分兵攻府西門。縱火焚之。粲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秉不顧粲。卽踰城走。粲亦下城欲還府。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重。不忍負耳。僧靜乘暗獨進來。殺袁粲。最在粲後。覺有追逐聲。急以身衛父。僧靜直前斫之。最仆地。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亦何害。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但未識粲死之後。宋事作何結局。且聽下回分解。

劉昱本李道兒子。既竊位。無惡不作。至偷雞盜狗。醜濫已極。千古以來。無此樣子。禽獸猶知有母。昱以羽扇不華。至欲弑母。禽獸不如。爲楊玉夫所殺。蓋已晚矣。道成始而憂禍。繼則羽翼已成。不得歇手。亦是騎虎之勢。沈攸之一心輔國。不以姻戚交好。稍動其心事。雖不成。可謂忠臣。褚淵受顧命之日。貳心已見。真反覆小人。謠曰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公論自在人心也。

第十五卷

沈攸之建義無成

蕭紹伯開基代宋

話說袁粲死後。黨與瓦解。劉秉走至額擔湖。追兵斬之。王蘊、孫曇權皆被獲誅死。唯黃回期於詰旦領兵爲應。聞事洩。不敢發。道成撫之如舊。伏下黃回後日被誅粲有門生狄靈慶。平時解衣推食。待之甚厚。及粲死。一門盡誅。遺下一兒。僅數歲。乳母竊之以逃。念無可投者。唯靈慶一家。素受袁氏厚恩。攜兒投之。求其庇護。靈慶曰。吾聞朝廷構袁氏兒。懸千金賞。今來吾家。富貴到矣。因卽抱兒出首。乳母

呼曰。天乎。公昔有恩於汝。故冒死遠投。汝奈何欲殺耶君以求重賞。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族不久。此乳母不讓先是兒在時。常騎一大犛狗嬉戲。朝夕相隨。死後。靈慶常見袁兒跳躍堂上。或怒目視。家中器物常顛倒。本期朝有重賞。那知道成亦薄其為人。絕不加賞。靈慶已失望。小人枉一日。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之於堂。猝起而噬其喉。靈慶仆地。狗至死不放。靈慶遂死。未幾妻與子相繼沒。此狗即兒所騎大犛狗也。人以爲靈慶之負恩。不若狗之報主云。畜生

人無義古今且按下不表。再說沈攸之遣其將孫同以三萬人爲前驅。劉攘兵以二萬繼後。分兵出夏口。據魯山。自恃兵強。頗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勞攻取。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即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不答。其將宗儼之勸攻郢城。無見臧寅止之曰。不可。郢城雖小。而地却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援。若不時舉。徒然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領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留偏師攻郢城。自將大軍東下。世隆欲誘之來攻。置陣

於西渚挑戰。又遣軍士於城樓上大聲肆罵。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隨其術中了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所謂小將亂大謀。故之老。何乃不知。是時內難雖平。外患未已。道成晝夜憂懼。問於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攸之力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獲。道成笑曰。君言過矣。劉善明亦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造舟治械。包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既險阻。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而留攻郢城。以淹時日。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不足慮也。竊以黃回素懷異志。假以強兵。恐勞公慮耳。道成曰。其罪未彰。吾不忍廢。且彼無能爲也。於是道

成出屯新亭。却說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蕭贇引兵據西塞。爲世隆聲援。時范雲爲郢府法曹。以事出城。爲攸之軍士所獲。攸之使送書入城。餉世隆犢一羸。魚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乃釋之。直訴苦情自然原諒先是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於是大怨。召諸將吩咐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諸君定獲封侯之賞。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成。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事。近來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令一出。衆皆疑懼。於是一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發覺。劉攘兵雖爲攸之將。心懷反復。一日。手下軍人亦有逃去者。懼坐其罪。密以書射入城中請降。世隆約開門以候。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姪劉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

向日帥衆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不聽吾言。至有此日。但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爲也。遂投水死。臧寅可謂有謀有守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共還取。以爲資糧。時郢城尙無追軍。而散軍亦畏抄殺。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那知張敬兒乘攸之東下。卽起雍州之衆來襲其城。攸之子元不能抗。遂棄城走。爲人所殺。其城已爲敬兒所據。攸之士卒聞之。未至江陵百餘里皆散。攸之無所歸。走至華容界。遂自縊。村民斬其首。送江陵。敬兒擊之以楯。覆以青繖。狗諸市郭。何必如此乃送建康。旣而悉誅其親黨。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敬兒貪殘初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錄事。榮感其恩。誓以死報。及敬兒兵來。榮爲留府司馬。或勸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此大事。若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破。軍士執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已死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懽笑而去。榮客程邕之見榮將斬。前抱之曰。與

邊公同遊。不忍見邊公死。乞先見殺。子好漢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命先殺之。然後及榮。見者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却說道成聞捷。還鎮東府。下令解嚴。以柳世隆爲尙書右僕射。蕭蹟爲江州刺史。蕭疑爲中領軍。褚淵爲中書監。凡朝廷要職。皆用腹心爲之。單有黃回屢懷異志。至京之日。尙擁部曲數千人。道成欲收之。恐致亂。乃託以宴飲。召入東府。伏甲斬之。丁結黃回由是異已悉除。內外咸服。駸駸乎有代宋之勢矣。下敘道成受且說南朝最重聞望。時長史謝朓負盛名。道成欲引之。參贊大業。深夜召之。屏人與語。久之。朓無一言。唯二小兒執燭侍。道成慮朓難之。取燭置几上。遣兒出。挑之使言。朓又無語。乃呼左右。不樂而罷。右長史王儉知其指。迎合的他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得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

尺亦不可保。道成曰。卿言不無有理。儉又曰。公今名位。尙是經常宰相。宜體絕羣后。微示變革。儉請銜命。先令褚公知之。道成曰。少日我當自往。卿不須去也。儉乃退。王儉家世入却說儉字仲寶。祖曇首。父僧綽。僧虔。僧達。皆其叔也。曇首暇日。嘗集子孫於一堂。任共戲嬉。僧達跳下地。作彪子形。僧虔累圍碁子十二。旣不墜落。亦不復加。僧綽採蠟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曇首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必此子也。僧綽當羽儀王國。福澤之厚。終不如僧虔。後皆如其言。儉生未期。而僧綽遇害。爲僧虔所撫養。性篤學。手不釋卷。年數歲。便有宰物之志。賦詩曰。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是宰相口氣賓客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一日。袁粲見之。曰。此宰相種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僧虔嘗有書誠儉曰。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論至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祖宗不能爲汝蔭。政應自加努力。儉因此益自勵。至是爲太尉右長史。知道成將代宋。欲輔成其業。

以建不世之勳。故汲汲勸其受禪。越一日。道成自造褚淵。攜手入室。款語良久。乃謂曰。我夜夢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且褚雖位望隆重。不過一惜身保妻子之人。非有奇才異節。公有所爲。彼必不敢立異。儉能保之。乃倡議加道成重爵。體絕羣臣。以議報淵。淵果無違異。丙午。詔進道成太傅。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兼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又道成心重謝朓。必欲引參佐命。拜爲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非知機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仍以朓爲侍中。更以王儉爲左長史。三月甲辰。以太傅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加九錫。詔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爲世子宮。一如東宮之制。褚淵求說於齊。引魏司徒何曾爲晉丞相故事。求爲齊官。可謂老齊公不許。以王儉爲齊尙書右僕射。儉時年二

十八也。四月壬申。進齊公爵爲王。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於齊。是時帝當臨軒。不肯出。逃於後宮佛蓋之下。何王敬則勒兵殿廷。以板輿入迎。拔刀指太后曰。帝何在。太后懼。自率闈人搜得之。帝涕泣不已。敬則啓譬令出。引使登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無恐。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果然帝泣而彈指曰。願後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可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走至殿側。引枕臥。傳詔懼。使朓稱疾。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登車還宅。乃以王儉權爲侍中。解璽授。禮畢。順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後。獼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褚淵率羣臣奉璽授。詣齊宮勸進。淵從弟炤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

賁曰。奉璽授在齊大司馬門。可實炤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爲。此語勝打甲午。王卽皇帝位於南郊。是爲齊高帝。還宮大赦。改元建元。奉宋順帝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之。諸王皆降爲公。自非宣力齊室。餘皆除國。以褚淵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狂至此。此門戶不幸。復有今日之拜。向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嘗爲一名士耶。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慎極淵固辭司徒之命。不拜。奉朝請。一日。淵入朝。以腰扇障日。有劉祥者。好文學。性氣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從車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指車前驢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可作三公。淵顧僕曰。速驅之。速驅之。毋聽狂言。此種人受人輕賤亦所甘心時輕薄子。多以名節訊淵。以其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爲宋氏亡徵也。河東裴顛上奏。數帝過惡。掛冠徑去。此病藥帝怒。殺之。太子蹟請殺謝朓。帝曰。殺之適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於家。

沛國劉瓛。爲當時儒學冠。帝以爲政之道問之。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帝嘆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帝性節儉。卽位後。不御精細之物。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爲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見主衣中有玉介導。命卽打碎。曰。留此政是興長疾源。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由是奢侈悉汰。風俗一變。夏五月乙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小人獻動。往往如此。上不罪而賞之。并殺宋宗室諸王。無少長皆死。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封皇子疑爲豫章王。均爲衡陽王。映爲臨川王。晃爲長沙王。曩爲武陵王。勗爲安成王。鱣爲鄱陽王。鑠爲桂陽王。鑑爲廣陵王。皇孫長懋爲南郡王。立太子疇爲皇太子。却說太子少歷艱難。功名素著。自以年長。與帝共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內外祇畏。莫敢有言者。侍中荀伯玉密啓之。帝大怒。不見太子。欲廢之而立。

豫章王疑。太子聞之。憂懼稱疾。月餘不出。而帝怒不解。父子之間不避嫌疑。一

日。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語駕往東宮。以慰太子。帝不語。敬則因大

聲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敕大官設饌。密遣人報太子候駕。因呼左右索輿。帝

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披帝身。扶帝上輿。敬則此舉大有作用遂幸東宮。召諸王大臣宴

飲。太子迎帝。遊元圃園。長沙王執華蓋。臨川王執雉尾扇。竟陵王子良持酒鎗。

南郡王長懋行酒。太子與豫章王捧肴饌。帝暗回帝大悅。酒半。褚彥回彈琵琶。王

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歌。王敬則脫朝服去冠。挽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三公

掃地盡矣。然當此却好看帝笑曰。豈有三公如此者。對曰。臣由拍張。故得三公。今日豈可忘

拍張。帝大笑。賜太子以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散。是日微敬。則太子幾廢。明

之敬則以故太子德敬則而怨伯玉。伯玉手補敘先是伯玉少貧賤。賣卜爲業。帝鎮

淮陰。用爲參軍。所謀皆合。甚見親信。嘗夢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

飛。伯玉問翅何時飛。帝曰。尙待三年。伯玉於夢中叩首祝之。忽有龍出帝腋下。

翅皆飛揚。醒以告帝。帝喜。後二年。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大權在握。謂伯玉曰。卿夢今日驗矣。至是因啓太子之過。帝愈信其無欺。使掌軍國密事。勢傾朝野。每暫休外。軒蓋填門。其母死。朝臣無不往弔。褚淵、王儉、五鼓往。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卿士已擁塞盈巷。至下鼓。尙未得前。及入門。又倚廳事久之。方得弔。待他精玉可知此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憊然。恨之切齒。明日入宮。言於帝云。臣等所見二宮及齋閣。以比伯玉宅。政可設雀羅。怪不得外人有言。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帝聞而笑之。寵任如故。後太子卽位。遂賜死。從來權所歸即怨所集伯

玉勢耀若此焉得不敗初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當出嫁。是夕。隨人逃去。而伯玉卒至敗亡。此是餘話。今且不表。却說帝得天下。年齒已高。自踐祚以來。勤勞萬幾。宵旰不息。精神漸減。四年二月乙未。帝不豫。三月庚申。疾益甚。乃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授遺詔輔政。詔曰。

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業。遘疾彌留。至於大漸。公等事太子如事吾。當令敦穆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宏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死生有命。夫復何言。

壬戌。帝崩於臨光殿。年五十六。於是羣臣奉太子卽位。是爲武帝。稱遺詔。以司徒褚淵錄尙書事。左僕射王儉爲尙書令。車騎將軍。喪禮悉從儉約。遵遺詔也。庚午。以豫章王疑爲太尉領揚州牧。武帝諸弟中。豫章最賢。常慮盛滿難居。求解揚州。帝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疑嘗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牛奔突部伍。左右欲執牛。主推問。疑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其爲政寬厚類如此。表豫章之賢。伏下死得可惜。時臨川王映亦號賢王。帝問其居家何事。映曰。唯使劉獻講禮。顧則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爲樂。帝大賞之。他日謂疑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疑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帝以玉如意指疑曰。未若皇帝次弟爲善更多也。相與大笑。時帝友愛甚。

篤。而太子長懋。素忌諸叔。居心不以如此焉故諸王皆不願與政。未幾豫章卒。年四十九。帝甚哀之。王融爲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墮月。帝見而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疑死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傳云取精多用物宏則魂魄強稔卒枉死焉得無精爽其見形而有言也宜哉我患癰與痢。未應便死。皇太子於膏中加藥數種。使癰不差。復於湯中加藥一種。使痢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向胸前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相好。爲吾呈上。言訖不見。文季大驚。祕不敢言。但未識太子有何報應否。且聽下回分解。

齊高帝當宋之季世。羽翼已成。不得不爲禪代之事。褚彥回屢受顧命。直以天下爲人事。其親弟尙不能忍。况他人乎。此名節之所以足重也。至高帝節儉爲心。雖黃金與土同價之言。亦是驕人語。其好處不可沒也。

中國圖書公司記出版

教育部審定

通俗教育講演用書

增訂 國恥小史 一册 三角

沈文濬編 是書歷舉我國近數十年來國際上之大事變。上起鴉片之戰。下迄日俄戰爭。文筆淺顯。議論沈痛。令人讀之。油然而生愛國保種之心。書為沈君原編。復經沈彭年君詳加校改。最合通俗教育講演之用。

國恥小史續編 一册 三角

趙玉森編 日本要求及俄蒙交涉。實為我國最近交涉中重大之案件。茲特將交涉真相。訂約全案。據實編成續編。凡我國民。亟宜人手一編。以資儆惕。

代售處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

82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訂 四 十 八 冊	計 八 千 餘 面	萬 三 千 餘 條	三 百 餘 萬 言
-----------------------	-----------------------	-----------------------	-----------------------

時令 宮苑 帝德 朝貢 禮制 考試 獄訟 薦舉 宗規 務教 工務 義使 義使 廉使 孝友 風俗 婚娶 知遇 吏治 兵刑 度支 外藩 恩遇 第宅 氣候 地輿 園林 巡幸 閣寺 屯漕 戰事 爵秩 隱逸 談諧 門閥 方諷 慈惠 正氣 狷介 雅量 疾病 著述 藝術 方術 優伶 盜賊 植飾 服飾

名勝 祠廟 宮闈 外交 教養 武略 幕僚 諱諱 種族 姓名 農商 敬信 貞烈 豪侈 異稟 喪祭 性理 鑒賞 賭博 娼妓 棍騙 礦物 飲食

分九十二類

每部定價 洋十四元

得此一

書勝讀

筆記數

百部

另製木箱

一只九角

47-1

南史演義

三

商務印書館發行

857.47
249-1
2:2



3 0614 7097 1

1. 六十卷義演史南

南史演義第二册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六卷

縱敗禮宮闈淫亂

臣廢君宗室摧殘

話說豫章身故。人皆以得疾而卒。那知太子暗行毒害。一靈不散。忽見形於沈文季。述其致死之由。文季知之。不敢告人。俄聞太子疾。文季謂人曰。太子殆不起矣。越數日。太子果卒。帝哀痛殊甚。時竟陵王子良。好文學。有令望。爲帝次子。人皆以儲位之歸。宜在子良。而帝卒以嫡嗣爲重。不立太子。而立太孫。却說太孫。名昭業。字元尙。文惠太子長子也。始高帝爲宋相。鎮東府。昭業年五歲。在床前戲。高帝方對鏡。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謂我誰耶。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卽擲鏡不拔。及長。美容止。工隸書。武帝

特所鍾愛。敕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示貴重。性辨慧。進退音吐。皆有儀度。接對賓客。款曲周至。然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當太子在日。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謂其妃何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知生帝王家。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反得快意。其言如此嘗私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鈎。夜開西州後閣。與左右至營署中淫宴。其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皇孫所爲若此。若言之二宮。則其事非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豈惟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耶。數日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書於黃紙。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即平人待父侍太子疾。衣不解帶。及居喪次。號泣不絕聲。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卽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武帝往東宮臨喪。昭業迎拜號慟。絕而後蘇。虧他假帝自下輿抱持之。甚嘉其孝。帝以晚年喪子。鬱鬱不樂。未幾有疾。太孫

入侍。憂愁慘懣。言發淚下。每語及帝躬病重。輒哽咽不自勝。故帝益愛之。時何妃在西州。一日得太孫手書。別無一語。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妃知大慶在卽。亦暗暗歡喜。只得不久喜俄而詔竟陵王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由是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却說中書郎王融。字元長。補敘王融遺事少而神明警慧。其叔王儉謂人曰。此兒年至三十。名位自立。常侍帝於芳林園禊宴。爲曲水詩序。人爭稱之。會魏使宋弁來聘。帝以融有才辨。使兼主客接之。弁見其年少。問主客年幾。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弁又云。聞主客有曲水詩序甚佳。願得一觀。融乃示之。弁讀竟。嘆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時稱其善對。獨其性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可望公輔。嘗詣王僧祐。值沈昭略在座。不識融。問主人曰。是何年少。融聞而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勞卿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爲中書郎。嘗撫案

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又嘗過朱雀桁街。路人填塞。車不能行。乃植車歎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素與竟陵王子良友好。於是乘帝不豫。爲之圖據大位。戊寅。帝疾亟。暫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融固欲矯詔立子良。及太孫來。融戎服絳衫。立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王融時死頃之。帝復蘇。問太孫何在。因召東宮器甲並入。太孫因見帝痛哭。帝以其必能負荷大業。謂之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只怕等不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復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詔子良善相毗輔。朝事大小。悉與左僕射西昌侯鸞參懷。遂殂。却說鸞字景棲。高帝兄。始安王道生之子也。鸞係繼統之人。故特筆提之出早孤。爲高帝所養。恩過諸子。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有嚴能名。故武帝亦重之。以子良才弱。遺詔委以朝政。鸞聞詔。急馳至雲龍門。融以子良兵禁之。不得進。鸞厲聲曰。有敕相召。誰敢拒我。排之而入。既入。指麾部署。音響如鐘。殿中無不從命。遂奉太孫登殿。卽帝位。是爲鬱林王。融知大事不遂。釋服

還省。歎曰。竟陵誤我。悔已遲了先是鬱林王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并忌子良。時子良居中書省。慮其爲變。使虎賁二百人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收王融於獄。賜死。融臨死。嘆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計。當吐一言。蓋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惡也。人謂融險躁輕狡。自取其死云。却說鬱林自卽位後。大殮始畢。悉呼武帝諸伎。奏樂於前。所寵嬖臣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皆用事。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日之間。家累鉅萬。擅取官物。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曰。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徐龍駒爲後閣主書。常居含章殿。著黃綸。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書敕。左右侍直。與至尊不異。放臣下驕橫如此豈成局面自山陵之後。帝卽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擲塗賭跳。作諸鄙戲。賞賜嬖寵。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未。乞巧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三億萬。金銀財帛。不可勝計。未滿一年。所用垂盡。嘗入主衣庫。令

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為笑樂。后字婧英。撫軍將軍何戢之
 女。性亦淫亂。夫一對好初為太孫妃。太孫狎昵無賴之徒。后擇美少者。皆與之私。
 及為后。淫蕩如故。帝既好淫。后善於迎接。能曲暢其情。故帝寵愛特甚。恣其所
 為。有侍書人馬澄。年少貌美。為帝弄童。后悅之。托以有巧思。令出入御內。絕見
 愛幸。嘗著輕絲履。紫絳裘。與后同居處。后出素臂。與之鬪腕角力。帝撫掌以為
 樂。作開眼又侍書楊珉。年十五。姣好如美女。而有嫪毒具。為帝所幸。常侍內廷。后
 尤愛之。私語宮人曰。與楊郎一度。勝餘人十度。一日帝往后宫。后正與珉擁抱
 未起。宮女急報駕至。后遽起見帝。冠髮散亂。四體倦若無力。帝問何事晝寢。后
 笑曰。吾夢中方與陛下取樂。不意陛下適來。使妾餘歡未盡。帝笑曰。阻卿夢中
 之興。還卿實在之樂何如。趣好奏遂解衣共寢。恣為淫蕩。武帝有寵姬霍氏。年少
 有殊色。帝欲烝之。在后前極口稱其美。后曰。陛下既愛其美。何不納之。帝曰。懼
 卿妬耳。后曰。陛下所愛。妾亦愛之。語極蘊藉其如奚妬為。妾為陛下作媒何如。

帝大悅。是夕與帝同輦。往霍姬宮。姬接入。后撫其背曰。今夜送一新郎在此。卿善伴之。說罷別去。帝遂就寢。霍氏宮深相寵愛。累日夜不離。那知后亦爲著自己。使帝在他處留連。正好與楊珉任意取樂。可以晝夜無間。斯時穢聲狼籍。蕭鸞深以爲恥。嘗謂帝曰。外廷之事。臣得効力。宮禁之內。還期陛下肅清。無使取笑天下。帝深惡之。遂不與相見。一日謂鄱陽王鏘曰。公以鸞爲何如人。鏘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帝默然。私謂徐龍駒曰。我欲與鏘定計取鸞。鏘旣不同。我亦不能獨辦矣。鸞聞之懼。陰欲廢帝。唯慮蕭譔。蕭坦之。典宿衛重兵。爲帝心腹。因謀之。尙書王晏。晏曰。此二人可以利害動也。請往說之。必得如志。鸞因使晏密結二人。勸行廢立。二人初猶未許。及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己。乃回意附鸞。在內廷陰爲鸞耳目。打成一局了先是帝居深宮。羣臣罕見其面。唯以譔與坦之爲祖父舊人。尙加親信。得出入後宮。凡褻狎宴遊。二人在側不忌。故鸞欲有所

陳說。唯遣二人入告。乃得上達。一日鸞以楊珉淫亂宮掖。尤無忌憚。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方對鏡理妝。聞之。妝不及畢。急奔帝前。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少年。無罪過。何可枉殺。爲了心上人。廉恥亦願不得著急。如見。坦之拊帝耳語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第二人聞。帝平日每呼后爲阿奴。因呼后曰。阿奴暫去片時。后不得已。走入坦之乃曰。外間並云珉與后有別情。彰聞遐邇。不令赴臺一訊。其事益信。帝乃敕珉赴臺。珉至臺。鸞亦不問。卽押赴建康市行刑。俄有敕原之。而珉已死。鸞又啓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直閣將軍周奉叔。帝之爪牙臣也。敘補與其父盤龍。皆以勇力聞。先是魏攻淮陽。武帝敕盤龍往救。奉叔單馬牽奉叔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投箸而起。上馬奮稍。直奔魏軍。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勇。聞其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衝擊。殺傷無數。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尋之。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中。魏軍敗走。形容奉叔之勇父子

並馬而歸。由是名播北國。其後奉叔給事東宮。帝嘗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卽位後。遷爲直閣將軍。恃勇挾勢。陵轢公卿。常以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衛不敢叱。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鸞畏之。使坦之說帝曰。奉叔才勇。可使出守外藩。乃以爲青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戶侯。帝許之。鸞以爲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色曰。若不見與。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鸞佯許之。及將之鎮。部伍已出。鸞復以帝命召入。殺之省中。啓云。奉叔慢朝廷。當誅。帝不獲已。可其奏。又去一爪牙矣當奉叔未誅時。侍讀杜文謙。惡鸞專政。謂綦毋珍之曰。天下事概可知矣。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禍至何及。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從命。昨聞宿衛萬靈會。與王範共語。皆攘袂捶床。心懷不平。君其密報奉叔。使靈會殺蕭湛。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卽勒兵入尙書省。斬蕭令。兩都伯力耳。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異日稱敕賜死。父母爲殉。在眼中矣。

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何后以楊珉之死。日夜切齒。勸帝殺鸞。時蕭詵、蕭坦之、握兵權。大臣徐孝嗣、王晏、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等。皆一心附鸞。帝左右無可與謀者。唯中書令何胤。后之從叔。近直殿省。欲以誅鸞之事任之。胤謝不能。乃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咨政府。胤亦難之。其事復止。謀而不果。愈速其禍。鸞於是逆謀益急。日夕要結諸臣。驃騎錄事樂豫。謂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霍之舉。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富貴要緊。由人笑罷。帝謂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蕭詵欲共廢我。似非虛傳。卿所聞若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耶。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姥言耳。豈可信乎。官若除此二人。誰敢自保。帝信之。然逆謀漸洩。直閣將曹道剛、朱隆之等。深爲之防。鸞因謂蕭詵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內廷已相猜疑。明日若不舉事。恐無所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詵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詵先入。遇道剛隆

之於庭。皆殺之。直後徐僧亮見有變。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當以死報。又
 殺之。鸞引兵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
 等皆隨其後。時帝在壽昌殿。裸身與霍姬相對坐。平日狂淫可想聞外有變。使閉內殿
 諸閣。令闈人登興光樓望之。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武士。在西鐘樓下。帝
 大驚曰。是何人也。話未絕。諶已引兵入壽昌閣。帝見之。急趨霍姬房。兵士爭前
 執之。以帛纏頸。扶出延德殿。宿衛將士見帝出。皆叩刀欲奮。蕭諶謂之曰。所取
 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隸服於諶。皆不敢發。行至西弄。遂弑之。輿尸出殯
 徐龍駒宅。霍姬及諸嬖倖皆斬之。鸞既弑帝。欲作太后。令曉示百官。徐孝嗣於
 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乃以太后令廢帝爲鬱林王。葬以王禮。廢何后爲王妃。
 迎立新安王。昭文。丁酉。卽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延熙。是爲海陵王。以鸞爲驃
 騎大將軍。錄尙書事。進封宣城公。政事一稟宣城處分。先是鬱林王之將廢也。
補敘前事鄱陽王鏘初不知謀。鏘每詣鸞。鸞倒屣迎之。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

信之。及鸞勢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長史謝粲說鏘曰。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坐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鏘以上臺兵力。悉屬東府。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隊主劉巨。武帝舊人。叩頭勸鏘舉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馳告鸞。鸞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鏘。并殺謝粲。劉巨等。二人以忠死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死。大懼。欲起兵。謂防閣陸超之。董僧惠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死。二人曰。此州雖小。而孝武常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時太妃在建康。密遣書迎之。太妃有同母兄于瑤之。知其謀。遽以告鸞。瑤之鸞遂遣王元魏引兵討子懋。又遣裴叔業。于瑤之。先襲尋陽。叔業泝流直上。輕兵襲溢城。守將樂賁開門納之。子懋聞溢城失守。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部曲多雍州人。皆踴躍願奮。叔業畏其銳。乃使于瑤之入城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慮。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

懋信之。遂不出兵。衆情大沮。瑤之弟琳之在城中。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反說叔業取子懋。小人反於是叔業遣兵四百。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琳之拔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障面。使人殺之。董僧惠被執。將殺。謂王元勰曰。晉安舉義。僕實豫謀。得爲主人死。不恨。願至大殮畢。退就鼎鑊。元勰義之。具以白鸞。得免死。子懋子昭基。年纔九歲。被囚於獄。以方二寸絹爲書。遺錢五百。使達僧惠。僧惠視之曰。郎君書也。悲痛而卒。或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閉門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有厚賞。密自後斬之。頭落而身不倒。元勰厚加殮殮。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人皆快之。天報昭然時臨海王昭秀。爲荊州刺史。鸞遣徐元慶至江陵。以便宜從事。長史何昌寓曰。僕受朝廷重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卽以相付耶。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啓聞。重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裴叔業自尋

陽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防閣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典籤叱左右斬之。遂殺銳。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鈇。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鑑。諸王皆枉死當時朝廷之上。以鸞有靖亂功。詔進鸞爲大傅。加殊禮。封宣城王。鸞以兄子遙光爲南郡太守。不之官。鸞有異志。遙光皆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豫謀。任爲腹心之佐。先是王脾上有赤誌。人以爲貴徵。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王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播告天下。此言正合鸞意一日桂陽王鑠至東府。見鸞出。謂人曰。向錄公見接殷勤。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是夕果遇害。江夏王鋒有才行。鸞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王。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鸞失色。及殺諸王。鋒又大言其非。鸞收而殺之。又遣人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匿床下。兵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殺之。遺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爲南蘭太守。鎮琅琊城。有守兵。法亮恐其不肯就

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卽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委之。伯茂手自執醜。逼子倫飲。子倫正衣冠。坐堂上。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殺其子孫殆盡。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自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但此酒非勸酬之爵。只可獨飲。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

哀哉蓋齊制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故威行州郡。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表明典籤權重之由南海王子罕在瑯琊。欲遊東堂。典籤姜秀不許。遂止。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響。嘗求熊白。廚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及鸞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時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竟害之。若不立典籤。故當不至於此。其後宣城王亦知典籤之弊。不許入都奏事。典籤之任始輕。但未識宣城若何篡立。且聽下文再剖。

齊武帝雄才武略。高蓋一世。但行事忍刻。與國家忠厚開基。相背而馳。焉得

繼體之悠久。太子早逝。太孫狡詐百出。宮闈淫亂。蒸及武帝姬人。何后玉成之。以自恣其慾。肆無忌憚。蕭鸞誅殺淫亂之人。廢帝更立。未嘗不可。乃大權獨握。誅戮宗室。至於盡絕。子倫云。先朝殺滅劉氏子孫殆盡。今亦復如是。理數宜然。可知天道好還。昭然不爽也。特當此天翻地覆之時。而董僧惠。陸超之。慷慨赴義如是。天理不漸滅於人間。亦史冊之光哉。

第十七卷

救義陽蕭衍建績

立寶卷六貴爭權

話說宣城王志在竊國。懼宗室不服。先加殺害。於是朝綱獨攬。羣臣爭先勸進。冬十月辛亥。乃假皇太后令曰。

嗣主冲幼。庶政多昧。且早櫻疴疾。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胤體先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爲海陵王。

癸亥鸞卽帝位。是爲齊明帝。改元建武。以王敬則爲大司馬。陳顯達爲太尉。王晏爲左僕射。徐孝嗣爲中領軍。餘皆進爵有差。一日詐稱海陵有疾。數遣御醫

瞻視。因而殞之。既其位又殞先是文惠太子在日。素惡明帝。嘗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見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爲之解救。及帝得志。太子子孫無遺焉。今且按下不表。且說明帝篡位之時。正當魏孝文遷都洛陽時候。孝文久有南侵之意。一聞海陵見廢。明帝篡立。謂羣臣曰。今日伐齊。不患無名矣。乃命大將薛真度向襄陽。劉昶王肅向義陽。拓跋衍向鍾離。劉藻向南鄭。自將大軍趣壽陽。起兵四十萬。分道並進。寫得來沿邊州郡。飛報入朝。帝聞魏師起。大懼。乃命左衛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發諸州之兵以拒魏。正月乙亥。魏主濟淮。二月至壽陽。虎士成羣。鐵騎彌野。甲辰。登八公山。賦詩。道遇大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帥兵直臨城下。遣使呼城中人出見。齊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應之。慶遠至軍前。問師出何名。魏主曰。師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欲我含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

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王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而輔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爲苟貪天下乎。一問一答語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所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和親。抑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兩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兩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嘉其善對。賜以酒。殺衣服而遣之。於是循淮而東。時魏兵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勢甚危急。齊將王廣之引兵救之。去城百餘里。畏魏強不敢進。諸將皆有懼志。一將奮袂起曰。義陽危困。朝不保夕。吾等奉命往救。卷甲疾趨。猶恐不及。聞敵強而不進。義陽

若失。何面目以見朝廷。公等不往。吾請獨進。辭氣激烈。三軍聞之。皆有奮意。你道言者是誰。乃是一代開創之主。姓蕭。名衍。字叔達。小字練兒。父名順之。齊高帝族弟也。重提蕭衍以伏後日繼齊張本其父功業亦先敘出少相款狎。嘗共登金牛山。見路側有枯骨。縱橫。齊高帝謂之曰。周文王以來。幾年當復有掩此枯骨者乎。言之慄然動色。順之由此知高帝有大志。嘗相隨從。高帝每出征討。順之嘗爲軍副。方宋順帝末年。袁粲據石頭。黃回與之通謀。順之聞難作。率家丁據朱雀橋。回遣人覘望。還報曰。有一人戎服。英威毅然。坐胡床南向。回曰。此必蕭順之也。遂不敢出。時徵順之。回必作難於內。方武帝在東宮。嘗往問訊。及退。齊武手指順之。謂豫章王疑曰。非此翁。吾徒無以至今日。其見重如此。及卽位。深相忌憚。故不居台輔。以參豫佐命。封臨湘侯。衍卽其仲子也。所謂有是父方生其子生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時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母張氏懷孕時。忽見庭前菖蒲花。光采異常。以問侍者。侍者皆云不見。張氏曰。吾聞見菖蒲花者當大貴。因取吞之。遂生蕭衍。

狀貌奇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頭。頂有白光。身映日無影。兩髀駢骨。額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爲兒時。能蹈空而行。見者皆知其不凡。及長。博學多文。好籌略。有文武才幹。始爲巴陵王法曹參軍。王儉一見。深相器異。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過此則貴不可言。時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並遊焉。號爲八友。王融尤敬異之。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諮議參軍。尋以父艱去職。隆昌初。明帝輔政。起爲寧朔將軍。鎮壽春。服闋。除黃門侍郎。入直殿省。預定策勳。封建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嘗舟行牛渚。遇大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衣冠甚偉。立於岸側。謂之曰。君龍行虎步。相當極貴。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宜善自愛。問其姓氏。忽然不見。衍旣屢有徵祥。心益自負。尋爲司州刺史。在州大著威名。嘗有餉以馬者。不受。餉者繫馬於樹而去。衍出見馬。以答書縛之馬首。令人驅出城外。馬自還主。衍舅張宏策。與衍年相若。恆同遊處。每入衍室。嘗覺有雲氣繞之。體自肅然。由此特加敬。

禮。一日從衍飲酒。半酣。徙席星月之下。語及時事。謂衍曰。子善天文。近日緯象若何。國家故當無恙否。衍曰。其可言乎。宏策請言其兆。衍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象。今冬之初。北魏兵必動。動則漢北必亡。其後便有乘機而起者。是亦無成。徒爲王者驅除難耳。越二年。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盡矣。梁楚漢間。當有大英雄興。開闢談論暗伏下文幾許事宏策曰。今英雄何在。其在朝廟乎。在草澤乎。衍笑曰。漢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宏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衍曰。舅欲效鄧禹乎。相與大笑。至是魏師圍義陽。帝命王廣之主中軍。衍率偏師往救。衆莫敢前。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逕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大風從西北起。陣雲隨之。直當魏營。俄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衍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急擊勿失。遂下令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於是身先士卒。直透魏軍。揚麾鼓譟。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魏傾壁來拒。衍親自搏戰。無不披靡。城中

見援兵至。亦出軍攻魏柵。因風縱火。魏軍表裏受敵。因大潰。王肅劉昶單騎走。斬獲萬計。流血盈野。義陽得全。衍有兄懿。爲梁州刺史。趁勢插序會魏將拓拔英引兵擊漢中。懿出兵拒之。進戰不利。櫻城自守。魏兵圍之數十日。城中糧將竭。衆心洶懼。懿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何患無食。士民乃安。會魏主召英還。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尾其後四日四夜。乃返。懿不魏諸將請復攻義陽。魏主曰。蕭衍善用兵。今且勿與爭鋒。異日吾往禽之。是役也。齊果失漢北諸郡。諸將槩不加賞。獨以蕭衍有却敵功。除爲雍州刺史。衍之今且按下不表。却說永泰元年春正月。帝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每朔望入朝。帝還後宮。輒嘆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恐爲後累。奈何。因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意。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謂當以次施行。時遙光有足疾。帝常令

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帝屏人久語。語畢。帝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帝疾暴甚。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摧殘心乃爾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侍讀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乃去。那時激惱了舊臣王敬則。以爲天下本高武之天下。帝旣奪而有之。而又殺害其子孫。於心何忍。以故語及時事。懷怒切齒。屢發不平之語。時敬則爲會稽刺史。帝慮其變。乃以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添置兵力以防之。敬則聞之。怒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嬰。金嬰。謂鳩也。於是舉兵。以奉南康侯子恪爲名。子恪懼禍。亡走。未知所在。遙光勸帝盡誅高武子孫。使後有叛者。無所假名。遙光何無人帝從其策。乃悉召諸王侯入宮。命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高武子孫處西省。敕左右從者各帶二人。過此依軍法。孩幼者

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煮椒二斛。內省辦棺木數十具。至三更。當盡殺之時。刻已至。而帝眠未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內侍單景儁。共謀少留其事。以俟帝醒。二人保不少恰好子恪徒跣自歸。扣建陽門求入。門者以聞。景儁急至帝前。奏言子恪已至。帝驚問曰。未耶未耶。景儁曰。尙未行誅。帝撫床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却說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百姓擔篙荷插隨之者十餘萬人。帝遣大將左興盛。崔恭祖。劉山陽。胡松等。築壘於曲河長岡。又詔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兵湖頭。備京口路。敬則兵至。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屢欲退走。而外圍不開。遂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走。敬則軍大敗。烏合之衆。適足害事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遂斬之。傳首建康。戮及一門。是時帝疾已篤。秋七月己酉。殂於正福殿。遺詔軍政事。委陳顯達。內外諸事。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江祀。劉暄。參懷。先是蕭湛自恃勳重。干豫朝政。一不如志。便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帝聞之。

大怒。召入省中。遣左右莫智明責之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但一門三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已極。卿恆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耶。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是卿來傳語。報應何速。報應何嘗不速。人特昧之耳。但帝亦豈能久乎。未數日。帝果崩。羣臣奉太子寶卷卽位。是爲東昏侯。東昏惡靈柩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逾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頭禿無髮。號慟俯仰。憤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鶩啼來乎。父死不哀而反笑。人寧有人心乎。其在東宮。唯嬉戲無度。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遙光孝嗣江。祏蕭坦之江祀劉暄更直內省。分日畫敕。蕭衍聞之。謂張宏策曰。一國三公。國猶不堪。况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乃密與宏策修武備。招聚驍勇。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及聞蕭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宏策往說之曰。今六貴

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素無令譽。媒近左右。慄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已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竊神器。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坦之忌克陵人。孝嗣聽人穿鼻。江祏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料事論人無不曲中吾兄弟幸守外籓。宜爲身計。及今猜忌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郢州控帶荆襄。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懿不從。宏策又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爲堅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卒不從。衍乃迎其弟蕭偉。蕭憎至襄陽。處處先爲地步初。明帝雖顧命羣公。而腹心之寄。則在江祏兄弟。故二江更直殿內。動息關之。帝有所爲。孝嗣等尙肯依違。而祏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等。亦切齒於祏。徐孝嗣謂祏曰。主上稍欲行意。詎可盡相禁制。祏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其後帝失德彌彰。祏與諸臣議欲廢

之。立江夏王寶元。而劉暄曾爲寶元行事。執法過刻。寶元嘗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深忌寶元。不同祏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而亦未決。遙光自以年長。意欲爲帝。私爲祏曰。兄若立我。當與兄共富貴。祏遂欲立之。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爲領軍將軍。謂祏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爲此。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坦之不肯從亂吏部郎謝朓知其謀。謂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徒以卿爲反覆人耳。渢與晏皆遙光腹心臣也。暄亦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尊。因從朓言。力阻祏議。遙光知之。大怒。先奏謝朓。煽動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詔收廷尉。下獄賜死。却說朓字元暉。善草隸。長五言詩。帶絃謝朓遺事筆有餘閒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其妻王敬則女。有父風。朓告王敬則反。敬則死。妻常懷刃。欲報父仇。朓每避之。不敢相見。及拜吏部。辭讓再三。尙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慚吏部。但恨不可刑於寡妻耳。朓有愧色。及臨誅。嘆曰。天道其不味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今日之

死宜哉。劉暄既與祗異，祗復再三言之，勸立遙光。暄卒不從。祗怒，謂遙光曰：「我意已決，奈劉暄不可何？」遙光於是深恨暄，密遣人刺之。同類相惡，焉得不敗。一日暄過青溪橋，有人持刀而前，若欲行刺。暄喝左右擒之，其人見救護者衆，棄刀而逃。衆大駭，莫測其所自來。暄以近來江祗與吾不合，故使來刺吾，因謂帝曰：「江祗兄弟頗有異志，宜遠之。」帝本惡祗，一聞暄言，卽命收之。時江祗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祗曰：「劉暄當有異謀，今作何計？」祗曰：「政當靜以鎮之，諒亦無奈我何也。」俄有詔召祗入見，與祗共停中書省。帝使袁文曠誅之。初，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侯，祗執不與，乃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并殺江祗。劉暄方晝寢，聞二江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非念二江行自痛也。」蓋暄雖惡祗，不意帝遽殺之，恐後日已亦不免，故惶懼若此。帝自是益無忌憚，日夜與近習，在宮中鼓吹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朔朝見，晡後方前。至闇始出，臺閣案奏，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裹魚肉還

家。並是五省黃案。成何體統一日走馬後園。顧謂左右曰。江祜常禁我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祜親戚有誰。左右曰。郎中江祥。遂於馬上作敕。賜祥死。却說遙光初謀。本約其弟荊州刺史遙欣。自江陵引兵東下。爲外應。而後據東府。舉兵以定京邑。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二江被誅。於是大懼。陽狂號哭。稱疾。不復入朝。及遙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其弟豫州刺史遙昌。亦率其部曲來送。大有甲兵。遙光謂藉此可以成事。乃於八月乙卯。收集二州部曲。屯於府之東門。召劉渢、劉晏。共謀作亂。是夜破東冶出獄囚。開尙方取甲仗。召驍騎將軍垣歷生。命之爲將。歷生從逆遣人掩取蕭坦之於家。坦之露袒踰牆走。欲向臺。道逢隊主顏端。執之。告以遙光反。不信。倉猝之際。偏多疑。端自往問得實。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歷生勸遙光乘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輿在後。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戰。遙光專冀內廷有變。可以不戰而屈。不從。歷生言。却說臺中始聞亂。

衆情惶惑。向曉。徐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下詔徐孝嗣屯衛宮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籬門。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縱火燒司徒府。併力攻之。遙光遣垣歷生。參軍蕭暢。長史沈昭略。從西門出戰。暢及昭略一臨陣。皆解甲降。衆情大沮。歷生見事無成。亦棄稍降曹虎。虎斬之。至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煙焰張天。城內兵大潰。遙光惶急。徒跣奔入小齋。令人反拒齋戶。皆重關。穿戎服。坐帳中。秉燭自照。聞外兵至。滅燭。扶匍牀下。何怕死左右並踰屋出走。臺軍排閣入。於閣中牽出斬之。十指俱斷。劉渢、劉晏、倉惶欲逃。皆爲軍人所殺。其亂始平。己巳。以徐孝嗣爲司空。沈文季、蕭坦之爲左右僕射。劉暄爲領軍將軍。曹虎爲散騎常侍。賞平亂之功也。徐孝嗣進諫曰。今者始安之變。幸天奪之魄。旋即敗亡。不然。置陛下於何地。然皆陛下平日不以治國爲事。而專事逸樂。以致釁生骨月。願陛下戒之慎之。一改從前之失。庶

反側不生。天位常固。

孝嗣此諫尙有大臣氣象

但未識東昏聽與不聽。且俟下文再述。

明帝覬竊帝位。殺戮宗支。慘酷已極。東昏不能繼體。宜矣。蕭湛、王敬則、謝朓、妄貪富貴。不顧名分。不顧義理。至臨刑之日。乃知天道好還。抑已晚矣。江祏等六貴同朝。久生嫌釁。互相讒殺。勢所不免。遙光妄希非分。致京城罹禍。尤爲可笑。東昏雖經此變故。徐孝嗣提耳而諫。卒歸無用。眞所謂下愚不移。若蕭叔達天挺人豪。超出庸衆之上。識見謀略。固自不凡耳。

第十八卷

行亂政外籙屢叛

據雄封衆士咸歸

話說二江旣敗。始安又誅。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以蕭坦之剛狠而專。勸帝殺之。帝便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又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法珍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耶。遂召之入省。賜死。曹虎吝而富。有錢五千萬。他物稱是。帝利其財。殺之。三人所除新爵。皆未及拜而死。先是明帝臨終。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

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至行劫貽謀可不善哉由是在位大臣莫能自保。中郎將許準。孝嗣心腹也。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俟帝駕出遊。閉城弗納。然後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而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沈文季自托老疾。不豫朝權。以求免禍。仍爲嬖倖所忌。其姪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朝野所望。惟叔父與孝嗣兩人。不行大事。豈唯身家不保。亦社稷何賴。文季不應。一日帝召孝嗣。文季昭略並入。文季登車。顧左右曰。此行恐不反。及入。賜宴於華林園省。坐方定。忽見武士數人。登階而上。茹法珍持藥酒前曰。有詔賜公等死。可飲此。孝嗣文季皆失色。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二人皆飲藥死。孝嗣二子亦坐誅。昭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舍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姪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爲。絕吭而死。孝子出門先是陳顯

達自以高武舊將。當明帝時。已懷危懼。深自貶損。每乘朽敝車馬。道從鹵薄。止用羸弱數人。嘗侍宴酒酣。啓明帝借枕。明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惟欠枕上一死。特就陛下乞之。明帝失色曰。卿醉矣。及東昏卽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常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求欲善終不能及帝之屢誅大臣也。喧傳當遣兵襲江州。顯達聞之。嘆曰。死生有命。與其坐而待死。不若舉事而死。乃舉兵於尋陽。致書朝貴。數帝過惡。帝聞其反。命胡松帥水軍據梁山。左興盛帥步騎屯杜姥宅。顯達晝夜進兵。敗胡松於采石。至新林。潛領精選夜渡江。直攻臺城。諸軍聞之。皆奔還。宮城大駭。臺軍出拒。顯達執馬稍。引數百步騎。親自搏戰。手殺數將。臺軍屢却。俄而稍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而走。馬蹶墜地。爲臺軍所殺。命也如何也兵士見主將死。一時盡潰。大難立平。然帝自誅顯達後。益事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令人見之。每出。先驅斥道路。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居人便奔走不暇。犯禁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

出。出則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後。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絕。不知所適。四民廢業。樵蘇路斷。甚至吉凶失時。乳婦寄遠處生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街衢巷陌。悉懸布幔。爲高障。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視其腹。以驗男女。賊心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矢集其身如蝟而死。又帝有膂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好擔白虎幢。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跳躍雖折齒不倦。侍衛滿前。逞諸變態。曾無愧色。每乘馬。身著軟繡袍。頭戴金薄帽。手執七寶稍。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阨窄。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蠶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又選無賴小兒善走者爲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環回宛轉。周遍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休息。一日行至西州。觀顯達墜馬處。忽疑豫州刺史裴叔業有異志。聲言必殺之。不出圖安靜又逼叔業兄子裴植爲直閣。

聞之。懼先及禍。潛奔壽陽。謂叔業曰。朝廷將以輕兵來取公矣。宜早爲計。叔業憂之。乃遣人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全之策。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南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乃以書報之曰。

承下問。大勢誠可慮。但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落落數言而大勢已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得耶。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敢布腹心。公善圖之。

叔業得書。雖以衍言爲是。然懼有兵來。孤城難保。仍致書魏將薛真度。陳歸魏之意。真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於是叔業通款於魏。帝自裴植逃去。益怒叔業。乃命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設長圍於瑯琊城外。親出送之。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無一人隨之。慧景懼有變。裁數言。卽拜辭而退。既得出。甚喜。大臣人人自疑。焉得不變。兵過廣陵。忽報叔業已卒。朝廷已有別旨。慧景

乃召諸將謂曰。叔業卒。軍可不往。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乃以其子崔覺爲前鋒。還軍向廣陵。守將崔恭祖開門納之。帝聞變。假左興盛節。督軍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卽收衆濟江。遣使京口。密奉寶元爲主。寶元斬其使以聞。帝遣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及慧景至。寶元又密與相應。殺黃林夫。開門納之。遂率其衆。隨慧景向建康。時臺將張佛護引兵據竹里。築城以拒。王瑩引兵據湖頭。築壘。蔣山西巖。實甲數萬。寶元遣使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與慧景軍戰。各有斬獲。而慧景軍衆。輕行不帶食。常以數舫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營中爨烟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得食。以此飢困。崔恭祖進拔其城。殺佛護。又攻王瑩壘。不克。或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下臨城中。則諸軍自潰。慧景從之。乃於半夜帥精兵數

千魚貫上山。自西巖而下。黎明兵臨城外。揚旗鼓譟。臺軍驚恐。卽時奔散。慧景
 遂屯兵樂遊園。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逃匿荻
 舫中。慧景擒而殺之。斯時城中慌亂。單有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
 應拒。衆心稍安。先是竹里之捷。崔覺與恭祖爭功。歷敘崔慧景不能決。恭祖怒。
 又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覺以大事垂克。後若更造。費用功多。阻其計不行。
 恭祖益不悅。時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使召之入援。懿方食。聞之投箸而起。帥
 數千人自采石濟江。張旗幟於越城。舉火相應。臺中人望見。皆鼓手稱慶。慧景
 遣崔覺將精卒數千人渡南岸擊懿軍。大敗而還。適遇一隊東宮女伎。爲恭祖
 所掠。覺見而奪之。恭祖積忿恨。遂帥衆詣臺降。軍心大亂。懿軍渡北岸。慧景軍
 皆走。父子俱死。自圍城至此。凡十二日而敗。師克在和。慧景之敗。病在覺與恭祖不睦。恭祖旣降。帝
 亦斬之。且說寶元初至建康。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附逆人名。帝命
 燒之。曰。江夏尙爾。何況餘人。寶元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令

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元曰。汝近圍我。亦如此耳。放出斬之。自此以後。朝政益亂。帝所寵任左右。皆橫行無忌。慧景餘黨。已蒙詔赦。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爲賊。殺而籍其貲。有直閣徐世檨者。素爲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亦嫌帝淫縱太過。密謂其黨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有人亦法珍以其言白帝。帝遣禁兵殺之。世檨拒戰而死。由是法珍蟲兒專用事。口稱詔敕。人莫敢違。八月甲辰夜。後宮火。會帝駕未還。內人不得出。外人不准入。比及門開。死者相枕。燒二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爲鬼。內有趙鬼。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旣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興土木。有潘妃者。號玉兒。又一亡國之物。出楊體態輕盈。貌美而艷。最承寵幸。爲起玉壽芳樂等殿。以麝香塗壁。內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牕間畫神仙。椽桷悉垂玲珮。服御之物。皆飾珍寶。鑿金爲蓮花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後人作步步生金蓮賦。以贊潘妃之美。其詞曰。

彼美人兮。神侔秋水。狀比芙蓉。擅東昏之寵幸。馳南國之芳譽。雕飾則金
應作屋。輕盈則步亦凌虛。摹花影於波心。天然綽約。度香風於寫下行。自
紆徐。爾其搜麗水之珍。出尙方之帑。鏤錯輝煌。精英晃朗。金在鏘兮液流。
蓮布色兮花放。儷樂游之苑內。千莖等太華之峯頭。十丈信是依香爲國。
歡徵並蒂之緣。本來解語如花。遠結凌波之想。妃乃啓瑤闥。闥清廡。寒蕙
幄。出芝房。乍踟躕而獨立。旋千丁而迴徨。渺兮若仙風之吹下。翩兮若驚
鴻之將翔。顛釵梁而不定。暈桃頰而分光。鳧交時。化分飛之翡翠。鳳頭
迎處。想雙宿之鴛鴦。裊裊兮裙羅。盈盈兮眼波。纖纖兮新月。歷歷兮圓荷。
憶西池之採摘。疑北渚之經過。點瓣而神光離合。縈花而舞態婆娑。問太
乙之紅船游仙。未可笑窅孃之素襪。踵武如何。君王於是覩之魂銷。卽之
意下。樂且未央。歡真無價。穠華欲斂。是碧窗小坐之時。芳氣還留。應繡被
橫。陳之夜。

且說帝寵潘妃。荒迷益甚。妃父寶慶。帝呼之爲阿丈。一日寶慶家有吉慶事。往助其忙。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以爲笑樂。與其家人僕婢爲伍。全不知愧。寶慶恃勢作奸。沒入平民貲產無數。有司不敢詰。百姓怨之切齒。又有奄人王寶孫。年十三。號佞子。善迎妃意。尤得帝寵。雖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近則不遜公卿見之。莫不惕息。其後朝廷費用日繁。征求愈迫。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百姓困窮。號泣盈路。天下皆知齊必亡矣。先是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遣使謂之曰。平亂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尙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托以外拒爲名。身歸歷陽。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亦苦勸之。懿並不從。拜爵爲尙書令。弟暢爲衛尉。掌管籥。嬖臣茹法珍等咸畏忌之。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信之。將殺懿。懿將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

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耶。吾寧坐以待之耳。蕭結俄而奉召入省。以藥賜死。懿且死。但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諸弟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弟融捕得被殺。後人有詩贊懿之忠云。

定傾扶危紓國憂。

敢因禍至爲身謀。

九泉遺恨難消處。

只恐干戈起雍州。

話分兩頭。蕭衍在雍。深知齊祚將亡。日日延攬豪傑。厚集兵力。以圖大舉。於是四方智勇之士。相率來歸。敘出一時有一人姓呂。名僧珍。字元瑜。廣陵人。家甚寒微。兒時從師讀書。有相士至書塾。歷觀諸生。獨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及長。智識宏通。身長七尺七寸。容貌偉然。司空陳顯達出軍河北。見而呼坐。謂之曰。卿有貴相。名位當出我上。幸自愛。方徐孝嗣當國。欲引與共事。僧珍知其不久必敗。謝弗往。未幾。孝嗣果敗。衍臨雍州。僧珍歸之。爲中兵參軍。衍嘗積竹木於檀溪。人不解其故。僧珍會其意。私具櫓數百張。及後起兵。取竹木以

造戰艦。獨缺櫓。僧珍出以濟用。人服其智。又一人姓王。名茂。字茂先。太原人。好讀兵書。通武略。齊武帝布衣時。見之嘆曰。王茂先年少英俊。堂堂如此。異日必爲公輔。後爲臺郎。累年不調。見齊政日亂。求爲邊職。遂爲雍州長史。衍一見。便以王佐許之。因結爲兄弟。事無大小。皆與商酌。茂亦爲之盡力。又一人姓曹。名景宗。字子震。新野人。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逐羣鹿於澤中。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而箭之所及。不爽分毫。鹿皆應弦而斃。以此爲樂。嘗乘匹馬。將數十人於中路。逢蠻賊數百劫之。景宗身帶百餘箭。每箭殺蠻一人。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嘆息曰。大丈夫當如是也。衍鎮雍州。景宗深自結附。衍舉爲竟陵太守。但性躁動。不能沉默。嘗出行。於車中自開帷幔。左右顧望。或諫之曰。太守隆重。常肅官儀。不宜如是。景宗曰。我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鷗叫。平澤中。逐鹿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

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爲太守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人輒以爲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如此邑邑。能不使人氣盡。而幕府勇將。則首推景宗焉。又一人姓韋。名叡。字懷文。杜陵人。其伯父韋祖征常奇之。時同里王澄、杜惲、並有盛名。祖征謂之曰。汝自謂何如二人。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佐國家成功業。皆莫汝及也。後爲齊興太守。知衍有大志。遣二子至雍。深相結納。方顯達。慧景頗以兵逼建業。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濟世才。崔頰更事。懦而不武。事必無成。天下真人。其惟蕭雍州乎。於是棄職歸衍。衍大喜。握其手曰。得君來此。吾事可成矣。又一人姓柳。名慶遠。字文和。元景之姪。將門子。有幹略。爲雍州別駕。私謂所親曰。天下方亂。能定大業者。唯吾君耳。因事衍不去。又一人姓鄭。名紹叔。字仲明。滎陽人。徐孝嗣嘗見而異之。曰。此祖逖之流也。衍臨司州時。紹叔爲中兵參軍。相依如左右手。及衍罷州還。謝遣賓客。紹叔獨請留。衍曰。以卿之才。何往不得志。我今閒居。未能相益。

宜更思他就。紹叔曰：吾閱人多矣，舍君誰可與共事者？固請留此。及衍爲雍州，遂補紹叔爲扶風太守。紹叔有兄植。敘畢諸人隨手搭入鄭植來雍一段行文率速無迹勇力絕倫。官於京師。一日來至雍州，候紹叔於家。紹叔見之，問曰：兄在天子左右，朝廷有何事？而遣兄至此？植曰：朝廷深忌雍州，托我以候汝爲名，潛刺殺之。我豈肯害之哉？迫於朝命，不得不來。弟見雍州，密致此意。紹叔遂以告衍。衍命置酒紹叔家，招植共飲。酒酣，戲謂植曰：朝廷遣卿相圖，今日開宴，是可取良會也。何不取吾頭去？植曰：使君豁達大度如漢高，僕何敢害。相與大笑。飲罷，令植遍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等項。植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若取雍州，請以此戰。植曰：吾復命後，朝廷必來征伐，時事可知矣。未識我與汝復得相見否？弟兄洒淚而別。斯時雍州麾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皆有攀麟附鳳之意。眼見干戈卽起，及聞懿死，衍益悲憤，恨不踏平建康，以誅無道。但未識雍州若何起兵。且俟下文再續。

東昏專任宵小。誅戮大臣。非時四出。貪殘更甚。比之桀紂。無以過之。崔慧景承命討裴叔業。已而中路叛去。設能布明大義。聲罪致討。擇應立者立之。成伊霍之業。豈非名正言順。乃雖奉寶元。不思大計。輒縱子覺與恭祖爭功。又不從恭祖之計。遂致恭祖離叛。卒歸無成。惜哉。東昏既滅。慧景愈爲不法。縱虐宣淫。無所不至。無有不亡之理。蕭懿不聽雍州之言。盡心東昏。死而無悔。不失爲忠。未免近於愚耳。雍州智略兼具。又能搜羅人材。豪傑歸心。雖欲不成大業。豈可得哉。殆天欲啓之耶。

第十九卷

蕭雍州運籌決勝

齊寶卷喪國亡身

話說蕭衍素懷大志。又聞其兄蕭懿被誅。且悲且怒。會集諸將。商議起兵。諸將無不踴躍從命。適有密報到來。朝廷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統領三千人馬。潛赴江陵。約會南康王行事。蕭穎胄起荊州之兵。共襲襄陽。諸將請於半路截擊之。衍曰。此不足慮。吾當以計制之。乃使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

陽西上。并襲荆雍。書去後。衍謂諸將曰。荆州素畏襄陽人。加以唇亡齒寒。能不與我爲一。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東。雖使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矣。况以昏主役刀。勅之徒哉。成敗已料穎胄等得書。果大恐。越一日。衍乘山陽將到。復令天虎賫書於穎胄。餘人皆無。又書中但作通候語。不涉時事。而云天虎口具。計此張宏策問故。衍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荆州。人皆有書。今祇有一函與穎胄。而云天虎口具。穎胄問天虎。天虎無所說。衆問穎胄。穎胄亦無所說。衆必謂穎胄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衆口沸騰。山陽聞之。必疑不敢進。則穎胄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一空函定一州矣。再說山陽至江安。聞衍有書連至江陵。果懷疑貳。遲回十餘日不上。穎胄大懼。計無所出。乃夜呼參軍席闡文。從事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已非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之強。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不進。是不信我。

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屏息。今幸在遠，得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資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一而可。宜深慮之。其弟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計。穎胄遂請天虎至府，謂之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以釋其疑。遂斬之，送首於山陽。曰：荊州之使已斬，速以兵來。商議進討。山陽大喜，單車白服，率數十人來會穎胄。穎胄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卽於車中斬之，送其首於雍州。不果

出衍計以南康王教假衍節，使都督前鋒諸軍事。衍大喜，於是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命王茂爲先鋒，曹景宗副之，身統大軍爲後繼。刻日進發，報知穎胄，乞卽興師。穎胄以年月未利，須俟明年進兵，致書襄陽，戒勿遽動。衍復書曰：

來示兵當緩進。竊以爲不可。凡舉大事。所藉者一時驍勇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况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幸奮同舟之力。毋貽後時之悔。

穎胄得書。乃亦起兵。命將軍楊公則引兵向湘州。參軍鄧元起引衆向夏口。與衍同伐建康。其時朝廷聞山陽死。知穎胄叛。發詔并討荆雍。遣驍騎將軍薛元嗣運糧百四十船。送郢州刺史張冲。使拒西師。又敕臺將房僧寄。使守魯山。冲恐魯山難守。遣將孫樂祖將三千兵助之。二月甲申。衍次漢口。自冬積霰。不見日色。至是天光開霽。士卒大悅。可見此舉上合天心諸將請併力圍郢。分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相關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陶有成算故不惑衆說使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

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事可以臥取之耳。乃使王茂等帥衆濟江。逼郢城。張冲開門迎戰。茂等進擊。大破之。殺其偏將光靜。光靜冲麾下勇將也。一戰而沒。冲大懼。攬城自守。曹景宗進據石橋浦。下臨加湖。鄧元起將荊州兵會於夏首。於是衍築漢口城以逼魯山。遣張惠紹將兵遏江中。以絕郢魯二城之信。又楊公則已克湘州。率衆會於夏口。時有殿中直帥夏侯亶。荊州司馬夏侯詳子也。自建康亡歸江陵。稱奉皇太后旨。令南康王纂承皇祚。南康遂卽帝位。是爲和帝。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軍勢益振。一日衍在軍中。正議進兵。忽席闡文齎穎胄書來。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力圖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穎胄全無謀算可見

前途之事非衍不濟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之兵。必阻沔路。搯吾咽喉。近日鄧元起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吾力止之。蓋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拒王

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至若西陽武昌。取之卽得。然旣得之後。卽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旣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爲今之計。且俟郢州旣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况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說得卿爲我還語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克。但藉鎮軍靜鎮之耳。闡文歸以告穎胄。異議乃息。五月。東昏以陳伯之爲江州刺史。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之師。伯之卽命偏將吳子陽。同其子虎牙。率兵三萬救郢州。衍聞之。遂進軍武口。命其將梁天惠屯漁湖城。唐修期屯白楊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僅以烽火相應。張冲屢次求援。子陽不敢前。丁酉。冲憂憤

成疾。臨沒。以後事托薛元嗣。命其子張孜共守。又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魚供食。衍命王茂引師逼之。孫樂祖懼。率其衆降。房僧自殺。郢城之勢益孤。曹景宗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子陽虎牙不能拒。棄軍走。郢人大恐。是夜守城者見有數萬毛人。踰堞而泣。走投黃鵠磯。識者以爲此城之精也。精去不久必破矣。及旦。元嗣張孜向衍乞降。開門納其軍。計郢城被圍二百日。城中士民男女十萬口。疾疫流腫。死者十之八。積尸床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寧爲太平大莫作亂離人於此見可既降。衍欲擇一良有司治之。苦無其人。時韋叡在座。因顧之笑曰。舍驥驥而不用。焉事皇皇而他索。卽以叡爲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叡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既得郢城。諸將請攻江州。衍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山陽兵敗。虎牙狼狽奔尋陽。人情理當洵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得伯之舊人蘇隆之。使說伯之曰。如肯納款。當用爲江州刺史。伯之卽使隆之返命。但云願降。而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

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伯之聞軍至。退保湖口。惟擾不知所爲。既而親詣軍前。束甲請罪。衍厚納之。乃留鄒紹叔守尋陽。挾伯之東下。江州亦得衍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吾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涕泣受命。以故江湘糧運未嘗乏絕。張宏策熟悉道路形勢。繪圖以獻。自江口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等處。如在目中。故軍士上道。不失寸刻。却說東昏雖知荆雍兵起。狂暴如故。再敘東昏無道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五采。跨池水立飛閣。壁上皆畫男女私褻之像。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朝種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插葉裝花。取玩俄頃。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相販買。以潘貴妃爲市令。自爲市錄事。小有差誤。妃卽與杖。伏地求饒。佯作畏懼狀。行爲愈出愈奇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百姓歌云。闕武堂前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又令宮人皆露禪。著綠絲屨。每於僻處遇之。或按草地。或倚石畔。私相淫媾。以爲大樂。故宮人

求幸者。每潛身幽僻之處以候之。又好巫覡。內侍朱光尙。詐云目能見鬼。一日入樂遊園。人馬忽驚。以問光尙。對曰。向見先帝。甚怒。陛下數出遊外。故鞭馬而馬驚。東昏大怒曰。死鬼何敢驚生天子。乃拔刀與光尙尋之。既不見。縛菰爲高宗形。跪而斬之。懸首樹上。羣臣皆懷憤怒。內史張欣泰謂軍主胡松曰。昏人所爲如是。吾儕受其榮寵。異日國亡。必將與之同戮。奈何。松曰。吾亦憂之。但不舉大事。禍必不免。近聞侍郎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皆有異志。不如密結二人。相與廢之。立建康王寶寅。以主社稷。庶國安而身家亦保。欣泰從之。乃密結靈秀。鴻選。共舉大事。二人亦欣然應命。秋七月甲子。東昏遣寵臣馮元嗣出外監軍。命茹法珍。梅蟲兒。楊明泰。及張欣泰等。餞之中興堂。欣泰等乃因以作亂。謀伏壯士於堂後。先殺元嗣。蟲兒法珍明泰於座。欣泰則陽爲告變。馳入宮中。與鴻選弒東昏。靈秀前往石頭。迎建康王入宮。商議既定。各人照計行事。臨期。元嗣等方入席。壯士突起。砍元嗣頭墜席上。又砍明泰破其腹。蟲兒法珍急走。蟲兒

傷數創。手指盡落。卒與法珍走免。左右大呼。擊殺數人。餘皆走散。欣泰佯即馳入告變。靈秀遂詣石頭迎寶寅。帥城中將吏數百。去車輪以載之。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且說欣泰之入也。冀法珍等在外。東昏必以城中處分見委。因得表裏相應。那知法珍亦復馳入。下令閉門上仗。不配欣泰一兵。故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又寶寅之衆。皆烏合無紀律。欲攻城。日已暝。城上人發弩射之。死數人。餘皆棄寶寅去。寶寅亦逃。三日後。詣宮門求見。東昏召入問之。寶寅涕泣以告曰。邇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棄我去。制不自由。今始得歸。東昏笑。復其爵位。殺張欣泰。胡松。王靈秀。鴻選等於市。此段頭緒紛如却。叙得面面清楚。先是郢魯既失。西師日進。有請東昏出師者。東昏謂茹法珍曰。師遠出不用命。須至白門前。當與一決。及衍次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一日問羣臣曰。誰能爲朕殺賊者。衆莫應。衛軍李居士趨而進曰。臣請得精騎三萬。保爲陛下。一鼓破之。梟蕭衍之首於闕下。東昏大悅。遂命居士爲前鋒。率騎三萬。據新亭。遣征虜將

軍王珍國將精兵十萬。陳於朱雀航南。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姑孰守將棄城走。衍進據之。命諸將進師。却說李居士屯兵新亭。望見一軍前來。人馬疲乏。器甲穿敝。笑謂左右曰。人謂東軍勇猛。此等兵何足畏。因率兵士鼓譟前薄。那知此軍主將。乃是曹景宗。因師行久。器甲敝壞。今見敵軍蜂湧殺上。景宗排開陣勢。正馬直出。大叫曰。來將何名。居士答曰。我乃前鋒大將李居士也。快快下馬受縛。免你一死。景宗更不打話。持刀直奔居士。左右兩將。當先迎敵。被景宗一刀一箇。盡斬馬下。居士失弓而走。景宗揮衆奮擊。遂大破之。居士始知東軍難敵。閉營不敢出。須知大言何益於是景宗進據皂莢橋。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進據道士墩。陳伯之進據籬門。呂僧珍進據白板橋。征鼓之聲。達於內闕。居士啓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甲戌。衍至新林。會集諸將曰。居士已敗。城中所恃。唯王珍國一軍。尙擁精兵十萬。陳於朱雀航南。併力破之。則建康不戰自下矣。遂進兵。東昏遣宦者王寶孫持白虎幡臨陣督戰。珍

國選精銳居前。老弱居後。嚴陣以待。東軍擊之不利。王茂怒。下馬單刀直前。出之王茂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亦縱兵乘之。呂僧珍齎火具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直閣將軍席豪發憤突陣而死。豪素稱萬人敵。爲一軍所恃。旣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城外諸軍非降卽逃。李居士亦以兵降。衍納之。遂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大震。諸弟皆自城中逃出。赴軍。壬午。衍分命諸將各攻一門。築長圍守之。獨陳伯之攻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反覆。恰值臺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語之曰。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以封賞誘卿歸國。當生割卿手足。若不降。當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楊公則屯領軍府。與南掖門相對。嘗登高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城中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

城中兵乃退。蓋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懦怯。城中輕之。每出擊。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軍士。克獲更多。先是衍兵趣建康。穎胄恐其不捷。鬱鬱成疾。至是遂卒。穎胄之死却是衍幸夏侯詳祕之。密報於衍。衍亦祕之。及建康已危。諸處皆潰。乃發穎胄喪。以和帝詔。贈寺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話分兩頭。建康有蔣子文神廟。東昏素信奉之。前慧景之亂。東昏禱於神求援。事平。封子文爲鍾山王。及衍逼建康。尊子文爲靈帝。迎神像入大內。使巫日夕禱祀。所謂國將亡聽命於神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以衛軍張稷爲之副。時城中實甲。猶有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陣。每與黃門刀敕之徒及宮人等。在華光殿互相戰鬪。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扛去。用爲笑樂。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城外鼓角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弩不及者數寸。又東昏與左右謀。以爲陳顯達一戰卽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但敕太官辦樵米。爲百日調而已。及大桁之敗。衆情洶懼。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閉門不復出兵。旣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

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死在目前。猶吝財。物鼠是下。恐不移。後堂藏巨木數百榜。守城者啓爲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不與。又督責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怠。不爲致力。城中咸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聞之大懼。乃謀弑東昏。降西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中兵參軍張齊。後閣舍人錢強。殿帥豐勇之。宦者黃平。皆同謀。丙寅夜。錢強密令人開雲龍門以迎外兵。珍國張稷引兵入殿。豐勇之爲內應。時東昏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兒女子態。未寢。聞有兵入。趣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不得出。皇無所之。黃平從暗中以刀砍之。傷其膝。仆地。張齊趨前斬之。建康未破。東昏已弑。諸人直是代行。出宮人皆走匿。珍國乃以詔召百官至。列坐於殿前。西鐘下。稷擁長刀遮之。告以故。百僚莫敢違。遂令署牋。以黃紬裹東昏首。遣國子博士范雲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嘆曰。冠雖敝。不可加足。取庭中樹葉塞口。僞悶不署名。王志尙雲

齋東昏首至衍軍。軍士聞東昏死。皆呼萬歲。衍覽百僚降牋。無王志名。心嘉之。雲入見。衍攜其手曰。卿吾故人也。遂留參帷幄。俄而百僚皆出見衍。衍謂左僕射王亮曰。吾至新林。諸臣皆問道送款。卿獨無有。我不怪卿。但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衍大笑。城中出者。或被刳剝。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爲公則不失衍聞而善之。乃下令軍中曰。士卒入城。有擅取民間一物者。斬。由是兵不擾民。民心大悅。但未識暴主雖除。衍將何以善後。且俟後文再講。

蕭雍州雄才大略。處處周到。著著先手。雖其智識過人。亦天啓之也。東昏至兵臨城下之日。猶復自恣荒淫。吝於貨財。刻於用刑。焉得無弑滅之禍。若茹法珍梅蟲兒輩。瑣瑣小人。何足道哉。

第二十卷

寶寅潛逃投北魏

任城經略伐南梁

話說東昏既弑。百官紛紛投降。迎接蕭衍入城。衍一一撫慰。乃命張宏策先入

清宮封府庫。收圖籍。時城內珍寶委積。宏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等四十一人。皆屬吏。已巳。衍振旅入城。居闕武堂。以宣德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葬以侯禮。褚后及太子誦。並降爲庶人。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盪。斬嬖倖。茹法珍等於市。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人情大悅。壬申。報捷於江陵。和帝進衍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梁公。自置梁國以下官屬。識者皆知大業終歸於梁矣。先是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獨吳興太守袁昂拒境不受命。衍遣人傳語昂曰。根本旣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

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宏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尙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

以躊躇。未遑薦璧。

衍得書歎息。深服其義。及建康平。衍使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不答。武康令傅映謂昂曰。昔元嘉之末。開關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指袁淑死難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指袁粲死難今嗣主昏虐。自陷滅亡。雍州舉事。勢如破竹。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思權變。無取後悔。昂然之。然亦不請降。但開門撤備而已。又豫州刺史馬仙琕。方衍引師東下。擁兵不附。衍使其故人姚仲實說之降。仙琕斬之以狗。又遣其叔馬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亦欲斬之。軍中爲之固請。乃免。及衍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抄絕運船。殺害士卒。後聞臺城不守。大兵將至。向南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爲忠臣。君等爲孝子。各行其志。不亦可乎。悉遣城內兵出降。祇擁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兵入。圍之數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

瑋乃投弓於地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囚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及昂至。遂與仙瑋並馬入朝。衍以禮見之。謂昂曰。我所以不遽加兵者。以卿忠義之門也。卿知之乎。昂頓首謝。又謂仙瑋曰。射鈎斬祛。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瑋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以犬自比語太卑。鄙仙瑋何必如是。衍笑。皆厚遇之。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何益。乃賜死於獄。丙戌。衍入鎮殿中。文武百僚。莫不俯首聽命。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以文學受知於竟陵王子良。同在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爲諮議參軍。約爲驃騎司馬。昉爲紀室參軍。共參謀議。沈約隱知衍有受禪之志。而難於出口。一日。微叩其端。衍不應。他日。又叩之。衍曰。卿以爲何如。對曰。今與古異。公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垂名竹帛。今兒童牧豎。皆知齊祚將終。明公當乘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攸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沈約首。先勸。衍曰。吾

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襄陽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用復思。說得若不早定
 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卽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梁公十郡之封
 遺之子孫耶。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
 下。豈復有人同公作賊。衍心然之。約退。范雲入見。衍以約語告之。雲曰。今日時
 勢。誠如約言。願公勿疑。進又一勸衍曰。智者所見。乃爾暗同耶。明早。卿同休文更
 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及明。約不待雲而先入。衍命草具其事。約
 乃出懷中詔書。并禪受儀文等事。衍初無所改。俄而雲至。望殿門不得入。徘徊
 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
 衍召雲入。極嘆休文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
 然成吾帝業者。卿與休文二人力也。甲寅。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爲王。選擢授
 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以沈約爲吏部尙書。范雲爲侍中。今且按下慢講。却說
 明帝之子九人。其時諸王存者。唯邵陵王寶收。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鄱陽

王寶寅見梁業將成。皆有自危之志。而鄱陽王識慮深沉。尤懷憂懼。私語內侍顏文智曰。吾聞破巢之下。必無完卵。蕭衍即日篡齊。齊之子孫。必遭其害。吾欲投北以求全。未識濟否。按敘寶寅投北情節文勢疏而不漏文智曰。殿下留此。必不得免。投北誠爲上策。但須急走。乘此防守尙疎。或可脫身。遲則無及矣。是夜寶寅遂與文智各易冠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穿牆而走。時正五更。挨至城門。恰好門開。遂出城。放步便行。恐後有追者。途中不敢稍停。將近江側。寶寅謂文智曰。此番若得過江。便有生路。但二人同行。易招旁人耳目。不如分路渡江。在北岸相等。文智曰。然。二人遂分路走。却說寶寅身居王爵。出入非車卽馬。從未步行路上。今處急難之際。躡屣徒步。走了一日。足無完膚。不勝苦楚。及至江濱。舉目一望。白茫茫都是江水。無船可渡。心已惶急。忽聞後面人喊馬嘶。知有追兵到來。益發慌張。只得走入蘆葦中藏躲。正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時候。恰見一漁船泊在岸邊釣魚。經處忙以手招呼道。漁翁快快渡我過去。定當重謝。那漁人把他仔

細一看。便道謝到不必。但要與我說明。方好渡你。寶寅道。吾實逃難者。後有兵馬趕來。望速救援。漁人便把船攏岸。扶寶寅下船。便道你要我救。有笠帽破衣在此。須扮作漁人模樣。同我坐在船上。執竿下釣。便令追者不疑。寶寅從之。遂亦詐爲釣者。隨流上下。追者至。見江邊並無一人。只有漁舟一隻。離岸不遠。便叫道。漁人曾見有少年男子同著一人行過去麼。漁人道。此間是一條死港。無人行走的。追者看著寶寅坐在船上。全不疑是寶寅。遂各退去。漁人始問寶寅何往。寶寅以實情告之。漁人道。原是一位殿下。但天色已昏。且請用些夜膳。待月色上升。送你過去。俄而飯畢。月出東山。乃放船中流。渡至西岸。寶寅忙卽謝別。漁人道。一直走去。便是往北大路了。說罷。便回棹而去。寶寅趁著月色。一步步向北而行。走到天明。不見顏文智來。怕一時錯過。立在路傍暫歇。遠遠望見二人飛奔而來。等一人却有一人疑不定行到近處。一人不認得。一人却是顏文智。文智見了寶寅。便道天幸恰好遇著。寶寅忙問此位何人。文智道。此乃義友華

文榮也。曾充王府衛卒。見朝廷禍亂相尋。避居於此。昨夜臣過江。卽投其家。告知殿下將到。故同來迎候。文榮道。此間不是說話處。快請到家再商。寶寅遂到文榮家。文榮延入內室。請寶寅坐定。便道殿下投北。大路上怕有盤詰。不便行走。今有水路一條。可以抄出境外。亦只好晝伏夜行。方保無事。文智曰。不識路徑奈何。文榮曰。吾隨殿下同去便了。寶寅感且泣道。卿肯隨我去。恩孰大焉。但此後我三人。總以弟兄相呼。切勿再稱殿下。二人點頭應命。文榮進內。亦不向妻子說明。但云有別處公幹。今夜卽要起身。等至黃昏。三人餐飽夜膳。包裹內各帶些乾糧。隨卽起身。向僻路而走。也不管山徑崎嶇。路途勞頓。真是茫茫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幸得文榮熟識路徑。不至錯誤。行了數日。來到一處。文榮道。好了。此間已是北魏界上。前面卽壽陽城了。寶寅纔得寬心。正行之間。忽有軍士數人走過。喝道。你三人從何而來。敢是南方奸細麼。文榮道。你想是大魏的軍士了。好好。快去報與你戍主曉得。說有齊邦鄱陽王到此。原來壽

陽乃北朝第一重鎮。特遣任城王元澄鎮守其地。地界南北。各處皆有兵戍。當日戍主杜元倫聞報。一面接三人入營。問明來歷。一面飛報任城王。任城即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寶寅年十六。一路風霜勞苦。面目黃瘦。形容枯槁。見者皆以爲掠至生口。流離顛沛其狀如見澄見之。待以客禮。問及禍亂本末。寶寅淚流交迸。歷訴情由。井井有序。澄深器之。因慰之曰。子毋自苦。吾當奏知朝廷。爲子報仇。寶寅拜謝。澄給以服御器用。使處客館。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使服喪。兄齊衰之服。帥百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人皆賢之。其後入見魏主。魏主賜以第宅。留之京中。今且按下不表。却說梁王聞寶寅逃去。料他子身獨往。亦幹不出甚麼事來。遂置不問。唯汲汲打算爲帝。謂張宏策曰。羣臣爭勸我受禪。但南康王將到。若何處之。宏策曰。王自發雍州。王所乘舟。恆有兩龍導引。借宏策口左右莫不見者。天意可知。百姓緣道奉迎。皆如挾纊。人情可知。南康雖來。何敢居王之上。不如乘其未至而先下禪位之詔。則人心早定矣。王大悅。

中補出前日詳徵

乃使沈約迎帝。約至姑孰。正值和帝駕到。約以禪位意。徧諭侍從。羣臣無不應命。於是下詔禪位於梁。詔至建康。假宣德太后令。遣太保王亮奉皇帝璽綬。詣梁宮勸進。丙寅。梁王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天下。改元天監。追尊皇考爲文皇帝。皇妣爲獻皇后。追贈兄懿爲丞相。封長沙王。奉和帝爲巴陵王。居於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封文武功臣張宏策等十五人爲公侯。立諸弟皆爲王。帝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巴陵王居之。以問范雲。雲俛首未對。沈約曰。今古事殊。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此言大帝聞之默然。乃遣親臣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吾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醉以酒而殺之。時年十五。先是文惠太子與才人共賦七言詩。末句輒云愁和帝。至是其言方驗。時諸王皆死。寶寅時唯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語。故獨得全。使爲巴陵王。奉齊祀。一日齊南康侯子恪因事入見。帝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殺之。朝臣以疑似枉殺者相繼。

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爲患。如卿祖以才略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於其手。我是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能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既知其故。何不并留和帝。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代。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爲卿兄弟報仇。我自取天下於明帝。非取之於卿家也。昔曹志、魏武帝之孫。爲晉忠臣。况卿在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懷自外之意。日後當知我心。子恪涕泣伏地謝。自是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於梁。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此亦是梁武寬仁處。此是後話不表。却說寶寅在魏。聞梁已篡齊。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寶寅此日無異秦廷之哭。魏主憐之。乃以寶寅爲鎮東將軍。封齊王。配兵一萬。屯東城。令自招募壯勇。以充軍力。俟秋冬大舉。

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既受命。以顏文智、華文榮皆爲軍主。六月。魏任城王澄進表云。

蕭衍頻斷東關。欲令灑湖汎溢。以灌淮南諸戍。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略。雖混一不能。江西自可無虞。

魏主從之。乃發冀定瀛湘并濟六州人馬。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委澄經略。寶寅一軍。亦受澄節度。又遣中山王元英。引師攻義陽。且說任城既受命。悉發壽陽兵。命將軍黨法宗、傅豎眼、王神念分路入寇。自以大軍繼其後。遂拔東關。穎川大峴三城。餘城皆潰。江淮大震。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任。如敵將至。修城隍。遠斥候。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黨法宗等率軍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三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安閒。戰又不利。遂引退。

臨事安閑全在未經

事綱縷道根得之

梁將姜

慶貞探得任城王兵皆南出。壽陽無備。遂從間道。乘虛襲之。據其外郭。士民惶懼。皆無固志。孤城危如累卵。任城太妃孟氏。自勒兵登陴。憑城拒守。時外兵已有登城者。太妃親自搏戰。手斬數人。女中丈夫將士見了。因各挺身致死。外兵稍退。俄而蕭寶寅引兵來援。城中出兵合擊。自四鼓戰至下午。慶貞敗走。城得不破。後人有詩贊太妃扞城之功云。

南將乘虛擣壽陽。

倉皇無計保金湯。

閨中膽勇真無匹。

擊鼓憑城却敵強。

却說任城王初聞壽陽被困。欲引兵還救。繼知敵兵已退。城池無恙。遂督元英進攻義陽。時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守將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其從弟蔡靈恩及諸將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苦轉篤。疾必不起。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受命。既卒。魏

人聞之。攻益急。馬仙琕帥步騎三萬救義陽。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營於
 士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處。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擊魏軍。英偽敗以
 誘之。至平地。伏四起。縱兵奮擊。老將傅雍。擐甲執槊。單騎先入。偏將蔡山虎佐
 之。突陣橫過。梁兵射雍。洞其左股。雍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遂退走。英
 呼雍曰。公傷矣。且還營。雍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今下官雖微。亦國家一將。
 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雅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咸
 服其勇。仙琕既退。整頓軍馬。復帥萬餘人。進救義陽。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
 敗而返。城中見之。膽落。靈恩勢窮。以城降魏。三關戍將聞之。皆棄城走。魏乃置
 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爲刺史。敗信到京。舉朝大駭。帝謂左右曰。魏兵敢於南
 犯者。欺吾大業新建。未遑外務耳。今須大集兵力。直擣壽陽以挫之。不然。患未
 已也。乃命臨川王宏都督北伐諸軍事。在他手中送昌義之爲前鋒。諸將皆從
 軍調遣。時宏以帝弟將兵。步騎十萬。器械精利。甲仗鮮明。軍容之盛。人以爲百

年所未有。魏人聞之，不敢輕進。先是，韋叡鎮豫州，引兵攻魏小峴城，未拔，親行圍間。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具，且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城中有二千餘人，足以拒守。今無故出兵門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軍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遂拔其城。旣而魏將楊靈胤率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啓他處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費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胤破之。將勇者勝信然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士皆樂爲之死。及至東臨，有詔班師，諸將恐兵退之後，魏人必來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憚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却說臨川王宏軍次洛口，前軍昌義之已拔梁城，諸將請乘勝深入。宏性懦弱，不許。又聞魏將邢鸞引兵度淮，與元英合攻梁城，傳者爭言魏

師之盛。大懼欲退。於是會集諸將。商議進止。但未識諸將若何議法。且俟下卷再講。

東昏待臣下。無情無禮。可謂極矣。而袁昂馬仙琕二人。死守勿貳。真所難得。宜雍州之敬而禮之也。雍州禪位。時勢使然。寶寅知必不免。微行投魏。亦可謂先機之智。而况舉動有禮。不忘請兵復仇。更所難得。雖成敗由天。而綱常大節。猶賴以不墜。若馮道根之進止有節。任城太妃之登城捍禦。韋叡之用兵變化。皆一時傑出之人也。

第二十一卷

停洛口三軍瓦解

救鍾離一戰成功

話說臨川王宏聞魏兵大至。恐懼欲退。謂諸將曰。魏兵勢大。此未可與爭鋒。不如全師而歸。再圖後舉。諸君以爲何如。呂僧珍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亦行軍之道。王以爲難。不如旋師也。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而以爲難乎。裴邃曰。是行也。以克敵爲務。只宜決勝疆場。使敵人匹馬不返。何難之避。馬仙琕

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寧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時昌義之在座。怒氣勃然。鬚髯盡張。大聲言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未經一戰。望風遽退。何面目見主上乎。朱僧勇拔劍擊柱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向前取死。斯時諸將各懷憤怒。紛爭不已。宏別無一語。但云再商。猛將如雲而不一議者。用之殊屬可惜。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我豈不知其不可。但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又進謂宏曰。衆議不可違也。宏乃不敢言退。只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蕭娘謂臨川。呂姥謂僧珍。韋虎謂叡也。僧珍嘆曰。若得始興吳平二王爲帥而佐之。何至爲敵人所侮若是。因謂宏曰。王旣不欲進戰。不如大衆停洛口。分遣裴邃一軍去取壽陽。猶不至爲敵所笑。宏不聽。下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無不解體。自沮魏將楊大眼謂中山王英曰。梁將自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必畏我也。今若進兵洛水。彼自奔敗不暇矣。英曰。蕭臨川雖駭。

其下尙有良將。韋裴之徒。未可輕也。宜且徐觀形勢以待之。於是彼此各不進兵。俄而一夜洛口風雨大作。恍如千軍萬馬奔騰而來。臨川以爲魏軍大至。驚得神魂飛越。從床上跳起。急呼左右備馬。遂不暇告知諸將。帶領數騎。潛從後營拔開鹿角。冒雨逃去。無用之物及將士知之。宏去已久。於是合營大亂。各鳥獸散。棄甲拋戈。填滿道路。疾病羸老之屬。不及奔走。狼籍而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連夜渡江。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時守城者臨汝侯淵猷。登城謂之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尙未可知。恐有姦人乘間爲變。城不敢夜開。宏無以對。腹中饑甚。餓得向城求食。城上繾食饋之。及明門始開。宏乃入。淵猷大時昌義之軍梁城。張惠紹軍下邳。聞洛口敗。皆引兵退。魏人乘勝逐北。至馬頭壘。一鼓拔之。載其糧儲歸北。帝聞師敗。徵宏還朝。敕昌義之守鍾離。急修戰守之備。命諸將各守要害。整旅以待。廷臣咸曰。魏克馬頭。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帝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特爲詐計以愚我。不出十日。魏師必至。冬十月。英果進

圍鍾離。魏主恐不能克。復詔邢巒合兵攻之。巒以爲非計。上表諫曰。

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若臣愚見。宜修復舊好。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隙。不患其無。

書上。魏主不許。命速進軍。巒又上表曰。

今中山王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爲進取之計。出其不備。直襲廣陵。克未可知。若止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臣未見其可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坐至來春。士卒自弊。且三軍之衆。不齎冬服。脫遇冰雪。

何以取濟。臣寧荷懦怯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

老成諫達之言

魏主不悅。乃召巒還。更命蕭寶寅引兵會之。却說鍾離北阻淮水。地勢險峻。英乃於邵陽洲兩岸。樹柵立橋。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楊大眼據北岸。蕭寶寅從中接應。以通糧運。其時城中兵纔三千人。昌義之督率將士。隨方抗禦。魏人填塹。

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與土同填塹內。俄而塹滿。乃用衝車撞城。車之所及。聲如霹靂。城牆輒頽。寫得攻勢可畏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城卒不破。魏人晝夜急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短兵相接。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屍與城平。而義之勇氣不衰。表出義之能守先是帝聞鍾離被圍。詔曹景宗督軍二十萬救之。時方各路調兵。命俟衆軍齊集。然後進發。景宗恃勇。欲專其功。違詔先進。行至中流。值暴風猝起。覆溺數舟。舟人大恐。只得退還舊處。帝聞之。曰。景宗不進。皆天意也。若兵未大集。而以孤軍獨往。魏軍乘之。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至是更命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景宗節度。叡得詔。刻日起兵。由陰陵大澤行。凡遇澗谷。趣用飛橋以濟。軍無留頓。諸軍畏魏兵之盛。皆勸叡緩行。以觀變。叡曰。鍾離被困。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朝不保夕。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我腹中。卿曹勿憂也。決勝於未戰之先。名將所以不可及。旬日至邵陽。與景宗軍合。帝豫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待之甚謹。遂共進兵。叡

軍居前。景宗居後。將近鍾離。叡停軍一日。卽去魏城百餘步。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偏將馮道根走馬步地。計馬足多少。以立營壘。不失尺寸。比曉而城立。元英見之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是時梁軍人馬強壯。器甲精備。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人潛行水底。齎信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却說魏將楊大眼。自恃其勇。將萬餘騎來戰。叡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胸。矢貫大眼右臂而走。明日元英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將卒。一日數戰。左右壯士。皆遣出鬪。勇氣彌厲。英始退。俄而魏師乘夜來攻。飛矢如雨。或請叡下城以避箭。不許。軍中驚竄。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兵亦退。初梁軍士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爲大眼所擒。景宗募勇敢七千餘人。築壘於淮北。去大眼營數里。大眼來攻。景宗親自搏戰。却之。壘成。使別將守之。魏軍有抄掠者。皆擒以歸。自後梁人始得縱芻牧。連敘小戰以見彼此正是勦敵。叡謂景宗曰。敵所恃者。以橋跨淮。使首尾相應。今欲破其軍。必先斷其橋。

景宗然之。乃豫裝高艦。使與橋等爲火攻之計。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計已定。閉壘不出。魏人莫測其故。疑爲畏己。軍心漸懈。時交三月。大雨連日。淮水暴漲。丈餘。叡下令。使馮道根。裴遂。李文釗。三將各乘鬪艦。同時競進。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油。乘風縱火。以焚其橋。風怒火盛。煙焰蔽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呼聲動天。無不一當百。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火勢如見英方攻城。見橋斷。梁兵大至。戒令軍士無動。忽見楊大眼。疋馬單槍。冒煙突火而至。呼曰。軍敗矣。寶寅燒營遁矣。四面皆梁兵。不去。恐爲所擒。言畢。鞭馬疾走。英懼。亦脫身棄營遁。於是諸壘皆潰。悉棄甲仗於路。投淮水死者十餘萬。昌義之聞魏師敗。不暇他語。俱叫道。更生更生。諸軍乘勝逐北。斬首無數。緣淮百餘里。尸相枕籍。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牛馬。不可勝計。摧敵兵百萬勢若拉朽捷聞。舉朝相慶。帝喜謂羣臣曰。吾知二將和。師必濟矣。詔增景宗。韋叡。義之等爵邑。有差。義之深感二將救援之德。因宴之於第。酒酣。設錢二十萬。供二人呼盧費。景宗擲得雉。叡擲得

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又戰勝之後。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帝尤以此賢之。後人有詩美之曰。

疾掃強鄰百萬兵。

孤城歡洽慶重生。

功高閭外甘居下。

大樹風流屬韋卿。

却說魏自敗後。收兵北去。邊將皆懷反側。有懸瓠軍主白早生。本南人。素有歸梁之念。今乘魏師敗北。據城以叛。遣使求援於梁將馬仙琕。仙琕以聞。帝命援之。仙琕進軍三關。遙爲聲援。魏聞早生叛。欲遣將擊之。時元英蕭寶寅皆以喪師罷職。於是復起用之。引兵伐懸瓠。二人晝夜疾進。早生不虞兵至。迎戰大敗。魏師直薄城下。一鼓拔之。遂斬白早生。於是乘勝前趨義陽。時馬仙琕據三關。嚴兵拒守。英將取之。先與寶寅計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攻自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寶寅帥步騎一萬。向西關以分其勢。自督諸軍向東關。六日而拔。西關亦潰。

此段敘魏取三關與前梁師破橋遙相對待

仙琿見三關俱失。勢不能敵。亦棄城走。先是帝遣韋叡爲仙琿後援。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不然。爲將者當有怯時。不可專勇。元英急追仙琿。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梁亦有詔罷兵。自是各守疆界。今且按下。却說南海之外。提敘南海外事以見梁武信佛之由有一千陀利國。去中原不知幾萬里。從來未通中國。自國王以及臣民。皆崇奉三寶。敬信佛法。緇衣寺院。遍滿中國。其王跋陀羅。事佛尤謹。忽於梁天監元年四月八日夜。夢一老僧謂之曰。中國有聖主出。十年之中。大興佛教。汝若遣使中國。稱臣納貢。則佛必佑之。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安。陀羅初不之信。旣而又夢此僧謂曰。汝若不信我言。當與汝共往觀之。乃攜之而往。足下冉冉生白雲。倏忽之間。過大洋。至中國。見一處朝廟巍峩。宮闕壯麗。文武百官。踰踰濟濟。一人端拱殿上。果然龍鳳之姿。帝天之相。老僧指之曰。此卽聖主也。不覺爲之屈膝。跪而遙拜。旣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梁帝容質。一應威儀氣象。飾以丹青。

遂遣使入朝。奉表納貢。獻玉盤等物。并所繪畫本。以爲信。使者在路。歷二載始達建康。既進表。帝大駭。以爲千陁利自古未通之國。今乃聞風向化。航海梯山而至。其王跋陀羅。又於夢寐先覩我顏。驗之畫本。一一相符。此真千古罕有之事。而佛法大興之驗也。遂禮待使者。厚加犒賚。另繪帝像一本。賜之。使者大悅而去。帝自是崇信釋典。建立寺院。招引高僧。朝夕持誦。以祐皇祚。佛法之興。全由於此。那知佛法雖興。只因一念不仁。生出一件事來。費了無數錢糧。害却無窮性命。究竟一敗塗地。後悔無及。你道事從何起。時有降臣王足。淮堰之築。關南北生靈事。本仕魏爲將。曾隨邢巒伐漢中。爲前部先鋒。敗梁將孔陵。極重大故。先敘王足。獻計。梁主誤聽之由。於深杭。魯方達於南安。任僧褒於石固。所向摧破。於是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於魏。自以爲功勞莫大。而魏自胡太后當國。權費用事。官以賂進。政以賄成。邢巒被纒見黜。足亦不錄其功。於是心懷怨望。棄魏投梁。梁雖納之。亦未獲重用。常思建一奇策。以爲進身之階。然欲陳之。而未有路。適一

日帝集羣臣問及禦邊之策。足遂出班奏道。前者魏取漢中。至今未復。實以鞭長不及。故挫於一朝。然臣料魏政不綱。武備日弛。雖得漢中。終必復失。安能與陛下相抗。臣今者委身明主。願陳一計。可不勞攻伐。使敵人坐失千里之地。陛下失之於漢中。可取償於淮北。願陛下採納臣言。帝問計將安出。對曰。壽陽去淮甚近。若堰淮水以灌其城。則壽陽不攻自破矣。帝大奇其計。惑了他先是天監十二年。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有。吾豈愛一身而誤重任。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渡之。使就高處。以圖自脫。吾則誓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臨難不避城時有治中裴絢。帥城中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只道崇已還北。壽陽無主。因自稱豫州刺史。請降於梁。梁將馬仙琕遣兵迎之。而崇不知其叛。遣使單舸召之。絢聞崇尙在鎮。大悔恨。然懼見誅。

不敢歸。因報曰。近緣大水顛沛。爲衆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我鋒。崇乃遣從弟李坤將水軍討之。絢敗走。爲村民所執。嘆曰。我何面目復見李公。遂投水死。梁兵亦退。時淮南得以不失者。皆李崇之功也。原來崇爲人沉深寬厚。饒有方略。能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與同甘苦。寇來無不摧破。梁人謂之臥虎。帝屢欲取壽陽。憚崇不敢犯。至是聞王足之計。謂築堰可以制敵。遂欣然從之。使將軍祖暕、水工陳承伯至淮上相視地形。二人回奏淮內盡皆沙土。性不堅實。恐功不可就。帝弗從。羣臣紛紛諫阻。帝亦不納。太子統諫曰。臣聞水有四瀆。所以宣天地之氣。非人力可得而塞。今敝民力以塞之。就使功成。亦非順天之道。敵人縱受其害。內地亦未見其利。願陛下熟思而深計之。帝曰。此功若成。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兼併之業。基於此矣。豈可畏其難而不爲。統知帝志已堅。遂不敢再言。以下敘太子統遺事且說統字德施。帝長子。卽昭明太子也。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

經。悉通大義。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爲者。左右曰。是皆司獄之吏。獄成。捧案來上。太子取其案視之。謂獄吏曰。是皆可矜。我得判否。獄吏以其年幼。隨口應道可。太子取筆判之。凡犯死罪者。皆署杖五十。吏見其判。大懼。只得以實奏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母丁貴嬪薨。水漿不入口。體素壯。腰帶十圍。不數日。減削過半。子真孝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淚。自加元服。帝使省理萬幾。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所奏稍涉謬誤。立即辨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性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恆自討論墳典。與學士商確古今。文章著述。下筆便成。每一篇出。四方傳美。東宮積書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所未有也。又愛山水。每遇幽泉怪石。則怡然自得。帝爲太子。建元圃一所。穿池築山。更立亭館。令與朝士名流。遊處其中。嘗汎舟後池。或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其高致類如此。昭明

錄備而又好學不佞風雅有餘卽不爲太子亦一佳士今聞淮堰將築。知民必被困。故勸帝勿與此役。而帝方銳意爲之。全不一聽。眼見萬古長流從此斷。兩淮民命一時休。但未識淮堰之築。若何起工。且聽下文再述。

臨川懦弱無膽氣。以之爲帥。卽有勇將。亦無所用。可知命帥之爲要也。况敵將中山王英。楊大眼。皆稱萬人敵。非景宗韋叡智勇兼備。而又和衷協力。其勢莫能支矣。梁武好大喜功。聽叛臣王足之言。興必不可成之大役。以致生民塗炭。雖有昭明太子之諫而不聽。仁心蕩然。魏之李崇。寬仁多智。堅確不撓。卒保危疆。古云一將難求。豈不信哉。

第二十二卷

築淮堰徒害民生

崇佛教頓忘國計

話說梁武不納諸臣之諫。欲築淮堰。大興功役。發徐揚之民。四戶一丁。縣官迫促上道。使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專主其任。昌義之引兵監護堰作。統計役人以及戰士。共二十餘萬。南起浮山。北抵嶢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

流。違者以軍法從事。於是軍民晝夜赴工。莫敢停息。魏邊諸戍。飛報入朝。左僕射郭祚言於魏主曰。蕭衍狂悖。謀斷川瀆。上反天道。下拂人心。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魏主從之。乃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荆山。以圖進取。其時堰將成而復潰。兩岸已築之土。皆隨流漂沒。康絢懼。或謂絢曰。下有蛟龍出沒其際。故能破堰。蛟龍之性畏鐵。必得鐵以制之。始不爲害。絢以上聞。乃詔括國中鐵器數千萬斤。沉之水底。而波流衝擊如故。仍不能合。極其成功絢於是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籍。蠅蟲晝夜聲合。見者慘目。帝不之省。及聞魏師起。慮妨堰作。先遣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以擾亂魏疆。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蕭寶寅渡淮攻堰。一日破三壘。又敗田道龍於淮北。進攻硤石。克其外城。斬祖悅。盡俘其衆。而康絢外拒內治。爲之愈力。十五

年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餘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兩旁悉樹杞柳。軍壘列居其上。車馬往來。如履康莊。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皆成巨浸。帝聞堰成。大喜。封康絢爲侯。頒詔大赦。或謂絢曰。水久壅必潰。勢太激難禦。况淮爲四瀆之流。豈可久塞。若鑿滌東注。則遊波寬緩。堰得長久不壞。絢從之。乃開滌東注以殺其勢。又縱反間於魏云。梁人不畏攻堰。惟畏開滌。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滌北注。然水雖日夜分流。而勢仍不減。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間。築魏昌城於八公山之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壘。其水清澈。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見者無不望流而嘆。先是徐州刺史張豹子。自負其才。宣言朝廷築堰。必令己掌其事。旣而康絢以他官來治。又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甚慚。遂賄囑近臣。暗進譖言於帝。云絢有二心。暗與魏通。帝雖不納其言。欲以事畢徵絢還朝。絢旣歸。堰不復修。之敘堰壞由九月乙丑。風雨大作。淮水暴漲。堰土決裂。其聲若雷。聞三百餘里。緣淮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民有登高望之。

者。但見黑雲迷漫。白浪拍天。其中如有千萬鬼神奇形怪狀之屬踏浪而行。大魚數十丈。跳躍激躑。接尾而下。不可勝紀。後人作長歌咏之曰。

梁王盛氣吞全魏。虎擢龍挈奮神智。欲將淮水灌壽陽。千尋長堰中流峙。康絢威行淮上軍。二十萬衆如雲屯。南起浮山北巉石。銀濤雪浪排崑崙。將成復敗皆天意。浪說蛟龍風雨致。東西運鐵沉水底。人工欲奪天工智。鐵沉億萬功難成。植木填石如列城。荷擔肩穿脚腫折。君王築堰心如鐵。疲勞殘疾疫癘興。死者如麻相枕籍。勤勞三載功初完。上尖下闊波中山。杞柳環遮作屏障。兵營土堡如嚴關。俯視洪流應痛哭。水清下見居民屋。市廛冢墓朗列眉。盡是前番潰流毒。八公山右高城牆。魏人堵築防壽昌。濤勢掀天宇宙黑。風狂倒日龍鼉翔。得形出容天地節宣頓。四瀆天心那得隨。人欲淮波瀑漲。人盡魚天柱。傾頽拆坤軸。三百里外聲若雷。城垣廬舍皆摧隕。橫衝直捲赴滄海。數十萬口眞哀哉。沉鬱頓挫氣厚力勁李平議論誠奇特。危堰無煩兵士力。一朝潰敗

勢莫支。多智尙書傳魏北。我今弔古增餘悲。輕視民命知爲誰。臺城荷荷何足惜。淮流千古常如斯。一結無限感慨

初魏患淮堰。將以任城王澄爲上將軍。勒衆十萬。出徐州一路。前往攻堰。右僕射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至是兵未行。而其堰果破。人皆服平之先見云。帝聞堰壞大驚。悔不聽太子之言。悔了已因念軍民枉死者衆。心甚戚戚。遂延名僧。設無遮大會。以救拔之。創同泰寺。開涅槃經。晨夕講義。又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錦繡綾羅。禁織。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裁。剪割裂。有乖仁恕。真婦人臣民犯罪者。概從寬典。甚至謀反大逆。或涉及子弟。皆置不問。以故政寬民慢。上下泄泄。莫不偷安旦夕。一日帝方視朝。與羣臣談論朝政。忽接邊報。奏稱豫章王綜投奔北魏。舉朝大駭。你道豫章王綜爲何投魏。說來話長。變出反常故初綜母吳淑媛。在東昏宮。寵愛在潘妃之亞。帝旣受禪。欲納潘妃。以王茂一言。遂賜之死。而心常惜之。一日閒步後宮。見有庭院一所。重門深閉。境極幽寂。問內

侍何人所居。內侍對道。是東昏舊妃吳淑媛所住。帝遂走入宮來。宮人忙報駕到。淑媛自東昏亡後。閒廢在宮。卽留得性命。只好長爲宮人沒世。欲圖新主之歡。今生料不可得。忽聞駕到。驚出意外。亦不及更換衣飾。只得隨身打扮。急急走出。俯伏階前。口稱不知陛下駕臨。妾該萬死。帝見其嬌姿弱質。不讓潘妃。淡妝素服。態有餘妍。因命起。賜坐於旁。問其入宮幾載。承幸東昏幾年。淑媛一一對答。嬌啼婉轉。愈覺可人。帝不覺情動。了著遂吩咐設宴上來。教他陪飲。淑妃斯時。巴不得新天子寵愛。三杯之後。丟開滿懷憂鬱。露出舊日風流。殷勤勸酒。帝心大悅。是夜遂幸焉。那知淑媛身懷六甲。已有三月。當時承幸之際。欲邀帝寵。不敢說出。閱七月。遂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時帝嗣育未廣。得子甚以爲喜。因於淑媛益加寵愛。但喜得子那知非種至天監三年。綜出居外宮。封爲豫章郡王。食邑二千戶。綜旣長。有才學。善屬文。力能手制奔馬。帝甚愛之。及綜年十六。常夢一少年。體極肥壯。穿袞服。自挈其首。與之相對。如此者非一次。自夢見之後。心

驚不已。求解其故不得。其後帝尙佛教。斷房慾。後宮罕見其面。淑媛寵衰。頗懷怨望。而綜亦寵愛不及太子。母子皆以見疎爲嫌。一夜綜在夢中。復如前者所見。旦入宮。密問之母曰。兒夢如此。是何爲者。淑媛聽其所述。夢中少年形狀。頗類東昏。不覺泣下。綜愈疑。固問之。淑媛因屏左右。密語之曰。汝七月兒。何得比太子諸王。不瞞汝說。當國亡時。吾已懷汝三月。當日欲全兒命。不敢言也。但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貴。且延齊氏一線。綜於是抱其母泣曰。吾乃以仇人爲父乎。此語痛極母掩其口。戒勿洩。綜自是陰懷異志。每於內齋。閉戶籍地。被髮席藁。又布沙地上。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後爲南徐州刺史。輕財好俠。招引術士。練習武勇。以伺朝廷有變。每有詔敕至徐。輒忿恚形於顏色。徐州境內。所有練樹。並令斬伐。以帝小字練兒故也。又春秋歲時。常於別室設席。祠齊氏七廟。又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上。血入骨內。卽爲父子。乃遣人暗發東昏墓。販其骨以歸。割臂血瀝之。血果入

骨。又在西州生男。滿月後。潛殺之。既葬。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皆驗。方必如是取

備內外臣僚。皆知其所爲。然事涉暗昧。臣下不敢輕言。凡綜所行。帝皆弗之知也。會魏將元法僧以彭城來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綜潛遣人通書蕭寶寅。呼爲叔父。寶寅亦將信將疑。久之。有詔徵還。綜懼入朝之後。脫身更難。乃屏去左右。乘黑夜潛開北門。涉汴河。徒步奔蕭城。自稱隊主。時魏安豐王元延明鎮蕭城。召而見之。綜見延明而拜。延明坐受之。問其名氏。不答。但曰。殿下此間人。必有識我者。問之可也。延明召衆視之。有識之者曰。此豫章王也。延明大驚。不急下座答拜。執其手而問曰。殿下何爲來此。綜以實告。延明曰。奈父子何。綜曰。吾避仇也。非逃父也。延明見其語氣激烈。心甚異之。遂具車馬。送至洛陽。魏主召入見之。既退。拜寶寅爲叔。改名纘。追服東昏斬衰之喪。魏主及羣臣皆往弔焉。話分兩頭。當夜豫章奔魏。彭城中無一知者。及旦。齋內諸閣猶閉。左右啓戶尋之。莫知所往。衆皆駭異。不及午。城外有數騎。魏軍高叫曰。汝豫章

王昨夜已來乞降。在我軍中矣。汝輩留此何爲。說罷。大笑而去。不笑衆方知王
 已投魏。只得飛報建康。帝聞之大駭。然亦不測其故。訪諸左右。始有密啓其不
 法事者。方悟其逃去之故。既而歎曰。不爲天子兒。而甘爲他人僕。愚孰甚焉。乃
 勅吳淑媛以綜小時衣寄之。綜亦不答。其後鬱鬱不得志。依寶寅而死。此是後
 話不表。且說帝既崇信三寶。屢幸寺院拈香。出入往來。儀衛甚簡。斯時歲屢不
 登。人民失業。不逞之徒。往往乘間作亂。一日將幸光宅寺。有懷逆者伏路側。將
 行不軌。帝方起駕。心忽動。命左右緣道檢閱。果獲一人。身懷利刃。嚴刑訊之。而
 誣爲臨川王宏所使。下便插敘先是宏以洛口之敗。罷職閑住。心常不滿。都下
 每有竊發。輒以宏爲名。蓋知帝素友愛。涉及臨川。有犯必赦也。至是帝對之泣
 曰。我人才勝汝百倍。居此大位。猶兢兢恐墜。汝何爲者。我豈不能誅汝。念汝愚
 下。故常加寬宥。宏伏地哭曰。臣爲天子弟。尊榮極矣。復有何望。乞陛下察之。帝
 感其誠。遂置不問。然宏雖無逆志。而恃介弟之貴。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

庭數十。皆極天下之選。所幸寵姬江無畏。服玩備極華美。一寶屨。直價千萬。又恣意聚斂。有庫室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或疑其內藏鎧仗。密以上聞。帝雖素敦友愛。聞之不悅。欲自往勸。知其愛幸江氏。寢膳不離。乃賜以盛饌曰。當來就汝歡飲。并令無畏分甘。駕既至。宏率江姬朝見。遂同侍飲。酒半。帝曰。吾欲至汝後房一行。遂起身進內。徑往庫室。命悉開戶。宏恐見其賄貨。顏色佈懼。帝心愈疑。及開視室中。有錢百萬一聚。懸一黃標。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千餘標。帝屈指計之。見錢已有三億餘萬。餘屋貯積雜貨皆滿。不知多少。帝見並無鎧仗。大悅。呼其小字曰阿六。汝作如此生活。便無妨礙。乃更入席劇飲。至夜而還。時諸王並尙文藻。而安成王秀。尤精心學術。搜集經紀。嘗招學士平原鄧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於時疾宏貪吝。以舊有錢神論未暢厥旨。更作錢愚論以譏之。貪鄙之形。形容曲盡。太子見之曰。文則美矣。其如不爲臨川地何。勸安成毀之。帝聞之喜曰。太子居心厚。真吾子也。却說太子聰明仁

孝。好學不倦。遊嬉事絕不留心。時當五月。天氣明媚。忽遊後池。乘小舟。採摘芙蓉。有姬人蕩舟。舟覆而太子溺於水。及出。傷股。恐貽帝憂。深誠不言。但以寢疾聞。帝敕內使看視。太子勉自起坐。力書手啓。及篤。左右欲啓聞於帝。太子不許。曰。奈何。令至尊知我如此。因便嗚咽。未幾而薨。昭明有君人之德。竟以天時年三十一。帝聞之。臨哭盡哀。斂以袞冕。諡曰昭明。葬於安寧陵。都下男女奔走陵所。號泣滿路。四方毗庶。及壘徼之人。聞喪者無不哀慟。帝旣前星失曜。羣臣上言儲位不可久虛。請立賢明以定國本。時昭明有三子。華容公歡。枝江公譽。曲阿公督。皆已長。議者謂上必立太孫。而帝以太子母弟晉安王綱有賢名。遂立之。朝野以爲不順。司議侍郎周宏正奏記於晉安曰。

伏惟謙讓道廢。多歷年所。大王天挺將聖。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以大王爲儲副。意者願聞殿下抗日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其如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

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爲之化。復盛於今世。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茲。豈不盛歟。

王不能從。帝旣立晉安爲太子。乃使諸王子出守外藩。以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湘東王繹爲荊州刺史。武陵王紀爲益州刺史。又以不立太孫而立太子。內常愧之。乃厚撫歡等。寵亞諸子。封歡爲豫章王。譽爲河東王。督爲岳陽王。各典大都。旋又以督爲雍州刺史。單說督臨雍州。以帝年漸老。朝多秕政。欲爲自強之計。蓄聚財貨。招募勇敢。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己爲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帝聞之大喜。執知其已當是時。北魏多故。盜賊蜂起。胡太后亂政於前。爾朱榮肆逆於後。朝無寧日。民不聊生。唯東南半壁。安若泰山。其後高歡誅爾朱。執國政。上陵朝廷。孝莊西奔。宇文泰撫定關中。與歡相抗。魏分東西。日夜治兵相攻。不暇南侵。梁自是國無外患。益得優遊無事。朝政之暇。君若臣唯有講習經典。崇尚虛無。旣而帝益佞佛。

捨身同泰寺。釋御服披法衣升講堂法座爲四部大衆講涅槃經義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千古奇聞咸詣寺中奉表請帝還臨宸極。三請乃許。帝三答書。前後並稱頓首。自是晝食一食。止於菜菔。宗廟之祭不用牲牢。識者以宗廟去牲。則爲不復血食。又是歲都下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食天狗。大小相警。日晚便閉門持仗。以驅天狗。數月乃止。識者皆知不祥。時太子亦於元圃自講莊老。宮僚環聽。太子詹事何敬容謂人曰。昔晉尙虛無。使中原淪喪。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有隱士陶宏景。疾人士競談元理。不習武事。嘗爲詩云。

夷甫任散誕。

平叔坐談空。

不意昭陽殿。

化作單于宮。

又天監中有沙門寶誌。帝甚敬之。問以國祚短長。嘗爲隱語曰。

掘尾狗子自發狂。

當死未死嚙人傷。

須臾之間自滅亡。

起自沙際死三湘。

帝使周捨封記之。直至梁末皆驗。此是後話。今且按下不表。却說大同末年帝

臨御已久。當時佐治之臣。若張宏策。王茂章。叡沈約。范雲輩。相繼去世。所任新進。率以迎合爲事。有朱异者。字彥和。錢塘人。臣一亡國之年數歲。其外祖顧歡撫之曰。兒非常器。當大朱氏門戶。然恐壞人家國事。及長。折節讀書。從五館博士明山賓遊。學業日進。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罔不通曉。帝尋有詔廣求異能之士。山賓以异薦。帝召見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悉。大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俊才。明山賓所舉殊得人。乃除异爲中書郎。拜命之日。時當秋日。有飛蟬集异武冠上。見者咸謂蟬珥之兆。蓋异容貌魁梧。舉止閒都。雖出自諸生。甚悉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一應詔誥敕書。帝並委之。權重一時。然貪財冒賄。每欺罔視聽。以悅人主。起宅東陂。窮極華美。晚日下朝。酣飲徹夜。又恃帝寵。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勸其謙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見蔑尤甚。我是以陵之。司農卿傅岐嘗謂之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异曰。當今天子聖明。我豈可以拂耳之言干犯天

聽。小人情過從以故聲勢所驅。薰灼內外。遠近莫不憤疾。而帝信任益深。正是聖明已被邪臣蔽。安樂那知禍事來。但未識內蠹已生。外患若何而起。且聽下回再講。

梁武築堰病民。見利而不知害。以致百萬生靈。漂流大海。罪惡彌天。雖一心佞佛。捨身爲犧。何益於事。納吳淑媛。致豫章反叛。已開國家之患。又舉朝信佛。太子好談元虛。禍亂焉得不興。蓋天不助梁。卽昭明之死。而其局已定矣。若朱异輩。不過從而助之耳。

第二十三卷

伐東魏淵明被執

納叛臣京闕遭殃

話說梁政日衰。江南將亂。朱异之奸。旣足敗人家國。那知又來一亂賊。傾覆社稷。其人姓侯。名景。字萬景。朔方人。自少不羈。爲患鄉里。及長。有勇多智。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謀算出人。始隨高歡起兵。屢立戰功。嘗言於歡。願得精兵三萬。西擒黑獺。南縛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及歡卒。

與高澄不睦。遂據河南。叛歸於梁。遣其將丁和奉表至建康。乞降於帝云。

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邱以西。豫廣穎荆襄兗等十三州內附。惟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統。取之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臣當效力前驅。爲陛下成此一統之功。

帝得奏。召羣臣廷議。羣臣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因高歡身故。遽納其叛臣。棄從前之好。啓將來之釁。竊謂非宜。帝曰。諸臣之言雖是。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拒景則兼併無日。國家難得者機也。不可失者時也。機會之來。豈可膠柱。羣臣唯唯而退。先是帝於正月乙卯。夢見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旦見朱异告之。且曰。我生平少夢。若有夢必驗。异曰。此乃宇內混一之兆也。臣敢爲陛下賀。及丁和至。稱景納地之計。定於正月乙卯。帝愈神之。定計日期時與夢合安知

非朱异所囑然意猶未決。當謂左右大臣曰。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因進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

以事無機會。未獲如志。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
 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勿疑。帝曰。卿言是也。乃
 定議納景。壬午。詔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遣大將羊鴟
 仁引兵三萬趣懸弧。運糧食以應接之。先是朝臣周宏正善占候。嘗謂人曰。國
 家數年後。當有兵起。百姓流離死亡。及聞納景。嘆曰。亂階從此作矣。宏正有先
 却說東魏聞景外叛。大興兵馬討之。景懼不敵。退保潁川。復割魯陽長社等四
 城。賂西魏求救。西魏惡其多詐。受其地而徵之入朝。景不欲往。遂專意降梁。厚
 賂朱异。以求出兵相援。异言之帝。乃下詔起師五萬。北伐東魏。命鄱陽王範爲
 元帥。統領諸將前往。朱异與鄱陽不睦。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
 至殘暴。非弔民之才。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
 日之事。尤宜詳擇。上曰。淵明可乎。异曰。陛下得人矣。淵明寬厚得衆心。可使也。
 帝遂不用鄱陽。而任淵明爲都督。梁武命將每私其所 却說真陽侯淵明。性素

怯。御軍無律。雖受命出師。常懷退志。軍至寒山。欲堰泗水以灌彭城。俟得彭城。然後進兵。懸瓠與侯景爲犄角之勢。於是斷流立堰。使侍中羊侃監之。再旬而成。當是時。魏遣大將慕容紹宗帥衆十萬來拒。日行三百里。將近彭城。軍鋒甚銳。羊侃謂淵明曰。敵兵遠來。乘其營壘未定。進而擊之。可以獲勝。不然。未易克也。淵明不從。及紹宗至。卽引步騎萬人直攻淵明。淵明方醉臥不能起。將士擾亂。遂大敗。淵明被虜。失亡士卒數萬。獨羊侃結陳徐還。一日敗書報到京中。帝方晝寢。宦者白朱异啓事。帝遽起升輿至文德殿見异。异啓曰。韓山失律矣。帝聞之。悅愴將墜牀。宦者扶定。乃嘆曰。吾得無復有晉家乎。雖吃驚語然亦不詳之兆异曰。勝敗兵家之常。偶爾小挫。陛下何出此言。帝不悅者良久。却說紹宗乘勝進擊。侯景與景相持數月。景食盡。紹宗擊之。景大敗。衆散且盡。乃自峽石濟淮。收散卒。僅得步騎八百人。而羊鴉仁聞景敗。魏軍將至。亦棄懸瓠。走還義陽。東魏引師據之。是時侯景進退無據。不知所適。謂左右曰。吾今無容足之地。以隻身歸梁。

梁若不納奈何。遂去壽陽城五十里。停軍觀望。忽有數騎奔至軍前。乃是馬頭
戍主田神茂。特來迎候。田神茂首景欣然接之。因問曰。壽陽去此不遠。欲往投
之。君以爲不我拒否。神茂曰。朝廷近除鄱陽王爲壽陽刺史。未至。韋黯權監府
事。我與黯不協。故先來告王。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
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今者卿來。此天意也。
乃命神茂率步騎百人。先爲鄉道。而身隨其後。夜至壽陽城下。韋黯以爲賊也。
授甲登陴。將拒之。景遣其徒告曰。河南戰敗來投。願速開門。黯曰。旣不奉敕。不
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徐思玉入
見。黯曰。河南王爲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我受命守
城。則守城而已。河南自敗。何預我事。何不堅執此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閩外之任。今
君不肯開城。若魏兵追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獨守。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
廷。黯乃許容其入。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於是黯乃開門。景便疾入。

卽遣其將分守四門。執黯至前。數其不卽迎納之罪。將斬之。旣而撫手大笑。邀與共坐。置酒極歡。黯韋叡子也。黯智道不及父朝廷聞景敗。未得實信。或云景與將士俱沒。或云景棄軍逃去。上下咸以爲憂。侍中尙書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近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識然否。敬容對曰。侯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對曰。景反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不以爲然。甲寅。景遣其將于子悅馳赴建康。奏言敗狀。并自求貶損。優詔不許。景告乏糧。復求資給。帝卽以景爲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有光祿大夫蕭介。知景必禍國。上表諫曰。

竊聞侯景以河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牢之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畜狼。必見饑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

土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此。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卿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阻。臣雖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忠。謹冒死以聞。

帝覽表。嘆息其忠。朱异忌之。竟不能用。却說東魏旣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而欲使侯景不安。數以書來求申前好。帝未之許。時貞陽侯淵明被虜在魏。澄以好言謂之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祝及魏主。并祝先王。此乃梁主美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卿宜密致此意。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將諸人並卽遣歸。侯景家屬。

亦當同遣。淵明從之。乃遣其私人夏侯僧辨馳往江南奉啓於帝。稱勃海王寬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國。帝得啓流涕。集朝臣議之。朱异進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彼旣願修前好。陛下不可不許。生梁主意在通好朱异便言宜和一安傳歧曰。不然。高澄師徒克捷。國勢方強。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羣臣聞歧言。皆曰。事誠有之。不可不慮。朱异獨主宜和。謂東魏必無壞意。帝亦厭用兵。乃從异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啓足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隣睦。僧辯得詔。星夜還北。一日過壽陽。被景竊訪知之。留住攝問。僧辯具以實告。景大恐。乃使王偉作啓陳於帝曰。

高氏心懷鳩毒。怨盈北土。歡身殞越。子澄嗣惡。討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追其背。故甘辭奉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

高澄一覽。以棄億兆之心。使其假命強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立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在狄。惡會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願納臣言。則臣幸甚。

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令阻和議。异受金而不通其啓。二月乙卯。復遣使東魏。弔獻武高王之喪。景又啓稱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卿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卿但清淨自居。無勞慮也。景疑上意叵測。欲試虛實。乃遣人詐爲高澄使者。自鄴中至建康。以書呈帝。願以淵明易景。帝將許之。傅歧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朱异笑道。景奔敗之將。執之一使之力耳。敢有他變。無見識奴只帝從之。復書言貞陽日至。侯景夕返。使者歸壽陽。以書示景。景曰。

我知吳老公薄心腸。今固然矣。顧王偉曰。計將安出。偉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反計乃決。又景初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以婁子被羈在北。請娶於王謝。帝以王謝門高非偶。可擇朱張已下配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啓求錦萬疋。爲軍人作袍。朱異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營造兵器。敕並給之。先是景反河南。請立元氏一人爲主。以從人望。詔以舍人元貞爲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會景敗而止。元貞遂留景軍。至是貞知景有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那不小忍。貞懼。與韋黯逃歸建康。具以事聞。帝聞貞言。亦絕不以景爲意。蓋朱異以景必不叛。唯忌之者衆。故屢言其反。帝有先人之言故也。今且按下一邊。且說臨賀王正德。再提一叛父本帝弟靖惠王子。少而羸險。不拘禮節。初帝未有嗣。養之爲子。及帝踐極。便希儲貳。後立昭明太子。封正德爲西豐侯。自此怨望。恆懷不軌。睥睨兩宮。覬幸災變。普通六年。逃奔於魏。有司奏削封

爵。七年。又自魏逃歸。帝方敦親親之誼。以寬仁爲度。不之罪也。復其封爵。仍除爲信武將軍。封臨賀郡王。正德自是益驕。招聚亡命。陰養死士。儲米積貨。日爲反計。特以孤掌難鳴。只得待時而動。一日。門上報進。有故人徐思玉來見。正來好正德見之。問曰。卿從河南王在壽陽。何暇至此。思玉曰。因有密事相報。乞屏左右言之。正德邀入密室。促膝與語。思玉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禍敗之來。計日可待。大王屬當儲貳。今被廢黜。四海業業。孰不歸心大王。河南有志匡扶。實心推戴。欲助大王一臂之力。使主梁祀。以副蒼生之望。知臣與大王有舊。特遣臣到此。密布腹心。因呈景書示之。書中亦不過推他爲帝。兵至近郊。求爲內應等話。正德大喜。謂思玉曰。僕有心久矣。河南之意。闇與吾同。是天授我也。僕主其內。河南爲其外。何憂不濟。寄語河南。機事在速。今其時矣。思玉遂與訂約而去。歸告侯景。景大喜。時鄱陽王範。密啓侯景將反。不早翦撲。禍及生民。而帝以邊事專委朱异。异以爲必無此理。下詔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

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復請以合肥之衆討之。帝不許。昇引範使至前。謂之曰。汝王竟不許朝廷有一客耶。自是範有啓。昇皆匿不以上。昇罪景又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昇曰。景數百叛奴。何能爲。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由是益無所憚。又聞朝廷遣常侍徐陵聘於東魏。乃上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雖不武。寧堪粉骨。投命讐門。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卽帥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恐三公旰食。帝使朱昇宣語景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尙能得意。朕惟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由是中外皆知有變。而朝廷仍不隄防。至此猶不知悟亦天奪其魄耳八月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朱昇爲名。內外大駭。先是傅岐嘗謂昇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昇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卹人言。岐退謂人曰。朱彥和殆將死矣。恃詔以求容。肆辨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不死何待。帝聞景反。笑曰。是何能爲。我折箠

答之耳。乃以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督衆軍以討景。景聞臺軍討之。頗懼。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爲所困。不如棄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臨賀亂於中。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巧速。宜卽進路。景從之。乃留其將王顯貴守壽陽。身率步騎逕進。陽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譙州將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進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又是一附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懼。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兵百萬。不得濟矣。景以爲然。乃留其將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爲先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啓聞。帝始嘆曰。景果反矣。因問討景之策於羊侃。侃請以二千兵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宣言於朝。謂景必無渡江之志。

遂寢其議。小人談事必誤到底却說臨賀王屯丹陽。聞景兵臨江。無船可渡。潛遣大船數

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乃自橫江濟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遂襲姑

孰。執太守文成侯寧。時南津校尉江子一。見景渡江。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

邀之。副將董桃生。以家在江北。兵未交。即與其徒先潰走。子一不能留。乃收餘

衆。步還建康。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帝。稟受方略。帝曰。此是汝事。何更問為。內

外軍事。悉以付汝。老夫豈無能為也。真梁武之用乎。太子乃停中書省。指揮軍事。以宣城王大

器為城內都督。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諸王侯各守要地。是日景至板橋。欲觀

城內虛實。使徐思玉詐逃入城。請間陳事。帝召而問之。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

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耶。

思玉見上。遽出景表。言异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在旁。惶愧失色。

事此疑賊即為亂賊宜高善寶請誅思玉。帝不許。命舍人賀季、郭寶亮、隨

思玉同往。勞景於板橋。景北面受敕。賀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為帝也。王

偉趨進曰。侯王忠於朝廷。爲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景旣失辭。遂不放賀季歸。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賊至。競奔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立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在位公卿。及閭里士大夫。罕見甲兵。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又宿將已盡。餘皆後進少年。茫無主意。單有羊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而朝廷猶未知正德之情。命守宣陽門。何懷慎使東宮學士庾信。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守朱雀門。營於桁北。太子命開桁以挫賊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賊至。信開桁擊之。見賊軍皆戴鐵面。退隱於門口。方食蔗。有飛箭中門柱。其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一又

無用 正德率衆迎景於張侯橋。馬上交揖。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皆絳袍。旣與景合。悉反其袍。於是城中喧言正德反。帝及太子聞之。皆嘆息。但未識後事若何。且俟下卷再剖。

傳云。善人國之紀也。自韋叡范沈諸人相繼而沒。用事者皆少年不諳事之臣。其敗機已伏。又專信朱异之言。雖有忠謀碩畫。概置不聽。梁武惑溺已深。焉得不爲侯景所困。詩云。讒人罔極。變亂四國。信哉。

第二十四卷

羊侃竭忠守建業

韋粲大戰死青塘

話說正德既從賊。白下石頭之師皆潰。景皆遣將據守。進兵直至關下。繞臺城三匝。旛旗皆黑。城中恟懼。羊侃詐稱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心稍安。景百道俱攻。鳴鼓吹角。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府。東西華諸門。煙焰張天。羊侃使鑿門上爲竅。下水沃火。太子自奉銀鞍。往賞戰士。直閣將軍朱思親。率壯士數人。踰城灑水。久之方滅。賊人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賊更作尖項木驢來攻。石不能破。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擲下。焚之立盡。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羊侃

不智
早勇
用兼
耳備
惜

當是時。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賊將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

據同泰寺。分番迭攻。侃隨方抗禦。賊不能克。乃築長圍以絕內外。却說正德初。意兵至建康。景卽立之爲帝。而景專事攻城。不相推奉。正德心懷疑慮。謀之左右曰。侯王許過江後。卽奉我爲帝。今置不問。必有所不足於我也。我欲結其歡心。若何而可。左右曰。聞侯王子身南來。尙無妻室。前日求婚王謝。未遂其志。王何不以女妻之。使諧伉儷之私。則其好永固。彼必助王爲天子矣。正德曰善。以幼女生得姣好。欲納之景。此計固好。但太其妻憐女幼小。不欲使爲景婦。正德曰。吾方仗侯公取天下。何惜一女。遂詣景營。謂之曰。公軍中寂寞。僕有息女。性頗溫淑。願以侍公枕席。景大喜曰。得王女爲婦。當使長共富貴。乃命設宴於東宮。卽日成婚。東宮去城不遠。其中動靜。城上皆見。一日忽見宮中懸燈掛綵。賊衆皆披紅往來。少頃鼓樂喧天。笙歌聒耳。莫測其故。旋有賊騎數十。來至濠邊。指城上言曰。昔侯王欲娶王謝家女。尙謂門高非偶。今臨賀納女於侯王矣。比王謝何如。取惡太子聞之怒。遣人縱火。燒東宮殿臺皆盡。景亦怒。縱火燒乘黃

廡、上林館、太府寺。皆成灰滅。戊午朔。景遂奉正德爲帝。下詔稱普通已來。姦邪亂政。上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以景爲丞相。朱昇聞正德僭號。勸上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昇力勸擊之。開口便即誤事。尙要力爭耶。帝從其言。遂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卽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鸞爲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吾傾宗報國。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鸞曰。久以汝爲死矣。今猶在耶。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不之殺。但聲言帝已晏駕。城中亦以爲然。於是太子請帝巡城。以安衆心。百姓聞警蹕聲。皆鼓噪流涕。衆心粗安。先是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不死闕前。當死闕後。至是子一啓太子。願與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太子許之。子一直抵賊。

營。賊仗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陣。子一徑前引槊刺賊。連殺數人。從者莫之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歸。皆免胄赴賊。子四中稍洞胷而死。子五傷脛。還至塹邊。一慟而絕。一門殉義。可謂難得。太子聞其死。傷悼久之。却說侯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城久不克。人心離阻。軍中乏食。乃縱兵掠奪民米及子女金帛。自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十五六。乃更於城之東西兩處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皆充力役。疲羸者即殺以填山。號哭動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拒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起層樓於山上。高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令軍士擲火爲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朱异有奴出降於賊。景即以爲儀同三司。奴乘良馬。衣錦袍。循行城下。仰見昇在城上。呼而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吾始事侯王。已爲儀同矣。於是三日。

之中。羣奴出降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爲之致死。景又射書城上。遍諭士民曰。

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妻。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雖是賊語却切中梁病僕趨赴闕庭。祇誅權奸。非傾社稷。

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吾一葦航之。景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

當是時。勤王之詔四出。而各路藩鎮。皆懷觀望。或據強城。按兵不發。或托言糧缺。發而又止。或僅遣偏師入援。大軍不接。以故京師被圍已久。而外援杳然。先是邵陵王聞變。晝夜兼行。引兵入援。及濟大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什一二。衆請退。不許。遂帥西豐侯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譙州刺史趙伯

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合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景聞之遣軍迎拒。趙伯超謂
 綸曰。若從黃城大路進兵。必與賊遇。不如徑趨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賊
 圍必解矣。綸從之。卷甲疾趨。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及旦。纔達於蔣山。賊不虞
 兵來。見之大駭。分兵三道攻綸。綸力戰却之。會大雪。天寒甚。山巔不能立營。乃
 引軍下山結寨。邵陵此舉雖不成功。尚爲梁朝壯色。賊兵陳於覆舟山北。綸兵陳於元武湖側。與
 賊對陳相持。至暮不戰。景伏兵於旁。佯退以誘之。安南侯駿見其退。以爲賊將
 走。卽率衆追逐。景旋軍與戰。伏兵起。左右夾攻。駿大敗而走。趙伯超望見亦退
 走。諸軍皆潰。綸收餘兵入天保寺。景縱火燒寺。綸率數騎逸去。士卒踐冰雪。往
 往墮足。景悉收輜重。生擒西豐公大春及綸將霍俊等而還。明日。陳所獲首虜
 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爲亂軍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
 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遂殺之。霍俊
至死於是城中益恐。時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死。死有餘孽人皆
不

恨其死晚。而羊侃日夜守禦。心勞力瘁。未幾亦以疾卒。太子哀慟。如失左右手。
可惜於是人益危懼。景聞之喜曰。羊侃死。吾取城如拾芥矣。乃復大造攻具。大
 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運土填塹。進焚臺城東南樓。勢甚迫。臺將吳景獻計太
 子。卽於城內構地爲樓。火纔滅。新樓卽立。賊以爲神。吳景亦有又賊乘火起於
 其下穿城而入。城中覺之。更築迂城。狀如却月以截之。賊不得進。賊更作土山
 以逼城。城內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賊計窮。乃狗於衆曰。有能獻
 計取城者。封萬戶侯。時有賊將宋疑。獻計於景曰。決元武湖以灌臺城。則城立
 破矣。景從之。連夜決湖。水盡灌入城中。闕前皆爲洪流。百姓皆就高處避水。今
 且按下慢講。且說其時來援者。却有一位忠肝義膽。捐軀狗難的傑士。姓韋。名
 粲。字長倩。車騎將軍叡之孫。徐州刺史放之子也。韋粲是出色人。故用特筆提出。粲少有父風。
 好學厲志。及壯。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嘗以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與太子深
 相愛敬。後遷爲衡州刺史。勤於政治。至是徵爲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臺城被

圍。怒曰。堂堂天朝。爲犬羊所困。要吾輩臣子何用。因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以兵力尙弱。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自發兵。願且少待。乃置酒留飲。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目今巨寇滔天。君父在難。凡屬臣子。皆當致命。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出。憐慨激烈令人起敬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馳往見之。謂大心曰。上遊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接應。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賜以一軍相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乃遣中兵柳昕率兵二千人隨粲進援。行至南州。忽見一枝人馬。步騎約有萬餘。旂號鮮明。甲兵堅利。浩浩蕩蕩而來。問之。乃司州刺史柳仲禮軍也。聞京師有難。亦來赴救。仲禮與粲本外兄弟。相見大喜。粲卽送糧仗給之。并出私財以賞其戰士。是時鄱陽王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軍於蔡州。以待上流諸軍。之高聞粲與仲

禮兵至。遂自張公洲遣船渡之。未幾。宣猛將軍李孝欽。殷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各率衆來會。又湘東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於是援兵大集。有如此之衆而不能救。豈不可惜。共屯新林。商議破賊。粲謂將不一心。致敗之道。必得一人爲主。乃克號令畫一。因共議推仲禮爲大都督。以主軍政。獨裴之高。自以年位並尊。恥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右。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大計。不得復論官職高下。將貴在和。方克協力。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朝不保夕。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貴人以禮聞者自服。遂推仲禮爲大都督。衆將一稟指揮。合兵十餘萬。緣淮立柵。景見援兵大集。亦樹柵北岸以應之。

先是景獲之高家室。囚於營。至是臨水陳兵。將其家室連鑲。列於陣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卽烹矣。之高召善射者。先射其子。再發皆不中。賊仍囚之。俄而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仲禮欲出擊之。韋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丙辰晦。仲禮將戰。夜至韋粲營。部分衆軍。時諸將各有據守。唯青塘無人守把。乃謂粲曰。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之。此係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粲曰。自分才弱。恐不足以當此任。然公有命。僕曷敢違。仲禮乃遣其將劉叔胤助之。丁巳朔。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韋粲引兵往青塘。忽大霧咫尺不相見。軍迷失道。此其中亦有天意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天已大明。侯景望見之曰。彼何人斯。而敢於此立寨。急擊勿失。遂親帥銳卒來攻。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逸抵死相拒。久之。賊來益衆。矢下如雨。逸不能支。叔胤見賊盛。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直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親自搏擊。未幾一門皆爲

賊殺。忠臣義士遇害軍士飛報仲禮。言青塘被圍。仲禮方食。投箸而起。被甲握賊手梁復何望稍帥麾下百騎馳往救之。此時仲禮與景大戰於青塘。所向披靡。斬首數百級。沉淮水死者千餘人。景退走。仲禮挺稍刺之。刃將及景。景魂膽俱喪。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其肩。仲禮墜馬。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見主將墜地。奮死往救。力斬賊將數人。賊稍退。乃扶仲禮上馬。殺出重圍。仲禮傷甚。至軍中昏迷不省人事。親將惠跡為之吮瘡斷血。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衰不復言戰矣。後人有詩挽韋粲之死云。

吹脣百萬逞凶狂。

赴難無人到建康。

耿耿孤忠懸日月。

令人千載憶青塘。

却說邵陵王綸。自戰敗之後。奔於朱方。復收散卒。與東揚刺史臨城公大連。新塗公大城。自東道並至。列營於柘南。亦推仲禮為大都督。時賊圍甚嚴。內外水洩不通。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或獻策於太子。作紙鷗繫以長繩。藏敕於內。乘

風放去。冀達衆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營望見。羣以爲怪。射而下之。援軍亦募有能入城通信者。許重賞。有鄱陽將李朗應募。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投賊營。從此可以入城。鄱陽鞭而遣之。朗卽投賊。賊見其背有傷痕。信而納之。於是乘間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噪。帝以朗爲直閣將軍。使還報命。朗不敢復過賊營。乃緣鍾山之後。夜行晝伏。積日乃達。諸將得敕。爭請仲禮進兵。而仲禮自韋粲死後。神情傲狠。陵蔑諸將。須知榮之一死關係甚大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仲禮不睦。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三軍之命繫於一人。將如此焉得衆人協力先是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又收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尙書省爲薪。撤薦剝以飼馬。御廚有乾苔數十石。味酸鹽。取以分給戰士。其後米亦竭。軍士或煮鎧。或熏鼠捕雀以爲食。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死。而侯景之衆亦饑。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

其路。又聞荊州兵將到。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軍日盛。我軍乏食。未可與戰。不如僞且求和。以緩其勢。因求和之際。運東城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歸舊鎮。太子以城中饑困。請帝許之。帝怒曰。和不如死。帝語倚有英氣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坐視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帝遲回久之。乃曰。汝自斟量。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見朝廷受其和。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王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太子不得已。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爲武。此二語用之危亡之日豈不可笑以景爲丞相。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吏部蕭瑒。與賊將于子悅。任約登壇共盟。又遣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與景相對數十步。

外。殺牲插血。盟既畢。城中士民。只道景卽解圍。久之。景了無去志。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卽發。且欲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太子雖覺其詐。猶依違從之。乙卯。景又啓曰。適有西岸信至。高澄已據壽陽。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及譙州。俟得壽陽。卽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旣在南岸。須於京口渡江。太子並許之。是欲求賊去唯命是從何益於事庚戌。景又啓曰。永安侯確。直閣趙威方。屢次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二人入城。卽當引路。帝便使尙書張綰召二人入城。趙威方奉命。確固辭不入。邵陵王泣謂確曰。圍城旣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長圍不解。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耶那得辭。確堅執如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揮刀。眄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先是帝常蔬食斷葷。及城圍日久。御廚蔬茹皆絕。乃食鷄子。確入城。上鷄子數百枚。帝

手自檢點。歔歔哽咽。謂確曰。繹在荊州。兵力最強。而竟不一至。何也。確泣而不
 言。當是時。湘東王繹隨手插敘湘東擁數萬衆。軍於郢州之武城。河東王譽以
 湘州兵軍於青草湖。桂陽王慄以信州兵軍於西峽口。皆彼此觀望。淹留不進。
 有蕭賁者。骨鯁士也。爲荊州參軍。以繹不早下。心甚非之。常與繹雙六。食子未
 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知其譏已。甚忿其言。至是得帝敕。云與景盟。便欲旋
 師。賁諫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
 大王以十萬衆。未見賊而退。竊爲大王不取也。繹益怒。未幾因事殺之。釋樂不見
此于繹既先歸。援軍皆解嚴。景乘其際。盡運東城米歸石頭。既畢。謂王偉曰。軍食
 已足。計將安出。偉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
 不足數王之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留此以觀
 其變。正德亦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曰。是吾心也。遂命王偉修啓。歷數朝廷
 之非。指帝十失以上之。但未識所指十失云何。且聽下卷分解。

侯景禽獸爲心。人人皆知。梁武惑於朱异之言。深信不疑。到得兵臨城下。遂至計無所出。羊侃實心爲國而死。韋粲忠義奮發而死。天心已可概見。臨賀送女結歡。湘東擁兵不救。全無心肝。有愧韋粲蕭賁多矣。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中編各五冊
每編定價八角



教育部
褒獎

秦漢演義

四冊 定價八角

是書分三編。上編自漢高祖一統天下起。至景帝而止。累朝大事搜羅無遺。至穿插之巧。選句之雋。誠可與三國演義相配。中編專叙武帝一朝事跡。武帝雄材大略。為千古君主中之怪傑。其生平事實。如破匈奴。通西域。求神仙。恣聲色。一舉一動。無不出人意表。其時人物。用兵如李廣。遊俠如郭解。風流放誕如司馬相如。滑稽如東方朔。孤忠如蘇武。冒險如張騫。文學如司馬遷。先後輩出。作者皆能描摹盡致。文字淺明。趣味豐富。讀之並可增長歷史知識。下編在印刷中。不日續出。

彈詞

本館近刊彈詞多種。皆取有益於社會。足為世道人心之戒者。茲先將四種書名及內容列下。

同心梳彈詞

一册 二角

此書記清康熙時永康縣奇女子吳降雪。毀家紓難。為國捐軀事。俞曲園為作年譜。黃約珊為作傳奇。義烈清芬。流傳不朽。此書改作彈詞一唱三嘆。尤覺悽惻動人。

哀梨記彈詞

一册 二角五分

是書記南京女子黃婉梨於洪楊之役。殺賊捐軀事。情節極離奇。變幻文字亦哀感動人。叙洪楊之殘暴。女子之節烈。尤有聲有色。足補史乘之遺。

孝女蔡蕙彈詞

一册 二角

是書記清初秦州女子上書救父事。凡康熙之南巡。官吏之橫暴。孝女之誠感。無不描摹入細。文字亦極優美。讀之可泣可歌。

明月珠彈詞

一册 二角五分

此書記洪楊之役。河南祥符縣奇女子杜憲英與夫周縉離而復合事。中間叙夫婦之殺賊。則痛快淋漓。叙亂離之身世。則悲壯蒼涼。為彈詞中極有趣。

南史演義

四

商務印書館發行

254

857. 117
2119-1
204
1



3 0614 7042 7

南史演義卷二十五

南史演義第四册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二十五卷

侯景背誓破臺城

諸王歛兵歸舊鎮

話說侯景軍食既足。志在背盟。謀臣王偉力勸之。以爲去必不克。於是數帝十失。上啓於朝。其略云。

竊惟陛下。踵武前王。光宅江表。躬覽萬幾。劬勞治道。刊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真如之祕奧。人君藝業。莫之與京。臣所以踴躍一隅。望南風而嘆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今爲陛下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踰一紀。必將分災恤患。同休共戚。寧可納臣一介之使。貪臣汝穎之地。便絕和好。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匹夫之交。託孤寄命。豈有萬乘之君。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

落

也。臣與高澄。既有仇憾。義不同國。陛下授臣以上將。委臣以專征。臣受命不辭。實思報效。而陛下欲分其功。不使臣擊河北。遣庸懦之貞陽。任驕貪之胡趙。裁見旌旗。鳥散魚潰。紹宗乘勝。席卷渦陽。使臣狼狽失據。妻子爲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失二也。韋黯之守壽陽。衆無一旅。魏兵凶銳。欲飲馬長江。非臣退保淮南。勢未可測。旣而邊境獲寧。令臣作牧此州。以爲蕃捍。方欲勵兵秣馬。剋申後戰。陛下反信貞陽。謬啓復請通和。臣頻諫阻。疑閉不聽。反覆若此。童子猶且羞之。况在人君。二三其德。其失三也。夫畏懦逗留。軍有常法。所以子玉小敗。見誅於楚。王恢失律。受戮於漢。今貞陽以帝之猶子。而面縛敵庭。實宜絕其屬籍。以釁征鼓。陛下憐其苟存。欲以微臣相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懸瓠大藩。古稱汝穎。臣舉州內附。羊鴉仁無故棄之。陛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鴉仁棄之不爲罪。臣得之不爲功。其失五也。臣在壽春。祇奉朝廷。而鴉仁自知棄州。內懷慚懼。遂啓臣欲反。使臣果反。當有形迹。

何所徵驗。誣陷頓爾。陛下曾不辨究。默而信納。其失六也。趙伯超任居方伯。惟知漁獵百姓。韓山之役。女妓自隨。裁聞敵鼓。與妾俱逝。以致隻輪莫返。其罪因誅。而納賄中人。還處州任。伯超無罪。功臣何論。賞罰無章。何以爲國。其失七也。臣御下素嚴。裴之悌助戍在彼。憚臣嚴制。遂無故遁歸。又啓臣欲反。陛下不責違命離局。方受其浸潤之譖。處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失八也。臣歸身有道。罄竭忠規。每有陳奏。恆被抑遏。朱异等皆明言求貨。非利不行。臣無賄於中。恆被抑折。其失九也。鄱陽之鎮合肥。與臣鄰接。臣以皇室重臣。每相祇敬。而臣有使命。必加彈射。或聲言臣反。陛下不察。任其見侮。臣何以堪於此哉。其失十也。所陳十失切中梁武之疾。但不應出自賊口耳。臣是以興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願得升赤墀。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臧否。誅君側之惡臣。清國朝之秕政。則臣幸甚。天下幸甚。

帝覽表。且慚且怒。城中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復詔援軍進兵。先是閉城之日。男

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疲病。橫尸滿路。不及瘞埋。國勢危如累卵。而柳仲禮身為都督。唯聚妓妾在營。置酒作樂。君父在難。酒色是樂。可謂全無人心。諸將日往請戰。不許。安南王駿說邵陵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其情可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為三道。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能從。柳津遣人為仲禮曰。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心為何。仲禮亦不以為意。帝嘗問津賊勢若何。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圍何由解。帝為之淚下。中丞沈浚憤賊背盟。請至景所。責以大義。帝遣之。浚見景。問之曰。軍何不退。景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效。浚發憤責之。景怒。拔刀相向。曰。我斬汝。浚曰。負恩忘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為以死相懼耶。足令仲禮輩愧死。徑去不顧。景以忠直捨之。於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丁卯城陷。賊衆皆從城西入。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見帝云。城已陷。帝安臥不動。

曰。猶可一戰乎。對曰。衆散矣。帝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且慰勞在外諸軍。確泣而退。俄而景入城。先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帝命左右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啓。帝問景何在。可召來。景遂入見。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帝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無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又問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耶。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子。皆爲高氏所屠。惟以一身歸陛下。帝又問初渡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卽退。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惟中庶子徐摛。舍人殷不害侍側。景傲然登階。摛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須知禮亦足以取賊太子與言。又不能答。景退。謂其黨曰。吾嘗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慙。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見悉撤兩宮侍衛。縱兵入宮。盡掠乘輿服御宮人以出。

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殿堂。矯詔大赦。自加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旋命石城公大款。以帝詔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衆議之。邵陵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直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辨曰。將軍擁衆百萬。使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以贖前愆。何用躊躇。仲禮竟無一言。諸軍見其無戰意。乃各引兵還鎮。柳仲禮及其弟敬禮、羊鴉仁、趙伯超並開營降。仲禮入城。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退見其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不忠不孝是日景燒內積尸。病篤未絕者亦聚而焚之。庚子。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任。朝臣皆還舊職。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相約。平城之日。不得全帝與太子。故臺城一破。正德即率衆揮刀入宮。那知景已使人守定宮門。斥正德曰。侯王有命。擅入者斬。正德悚然而退。越一日。景令正德去帝號。遷爲侍中大司馬。入朝於帝。正德入見。拜且泣。帝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自後常懷怨恨。未幾景殺之。助賊爲亂即死賊手天之報惡人亦

巧矣

且說帝爲侯景所制。心甚不平。怒氣時形於色。一日景欲以宋子仙爲司

空。帝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爲便殿主帥。帝不許。景不能強。心甚憚之。太子入見。泣且諫曰。宗廟存亡。皆係景手。願少忍之。帝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惜一死而事流涕爲。梁武帝底不稱一日忽見省中。有騾驢馬。帶弓劍。出入往來者。帝怪之。問左右曰。往來者是何人。直閣將周石珍曰。侯丞相甲士。帝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帝有所求。多不遂志。飲食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帝臥淨居殿。口苦。索密不得。再呼荷荷而殂。昔日英雄何在。乃至此年八十六。廟號高祖。景聞帝崩。祕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使王偉、陳慶迎太子於永福省。如常入朝。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辛巳。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卽皇帝位。羣臣朝賀。改元大寶。是爲簡文帝。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誥敕詔令。皆代爲之。帝拱默而已。六月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太子。封皇子大心等七人。皆爲王。以郭元建爲北道行臺。總督江北諸軍事。鎮新秦。却說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置

左右。確曲意承合。使景不疑。時邵陵王綸在郢州。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尙恨未得其便。卿還語家主。勿以吾爲念。一日景遊鍾山。確與偕行。見一飛鳥。景命射之。一發鳥落。又一鳥飛來。確彎弓持滿。欲射景。箭將發而弦忽斷。景覺其異。因叱曰。汝何反。確曰。我欲殺反者。而天不助我。命也。景遂殺之。同爲賊殺比正德之時東吳皆有兵守。景遣于子悅侯子鑿等東略吳郡。所將兵甚少。新城戍主戴僧遇有精兵五千人。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願公勿附於賊。無如郡人皆恤身家。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爭勸君正迎降。君正於是具牛酒。出郊以迎子悅。子悅執之。而掠奪財物子女。東人大悔恨。庸人不悟沈浚避難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嶠合謀拒景。時吳興兵力寡弱。嶠又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嶠效袁君正。以郡迎降。嶠嘆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旣歿。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及子鑿軍至。嶠率衆與戰。敗還府。整朝服。

坐堂上。賊至不動。子鑒執送建康。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嶮曰。吾參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嶮曰。我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生。語極決烈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可謂死得其所又賊將宋子仙攻錢塘。戴僧遇降之。遂乘勝至會稽。時會稽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人徵侯景殘虐。咸欲拒之。而刺史南郡王大連。朝夕酣飲。不恤士卒。軍事悉委司馬留異。異隱與賊通。遂以衆降。大連被執。送之建康。猶醉不之知。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於是三吳盡沒於景。景志益驕。下令採選吳中淑女。收入府中。有容貌出衆者。教之歌舞。以資聲色之樂。賊黨有言溧陽公主之美者。景卽入宮。逼而見之。時溧陽年十四。芳姿弱質。果有沉魚落雁之容。景一見。不勝驚喜。回顧左右曰。我初以正德之女爲美。今觀公主之色。正德女不足數矣。因向溧陽曰。公主深宮寂寞。此間無可快意。不如隨吾回宮。共享榮華。與公主偕老何如。溧陽羞慚滿面。低聲應曰。承大王不棄。妾之願也。深堪景大悅。遂購小輿。載之以歸。是夕。召集羣臣。

大排筵宴。以慶新婚。酒闌之後。與公主攜手入房。共效于飛之樂。可憐嬌花嫩蕊。狼藉於跛奴之手。帝聞之。封景爲駙馬。景益喜。三月三日。景請帝禊宴於樂遊苑。暢飲連日。還宮後。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文武羣臣列坐侍宴。越日。又請駕幸西州。帝御素輦。侍衛寥寥。景甲士數千。翼衛左右。帝聞絲竹之音。悽然泣下。酒半酣。景起舞。亦請帝起舞。帝亦爲之盤折。可憐宴罷。帝攜景手曰。我念丞相。景曰。臣亦念陛下。且臣得尙公主。則與陛下爲至親。陛下苟無異志。臣亦寧有變心。請與陛下設誓可乎。帝從之。因與帝登重雲殿。禮佛爲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共保始終。蓋景欲娛公主意。故與帝盟也。當是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猶甚。百姓流亡。相與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死者蔽野。富貴之家。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而死。此皆平日千里絕煙。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邱隴焉。而景殘酷益甚。立大碓於石頭城。有犯法者。輒搗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盡殺之。使天下知我威名。故諸將每戰。專以焚掠爲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

戲笑。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爲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寄隆重者。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今且按下不表。再說湘東王繹。字世誠。高祖第七子也。初高祖夢一眇目僧。執香爐至殿前。口稱托生皇宮。徑往內走。高祖夢覺。而後宮適報皇子生。名之曰繹。少患眼疾。遂盲一日。高祖憶前所夢。彌加寵愛。及長。好學不倦。博極羣書。高祖常問曰。孫策在江東立業。年有幾。對曰。十七。高祖曰。正是汝年。遂封湘東王。出爲荊州刺史。其在荊州。軍書行檄。文章詩賦。點毫立就。常曰。我韜於文字。愧於武夫。人以爲確論。性好矯飾。多猜忌。有勝己者。必加毀害。忌劉之邁才學。使人鳩之。如此者甚衆。才如此豈是帝王之最妃徐氏。有美色。嗜酒好淫。性又酷妬。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卽手加刀刃。以王眇一目。每知王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王見。則大怒而出。王好讀書。卷籍繁多。每不自執卷。令左右更番代執。晝夜無間。以故左右出入無忌。妃擇其美者。常與之淫。有季江者。美姿容。尤爲妃愛。季江每嘆曰。植

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尙多情。又有賀徽者。年少而貌美。妃常往普賢寺禮佛。遇之心動。卽令寺尼招之入內。遂與之私。意甚慊。書白角枕爲詩。互相贈答。後事露。繹欲殺之。以其生世子方等。不忍。乃盡殺其所私者。而幽之後宮。更作蕩婦秋思賦以刺之。其詞曰。

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隻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況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露萎庭蕙。霜封階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迴文之錦。君悲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飄蓬而漸亂。心懷愁而轉嘆。愁縈翠眉。歛啼多紅粉。漫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世子方等見之。知爲其母作也。且慚且懼。原來方等有俊才。善騎射。臺城被圍。

繹停軍郢州。獨遣方等帥步騎一萬。援健康。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偏孺生及宮城陷。繹還荊州。方等亦收兵還。甚得衆和。湘東始歎其能。又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遮七十餘里。湘東見之大悅。然方等以母故。恆鬱鬱不樂。嘗著論以見志云。

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及之。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舉手動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

又嘗謂所親曰。吾豈愛生。但恐死不獲所耳。今且按下慢講。且說其時賊據建業。兇勢滔天。然方收集三吳。未遑經營江北。故京師雖破。外鎮猶強。荊州則湘東王繹。襄陽則岳陽王督。湘州則河東王譽。信州則桂陽王慆。益州則武陵王紀。而鄱陽鎮合肥。邵陵據郢州。唯荊州地居形勝。兵力最強。特推爲督府。各受

節制。日趨清當而湘東疑忌宗室。每與諸王不睦。先是太清三年。河東王譽移鎮
湘州。前刺史張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侯有闕。譽怒。頗陵蹙之。纘恐爲所害。
輕舟夜遁。與湘東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小人誤乃奔江陵。求昵於繹。恰值
桂陽王將還信州。欲謁督府。停軍以待。纘因說繹曰。河東岳陽共謀不逞。欲襲
荊州。桂陽留此。欲應譽督。湘東信之。遂殺慥。諸王由是_不服。其後督糧於湘州。
譽怒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者三返。譽竟不與。繹怒。欲伐之。世子方等請行。
繹乃給兵三千。使之往討。譽出兵拒之。戰於麻溪。方等匹馬陷陣而死。雖以戰死實因
母湘東聞之。怒曰。河東敢殺吾子。此仇必報。乃命大將鮑泉率騎一萬進討。王
僧辯起竟陵之衆助之。刻日就道。僧辯因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
求緩日期。繹疑僧辯觀望。按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耶。今唯有死耳。因
斫僧辯。中其左髀。悶絕倒地。臣亦非待久之方蘇。卽下於獄。泉在旁。震怖不敢言。
僧辯母聞之。徒行至宮。流涕入謝。自陳無訓。伏地求免。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

不死。泉獨將兵擊湘州。但未識湘州果得勝否。且聽下回分解。

侯景反覆小人。而又機變詭譎。其歸梁而畔。明者早已知之。梁武以天挺之姿。壯時何等英邁。乃老而昏憤。但知佞佛。不惜民生。至呼荷荷而歿。哀哉。簡文爲景所制。悲笑由人。真是雖生猶死。設諸鎮兄弟。合力同心。以誅侯景。何愁不克。乃湘東心懷猜忌。小人乘此播弄。弟兄叔姪。互相殘賊。以致一敗塗地。可恨可憐。當爲千秋炯戒。

第二十六卷

陳霸先始興舉義

王僧辯江夏立功

話說鮑泉師至湘州。河東王譽引軍迎之。連戰皆敗。退保長沙。鮑泉圍之。譽告急於岳陽王督。督與左右謀曰。欲解長沙之圍。不如去伐江陵。江陵破。則其圍自解。乃留參軍蔡大寶守襄陽。自帥精騎二萬二千。來伐荊州。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間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爲城中都督。先是督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督軍氣沮。繹將杜岸。請以五百騎襲

襄陽。則此圍自解。繹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始覺。蔡大寶奉督母龔太妃登城拒戰。城得不破。督聞之。懼根本有失。連夜棄營遁去。江陵始安。却說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湘東怒之。以王僧辯代爲都督。數泉十罪。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賊不足平矣。拂席待之。僧辯入營。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情見期。乃宣繹命。鎖之床側。令自作啓。以謝淹緩之罪。上呈湘東。湘東怒解。遂釋之。譽復求救於邵陵王綸。綸欲救之。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曰。

從來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況乎手足股肱。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貫。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古訪今。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捐義。虧失多矣。痛心切骨之言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爲藩屏盤固。宗室強密。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

求形援。如是則家國去矣。唯望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幸甚幸甚。

繹得書。全不動念。復書於綸。但陳河東過惡。罪在不赦。且曰。臨湘日平。暮便返旆。綸見之。以書投地。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此。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且說繹既不從綸言。命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遂斬河東王譽。傳首江陵。繹反其首而葬之。以僧辯爲左衛將軍。斯時岳陽聞譽死。恐亦不能自存。乃遣使求援於魏。請爲附庸之國。後湘東又遣柳仲禮鎮竟陵以圖之。岳陽益懼。乃遣妃王氏及世子寮爲質於魏。乞出兵以擊仲禮。果應邵時魏宇文泰正欲經略江漢。得督來附。甚喜。乃命楊忠爲都督。擊仲禮以援督。忠選騎二千。銜枚夜進。大敗仲禮於滌頭。獲其子弟。盡俘其衆。仲禮狼狽遁歸。於是義陽安陽竟陵三郡守將皆以城降。漢東之地。盡入於魏。忠遂乘勝進逼江陵。湘東大懼。遣舍人庾恪說忠曰。督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如不助督。願以次子方略爲質。乞和大國。楊忠許之。繹乃與忠盟於石城曰。魏以石城爲封。梁以安陸

爲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質遷有無。永敦鄰好。忠乃還。却說邵陵王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惡之。使僧辯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聲言迎綸還荆。授以湘州。其實襲之。軍至鸚鵡州。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而不聞一矢一旅加之於賊。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首極痛切僧辯送其書於江陵。繹命進軍。綸料不能敵。乃集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它志。在滅賊。湘東嘗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糧儲交絕。欲戰則取笑天下。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爭請出戰。綸不從。自倉門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王僧辯爲領軍將軍。綸奔汝南。遣使請降於齊。欲圖安陸。爲西魏將所殺。邵陵局結時鄱陽王在湓城。見宗室相殘。亦以憂死。由是賊未亡。而梁之宗室已死亡過半矣。後人有詩譏湘東曰。

君父之讎甘共天。

摧殘骨肉劇堪憐。

詩書萬卷雖能讀。

忘却風人唐棣篇。

今且按下不表。且說一代將終。必有一代開基之主。應運而興。方天監二年。梁業正當隆盛。而代梁有天下者。已生世上。其人姓陳。名霸先。特筆提出爲霸先。代梁現本。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邱長陳實之後。世居潁州。實七世孫。達爲長城令。愛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越八傳。至文讚。遂生霸先。少時倣儻有大志。不事生產。既長。愛兵書。多武藝。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朱衣四人。捧日而至。納之於口。及覺。腹中猶熱。霸先因自負。然困於貧賤。雖有冲天之志。無從施展。一日閒坐在家。聽見門前車馬聲喧。走出視之。乃是新喻侯蕭映。爲吳興太守。今日走馬到任。映坐輿中。望見霸先形貌非常。心甚異之。因呼左右問其姓名而去。明日便邀霸先到署。談論竟日。益嘆服。指謂左右曰。此人胸藏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略。他日所就。正未可量。及映爲廣州刺史。遂引霸先爲參軍。令招集士馬。訓練武勇。境內賊寇。無不

摧滅。先是交州刺史蕭諮。以殘刻失衆心。土豪李賁。連結數州強勇。同時造反。臺軍討之不克。賊將杜天合。杜僧明。進寇廣州。晝夜苦攻。州中大恐。時霸先在外爲遊軍。率其衆。卷甲兼行以救之。屢戰屢捷。天合中流矢死。賊衆大潰。僧明乞降。霸先愛其勇。收爲偏將。廣州以安。蕭映乃詳列其功。奏於朝。帝深異焉。授爲直閣將軍。遣畫工圖其容貌而觀之。英雄初次建功。便足傾動人主。霸先益自激勵。其年冬。蕭映卒。詔以霸先爲交州司馬。與刺史楊暉南討李賁。暉見霸先麾下士卒勇敢。器械精利。喜曰。能剋賊者。必陳興國也。悉以軍事委之。時值蕭勃爲定州刺史。相遇於西江。勃知衆憚遠行。勸暉勿進。暉意猶豫。霸先謂暉曰。交人叛亂。罪由宗室諸侯不恤人民。以致亂靡有極。定州復欲昧利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故當死生以之。豈可畏憚宗室。輕干國憲。今若違詔不前。何必交州討賊。問罪之師。卽有所指矣。暉從之。於是勒兵鼓行而進。軍至交州。賁衆數萬。據蘇歷江口立柵。以拒官軍。霸先爲前鋒。所向摧陷。賁大敗。遁入典徹湖。其地已

屬屈獠界。衆軍憚之。是夜江水暴起七丈。奔注湖中。霸先乘流先進。衆軍鼓譟而前。賊衆大潰。遂擒李賁斬之。傳首京師。以功除振遠將軍。西江督護。時太清元年也。明年。侯景寇京師。霸先卽欲率兵入援。會廣州刺史元景仲陰與賊通。將以廣州附賊。霸先知其謀。乃集義兵於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景仲窮蹙自縊。霸先乃迎蕭勃鎮廣州。又值蘭裕等作亂。始興十郡皆從之反。勃令霸先討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興國在廣已有霸先乃厚結始興豪傑。同謀赴難。郡人侯安都、張偲各率千餘人來附。霸先皆署爲將。及義軍將發。蕭勃遣使止之曰。侯景驍勇。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然而莫敢當鋒。遂令羯賊得志。君以區區一旅。將何所之。況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河東桂陽。相次屠戮。岳陽邵陵。親尋干戈。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未若且住始興。遙張聲勢。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泣謂使者曰。僕本匹夫。荷國厚恩。往聞侯景渡江。卽欲赴援。遭值蘭裕作亂。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主上蒙塵。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

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摧鋒萬里。雪此冤痛。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僕行計決矣。非詞說所能止也。乃遣使問道往江陵。受湘東節度。星夜進兵。至大庾嶺。忽有一軍擋住去路。霸先出馬。高聲喝道。何處兵馬。敢阻吾勤王之師。話猶未絕。只見對陣中。旗門開處。冲出一將。高聲答道。吾乃南康郡大將蔡路養也。奉蕭使君之命。教我把守在此。不許一人一騎放過嶺北。你是陳興國。莫想過去。且還始興去罷。霸先大怒道。誰爲我擒此賊。杜僧明一馬冲出。只見路養身邊。閃出一員小將。年約十二三。手持大捍刀。身騎高頭馬。迎住僧明便戰。槍來刀往。鬪至數十合。不分勝負。霸先暗暗喝采。便將鞭梢一指。大眾一齊殺上。敵軍披靡。一時大潰。路養脫身竄走。小將落後不能去。遂執而訊之。姓蕭。名摩訶。乃路養妻姪。侯安都愛其勇。收而養之。於是義軍進頓南昌。且說南昌一路。水道最艱。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往來行旅。皆畏其險。霸先軍至。灘水暴漲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舟行如駛。一日遂達西昌。天空無雲。有龍天矯水。

濱。長五丈。五采鮮耀。軍人觀者數萬人。莫不嘆異。又軍嘗夜行。咫尺難辨。獨霸
先前後。若有神光照之。數十步外。並得相見。親將趙知禮。怪而問之。霸先笑而
不答。由是遠近聞之。皆歸心焉。今且按下霸先起兵。再講侯景既集東吳。復思
西侵。探得諸王侯。同室操戈。互相屠滅。不勝大喜。遂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
合諸軍事。以詔文皇帝。帝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耶。然不敢違。卽其號授之。
景乃命任約將兵三萬。進寇西陽武昌。恰值寧州太守徐文盛募兵數萬。請討
侯景。可義勇湘東以爲秦州刺史。使引兵東下。與任約遇於武昌。約不虞文盛兵
至。初不爲備。文盛進擊。大破之。斬賊將數員。約狼狽走。喪亡不可勝計。明日文
盛進擊。又大破之。景聞任約敗。大怒。遂自帥衆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留王偉
居守建康。自石頭至新林。戰船千艘。舳艫相接。行至中途。任約來謝喪師之罪。
景曰。叢爾賊何畏。汝看我破之。至西陽。與文盛夾江築壘。文盛曰。景自恃無敵。
必有輕我心。若不先挫其鋒。必爲所乘。於是策勵將士。乘其初至攻之。士皆死。

戰。殺其右丞庫狄式利。景大敗。文盛此舉差強人意退營五十里。集諸將問計。諸將請再

戰。克之。景曰。彼氣方銳。戰未可必。吾聞郢州刺史蕭方諸。湘東少子。不聞軍旅。

吾以輕兵襲之。可虜而獲也。得江夏。文盛在吾圍中。彼且奔走不暇矣。諸將皆

曰善。乃使宋子仙任約。帥輕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文盛念不防亦有勇無謀却說方諸

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狎侮之。或使伏於床中。騎其背為馬。恃徐文盛在

近。不復設備。日以蒲酒為樂。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走告

鮑泉。泉曰。徐文盛大軍方勝。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蓋珣率江夏兵

五百。從文盛在外也。既而告者益眾。始命閉門。而子仙等已馳入城。霎時殺進

府中。方諸猶踞泉腹。以五色綵辮其髻。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牀下。此守重

何待不欺子仙見有五色綵。拖出牀外。俯而窺之。乃鮑泉也。有綵辮在髻上。眾大

笑。遂殺之。江夏已拔。景乘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軍。入江夏。文盛軍聞之。不

戰而潰。文盛逃歸江陵。王珣以家在江夏。降於景。先是湘東以王僧辯為大都

督帥王琳杜龕等東擊景。軍至巴陵。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湘東乃遣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邱。以逸待勞。無憂不克。又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兵自岳陽往。武州刺史杜蒯兵自武陵往。共助僧辯拒景。却說景在郢州。停兵三日。留其將丁和守之。使宋子仙將兵一萬爲前驅。趣巴陵。又遣任約將兵一萬。聲言直擣江陵。親率大兵。水步並進。於是緣江城戍。望風皆潰。將次巴邱。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寂若無人。景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守將爲誰。答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使人對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騎去。既而執王珣至城下。使說其弟王琳出降。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反來誘我。取弓射之。珣慚而退。景令軍士肉薄攻城。百道俱進。城中鼓譟。矢石雨下。賊死甚衆。乃退。僧辯又遣輕兵出戰。凡十

餘返。所向皆捷。景怒。親自披甲乘馬。在城下督戰。呼聲動天地。僧辯緩服乘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僧辯敵不懼再說湘東。聞任約西上。遣蕭惠正將兵拒之。惠正謝不能。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忤旨繫獄。繹卽出之。拜爲武猛將軍。引兵前往。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陸戰。自可鼓棹直就巴邱。不須交鋒也。僧祐受命而行。軍次湘浦。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塔以待之。僧祐由他路而上。約謂其畏己。率衆追之。及於芊口。約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引兵亦至。相見大喜。原來法和有異術。先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方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如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聞約向江陵。請於繹曰。願假一旅。生擒此賊。繹乃遣之。使助僧祐。法和至。遂與僧祐合軍。是時任約自恃其強。全不以敵軍爲意。戒左右曰。速攻之。勿使逸去。遂直抵赤亭。法和謂僧

祐曰。今日進戰。賊必敗走西北。可伏數十騎邀之。其帥可擒也。吾與將軍嚴陣待之。戒令軍士勿爲遙射。俟賊至柵前。聽吾鼓聲而起。料敵已審僧祐從之。臨戰。任約鼓譟而至。僧祐法和伏不動。賊拔柵而入。中軍鼓聲忽起。於是萬衆齊奮。爭先衝擊。賊遂大潰。任約自出掠陣。以率退卒。不能止。見敵軍紛紛殺來。只得單騎走西北。果遇伏兵。束手就縛。是役也。賊兵死亡殆盡。收獲資糧器械無數。景聞之不敢進。留宋子仙丁和守郢城。焚營夜遁。任約執至江陵。叩頭乞降。願殺賊立效。以贖前愆。繹下之於獄。不遽誅。爲下復用張本拜僧辯爲征東將軍。兼尙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使進復江夏。陸法和請還江陵。旣至。謂湘東曰。侯景自然平矣。蜀寇將至。請往禦之。蜀寇謂武陵王紀也。乃引兵屯峽口。伏下武陵之反却說僧辯進攻郢州。辛酉。克其羅城。斬首千級。賊退據金城。四面起土山攻之。宋子仙窮蹙。乞輸郢城。身還建康。僧辯譎許之。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信之。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龔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以樓船截其去路。子仙

且戰且走。至白楊浦。大敗。遂與丁和同時就擒。僧辯皆斬之。遂頓軍尋陽。以爲克復之計。却說景方遁時。戰艦前後相失。太子船入樅楊浦。船中腹心。皆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遠離左右。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避賊也。因流泗嗚咽。卽命前進。遂返建康。父在不苟免再講景克京師。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爲帝。故不急急於篡位。及兵敗而歸。猛將多死。不復以天下爲意。專與溧陽公主日在溫柔之鄉。曲盡房幃之樂。朝夕歡娛。大廢政事。王偉屢以爲言。景因入宮稍疎。溧陽不樂。怨恨形於顏色。景慰之曰。近日入宮稍疎者。以王偉有言。暫相屈從。我二人恩愛如故也。溧陽大怒曰。王偉離間我夫婦。誓必殺之。溧陽旋有以溧陽之言報知王偉者。偉恐爲所殺。因欲除帝。盡滅梁氏。以間其寵。乃謂景曰。今兵挫於外。民懷觀望。不早登大位。無以一人心。但自古移鼎。必先廢立。旣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乃使衛尉彭雋。帥甲士二百人入殿。廢帝爲晉安王。先是帝卽位以來。防

衛甚嚴。外人莫得進見。唯武陵侯諮。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入臥內。其後武陵以疑見殺。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不害曰。龐涓當死此下。至是幽於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之。牆垣悉布枳棘。遂下詔禪位於豫章王棟。棟。昭明太子之孫。豫章王歡之子也。時被幽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爲食。方與妃張氏鉏葵。法駕奄至。棟驚愕不知所爲。侍衛逼之。泣而升輦。今爲天子異日求遂即帝位於太極殿。改元天正。於是宗室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景皆殺之。并殺太子大器。太子神明端凝。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勢未須見殺。我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何所益。或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異平日。何也。太子曰。我自度死日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被害時。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命取繫帳繩絞之而絕。時郭元

建在秦州。聞帝被廢。馳還建康。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無愆失。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我。云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大悔悟曰。今使復位。以棟爲太孫可乎。元建曰。及今爲之。猶愈已也。但未識簡文果得復位否。且聽後文再講。

湘東骨肉相殘。以至景賊猖獗。其罪大矣。陳興國本意。原欲爲國家出力。若謂遽有二心。非也。特天挺人豪。自有奇異。未免自負耳。侯景事事不愜人心。且更不成器局。乃至困迫已見。聽王偉小人之詞。遽害簡文父子。不但失算。愈足使人悲憤。焉得不速之死也。

第二十七卷

侯景分屍懲大惡

武陵爭帝失成都

話說景聽元建之言。復欲迎帝復位。王偉聞之。遽入諫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且立豫章爲帝者。豈真奉之耶。不過爲大王受禪地耳。奈何自沮大計。景喜曰。微子言。幾誤吾事。於是遣使殺南海王。大臨于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

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於京口。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爲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元建尙有人心景謂王偉曰：我今可以爲帝乎？偉請先弑簡文以一衆心。景曰：卿快爲我了之。偉乃與彭備、王修纂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已久，使臣等來此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復稱陛下。此酒恐不盡此乎？偉曰：實無他意。陛下勿疑。於是備等并齋酒餚，侍坐陪飲。偉彈曲項琵琶佐酒。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謂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此。先是，帝夢吞土數升。明日以告殷不害。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帝搖首曰：此夢恐別有應。至是大醉而寢。備以土囊覆其面，修纂坐其上而崩。果符吞土之夢。帝既崩後，加景九錫。己丑，豫章王禪位於景。景卽皇帝位於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鼓譟而上。不脫賊聲國號曰漢。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并其二弟鎖之密室。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載其諱於主上。景曰：前世吾不復記。唯記我父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來

此噉飯。衆皆掩口而笑。其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偉造爲之。追尊父標爲元皇帝。先是景以西州爲府。文武無尊卑。皆被引接。及篡帝位。身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又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容輕出。景鬱鬱不樂。謂左右曰。吾何樂爲帝。竟與受擯不殊。今且按下慢表。却說霸先兵屯西昌。遙接霸先進討訓練士馬。以候荊州調遣。及聞侯景弑帝。已奪梁祚。不勝大怒。一面上表湘東。請早正大位以繫人心。一面卽請進兵克復京師。恰好湘東令旨到來。拜霸先爲盪寇大將軍。著往尋陽。與僧辯合軍進討。霸先受命。卽統甲士三萬。戰艦二千。往尋陽進發。將次湓口。僧辯全軍亦至。彼此相見大喜。僧辯曰。得君來助。賊不足平矣。停軍一日。遂於白茅灣。會集諸將。築壇歃血。共讀盟文。霸先流涕慷慨。誓不與此賊俱生。將士皆爲感動。大軍方動已覺聲勢逼人是日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鵲頭二戍。克之。賊將侯子鑒奔還涯南。癸酉。軍至蕪湖。賊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懼。乃遣侯子鑒率兵三萬。據姑孰以拒西軍。戒子

鑿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爲此也。若得步騎一戰。必獲大勝。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鑿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與霸先計曰。賊所以緊守不出者。欲老我師也。我當示弱以誘之。遂停軍蕪湖。十餘日不進。賊黨果以爲怯。大喜。告景曰。西師畏我之強。不敢直前。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鑿爲水戰之備。丁丑。僧辯引軍東下。直趣姑孰。子鑿乃率步騎。度過西洲。於岸上挑戰。以戰船千艘。泊於水際。候官軍上岸。水陸夾擊。僧辯乃使霸先此段以僧辯爲主以大艦夾泊兩岸。身領細船佯退。賊兵望見。以爲水軍將走。悉衆來追。追有里許。僧辯迴船奮擊。霸先以大艦橫截其後。鼓譟大呼。合戰江中。殺得賊兵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鑿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官軍遂入姑孰。僧辯曰。賊人破膽矣。急擊勿失。於是不暇解甲。引兵而前。衆軍繼進。歷陽諸戍。相繼迎降。景聞子鑿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臥。良久方起。嘆曰。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乘潮入淮。直至禪靈寺前。侯景乃以

大船運石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處處以重兵守之。僧辯問霸先曰。賊力尙強。何計破之。霸先曰。此段以霸先爲主前柳仲禮擁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塘。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必須引兵先度北岸。入其腹中。方克有濟。虎欲得虎子。須入虎穴。行兵亦然。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僧辯大喜曰。微兄言。幾失制賊之術。是夜。霸先帥輕步三千。先度北岸築柵。衆軍依次連築入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亦帥侯子鑒等於石頭東北連築五城。以遏大路。景登石頭城。遙望官軍。大言曰。一把子人。何足打殺。望見霸先柵。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勝也。亦賊氣耶丁亥。景帥精卒二萬。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霸先謂僧辯曰。吾聞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使救首救尾。彼此相應。今我衆賊寡。宜分其兵勢。以強制弱。何故聚鋒銳於一處。令賊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路置兵。調度得好景見王僧志一軍。衆最寡弱。引兵先冲其陣。僧志小縮。霸先引弩手二千。橫絕其後。每發

一矢。輒貫其胸。景兵乃退。繼又帥敢死士八百。棄稍執刀。冲霸先陣。陣不動。王琳杜龔等。以鐵騎乘之。景殊死戰。僧辯以大軍繼進。賊遂大潰。諸軍乘勝逐北。霸先進破石頭城。遂入據之。景至闕下。聞追兵已至西明門。不敢入臺。召王偉至前。怒色責之曰。爾令我爲帝。今日誤我。偉不敢對。景遂策馬欲走。偉執鞍諫曰。自古豈有叛走天子耶。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先是景所乘白馬。矯健異常。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衄。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敗。精神沮喪。至是臥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景乃易馬。與腹心房世貴等。率百餘騎東走。其黨王偉侯鑒等。皆倉皇遁去。城內無主。王克率臺中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卿良苦。朝夕拜手賊廷。克慚不能對。又問璽綬何在。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可惜一朝而墜。遂入臺城。迎簡文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先是僧辯之發江陵也。

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倘嗣君尙在。未審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此忍心哉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當其任。成濟之事。請別使人。王乃密諭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簡文及太子已殂。唯豫章王棟兄弟尙鎖密室。至是相扶而出。逢杜顛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路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飲未竟。船忽壞。並沉於水。聞者悲之。話分兩頭。侯景奔至晉陵。田遷引兵迎之。遂驅掠居民。東趨吳郡。時謝答仁據富陽。趙伯超據錢塘。知其敗。皆叛之。景至嘉興。聞其叛。不敢進。乃退入於吳。僧辯命侯瑱率精騎五千追景。及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大敗之。擒賊將彭雋。田遷房世貴等。瑱素恨彭雋。生剖其腹。抽其腸。雋猶未死。手自取腸。斬其首。乃絕。景帥數十人單舸走。將入海。向蒙山。有羊侃之子羊鵠。景納其妹爲小妻。以鵠爲庫直都督。隨景東走。乃結同舟。王元禮謝歲斐等密圖之。衆並許諾。乘景晝寢。艙中密囑舟師迴船到京口。景覺大驚。問曰。何故至此。鵠曰。欲送

汝頭入建康耳。遂拔刀砍之。景倒船中。宛轉未死。衆並以長稍刺殺之。恐尸易爛。乃以五斗鹽納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叛逆人結局先是景未敗時。有僧通道人者。心志若狂。飲酒食肉。不異凡人。言人吉凶多中。景甚信之。一日景召使侍宴。僧通取肉拌鹽以進。問景曰。好否。景曰。太鹹。僧通曰。不鹹卽爛。何以供人食。當時莫解其所謂。至景死乃驗。尸至建康。僧辯暨諸將皆賀。斬其首。遣羊鵠送之江陵。截一手。使謝葳蕤送於齊。暴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其遺下妃屬。並斬於市。溧陽公主亦與焉。時郭元建尙據南充州。遣使乞降於僧辯。僧辯遣霸先向廣陵。受其降。會侯子鑒逃至廣陵。謂元建曰。我曹梁之深讎。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保爵位。元建從之。遂以城降齊。霸先至。聞元建復叛。齊將辛述已據廣陵。遂引軍還。行至半途。軍士綁縛一人解至軍前。云是王偉。見其躲匿草間。故執之。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蓋偉自建業逃後。諸郡皆已反正。無地容身。正欲越境投北。恰值霸先軍來。恐被擒獲。故匿草間。不意爲軍人所執。霸先囚送建

康。僧辯坐而見之。左右喝令下拜。偉曰。各爲人臣。奚拜爲。僧辯曰。卿爲賊相。敗不能死。而求活草間。可恥孰甚。偉曰。廢興命也。使侯王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僧辯命書賊臣。王偉於背。遍殉六門以辱之。偉曰。昨行八十里。足力疲極。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尙書左丞虞隲。嘗爲偉所辱。乃唾其面。偉曰。若不讀書。不足與語。隲曰。汝讀書。乃爲作賊地耶。時趙伯超謝答仁亦降。僧辯囚之。與王偉並送江陵。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梟侯景之首於市。糞而漆之。以付武庫。下王偉等於獄。偉在獄。尙望生全。作詩贈王左右要人。以求援手。其詩曰。

趙壹能爲賦。

鄒陽解獻書。

何惜西江水。

不救轍中魚。

又上五百字詩於王。王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惡其人。乃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其書更佳。王搆而視之。內有云。項羽重瞳。尙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

赤縣所歸。王大怒。立即獄中取出。釘其舌於柱。剗腹鬻肉而殺之。

尙無此大逆之

罪耶湘東甘心
亡於此可見

乙酉。盡誅逆臣呂季略、周石珍等於市。趙伯超賜死於獄。以謝

答仁不失禮於簡文。特宥之。於是公卿藩鎮皆上表勸進。十一月丙子。湘東即帝位於江陵。改元承聖。是爲元帝。乙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王子方智爲晉安王。方略爲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爲永喜王。論平賊功。大封功臣。以僧辯爲司徒。封長寧公。鎮建康。霸先爲征虜將軍。封長城縣侯。鎮京口。其餘進爵有差。却說湘東雖即大位。頗懷憂懼。嘗謂羣臣曰。國家自遭景亂。州郡半失。長江以外。皆入於齊。荊州之界。北盡武寧。西拒硤石。餘郡皆爲周有。嶺南一路。又蕭勃據之。詔令所行。不過千里。民戶著籍者。不盈三萬。今欲自強。何者宜先。侍郎周宏正請還舊京。以一人心。帝從之。乃下詔遷都建康。時大臣胡僧祐、黃羅漢、宗懷等。多荊州人。不樂東行。進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雖悔無及。且古老相傳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

龍飛。是其應也。何用他遷。只圖目前之安妄言以沮大計宗黃之罪難道帝令與朝臣議之。周宏正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都。謂是列國諸王。無以慰四海之望。願陛下速還建康。勿惑人言。宗慄曰。宏正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宏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是長策。上笑而止。明日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京。諸卿以為何如。眾莫敢先對。上曰。勸我去者左袒。勸吾留者右袒。一時左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金陵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留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帝乃使術士杜景豪卜之。對曰。留此不吉。但陛下欲去不果。退而謂人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帝亦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不樂東下。卒從僧祐等議。元帝不都江陵不至遣亡元帝不亡霸先不能遣身為帝此天欲興陳故使留滯荊州坐待魏滅也一日帝正視朝。忽報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僭稱帝號。舉兵大下。欲奪江陵。帝聞之大懼。你道武陵王紀為何而反。紀字世詢。高祖少子。最承寵愛。始命為益州刺史。以路遠

固辭。高祖曰：天下方亂，唯蜀地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歛歛而去。性勤敏，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土谷，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財用饒多，器甲盈積。當臺城被圍，直兵參軍徐怱勸其發兵入援。紀不應。梁武之子無不有，欲死其父之心。及聞武帝凶問，遂有自帝之心。或報湘東王興師進討，呼其小字曰：七官文士。焉能匡濟。左右諛之曰：他日主天下者，非殿下而誰。紀大喜。一日，內殿柏木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靡麗可愛，狀如芙蓉。遍召諸將視之，皆云主有大吉。豈知非大吉，而却大凶耶。紀遂以爲受命之符。乃於承聖元年四月，卽皇帝位。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等皆爲王。以永豐侯搆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徐怱苦口固諫，紀大怒。其後誣以謀反，執之至殿，謂曰：爾罪當誅，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怱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梟首於市。永豐侯搆嘆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紀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紀旣僭號，未卽舉兵入犯。時太子圓照鎮巴東，啓紀云：侯景未平，荆鎮已爲賊破，宜急

進兵。又是人紀信之。遂留永豐侯摛及太子圓肅守成都。親率大衆由外水東下。舳艫蔽川。軍容甚盛。將至巴東。知侯景已平。頗自悔。召圓照責之。照曰。景賊雖除。江陵未復。陛下既稱尊號。豈可復居人下。紀以爲然。遂進兵。陸法和豫知蜀兵必來。築二城於硤石。兩岸運石填江。以鐵鎖斷之。紀不得前。乃遣其將侯叡引衆七千。攻絕鐵鎖。法和不能拒。遣使告急。時任約在獄待決。帝赦而出之。以爲司馬。使助法和拒紀。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汝者。本爲今日。因撤禁兵配之。又使將軍劉芬與之俱。帝嘗與紀書云。地擬孫劉。各安疆境。情深魯衛。書信恆通。紀不答。至是又復與書云。

甚苦吾弟。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憂如何。自獯醜憑陵。侯景叛換。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弟還西蜀。專制一方。我不禁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於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

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紀亦不報。先是帝患蜀兵難禦。遣師求援於西魏。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時西魏宇文泰本有圖蜀之心。喜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矣。乃命大將尉遲迴統領精卒二萬。騎萬匹。自散關進兵伐蜀。直攻劍閣。守將楊乾運聞魏師至。嘆曰。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國家巨寇初平。不思同心協力。保國安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我奚以禦魏哉。遂開關降。迴乃長驅直前。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出戰。大敗入城。迴遣人招之。遂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成都遂失。給辭相爭漁翁得利此之謂也却說紀在軍中。以黃金一斤爲餅。餅百爲篋。銀五倍之。錦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而不以爲賞。其將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由是士卒解體。及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欲前則根本將傾。欲退恐東軍乘之。憂懣不知所爲。乃遣其子江安侯圓正詣荊州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帝知其將敗。不許。下圓正於獄。密敕王琳截其後。任約攻其前。於是前後夾

攻。拔其三壘。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只得順流東下。將士稍稍逃亡。將軍樊猛追之。衆大潰。紀以數艦自保。猛圍而守之。帝聞紀敗。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乃引兵直犯紀舟。紀在舟中。繞床而行。見猛登舟。以金一囊付之。曰。用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太子圓照送江陵。帝絕紀屬籍。賜姓饗饗氏。圓正聞敗。號哭不絕聲。及見圓照入獄。責之曰。兄何亂人骨肉。使痛酷若此。圓照唯云計誤。帝命並絕其食。至齧臂相啖。十三日而死。痛極遠近聞而悲之。斯時蜀患既除。境內咸服。江陵可謂安枕。但未識從此以後。果得相安無事否。且俟下文再述。

王偉不顧名義。勸侯景滅梁以圖大位。景雖有賊智。豈能竊據。偉欲爲賊之功臣。卒不可得。賊中之下愚也。湘東猜嫌成性。幸有僧辯霸先輔之。始得殲滅景賊。卽位後。時懷懼心。何如保全兄弟。各鎮一方。治則有磐石之安。亂則成犄角之勢耶。武陵當侯景叛亂。不知進討。乃惑於殿柱開花。輒

生妄想。湘東書以講解。終不知變。卒至魏師入蜀。轉眼之間。失其根本。父子受誅。愚之甚者也。自古以來。無論家國。未有手足不和。而能興發者。觀此可爲殷鑒。

第二十八卷

魏連蕭督取江陵

齊納淵明圖建業

話說岳陽王督。聞武陵被殺。諸子皆餓死獄中。嘆曰。高祖子孫盡矣。唯我尙在。彼豈能容我乎。因乞援於魏。而身自入朝。此魏代荆州之由告丞相泰曰。荆州所恃。不過僧辯霸先。今鎮守南方。精兵猛將。皆隸其麾下。國內空虛。且繹自僭號以來。性更猜忌。專行殺戮。人心不附。大國若遣一旅之衆。直指江陵。僕率襄陽步騎會之。則反掌可克。大國可以拓土開疆。僕亦得紓己難。唯公鑒之。泰猶未許。乃遣使聘梁。以覘虛實。會齊亦有使至。帝接魏使。不及齊使。且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使歸告泰。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乃遣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臨發。泰問謹曰。爲蕭

繹之計若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內民居。退保子城。峻其障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泰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泰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東。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定出下策。泰曰。善。却說武寧太守宗均。聞魏師動。飛報入朝。帝召羣臣議之。胡僧佑黃羅漢皆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無此理。乃復遣侍中王琛使魏。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在諸人中多散騎郎庾季才言於帝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大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旆還都。以避其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無貪目前之安。而上違天意也。帝素曉天文。亦知楚地有災。嘆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丙寅。忽報魏軍至樊鄧。岳陽王率師助之。帝始大懼。命內外戒嚴。

徵王僧辯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又徵王琳於廣州。使引兵入援。先是琳本兵家子。補敘王琳前事爲後盡忠於梁張本其姊妹皆入王宮。琳少侍帝左右。有勇略。帝以爲將。能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功居第一。帝使鎮湘州。旣而疑其部衆強盛。又得衆心。欲使居遠。乃遷爲廣州刺史。琳私謂主書李膺曰。琳小人也。蒙官家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家爭爲帝乎。卿日在帝側。何不一言於上。以琳爲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啓。至是帝聞魏師將至。乃徵琳爲湘州刺史。陸法和朝夕登郢州城樓。北望而嘆。乃引兵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以郢州重地。不可無兵把守。乃使人止之曰。此處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還州。墾其城門。著衰經。坐葦蓆終日。乃脫之。十一月甲戌。帝大閱於津陽門外。步騎交集。行陣方列。忽大風暴雨。從北而來。旗旛皆折。軍士不能存立。遂乘輕輦還宮。羣臣皆冒雨各散。亡散

已見^{之兆}是夜。帝登鳳凰閣。徙倚嘆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連呼奈何者三。嬪御皆泣。癸未。魏軍濟漢。宇文護帥精騎五千。先據江津以斷東路。進拔武寧。執太守宗均。是日。帝自乘馬出城。行柵插木。周圍六十餘里。以胡僧佑都督城東諸軍事。尙書張綰爲之副。王褒都督城西諸軍事。侍郎元景亮爲之副。王公以下。各有所守。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其時魏軍去江陵四十里。將到柵下。帝集羣臣方議出兵。忽報柵內失火。急令救之。已延燒數千餘家。焚城樓二十五所。帝乃自巡城上。臨所焚樓處望之。但見魏師濟江。千帆翔集。乘風直進。舟行如駛。嘆曰。長江天險。彼穩渡中流。若此耶。四顧歔歔。是夜遂止宮外宿民家。裂帛爲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若早從宏正等言。何至於此。于謹進兵城下。築長圍守之。由是中外信命始絕。胡僧佑請出蕩長圍。帝許之。乃引精騎三千。開門出擊。于謹伏兵營內。俟其至。弓弩並發。軍不得進。楊忠從旁橫擊之。大敗走還。帝益懼。集羣臣於長沙寺問計。朱買臣按劍進曰。今日惟斬宗懷

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衆中。却說王琳聞詔。晝夜進軍。行至長沙。前有敵兵阻路。乃遣長史裴政。從間道赴江陵報信。政至百里洲。爲魏人所獲。岳陽王呼而謂之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曰不然。腰領分矣。政詭曰。唯命。督鎖之。至城下。使謂曰。王僧辯聞荊州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復能至。城中人無與俱死。政不從。反告城上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執。情願碎身報國。不敢附逆。監者擊其口。政曰。吾頭可斷。吾口不可改。烈丈夫語督命殺之。參軍蔡大業趨前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時徵兵四方。皆未至。魏人百道攻城。飛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蒙楯而行。胡僧佑親嘗矢石。晝夜督戰。鼓勵將士。衆咸致死。所向摧殄。城不至破。俄而僧佑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乘人心恐懼。悉衆急攻。遂破東門而入。帝率太子羣臣退保金城。嘆曰。今欲救死。不得不屈膝於魏矣。乃使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詣魏軍。請於于謹曰。大國若念舊好。肯延梁

氏一線。情願稱臣納貢。長爲附庸之邦。望斂軍威。勿迫人於險。于謹不許。二王大哭而返。時東南雖破。城北諸將猶致死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棄甲散。帝入東閣竹殿。舍人高善寶侍側。命取古今圖書十四萬卷。焚之於前。將自赴火。善寶抱止之。國君死亦甚好何必止之乃以寶劍擊柱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謝答仁。朱買臣進曰。城中兵衆猶強。乘間奪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請自護以行。謂必得脫。王褒私語帝曰。答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卽授城中大都督。旣而召王褒謀之。褒又以爲不可。答仁屢請不許。大慟歐血而去。答仁賊臣乃能如是于謹扎營於子城口。索太子爲質。帝使王褒送之。褒至周營。匍匐乞憐。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書於後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識者鄙之。斯時外圍益急。羣臣相繼出降。帝左右漸散。遂去羽儀法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見帝出。相率奔至馬前。牽

其轡以行。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駑馬代之。遣長壯軍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於道。軍人牽使帝拜。不勝屈辱。俄而岳陽王至。使鐵騎擁之入營。囚於烏幔之下。面數之曰。桂陽無辜見殺。河東闔門受誅。武陵既敗。斬首舟中。諸子啖臂。餓死獄底。汝心何忍。而戕賊諸王若此。向者人爲汝食。今亦爲人噬耶。命左右食以草具。以困辱之。至夕。于謹遣人使帝爲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逼之曰。王至今日。豈得自由。帝曰。我旣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不焚何待。想是未讀仁義孝弟之書耳 督旣囚帝。請于謹曰。釋殺人多矣。願絕其命。以慰冤魂。謹卽使督監刑。遂以土囊隕之。殮以蒲席。束以白茅。葬之於津陽門外。并殺太子元良。及始安王大略。桂陽王大成等。蓋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爲政尙嚴。城方圍時。獄中尙有死囚數千。有司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梟殺之。事未成而城陷。故其死也。人莫之惜。後人有詩譏之曰。

摧殘骨肉疾如讎。

半壁江山要獨收。

剩有岳陽心未服。

統兵百萬下荊州。

且說魏既誅帝。盡俘王公以下。悉收府庫珍寶。宮妃綵女。送之長安。羣臣降者。亦歸關中授職。乃立督爲梁主。取其雍州舊封。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居江陵東城。魏將王悅。將兵居西城。外示助督備禦。內實防之。又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之二三。由是荆人不勝其毒。而皆歸咎於督。先是督將尹德毅說督曰。魏虜貪琳。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請于謹等爲歡。預伏壯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僚。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

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陛下恢宏遠略。勿懷匹夫之行。督曰。此策固善。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如卿計。人將不食我餘。此言亦確既而合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督乃嘆曰。悔不用尹德毅之言。魏師既還。督乃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尊其母龔氏為皇太后。立子歸為皇太子。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表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至於官爵。仍依梁氏之舊。以蔡大寶為侍中。僕射。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雅達政事。文辭瞻遠。梁主推心任之。以為謀主。比之諸葛武侯。操亦亞之。故能外睦強鄰。內撫遺庶。諸王盡亡。督獨延茲一線。復傳二代。亦天厚昭明。而不速絕其後也。今且按下不表。却說僧辯初聞江陵被圍。乃命霸先移鎮揚州。使侯瑄程靈先等為前軍。杜僧明吳明徹等為後軍。親自入援。未至而荊州陷。欲救無及。及聞元帝凶問。退守姑孰。以書寄霸先曰。國家新破。故主云亡。朝無六尺之孤。野乏半年之積。人心漸散。宗社將傾。不有所奉。何以立國。意唯於宗室中選立賢明。以主梁祀。庶三吳舊業。藉以相

延。萬里長江。不至失守。然立君諒有同心。臨事尙期協力。願展分閫之才。以濟同舟之急。

霸先見書。痛哭報僧辯云。

身爲人臣。不能救主於危。萬死奚贖。足下旣懷殉國之忠。僕何敢昧捐軀之報。興滅繼絕。在斯時矣。定傾扶危。是所望焉。今孝元令子。尙有晉安。父死子繼。允協天人。倘足下奉以爲主。則社稷幸甚。

時晉安王方智爲江州刺史。於是僧辯從霸先之言。率羣臣連名上表。迎歸建康。卽皇帝位。時本十三。以僧辯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霸先爲征西大將軍。鎮京口如故。當是時。齊乘梁亂。侵伐頻仍。大江以外。遍地烽烟。僧辯霸先禦內靖外。不遑朝夕。一日忽報齊清河王岳進兵臨江。郢州刺史陸法和以州降之。因隨岳歸鄴。獨留齊將慕容儼戍郢州。僧辯曰。郢與江州爲唇齒。失郢是無江矣。因遣侯瑱率兵攻之。儼堅守不下。且說貞陽侯淵明。留齊有年。求歸

不得。今聞江南大亂。朝無其主。借此可爲歸計。收轉淵明歸國伏下齊陳連兵乃乘間請於齊

主曰。岳陽附魏。魏得據有荆襄。今建康孤危。必至盡爲魏有。陛下何不放臣歸

國。以主梁祀。世爲附庸。奉齊正朔。則梁之卿士皆爲陛下陪臣。梁之山河皆爲

陛下屬國。又有存亡繼絕之名。而坐收天下之半。臣若留此。不過亡國一俘。於

齊何益。齊主召羣臣謀之。皆以爲便。乃使上黨王渙將兵一萬送淵明歸國。渙

請益兵。齊王曰。汝何怯也。渙曰。是行也。不大集兵力以懾之。僧辯之徒。未可說

而下也。乃發兵五萬配之。進臨江口。征鼓之聲。震驚百里。即懾以兵力之謂使殿中尙

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與僧辯書曰。

嗣主冲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武帝猶子。長沙後代。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

置爲梁主。納於爾國。卿宜部分舟艦。迎接新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倘或不

然。大兵百萬。已次江口。星馳電發。立至建康。主臣同燼。玉石俱焚。成敗在卽。

惟卿自擇。

僧辯不從。下令戒嚴。飭內外諸郡。各集兵馬以拒齊師。貞陽亦與僧辯書。求請迎納。僧辯復書拒之曰。

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如明公不忘故國。緩服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匪公而誰。倘意在自帝。不敢聞命。

齊以僧辯不服。長驅進兵。破譙郡。攻東關。所向無前。將軍裴之橫率兵禦之。大戰於關下。之橫陣亡。全軍皆覆。歸者爭言齊師之盛。前後莫測多少。刻日將至。闕下。僧辯大懼。自量力不能拒。乃出屯姑孰。決意改圖。遣使奉啓於淵明。定君臣之禮。僧辯執志不堅。異日爲繼使尙書周宏正。至齊軍奉迎。乞以晉安王爲太子。淵明許之。敕取衛士三千。僧辯只給散卒千人。備龍舟法駕迎之。淵明乃與齊師盟於江北。誓爲藩臣。不敢背德。盟畢。自采石濟江。於是梁輿南渡。齊師北返。僧辯擁楫中流。尙恐齊藏禍心。不敢逕就西岸。齊侍中裴英起。護送淵明入朝。會僧辯於江寧。謂曰。今而後非敵國而一家矣。僧辯勞之。癸卯。淵明入建

康。望朱雀門而哭。道迎者以哭對。丙午。卽皇帝位。以晉安王爲皇太子。王僧辯
 爲大司馬。陳霸先爲侍中。詔解郢州之圍。送慕容儼歸國。齊亦以城在江外難
 守。割以還梁。自是舉朝相慶。獨霸先不悅。四字領起下先是霸先與僧辯共滅
 侯景。情好甚篤。僧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彼此推心相待。及僧辯欲納淵明。
 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次。僧辯不從。霸先私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
 元能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受托孤之任。而王公一旦改
 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爲乎。乃密有相圖之意。具袍數千領。及錦彩
 金銀。爲賞賜之具。事未發。有告齊師大舉入寇者。僧辯遣其記室江旰來告霸
 先。使爲之備。此正好借霸先因留江旰於京口。托言舉兵禦齊。實襲僧辯。謀旣定。
 召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徐度、杜稜。告之。稜有難色。霸先懼洩其謀。以手巾絞稜。
 悶絕於地。因閉之別室。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以侄曇朗鎮京口。使徐度侯安都
 帥水軍趨石頭。臨發。霸先控馬未進。安都怒且懼。追罵霸先曰。今日作賊。事勢

已成。生死決於須臾。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其得免砍頭耶。數語樓急如見霸先曰。安都嗔我。乃急進。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城牆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地皆荒僻。無兵防守。安都被甲。帶長兵。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不數步。卽僧辯署後。牆亦單。一躍而進。逢人卽殺之。遂及僧辯臥室。霸先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起視事。外白有兵。問曰。兵何來。語未竟。兵自內出。僧辯離座遽走。出遇其子頴。呼曰。霸先反矣。僧辯遑迫。遂與頴帥左右數十人。苦戰於聽事前。斯時外兵益集。左右死傷略盡。力不敵。走登南門樓。拜請乞哀。霸先曰。速下就縛。不然我焚樓矣。軍士將縱火。僧辯父子遂下。霸先執之。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且身爲大將。何無備若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爲無備。且汝欲殺我。乃謂我欲殺汝耶。是夜鎖其父子於別室。皆縊殺之。兩雄不並立。霸先不殺僧辯。僧辯亦必殺霸先。所謂先下手爲強耳。乃列僧辯罪狀。布告中外。且曰。斧鉞所加。唯僧辯一門。其餘親黨。一無所問。貞陽遂遜帝位。出就外邸。百僚奉晉安復位。大赦改元。以淵明爲司徒。封建

安公。加霸先尙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大權一歸霸先。人謂霸先之殺僧辯。全爲國事起見。不知致二人參商者。尙有一段隱情在內。說也話長。且聽下文分講。

岳陽投魏。皆因湘東殲滅宗支。欲藉以免禍。且復讎也。乃引魏入境。直猶倒戈而授之柄。雖叩首稱臣。庸得自由。貞陽旣投於齊。聞梁亂而欲覲大位。亦是引狼居屋。况并不能久安其位。禍由自取。王僧辯始與霸先議立晉安。慷慨仗義。旋以貞陽倚齊爭立。又復首鼠多端。宜霸先力爭之也。爭之不聽。因而殺之。迎立晉陽。大權得握。以至騎虎難下。有不得不受命之勢。殆亦天啓之者耶。

第二十九卷

慕狡童紅霞失節

掃餘寇興國稱尊

話說霸先襲殺僧辯。其隙從何而起。先是霸先有女。名紅霞。其母張氏。霸先妾也。夢折桃花而生。故以紅霞爲名。年及笄。美而慧。不特容顏出衆。亦且詩畫兼

優。自江陵之陷。霸先子弟之在荊州者。盡入於魏。而紅霞常依膝下。母又早亡。霸先特愛憐之。恣其情性。不甚拘束。故常風流自喜。以要緊所是時霸先與僧辯結廉藺之誼。僧辯有子名頴。饒丰姿。善騎射。霸先遂以女許焉。會僧辯有母喪。未成婚。一日頴至京口。以子壻禮來見。紅霞方問省堂上。從屏後窺之。見其體態不羣。風流可愛。自以爲得人。不覺春心撩亂。歸房之後。感想形於夢寐。私語其婢巧奴曰。天下美男子。有勝於王郎者乎。口誦心維大有急不能待光景巧奴笑曰。王郎美矣。小姐特未見東閣公子身邊隨侍的陳子高耳。其美勝於王郎數倍。如並見之。當使王郎無色。紅霞曰。那人何在。巧奴曰。其人卽在府中。朝夕侍公子左右。公子亦愛如珍寶。紅霞曰。汝得令我一見乎。巧奴曰。見之甚易。俟其隨公子在堂。小姐亦從屏後窺之可耳。一日探得公子在堂。卽往窺之。果然容顏姣好。遠勝王郎。遂移思慕之心。全注子高身上。見色卽慕人盡可夫矣看官你道子高因何在。府先是子高世居會稽山陰。家甚貧。業織屨爲生。侯景亂。人民漂散。子高從父流

寓都下。年十六。尙總角。容貌映麗。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螭首膏髮。自然蛾眉。見者靡不嘖嘖稱羨。卽遇亂卒。揮白刃相加。見其姿態。噤不忍下。得免死者數矣。及侯景平。干戈稍息。人民各歸故土。子高父已死。亦思還鄉。一日走往江口。覓船寄載。路遇一相者。熟視之曰。觀子氣色。精光內露。富貴在卽矣。子高曰。貧苦若此。得免餓死幸矣。何富貴之敢望。相者曰。子記吾言。前途自有好處也。子高笑而置之。行至江口。見有巨船廿號。旗旛招颺。排列江岸。詢之。乃是霸先侄。名蒨。字子華。素具文武才。卽後陳文帝以將軍出鎮吳興。停舟於此。子高不敢求載。呆立視之。時蒨在舟中。獨坐無聊。走向艙口外望。忽見一美少年。提一行囊。立在船側。雖衣衫藍縷。而顏色美麗。光采奕奕。大驚曰。不意塗泥中有此美璧。顏色在前下國中蓋蒨素有龍陽之癖。一遇子高。越看越愛。不禁神魂飄蕩。便令人呼之上船。子高進艙。卽見退立於旁。近視之。更覺其美。便問曰。若欲何往。子高曰。欲歸山陰。在此求載。蒨曰。汝歸山陰。量汝亦無出頭之日。若欲富貴。盍從我去。子高

忽憶相士之言。連忙跪下謝曰。如蒙將軍不棄。願充執鞭之役。蒯大喜。便令後
 艚香湯沐浴。衣以錦繡。使之侍側。是夜遂共枕席。其兄肆淫其妹桃花。星已暗照命矣。蒯頗偉
 於器。子高初嘗此味。相就之際。不勝痛楚。嚙被以忍。被盡裂。蒯憐之欲止。曰。得
 無創巨汝太過耶。子高曰。身既屬公。則我身即公身也。死且不辭。創何害焉。蒯
 益愛之。事畢擁抱而睡。日中不起。蓋子高膚理色澤。柔靡都曼。而性又柔順。善
 體主意。曲得其歡。故蒯得之。如獲至寶。自此以後。恆執佩身刀。侍立左右。片刻
 不離。蒯素性急。在吳興時。每有所怒。目若虓虎。燄燄欲啖人。一顧子高。其怒立
 解。麾下稟事者。必俟子高在側。可以無觸公怒。蒯常為詩贈之曰。

昔聞周小史。

今歌明下童。

玉塵手不別。

羊車市若空。

誰愁兩雄並。

金貂應讓儂。

因教以武藝。兼習詩書。子高從此亦工騎射。頗通文義。一夜蒯樂甚。私語子高
 曰。人言吾有帝王相。果爾當冊汝為后。但恐同姓致嫌耳。子高曰。古有女主。當

亦有男后。明公果垂異恩。奴亦何辭作吳孟子耶。因請改姓爲韓。蒯大笑。年漸長。子高之具亦偉。蒯嘗撫而笑曰。他日若遇娘子軍。當使汝作前鋒。衝堅陷陣。所當者破。亦足壯我先聲也。其孰知先將子高答曰。政慮粉陣繞孫吳。非奴鐵纏稍翼之使前。王大將軍不免落坑塹耳。其善酬接如此。蒯又夢騎馬登高山之上。路危欲墮。子高從後推之。始得升。由是益寵任之。至是蒯解吳興之任。佐霸先鎮京口。同居一府。子高亦住府中。故紅霞見而悅之。謂巧奴曰。汝固有眼。不意近在一家而幾失之也。自此朝思暮想。懨懨生起病來。巧奴會其意。乃曰。小姐近日精神消滅。得毋爲那人乎。紅霞曰。不瞞你說。我實想他。你有何計策。喚他進來。一遂吾懷。吾當重重賞你。巧奴搖首曰。奴亦有心久矣。但那人與公子。時刻不離。無從近之。奈何。紅霞聞之。默默不樂。因作一詩寄意云。

錯認王郎是子都。

牆東更有霍家奴。

只憐咫尺重門隔。

暮雨瀟瀟暗自吁。

一日紅霞正在房中納悶。忽見巧奴笑嘻嘻走進道。小姐喜事到了。紅霞曰。何喜。巧奴曰。今日大將軍出征。帶領公子同往。子高因有微恙。不便鞍馬。獨留書室。我已打聽明白。到晚。小婢以小姐之命喚他。那怕他不即進來。豈非平日思想。可以一旦消釋。能若無紅娘此可見紅霞大喜。巴不得立時相會。就囑巧奴。點燈後。先把守門人打發開了。即到東園。悄悄領他進來。巧奴欣喜領命。却說子高隨公子在府。所居名曰東閣。乃是內園深處。與小姐所住內室。僅隔一條夾巷。公子愛其地幽雅。故獨與子高居此。其餘從者。日間進來伺候。夜間俱宿外廂。將子高當作絕代麗人。而以東閣爲藏嬌之所。奈值軍事緊迫。子高病體初愈。不能隨往。故留他看守東閣。且可靜心調養。當日子高獨處無聊。到夜更覺寂寞。坐至初更。正欲閉戶就寢。忽見一輕年女子。悄步入室。子高忙問道。姐姐到此何幹。女微笑道。吾奉小姐之命。特來喚你進去。子高愕然道。僕何人斯。而敢私入內室耶。巧奴再三催之。堅不敢往。巧奴無奈。只得進內回覆紅霞。言其

懼罪不進之故。紅霞此時已等得不耐煩。聞其不來。心愈著急。一腔春意。那裏按納得住。也顧不得千金身價。只得帶了巧奴。自往招之。時已更深。月明如畫。府中上下俱已熟睡。唯子高被巧奴一番纏擾。坐臥不寧。門尙半啓。忽見巧奴復來。低語道。小姐自來喚你了。快去接見。子高大驚。連忙趨出。果見小姐立在門首。便道何物小子。敢勞小姐降臨。紅霞以手招道。來。奴自有話問你。只此一呼

淫態回身便走。巧奴便催他進內。子高懼違小姐之命。只得帶上雙扉。亦隨後而入。幸喜一條長術。曲曲折折。直至內宅門首。守門乃一老僕。已受紅霞囑咐。早早去睡。並無一人撞見。須知深閨內院此等事越做得易心下稍安。及進宅門。小姐已歸繡閣。巧奴候在庭中。便引子高直至內房。諸婢知趣。各自躲開。單留小姐獨倚粧臺。子高見了小姐。忙卽跪下。紅霞便以手扶起道。不必行此大禮。但奴慕郎已久。渴欲一會。郎何作難若此。子高曰。非不欲也。直不敢耳。紅霞曰。我爲父愛。府中人莫敢犯我。子母畏焉。巧奴在旁道。夜深了。良辰有幾。請安睡罷。好機斯時

女固春心蕩漾。男亦慾火如焚。遂共解衣上床。要曉得紅霞情竇雖開。尙屬含葩處女。怎禁得子高之具。已與主人相仿。嬌枝嫩蕊。豈堪承受。只因紅霞貪歡過甚。雖苦亦樂。又虧子高曲意温存。漸入佳境。使之盡忘艱楚。直至五鼓。雲收雨散。方擁抱而寢。沉沉睡去。巧奴見天色將明。忙催子高起身。二人只得披衣而起。送至堂前。重訂後會而別。從此朝出暮入。巧奴亦諧私好。紅霞越發情濃。所有珠玉珍寶。價值萬計。悉以與之。又嘗書一詩於白團扇。畫比翼鳥於上。以

遺子高。

暗裏往來已難掩人耳目又要寶弄才情形之紙墨其事焉得不破

詩曰。

人道團扇如圓月。

儂道圓月不長圓。

願得炎州無霜色。

出入歡袖千百年。

子高亦答以詩云。

團扇復團扇。

宛轉隨身便。

珍重手中擎。

如見佳人面。

久之。事漸洩。合府皆知。唯事關閨閣。又係主人愛女。唯敢洩漏。故霸先全然不覺。其後子高恃寵。凌其同伴。同伴怨之。欲發其事。而慮主人庇之。反致罪責。乃竊其所贈團扇。逃至建康。以呈王頎。且告之故。頎大忿恨。訴其父僧辯。僧辯怒。託以他故。絕陳女婚。霸先亦怒。謂僧辯無故絕婚。必有相圖之意。因此外和內忌。常懷異志。至是僧辯納淵明為帝。又拂其意。遂發兵襲僧辯。併其子頎殺之。後倩出鎮長城。子高遂往。不得與女相見。女日夜想念。鬱鬱而死。子高不能常聚王耶又不

得復合焉得不以報此是後話不表。再說僧辯既死。其親戚黨與之為州郡者。皆不附霸先。於是杜龕據吳興叛。韋載據義興叛。王僧智據吳郡叛。徐嗣徽及弟嗣先。皆以州降齊。欲為僧辯報仇。霸先聞諸郡不服。謂其姪倩曰。汝往長城。速收兵以備杜龕。吾使周文育進攻義興。倩奉命。晝夜馳往。纔至長城。收兵得數百人。杜龕將周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皆失色。倩言笑自若。部分益明。衆心乃定。此表陳能泰攻之。不克而退。却說文育進攻義興。義興縣多霸先舊兵。善

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遂却。韋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霸先聞文育軍不利。乃留侯安都宿衛臺省。親自出兵討之。那知徐嗣徽打聽霸先東出。密結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八千。乘虛入建康。且約齊師為援。是日。入據石頭。游騎至闕下。一路復乘虛而入此安都閉城門。藏旗幟。示之以弱。下令城中曰。登陴矚賊者斬。及夕。城中寂然。外兵莫測所為。不敢遽攻。安都乃夜為戰備。明日。帥甲士三百。開東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却說霸先至義興。進攻韋載。拔其水柵。載懼乞降。霸先厚撫之。引置左右。與之謀議。忽報嗣徽任約率兵內犯。石頭已失。大驚。乃留文育討杜龕。救長城。裴忌攻王僧智。收吳郡。自引親軍。卷甲還都。纔至建康。恰值齊將柳達摩赴嗣徽之約。率兵一萬。運米三萬石。馬千匹。於石頭。兵勢甚盛。霸先問計於韋載。善用兵者朝為霸先之謂也。載曰。齊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

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分兵絕彼之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乃於大航之南。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先是嗣徽入犯。留其家於秦郡。安都覘其無備。襲破之。俘數百人。收其家。得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奉還。嗣徽大懼。當是時。柳達摩度淮置陣。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其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擠。溺死者以千數。明日再戰。又大破之。盡收其軍資器械。齊師不敢出。亦退守石頭。霸先四面進擊。絕其水道。城中水一升。直絹一匹。達摩懼。遣使求和於霸先。且求質子。時京師虛弱。糧運不繼。朝臣皆欲與和。請以霸先從子曇耶爲質。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違衆議。謂孤愛曇耶。不恤國家。今決遣曇耶。棄之寇庭。但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即背盟。見得透齊寇若來。諸君須爲孤力鬪也。乃以曇耶爲質。與齊人盟於城外。將士恣其南北。齊師乃退。嗣徽任約亦皆奔齊。話分兩頭。裴忌受命攻王僧智。率其所部精兵。倍道兼行。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呼聲震天地。

僧智以爲大軍至。懼不敵。輕舟奔吳興。旣而奔齊。忌入據之。霸先卽以忌爲吳郡太守。已平陳蒨在長城。收兵得八千人。與文育合軍進攻杜龕。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周泰。隱與蒨通。屢戰皆敗。泰因說之使降。龕將從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警隙如此。降必不免。何可屈己。因出私財賞募。得壯士數百。出擊蒨軍。大破之。龕喜。飲酒過醉。可借英雄婦人嫁此酒鬼是夜。周泰開門。引敵入城。兵至府中。龕尙醉臥未覺。蒨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盡滅其家。由是東土之不服者皆平。再講齊師旣歸。降將徐嗣徽等。日夜勸齊伐梁。謂江南一舉可取。齊主從之。乃遣儀同蕭軌、庫狄伏連、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大舉入寇。晝夜兼進。直據蕪湖。霸先得報。謂諸將曰。何如。吾固知齊兵之必至也。乃遣侯安都率領諸將。共據梁山禦之。齊人詐言欲召建安公淵明歸北。當卽退師。霸先欲具舟送之。會淵明疽發背卒。不果。於是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建康大震。霸先乃遣文育將兵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爲犄角之勢。以

拒之。齊人跨淮立橋。引渡兵馬。夜圍方山。而嗣徽則據青墩之險。大列戰艦。以斷文育歸路。兵勢嚴密。至明。文育鼓譟而發。反攻嗣徽。所向披靡。直出陣後。嗣徽有偏將鮑碎。力敵萬夫。勇冠一軍。獨以小艦殿後。文育乘舟舫。與戰。相去數丈。躡身一躍。跳上碎船。手起刀落。將碎斬落水中。連殺數人。牽其船而還。此表

文育之勇嗣徽之衆大駭。癸卯。齊兵進及倪塘。遊騎直至臺城。上下危懼。霸先因作背城之戰。親自出拒。恰好文育軍亦至。士氣乃壯。將戰。大風從敵陣來。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焉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齊兵乃却。俄而齊師至幕府山。鋒甚銳。霸先不出。潛使別將錢明領精卒三千乘夜渡江。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由此乏食。只顧前而不顧後焉得不敗

任約謂嗣徽曰。此時尙可一戰。若相持不決。糧盡兵散。何以自全。嗣徽曰。然。乃引齊軍踰鍾山。至元武湖。進據北郊壇。以逼建康。霸先移兵壇北。與齊人相對。是夜大雨震電。暴風拔木。平地水深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

以爨。而臺中地高。水易退。道路皆燥。官軍每得更番相易。然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人盡憂之。天少霽。霸先將戰。向市人調食。僅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恰好陳禧以米三千斛。鴨千頭。從間道送至建康。霸先大喜。乃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分以鴨肉數鱗。未明蓐食。比曉出戰。侯安都謂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兩兵方合。安都挺鎗躍馬。冲入敵陣。手殺數人。忽馬蹶墮地。齊人圍之。奮鎗亂刺。摩訶望見。單騎大呼。直衝齊軍。刀舉處。齊將紛紛落馬。殺開一條血路。奪得敵馬。以與安都。安都乃免。此表摩訶之勇霸先望見曰。事急矣。遂與吳明徹等聚兵合擊。各殊死鬪。周文育又從。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首尾並舉。齊師大潰。斬獲萬餘。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乘勢追襲。虜得齊將蕭軌等將帥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斃水瀕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是役也。梁大勝齊。齊喪師十萬。逃歸者不及什之

二三。建康危而復安。軍士以賞俘換酒。一人裁得一醉。庚申。斬蕭軌等於市。齊人聞之。亦殺陳曇耶。是時外寇既靖。疆土粗安。乃進霸先位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加黃鉞殊禮。贊拜不名。於是大小臣工。皆知梁祚將終。霸先革命在卽。而相率勸進。霸先受命亦時勢使然。猶之騎虎不能復下也。太府卿何凱。新州刺史華志。各上玉璽一枚。皆言草土中有紅光透出。掘而得之。主有聖明治世。謹奉以獻。霸先受之。又大夫王彭。稱於今日五日平旦。見龍迹自犬社至象闕。亘三四里。爲霸先賀。司天官奏慶雲呈於東方。慧星見於西北。主有除舊更新之象。又鍾山甘霖大降。嘉禾一穗六岐。羣臣爭勸霸先受禪。以副天人之望。於是進爵爲王。增封二十郡。自置陳國以下官屬。冕用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永定元年十月戊辰。敬帝下詔禪位於陳。是日。陳主使將軍沈恪勒兵入殿。衛送梁帝如別宮。沈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沈恪向有真心。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他人代之。乙亥。王卽帝位於南郊。先是氛霧滿天。晝夜

晦冥。至於是日。景氣清晏。識者知有天意焉。禮畢還宮。臨太極前殿。受百官朝賀。改元大赦。奉敬帝爲江陰王。降太后爲太妃。皇后爲妃。辛巳。立七廟。追尊皇考曰景皇帝。皇妣董氏曰安皇后。立夫人章氏爲皇后。以太子昌留魏。故不立太子。先是侯景之平也。火焚太極殿。敬帝時。議欲建之。獨闕一柱。遍索山谷間。不得。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江口。朝臣皆以爲天降神木。助宏王基。上表稱賀。遂取以建殿。尺寸不爽。殿成。詔以皇姪蒨爲臨川王。大封百僚。梁之舊臣。莫不受命。那知四方皆服新朝。一人獨懷舊主。聞陳篡位。仗義興兵。誓必爲梁報讎。帝聞之。歎曰。吾固知其不服也。你道此人是誰。且聽下文分講。

紅霞淫女。何足重輕。所以曲折寫之者。爲陳霸先與王僧辯父子啓讐之故。蓋天之所興。魏不得而奪之。齊亦不得而禁之。陳蒨有龍陽之好。嬖人通其妹而不知。遏淫說有云。我旣引水入牆。彼必乘風縱火。信矣。戒之哉。

第三十卷

廢伯宗安成篡位

擒王琳明徹立功

話說梁社既亡。舊臣皆服新朝。孰敢起而相抗。單有湘州刺史王琳。素懷忠義。不以盛衰改節。先是江陵陷。元帝被害。琳率衆發哀。三軍縞素。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爲進取之計。前補琳敬帝既立。琳復擁戴建康。不敢有二。及霸先誅僧辯。握大權。隱有受禪之志。心甚不平。繼聞敬帝禪位於陳。不勝大怒。乃求援於齊。請納永嘉王莊以主梁祀。齊乃送莊還江南。琳便奉莊卽帝位。改元天啓。莊以琳爲丞相。建牙勒衆。大治舟艦。欲攻建康。帝聞其反。乃假侯安都爲西道都督。周文育爲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於武昌。以擊之。謂二將曰。王琳蓄志已久。練兵有年。其下多驍勇之士。此未可以輕敵也。二人素輕王琳。以爲此殘梁遺寇。平之易若反掌。絕不爲意。又兩軍並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各無奮志。伏下致行至武昌。琳將樊猛懼不能敵。退守郢州。安都意益驕。遂進兵圍之。裨將周鐵虎謂不宜頓兵堅城之下。當先破王琳。則郢城自服。安都不可及。聞王琳大軍

將至。乃釋郢城之圍。進軍弇口以拒之。當是時。琳軍東岸。安都等結營西岸。相持數日。先點明兩下形勢琳與諸將計曰。彼軍驕甚。必不以我爲虞。可襲而取也。乃以老弱守營。夜引精兵。從下流潛渡。抄出東軍之後。乘軍士熟睡時候。一聲號炮。奮勇殺入。東軍果不設備。及至驚醒。大營已破。軍士皆抱頭鼠竄而逃。逃不及者。盡做刀下之鬼。安都文育等雖勇。怎奈四面盡是梁兵圍裹上來。左右親將。死傷略盡。欲逃無路。以故安都文育及裨將周錢虎等。皆被擒獲。及明。王琳歸營。諸將皆賀。乃引見陳俘。謂安都等曰。汝等皆號無敵。今乃爲吾擒乎。安都等不語。獨鐵虎詞氣不屈。琳殺之。而囚安都文育。貫以長鎖。繫之坐側。遂乘勝勢。襲據江州。帝聞報大駭。乃遣司空侯瑱。及領軍徐度。帥舟師三萬進討。帝親幸石頭送之。頗有懼心却說琳至湘口。水涸不得進。一夜春水暴漲。舟艦得通。乃引合肥灤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洲。與琳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挫。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於沙中。風浪

大。不得還浦。琳此亦天不助琳故有此失天明風靜。琳入浦治船。瑱亦引軍退入蕪湖。時侯安都、周文育乘監守稍懈。帶鎖逃歸。侯瑱接見大喜曰。公等得脫。皆天意也。破賊必矣。遂奏聞於帝。帝雖怒其敗。而甚喜其歸。仍令隨軍效力。先是王琳乞師於齊。齊遣大將劉伯球將兵一萬助琳水戰。慕容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爲之聲勢。丙申將戰。侯瑱下令軍士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瑱俟其舟盡過。乃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反爲瑱用。琳命軍士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軍陣大亂。瑱乃以小船蒙牛皮衝其艦。艦皆壞。琳由是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而齊兵之在西岸者亦慌亂起來。自相蹂踐。並陷於蘆荻泥淖中。陳師逼之。束手就縛。遂擒齊將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琳見衆軍瓦解。大勢難支。只得冒陳急走。至湓城。猶欲收合離散。以圖再舉。奈衆無附者。遂奉永莊王及妻妾左右數十人奔齊。以

盛之梁敵方張之陳雖將如王琳亦智勇無所施矣

其將樊猛等皆率部曲來降。由是郢湘盡平。江北無

警。梁之舊境。無不歸服於陳。雖有遠方倔強之徒。或降或叛。帝皆羈靡之。不忍勞師遠討。過用民力。卽位三年。四境粗安。當是時。南朝鼎遷於陳。西魏亦禪位宇文氏。改國號爲周。而陳太子昌。尙羈關中。帝乃遣使通好。且求太子昌歸國。周人許而不遣。心常不樂。未幾。帝不豫。遣尙書王通以疾告太廟及郊社。其後疾益甚。庚午。崩於璿璣殿。時年五十七。遺詔以臨川王蒨入承大統。於是羣臣向王勸進。王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太子昌尙在周邦。未肯下詔立君。衆莫能決。安都慷慨言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先帝猶子。有大功於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接劍上殿。啓太后出璽。手解臨川王髮。推就喪次。俯伏舉哀。大位難虛自應扶立臨川以非哀畢。升殿卽位。是爲文帝。甲寅。遷殯於太極殿西階。羣臣上諡曰武皇帝。廟號高祖。高祖智以綏物。武以寧亂。英謀獨運。人皆莫及。加以儉素自率。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用瓦器。肴核庶羞。裁令充足。後房衣不重綵。飾無金翠。及乎踐祚。彌厲恭儉。以故隆功茂德。光有

天下。今且按下不表。且說文帝卽位以來。兢兢業業。治己用人。一遵高祖之舊。尊王后爲皇太后。以司空侯瑱爲太尉。侯安都爲司空。徐度爲侍中。杜稜爲領軍將軍。立妃沈氏爲皇后。子伯宗爲皇太子。大業已定。把一箇太子昌。竟置不問。斯時昌羈於北。聞高祖崩。臨川卽位。以爲奪了他基業。不勝憤怒。於是哀懇周人。求歸南土。時周朝宇文護國。因念陳已有君。留之無益。落得做人情。遂遣南歸。昌至安陸。將濟江。先遣人致書於帝。責其不待己至。擅登大位。辭多不遜。極作遜退語。尙恐不能相容。况明示以爭位之意耶。帝視書不悅。然若拒而不納。臣下必有異論。乃召安都入內廷。從容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歸老焉。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乎。臣愚不敢奉詔。請自往迎之。向帝密語數言而別。太子死於此矣。遂以昌爲驃騎將軍。封衡陽王。詔中書舍人緣道迎候。安都見太子。敬禮備至。請卽登舟。濟江。太子從之。那知船中侍從。皆其腹心。行至中流。執而沉之於水。以溺死聞。

安都却有主意。而致太子於死。未免過甚。朝廷爲之發喪。後人有詩悲之云。

猶子巍巍握帝符。

前星失曜一身孤。

早知今日沉江底。

何不長安作匹夫。

衡陽既死。帝心暗喜。時帝有母弟瑒。尙留在周。帝思之。遣使關中通好。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求放瑒還。周乃遣上士杜杲送瑒南歸。并其妃柳氏。及子叔寶。皆還建康。先是瑒在長安。軍主李總與瑒有舊。每同遊處。一日瑒被酒。張燈而寐。總入其室。見一大龍臥於床上。便驚呼而走。瑒覺。問何所驚。總曰。子必大貴。異日無忘吾言。已爲帝之兆。見於帝兆。及歸。與帝相對泣。卽封安成王。恩賞有加。帝謂周使杜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所敢聞也。帝甚慚。曰。前言戲之耳。且說侯安都既害衡陽。進爵清遠公。威名甚重。羣臣莫出其右。自以功安社稷。日益驕矜。部下將帥。多不遵法。

度。有司檢問。則奔歸安都。安都庇之。凡上表啓。語多不遜。庸人得志。未有不恣肆者。而不得善終。亦取所自也。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座上。傾倚席間。不復盡人臣之禮。一日陪樂遊苑禩。飲醉。謂帝曰。陛下今日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御前供張。賜借一用。將載妻妾來此歡會。帝雖許之。而心甚不平。明日安都坐御座。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帝聞之。益怒。漸奪其權。於是羣臣爭言安都之短。勸帝除之。迎合主意。虜臣伎倆。又有言其謀叛者。召入省中。賜死。初安都與杜僧明。周文育。皆助高祖成大業。追補前事。嘗爲壽於高祖前。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皆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下而驕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人咸服高祖之明見云。此是餘話。不必細講。却說天康元年夏四月。帝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尙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尙書孔奐。中書舍人劉師知。共決之。疾篤。憂太子伯宗柔弱。不能守位。謂

頊曰。吾欲遵泰伯之事。汝能無負我託否。頊拜伏於地。涕泣固辭。帝又謂諸臣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瘡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寧死。不敢聞詔。帝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爲太子詹事。可見傳弟之言。並非眞心。癸酉上殂。羣臣奉太子卽位。是爲廢帝。以安成王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安成遂帥衛士三百人居尙書省。以防非常。師知仲舉雖居禁中。共決政事。而大權總歸安成。刑賞黜陟。全不與衆人參懷。師知由是忌之。謂仲舉曰。安成不出。少主恐無自安之理。仲舉亦以爲然。乃密結右丞王暹。舍人殷不佞。右衛將軍陳子高。相爲黨援。原來子高自文帝繼統。以舊寵歷任要職。拜爲右衛將軍。統領軍府。在諸將中。士馬最盛。因感舊君之恩。欲爲新主報效。故與仲舉相結。共謀出頊於外。然衆尙猶豫。未敢卽發。獨殷不佞以爲機不可緩。一日不告衆人。馳詣省中。矯勅謂頊曰。今四方

無事。王可且還東府。經理州務。大魏舉人項聞之愕然。命駕將發。記室毛喜入見。項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繼臻。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至計。令王入省。共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出外。卽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耶。項卽遣喜與吳明徹籌之。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召。當輔安宗社。願留中勿疑。項乃稱疾。召劉師知至府。留之與語。使毛喜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因召帝問之。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爲。朕不知也。喜出報項。項乃囚師知於室。親自入朝。面奏二宮。極陳師知之罪。帝曰。此等人。任叔父治之。一手推此可見項出。卽以師知付廷尉。夜於獄中賜死。收王暹。殷不佞並付獄。不佞少有孝行。項雅重之。故僅免官而誅王暹。餘人皆置不問。一日毛喜請簡人馬配子高。并賜器甲。項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爲授以人馬器甲。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尙多。子高受委前朝。權力正盛。若收之。恐不時授首。或

爲國患。宜推心安慰。使不自疑。伺間圖之。一壯士之力耳。瑒深然之。再講仲舉自師知死後。心益不安。乃使其子到都。乘小輿。蒙婦衣。來子高家。謀誅安成。往返數次。蹤跡漸露。瑒欲誘二人入朝而殺之。因托言議立皇太子。悉召文武。共集尙書省。二人隨衆入。乃使壯士執之。付獄賜死。先是前一夜。子高夢見紅霞以手招之。曰。郎今可以共往矣。覺惡其不祥。俄而聞召。謂家人曰。此行吉凶難保也。及入。果賜死。子高遇紅霞入夢而死。淫報不爽。再說子高旣誅。其黨皆懼。湘州刺史華皎亦子高黨。懼禍及已。以湘州叛歸後梁。又乞師北周。勾連兩國之兵。來犯建康。軍勢甚盛。瑒欲討之。而恐不克。因問計於吳明徹。明徹曰。王自秉國以來。未嘗立大功。皎雖外結強援。軍心不一。勢易摧敗。王自引大兵擊之。蕩定可必。如是則大功立。民心之戴王益堅矣。勸其立大功。堅民心。隱爲受禪地步矣。瑒然其言。乃親引大軍三萬禦之。庚辰。戰於沌口。大破華皎。周梁之師亦潰。皎奔關中。湘州遂平。奏凱後。羣臣爭表安成之功。進位太傅。加殊禮。於是安成之權愈重。國中但知有安成。

不知有帝矣。帝弟始安王伯茂。心懷不平。屢肆惡言。項惡之。乃黜爲温麻侯。置諸別館。使人邀於道殺之。詐言爲盜所殺。大索國中三日。帝聞之怒。遂不與安成相見。於是近臣毛喜等。勸頊早正大位。以一人心。頊從之。甲寅。乃以太皇太后令。誣帝與師知華皎通謀。君與臣不可通謀。豈臣與臣獨可通謀耶。上遣太后。下害宗賢。無人君之度。且曰。文皇知子之鑿。事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遂廢帝爲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篡大統。正月甲午。羣臣上璽綬。安成卽皇帝位。是爲宣帝。改元大建。復太皇太后爲皇太后。皇太后爲文皇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皇太子。後日陳國江山送於其手。封皇子叔陵爲始興王。羣臣悉以本位。供職如故。帝幼有智慧。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手垂過膝。與文帝友愛甚篤。以地處嫌逼。遂篡天位。有負文帝。然少歷艱難。深悉民隱。故踐祚之後。勤勞庶政。不動干戈。江南之民。遂得少安。話分兩頭。王琳自奔齊之後。齊主命出合肥。召募儉楚。更圖進取。再題齊事爲明徽立功。張本爲王琳奔齊結局。旣而以琳爲揚州刺史。大行

臺。鎮壽陽。屢次上表。乞師南侵。尙書盧潛以爲時事未可。且謂與陳和親。齊主從之。乃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愍王曇耶之喪。琳遂與潛有隙。更相表奏。齊主召琳赴鄴。以潛爲揚州刺史代之。由是二國聘問往來。信使不絕者數載。然是時。齊政日壞。國勢漸衰。後主信任權倖。屏黜忠良。周人乘齊之亂。日肆憑陵。汾晉之間。幾無寧日。消息傳入建康。陳主大喜。以爲江淮舊境。乘此可復。乃集羣臣於內殿。商議伐齊。羣臣各有異同。獨吳明徹決策請行。齊亂陳治師行自捷可兵法所謂見而進也。帝曰。此事朕意已決。但元帥至重。諸卿以爲孰可。衆議以淳于量歷有大功。位望隆重。共署推之。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臣以爲元帥之任。非明徹不可。尙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帥。裴忌亦良副也。帝從之。乃拜明徹爲元帥。裴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先取秦郡。歷陽兩路。刻日並發。齊人聞陳師來侵。共議出兵禦之。儀同王紘曰。官軍此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

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遣使江南。暫圖和好。然後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齊主不從。遣大將尉破胡率兵救秦州。長孫洪略出兵救歷陽。侍中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弟往爲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陳師入寇。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以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卑下。公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何能制勝却敵。保有淮北耶。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江淮義勇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瑣。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國家將危。老臣痛心。往往如此。且說破胡將次秦州。去陳軍不遠。選長大有勇力者爲前鋒。號蒼頭。身披犀甲。手執大刀。其鋒甚銳。又有西城胡多力善射。弦無虛發。敵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蕭摩訶曰。

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張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曰。飲明徹手中酒者。當令勇氣百倍。所向無前。摩訶飲畢。馳馬衝齊陣。大呼曰。有勇者速來一決。西域胡挺身出陣。十餘步。彀弓方發。摩訶遙擲銑硯。大呼曰。著。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陣中大力者十餘人出戰。摩訶揮刀皆斬之。易若拉朽。此表摩訶之勇齊人無不膽落。於是明徹乘敵之懼。縱兵大戰。齊兵大敗。尉破胡走。遂克秦州。先是破胡之出師也。齊使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輕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奔還彭城。又陳將黃法甌與長孫洪略大戰於歷陽城下。臨陣斬之。遂克歷陽。由是兩路皆捷。大軍所至。勢如破竹。不數旬。已獲二十餘郡。齊將非降卽逃。單有王琳敗下。尙領殘兵數千。退保壽陽外郭。明徹乘夜攻之。琳且戰且守。飛章告急。齊乃復遣大將皮景和率師十萬來援。那知景和本非將才。一聞敵強。更懷懼怯。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僅虛張聲勢以畏敵。陳

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何畏。急攻壽陽。拔之可也。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景和果不敢救。引兵退。遂克壽陽。生擒王琳。琳體貌閒雅。喜怒不形於色。有疆記才。軍府佐吏千數。一見皆能識其姓名。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舊時磨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之皆歔歔不能仰視。爭爲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爲變。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琳有大將之才。齊不能專用之。以致死於明。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後人有詩悲之曰。

故國江山已化塵。

孤臣閩外尙捐身。

壽陽野老收遺血。

哭殺當時磨下人。

捷聞。帝大喜。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乃以明徹爲車騎大將軍。都督豫合六州諸軍事。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册命。築

壇於城南。高數丈。士卒二十萬。皆戎裝。環立壇下。旗分五色。兵列八方。明徹登壇拜受。三軍皆呼萬歲。聲震山谷。鋪張揚厲有大將軍八面威風之勢觀者如堵。人皆榮之。其餘有功將士。皆進爵。以壽陽復爲豫州。以黃城爲司州。江淮舊境悉復。但未識齊人復來爭否。且俟下文再講。

王琳不忘舊主。志圖恢復。雖與貞陽同一奔齊。同一求援。事雖不成。其心可原矣。陳高祖明果節儉。雄略蓋世。在位三年。規模粗定。不愧一代開創之主。文帝克守舊章。迎回愛弟。欲效太伯之風。不惟能公天下。且見知人之明。廢帝並無失德。乃以衆臣推頊。卒不終位。殊覺可憐。宣帝當國。始却實心輔政。繼以衆臣欲出之。後以衆臣共戴之。遂登大寶。亦有天焉。卽李總之預見大龍。此其明徵矣。

卷三十一

張麗華善承寵愛

陳後主恣意風流

話說齊主聞壽陽陷。頗以爲憂。其嬖臣穆提婆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假使國

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行樂。何用愁為。只願目前工於媚悅國左右嬖倖共贊和之。齊主大喜。因置邊事於度外。陳人家理亂原非若輩所知悉復其故疆。而齊不復爭。先是王琳傳首建康。詔懸其首於市。人莫敢顧。其故吏朱瑒上書於僕射徐陵曰。

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終遭襄宏之肯。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朱瑒傳及

陵得書。為之請於帝。乃詔琳首還其親屬。瑒奉其首。葬之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皆痛哭拜奠。尋有壽陽義士毛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贈曰武忠王。給醞轅車葬之。王琳事始畢今且按下不表。却說宣帝廣選嬪御。後宮多內寵。生四十二男。長太子柳皇后生。次始興王叔陵。又次長沙王叔堅。及下諸王。

皆衆妃所出。叔陵少機辨。狗聲名。爲帝鍾愛。然性強梁不羈。恃寵使氣。王公大臣多畏之。歷敘叔陵行事年十六。出爲江州刺史。嚴刻馭下。部民畏懼。歷任湘衡桂武四州。諸州鎮聞其至。皆股慄震恐。而叔陵日益暴橫。徵求役吏。無有紀極。又夜間不臥。燒燭達曉。召賓客嬖人。爭說民間細事。以相戲謔。自旦至午。方始寢寐。其曹局文案。非奉呼喚。不得上呈。瀟湘以南。詞人文士。皆逼爲左右侍從。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家屬妻子。民家妻女微有色貌者。皆逼而納之府中。州縣莫敢上言。以故帝弗之知。俄而召入。命治東府事務。兼察臺省。凡執事之司。承意順旨者。卽諷上用之。厚加爵位。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死。又好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揚揚自若。歸至室內。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又好遊冢墓間。見有塋表爲當世知名者。輒令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爲玩弄之物。所好奇極郭外有梅嶺。晉世王公貴人。多葬其間。叔陵生母彭妃死。啓請梅嶺葬之。乃發謝太傅安石墓。棄去其柩。以

葬母棺。初喪之日。僞爲哀毀。自稱齋戒。將刺臂上血。爲母寫涅盤經。未及十日。庖廚擊鮮。日進甘膳。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宣淫。其行事類如此。又有新安王者。名伯固。文帝子。性嗜酒。用度無節。所得俸祿。每不足於用。酣醉時。常乞丐於諸王。帝聞而憐之。特加賞賜。後出爲徐州刺史。在州不理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輿。至於草間。輒呼百姓婦女同遊。動至旬日。所捕麋鹿等物。相與共享。成何帝知其不法。召至京。將廢棄之。而伯固善嘲虐。工諂媚。與叔陵相親狎。以故得帝歡。每宴集。必引之侍飲。又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好發古冢。出遊野外。必與偕行。一日兩人對飲。既酣。叔陵謂曰。主上若崩。吾不能爲太子下矣。無事時已有此心。得安靜。伯固曰。殿下雄才大略。豈太子所及。他日主天下者。非殿下而誰。吾雖不敏。當爲殿下助一臂之力。彼此大笑。於是情好大洽。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是時諸王皆留叔陵。單有長沙王叔堅。每與相抗。不肯下之。先是叔堅母。本吳中酒家女。宣帝微時。常飲其肆。遂與之通。家法原不正。氣及貴。召拜淑儀。

生叔堅。叔堅性傑黠。有勇力。善騎射。帝亦愛之。嘗與叔陵爭寵。彼此相忌。每朝會。函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爭道而鬪。至有死者。帝於二子皆所鍾愛。故稍加責讓。仍置酒和解之。由是二人益無顧忌。一日。帝方視朝。忽報周已滅齊。大懼。謂羣臣曰。周人得志於東。必復闢地於南。如此江淮必受其害。得是吾欲遣使於周。以修舊好。兼覘其動靜。諸臣以爲誰可使者。衆推袁憲。帝乃命憲入關。憲至周。周亦厚相接待。旣成禮。遂還建康。復命於帝曰。周雖滅齊。其勢可畏。然自周武死後。天元繼統。國政日亂。內外皆歸心丞相楊堅。臣料天元死後。堅必篡周。內務未遑。何暇外圖。只恐堅旣得志。必有并吞江南之意。他日之憂。正勞聖慮也。帝曰。堅亦何能遽代周家。遂不以爲意。未幾隋果代周。帝聞之。懼而謂憲曰。卿料事如神。他日之憂。正不可以不防。憲曰。陛下能念及此。兢兢業業。隋亦無如我何也。於是飭邊事。修武備。以爲自強之計。時大建十三年也。伏陳明年春。帝有疾。詔太子及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

見帝病將危，陰懷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蓋舊制諸王入宮，不許帶寸刃。故叔陵欲礪剗藥刀以行逆也。甲寅帝崩，倉猝之際，合宮驚慌。而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其旨。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叔陵頓足大怒。叔堅在側見之，知其有變，乃密伺所爲。俄而太子哀哭俯伏，叔堅偶如廁。叔陵猝起於旁，抽剗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於地，柳后大呼救之。叔陵又斫后數下。乳媪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浴血而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奮身得脫。叔堅行至殿廊，聞內有喊聲，急即奔入，見叔陵行兇，遂從後搃之，奪去其刃，牽之就柱，以其摺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乘間奮力掙縛，縛解脫走。此段極忙迫中寫得面面都到，歷歷如畫。與龍門敘荆軻刺秦王筆法異曲同工。突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使左右斷青溪道，放東城，因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迫其所部兵，躬自被甲，戴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散金帛以賞士卒，遍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獨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其指揮，聚兵千人，據城自守。時衆

軍並出防江。臺內空虛。人心驚亂。叔堅忙召蕭摩訶入內。使受敕討叔陵。摩訶受命出宮。即帥馬步數百。直趣東府。叔陵惶恐。遣人送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爲台鼎。摩訶誘之曰。須王心替自來。方敢從命。叔陵乃遣所親戴溫、譚麒麟來見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以徇東城。叔陵嘆曰。事不成矣。遂入內。呼其妻妾十人。盡沉於井。身率步騎數百。開城走。欲趣新林。而後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奔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呼曰。爾欲求免耶。我先殺汝。君子重義不顧獨生。小人重命不顧獨死。伯固不得已復還。部下多棄甲潰去。訶摩刺叔陵仆地。其將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亦爲亂兵所殺。自寅至己。其亂乃定。叔陵諸子皆賜死。時太子劄甚。臥承香殿。太后居伯梁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叔堅。丁巳。太子劄愈。羣臣奉璽綬。卽位於太極殿。改元至德。大赦天下。是爲後主。以長沙王爲司空驃騎大將軍。蕭摩訶爲車騎大將軍。封綬遠公。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賜二人。叔陵事已畢。且說長沙王既定內亂。自以有救護大功。驕縱日甚。羣

臣忌之。又小人得意自恣固不為常情希寵者都官尚書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

有寵於帝。而惡叔堅所為。日夜求其短。搆之於帝。帝遂疎之。以江總為吏部尚

書。奪其權。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乃為厭媚。醮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驗

之有實。帝乃囚叔堅於內省。將殺之。令內侍宣敕數其罪。叔堅對曰。臣之本心。

非有他故。但欲求親於主上耳。今既犯天憲。罪固當死。但臣死地下。必見叔陵。

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絕詞令帝感其言。遂赦之。免官歸第。今且按下不表。

却說陳自武帝開國。綱紀粗備。天下漸安。繼以文宣承統。勤勞庶政。節己愛人。

府庫充足。民食有餘。故大建之末。江南號稱富庶。後主即位。蒙業而安。天下欣

欣望治。然性耽詩酒。專喜聲色。始初尚有二三大臣。輔以正道。軍國之務。稍為

留心。繼則佞倖日進。諛言盈耳。內寵外嬖。共為蠱惑。而君志日荒矣。再表後宮

有一美人。姓張名麗華。本兵家之女。亦是陳敏當靈故天生尤物以蕩後主之心父兄以織席為業。

後主為太子時。被選入宮。撥為東宮侍婢。時後主已得龔孔二妃。花容月貌。皆

稱絕色。並承寵愛。而於孔妃尤篤。嘗謂妃曰。古稱王廙西子之美。自吾視之。卿美當不弱耳。及麗華入宮。年纔十歲。爲孔妃給使。後主未之見也。一日與孔妃小飲。麗華捧卮以進。後主一見大驚。端視良久。謂妃曰。此國色也。卿何藏此佳麗。而不令我見。孔妃曰。妾謂殿下此時見之。猶嫌其早。後主問何故。對曰。其年尙幼。恐微葩嫩蕊。不足以受殿下採折耳。後主微笑。心雖愛之。憐其幼弱。不忍強與交歡。因作小詞以寄情。其詞曰。

海棠初試胭脂嫩。翠珮葳蕤弱。態難支。不許金風用力吹。入情新桃時樣慵梳掠。淡淡蛾眉。雲鬢雙垂。欲護蘭芽不自持。右調羅敷媚

後主作完是詞。以金花箋書付麗華。麗華叩謝。孔妃相顧而笑曰。殿下何多情也。原來麗華年雖幼小。天性聰明。吹彈歌舞。一見便會。詩詞歌賦。寓目卽曉。又善伺人顏色。雖孔妃亦甚愛之。年交十三。出落得輕盈婀娜。進止閑雅。容色益麗。每一盼睞。光彩照映左右。後主雖未臨幸。常抱置膝上。撫摩其體。此時麗華

芳心已動。雲情雨意。盈盈欲露。引得後主益發動情。那能再緩佳期。一夜風景融和。月明如水。酒闌之後。遂挽之同寢。再忍不麗華初承雨露。嬌啼宛轉。不勝羞澀。而後主曲盡温存。方堪承受。直至靈犀一透。彼此歡樂無限。明日起身。後主滿心喜悅。遂作一詞以示麗華。其詞曰。

明月映珠簾。依約小闌干。側昨夜芙蓉帳底。占幾分春色。韻極 愁癡未諳。雨雲情嬌羞更無力。為問溫柔滋味。有誰人消得。右調好事近。

麗華亦依韻和之。詞曰。

喜氣上眉梢。斗轉月輪初側。雨露恩濃。天上愧好花顏色。破確是初 柳條枝弱不堪攀。春風借微力。繡帳夜闌。情緒許姮娥。知得。

詞後書恭賀御製元韻。後主看了此詞。歡喜不已。讚道。你小小年紀。清詞麗句。乃能如此。結句帶著孔娘娘。尤見靈心四映。真才女也。從此兩情膠漆。如魚得水。寵幸更出龔孔之上。未幾。宣帝崩。後主即位。拜為貴妃。當叔陵作逆時。後主

受傷。臥承香殿中養病。諸妃皆不得侍。獨麗華侍左右。進湯藥。衣不解帶者數夜。及愈。益愛幸之。又內宮庭院雖廣。而武帝以來。皆尚簡樸。後主嫌其居處不華。未足為藏嬌之所。乃於臨光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君心既蕩。必至侈及宮室亦一定之

道高數十丈。並數十間。窮土木之奇。極人工之巧。凡窗牖牆壁欄檻之類。皆以

沉檀木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設寶牀寶帳。服玩珍奇。器物瑰麗。皆近古未有。閣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名花。每微風暫至。香

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月明之夜。恍如仙界。諸般設色。全為麗華烘托後主自居臨春

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往來。又有王季二美人。張

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並以才色見幸。得游其上。麗華嘗於

閣上靚粧。或臨軒獨坐。或倚欄遙望。見者皆疑姮娥出世。仙子臨凡。儼在縹緲

峯頭。令人可望不可即。形容麗華之美。紙上如見於是外廷臣工。率以迎合為事。有尚書顧

總。字總持。博學多文。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後主寵之。日與遊宴。多作艷詩。

好事者抄傳調玩。爭相效尤。詩體一新。又有山陰人孔範。字法言。容止都雅。文章瞻麗。亦爲後主親愛。後主惡聞過失。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又與孔貴妃結爲兄妹。只國內授焉。情廉恥。寵遇優渥。言聽計從。公卿多畏之。嘗語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謀遠慮。非其所知。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卽奪其兵。分配文吏。邊備之弛。皆範爲之。亡國之根。已伏於此。時朝廷有狎客十人。顧總爲首。孔範次之。王瑳。施交慶。沈客卿等。又次之。皆得出入禁中。侍宴內庭。一日後主退朝之暇。正與諸臣飲酒賦詩。內侍呈上短章一道。乃貴妃麗華所奏。其略云。

妾聞陰陽無二理。男女本同揆。朝廷之上。不乏文人。閨閣之中。豈無才女。大家續漢。成一代之良吏。蘇氏迴文。倡千秋之絕調。斯固巾幗增輝。鬚眉短氣者也。自古有之。今豈無偶然空閨。自蔽美玉。韞於匱中。繡戶深藏。驪珠埋於澗底。胸羅錦繡。未著芳聲。筆聚雲煙。難邀明鑒。蛾眉爲之痛心。脂粉因之減價。伏惟陛下睿思煥發。聖藻繽紛。俾旁求之典。兼及紅裙。徵辟之加。不遺綠

鬢。庶三千粉黛。爭杼風雅之才。與八百衣冠。共佐文明之治。書紀

後主覽表大悅。遍示諸臣。皆勸宜允所請。於是發詔四方。採選淑女。不論士庶。貴賤。凡有才色可觀者。皆要報名送進。州郡爭迎上意。各各遵行。不上數月。選得女子數千。送至都下。齊集午門。後主遂與張孔二妃並坐內殿。一一引見。先試其才。徐別其貌。有才色兼備者十餘人。賜爲女學士。才有餘而色不及者。命爲女校書。供筆墨之職。色甚都而才不足者。命充內府。習歌舞之事。真個豔冶滿前。笙簫聒耳。每遇飲宴。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雜坐聯吟。互相贈答。採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命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風流極矣。其如不久何。內有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最稱絕唱。大略皆美諸妃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同一亡國之君。若昔梧東。骨直不足。比於人類。後主雖以酒色誤事。而風雅却不可

沒把軍國政事。皆置不問。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蜨兒。李善慶。以進。後主置麗華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麗華並爲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

間有一言一事。麗華必先知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賣官鬻獄。貨賂公行。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以故上下解體。國事日壞。時有中書舍人傅縡。負才使氣。嬖倖多怨之。日進讒言。後主怒。收縡下獄。縡乃於獄中上書曰。

臣聞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夏。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事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侍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小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而百姓飢寒。流離蔽野。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若不改絃易轍。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

語中語後主抗直切

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之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亦可改。使者復命。後主益怒。遂賜死獄中。從此直臣鉗口。弼士噤聲。君志益侈。民生日蹙。消息傳入長安。正值隋文開皇之年。本有削平。

四海之志。不提筆於是隋之羣臣爭勸其主伐陳。以救江南百姓。隋主曰。吾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而不拯之乎。乃下詔數後主二十大罪。散寫詔書二十萬紙。遍諭江外。或謂兵行宜密。隋主曰。若彼懼而改過。朕又何求。否則顯行天罰可也。奚事詭計爲。於是大治戰艦。陳師誓衆。命皇子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爲行軍元帥。總管韓擒虎、賀若弼等率兵分道四出。凡總管九十。兵五十餘萬。皆受晉王節度。以左僕射高颺爲晉王元帥長史。軍中事咸取決焉。其兵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無不奮勇爭先。盡欲滅此朝食。正是全軍壓境。山河震。大敵臨江。神鬼驚。未識陳國若何禦之。且聽下回分解。

宣帝溺愛叔陵。嫡庶幾於無別。良善者尙或生心。况叔陵之兇悍性生者乎。宴駕之日。以藥刀行弒。自取滅亡。皆宣帝貽謀之不善也。後主性格風流。青宮時已然。宣帝不知選正人以輔之。任其狂蕩。一朝繼統。爲所得爲。窮奢極欲。至於滅亡。哀哉。

第三十二卷

陳氏荒淫棄天險

隋兵鼓勇下江南

話說隋文帝大舉伐陳。將次臨江。沿邊州郡。飛報入朝。上下泄泄。咸不以為意。獨僕射袁憲。請出兵禦之。且謂後主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三千。並出金翅三百艘。緣江上下。以為防備。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致驚擾。徒亂人心。不聽。愚言逆耳及隋軍深入。州郡相繼告急。後主從容謂侍臣曰。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敗而去。彼何為者耶。孔範進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斷南北。今日隋軍。豈能飛渡耶。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小人昭倣好為大言往往如是或妄傳北軍在道。馬多死。範曰。可惜。此是我馬。何為而死。後主大笑。深以為然。奏伎縱酒。賦詩如故。先是蕭摩訶喪耦。續娶夫人任氏。年甚少。嘗以命婦入朝。與麗華說得投機。結為姊妹。任氏生得容顏俏麗。體態輕盈。兼能吟詩作賦。自矜才色。頗慕風流。嫁得摩訶。富貴亦已稱心。微嫌摩訶是一武夫。閨房中惜玉憐香之事。全不在行。

故心常不足。入宮見後主與麗華。好似並蒂蓮。比翼鳥。無刻不親。何等恩愛綢繆。不勝欣羨。故見了後主。往往眉目送情。大有毛遂自薦之意。况後主是一好色之主。豔麗當前。正搔著心孔癢處。焉肯輕輕放過。好色人見一裙一紋無不垂涎况遇美貌女子耶只因任氏是大臣之妻。礙著君臣面上。未便妄動。又相見時。妃嬪滿前。即欲與他苟合。苦於無從下手。故此未獲如願。一日正當後主臨朝。麗華召夫人入內。留在結綺閣宴飲。你一盞。我一杯。殷勤相勸。麗華不覺酣醉。倚在繡榻之上。沉沉睡著。夫人見麗華醉了。乘著酒興。欲往望仙閣。與孔貴妃閑談片時。遂悄悄從複道走去。那知事有湊巧。恰值後主亦獨自走來。夫人迴避不及。忙即俯伏在旁。後主笑嘻嘻走近身邊。以手相扶道。夫人既與我貴妃結為姊妹。便是小姨了。何必行此大禮。夫人纔立起身。後主便挽定玉手。攜入密室。拉之並坐。曰。慕卿已久。今日可副朕懷。夫人垂首含羞。輕輕俏語道。只恐此事不可。然見了風流天子。態度温存。早已心動。於是後主擁抱求歡。夫人亦含笑相就。絕不作

難。翻雲覆雨。笑語盈盈。以爲巫山之遇。不過如此。宮人見者。皆遠遠避開。任其二人淫蕩。良久事畢。遂各整衣而起。宮人進來。捧上金盃洗手。二人洗罷。同往結綺閣來。斯時夫人鬢亂釵斜。嬌羞滿面。麗華接見。忙上前稱賀道。此是陛下合享風流之福。故得遇姊。姊能曲體帝意。便是繡閣功臣了。何嫌之有。麗華可謂善於乃爲夫人重點新粧。閣中再開筵宴。當夜麗華留住夫人。使後主重赴陽臺之夢。較之初次。更覺情濃。明日夫人辭出。後主欲留。恐惹物議。因作小詞一闋。以訂後會。其詞曰。

雕闌掩映。花枝低亞。玉立亭亭如畫。巫山十二碧峯頭。喜片刻雨沾雲惹。相逢似夢相知如舊。一點柔情非假。風流况味。兩心同願。無忘今夜。

何梓菴藉風流

右調鵲橋仙

夫人亦答小詞一首。以紀恩幸。其詞曰。

滿苑嬌花人似醉。芳草情多。也是繁苔砌。春風能做美。一番濃露和煙。

翠。壓付令人心醉令。一霎匆匆羅帳裏。聚出無心。散却偏容易。窗外柳絲闌。上倚依。
依似把柔情繫。

右調蝶戀花

麗華見了。不勝嘆賞。曰。陛下天縱之才。姊妹閨中之秀。然皆深於情者也。蓋麗華有一種好處。枕席之事。全不妬忌。引薦宮中美色。常若不及。後宮多德之。故夫人於後主有私。不唯不妬。愈加親熱。自此夫人常召入宮。留宿過夜。在摩訶面前。只言被麗華留住。不肯放歸。摩訶是直性人。始初信以爲實。也不十分查問。其後風聲漸露。知與後主有姦。不勝大怒。因嘆道。我爲國家苦爭惡戰。幹下無數功勞。纔得打成天下。今嗣主不顧綱常名分。姦污我妻子。玷辱我門風。教我何顏立於朝廷。因此把忠君爲國的心腸。遂冷了一半。伏下遇敵今且按下不表。却說隋兵旣起。賀若弼自北道爭先。韓擒虎自南邊開路。軍馬渡江。如入無人之境。沿江守將。望風盡走。俄而若弼進據鍾山。頓兵白虎岡。擒虎帥步騎二萬。屯於新林。內外大恐。寫得隋兵時建康甲士。尙有十餘萬人。後主素懦怯。

不達軍事。臺內處分一委施文慶。文慶務爲壅蔽。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先是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袁憲請出兵迎擊。後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憲又曰。弼懸軍深入。營塹未堅。出兵掩護。可以必克。又不許。及聞隋兵百萬。盡行壓境。後主始懼。乃召摩訶任忠等於內殿。商議軍事。摩訶不語。總以辱其妻故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艘三百。乘江而下。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皆與臣有舊。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守將周羅暉等。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後主不能從。明日歛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出兵一擊。孔範從旁贊之。且曰。殲盡醜虜。當爲陛下勒石燕然。至此始爲大言悅。至可謂至死不變。任忠叩頭苦請勿戰。不從。謂摩訶曰。卿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大喜。乃使魯廣達陳於白上岡。

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孔範又次之。摩訶一軍最在北。諸軍相去。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遙望衆軍。因卽馳下。帥甲士八千勒陣待之。摩訶以後主通其妻。全無戰意。唯魯廣達與弼相當。摧堅陷陣。所向披靡。殺死隋將士三百餘人。隋師退走。弼見追兵至。輒縱煙以自隱。陳人旣勝。將士各將所得首級。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乃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卽退。只恃一張倭口諸軍顧之皆亂。隋兵乘之。遂大潰。死者五千人。摩訶旣不退。又不戰。遂被擒於陣。弼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之。摩訶遂降。任忠馳馬入臺。見後主曰。兵已敗矣。臣實無所用力。奈何。後主與之金兩膝。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具舟楫。就上流諸軍。臣當以死奉衛。言罷卽出。後主信之。乃令宮人束裝以待。那知任忠已懷叛志。馳至石子岡。正遇韓擒虎軍來。便下馬迎降。擒虎大喜。遂相與並進。直入朱雀門。臺軍欲拒。忠揮之曰。老夫尙降。諸軍何事相抗。已旣不思又教人叛宜後衆聞之。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官並遁。斯

時後主身旁不見一人。唯袁憲侍側。因謂之曰。朕從來待卿。不勝餘人。今人皆棄我去。唯卿獨留。不遇歲寒。焉知松柏。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者皆時耶有覺悟言罷。遽欲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去將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下榻急走。曰。鋒刃之下。未可兒戲。朕自有計。從宮嬪十餘人。奔至後堂景陽殿。將投於井。袁憲自後見之。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得入。可謂得縮頭時且縮頭憲慟哭而去。時隋兵入宮。執內侍問曰。爾主何在。內侍指井曰。在是。窺之正黑。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怪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真廢物衆大笑。先是沈皇后性端靜。寡嗜慾。後主遇之甚薄。張貴妃寵傾後宮。后澹然退處。未嘗有所忌怨。及隋兵入。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獨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閣而入。太子安坐。勞之曰。戎旅在途。得無勞乎。軍士咸致敬焉。不圖後主有此佳兒話分兩頭。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復殺隋軍數百。

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遂就擒。弼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執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無可謂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臣。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乃幽之德孝殿。以兵守之。却說晉王廣素慕麗華之美。私囑高頴曰。公入建康。必留麗華。勿害其命。頴至。召麗華來見。曰。美固美矣。但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我豈可留以誤人。乃斬之於青溪。晉王聞之。悵然失望。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有以報高公矣。其後晉王為帝卒殺高頴好色心腸要與叔寶無二也於是晉王整旅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人主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郎。刑法監徐析。都令史暨慧。指爲五佞。並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之人。使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陳人賢之。且說當初陳高祖殺了王僧辯一家。只道王氏已絕。那知僧辯尙有一子遺下。名頴。當合家被難時。頴尙在襁褓。虧得乳母挈之以逃。流離北土。及壯。仕隋爲儀同三司。隋師

伐陳。從軍南來。及陳亡。欲報父讎。乃結壯士數十人。飲以酒而謂之曰。吾家與
 霸先。有不共戴天之仇。願藉諸君之力。發其墓。毀其尸。以舒夙恨。有罪我自當
 之。雖死不悔。衆皆許諾。乃夜往。發陳祖陵。開其棺。尸尙不腐。跪而斬之。焚骨取
 灰。投水而飲之。曰。今而後可以報吾父於地下矣。觀此可見盛衰無常報復有時天明自縛。叩
 首於軍門。請正擅命之罪。晉王重其義。承制赦之。聞者莫不感歎。再說水軍都
 督周羅睺守江夏。與秦王俊相持踰月。隋兵不得進。又荊州刺史陳慧紀。與南
 康內史呂忠肅據巫峽。於北岸鑿石。綴鐵鎖三條。橫絕中流。以遏隋船。楊素奮
 兵擊之。四十餘戰。殺死隋兵五千餘人。素不能克。此數人意及建康平。晉王廣
 以後主手書。招上江諸將。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降隋。慧紀忠肅亦解
 甲投誠。楊素乃得下至漢口。與秦王俊會。將次湘州。有兵守城不得進。素遣別
 將龐暉進兵攻之。舉城欲降。湘州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
 酒酣。拍案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矣。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司馬侯正理奮袂起。

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大陳之臣乎。今國家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辱。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具牛馬幣帛。詐降於龐暉。誘之入城。叔慎伏甲門口。暉至。斬之以狗。此舉猶爲陳氏壯色於是建牙勒兵。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兵五千人。衡陽太守範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舉兵助之。素聞暉死。率大軍繼進。叔慎與戰。大敗。遂被擒。秦王俊斬之於漢口。其黨與皆死。死得有光彩又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士民。共奉高涼郡太夫人冼氏爲主。號聖母。保境拒守。晉王遣柱國韋洸。安撫嶺外。至南康不得進。乃以叔寶書遺夫人。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向北慟哭。女中丈夫謂其孫馮魂曰。昔武帝起兵吳興。我決其必成大事。故使汝以兵助之。補前未及後果代有梁業。我家累受其恩。曾幾何時。子孫不能守。把錦繡江山。盡付他人之手。曷勝浩歎。我以一隅之地。何敢與天下相抗。乃遣使迎洸。洸至廣州。曉諭嶺南諸州。無不歸順。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三月己巳。送叔寶與其王公

百司。並詣長安。陳氏遂亡。後人有長歌一篇。記其荒亡之跡云。

南朝天子愛豪華。芙蓉爲國顏作霞。不臨朝。右明光殿。只戀宮中桃李花。自
矜文藻超凡俗。咳吐隨風散珠玉。批風抹月興無涯。品燕評鶯意不足。風流
性格誇作家。終朝相對人如花。新詞豔句推江總。淺笑輕顰鬪麗華。朱樓翠
殿飄香遠。舞榭歌臺雲雨滿。蓬萊瀛海豔神仙。結綺臨春起池館。朱甍畫棟
接青霄。雲作窗。樺虹作橋。龜網罟罟金落索。龍紋屏障玉鏤雕。珊瑚座映琉
璃榻。繡帶珠簾銀蒜押。攆毘海上錦雲來。翡翠瓶中瓊樹插。錦筵羅列山海
珍。猩脣龍脯堆粉綸。瑪瑙盤傾霞燦爛。珍珠紅滴香氤氳。紛紛仙樂奏新聲。
君王歡笑側耳聽。共道昇平難際會。冰輪莫負今宵明。昭儀妙句矜無比。學
士清詞雜宮徵。脂香粉膩惹朝衫。巧笑低吟喜嬌美。通宵褻狎兩不嫌。但稱
麗句諧穠纖。聲嬌語脆醉人魄。音入肺腑如膠粘。譜得新聲中音律。後庭玉
樹真奇絕。鶯喉慢轉神欲飛。蕩志驚魂意歡悅。朝歌暮樂無已時。君臣放浪

疑。狂。癡。只。知。裙。底。情。無。限。那。惜。眉。頭。火。莫。支。一。朝。兵。馬。鄰。封。起。百。萬。旌。旗。煥。
 羅。綺。交。章。告。急。如。不。聞。猶。說。妖。嬈。貴。妃。美。陳。情。袁。憲。拚。白。頭。痛。哭。欲。解。危。城。
 憂。邪。臣。妄。議。恃。天。險。長。江。萬。里。輕。戈。矛。君。臣。大。笑。仍。歡。樂。飲。酒。徵。歌。相。戲。謔。
 不。知。天。上。下。將。軍。御。座。孤。身。無。倚。著。袁。憲。忠。言。總。不。知。臨。危。猶。是。戀。宮。妃。三。
 人。入。井。計。何。拙。千。古。胭。脂。辱。井。噴。王。氣。金。陵。且。消。歇。晉。王。好。色。心。偏。熱。誰。知。
 宮。裏。貌。如。花。化。作。營。中。劍。銜。血。荒。淫。破。國。憶。陳。隋。瞬。息。興。亡。致。足。悲。虎。踞。龍。
 蟠。佳。麗。地。年。年。惟。見。鷓。鴒。飛。沉鬱頓挫往復流連
氣骨魄力直逼唐人

先是武帝受禪之後。夢有神人自天而下。手執玉策金字。北面授帝曰。陳氏五
 帝三十二年。屈指興亡。適符其數。歷敘遺事補
文所未及又後主在東宮時。有鳥一足。集
 於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

獨足上高臺。

盛草變成灰。

欲知我家處。

朱門當水開。

後有解之者曰。獨足指後主亡國時。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之狀。隋承火運。草

遇火。則變爲灰矣。及後主至長安。同其家屬。館於都水臺。門適臨水。故始句言上高臺。結言當水開也。其言皆驗。却說後主至京。朝見隋帝。帝赦其罪。給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其感較之此問。樂不思蜀尤甚。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飲。既而曰。任其性可耳。若節其酒。教他何以過日。又詔陳氏子弟在京城者。分置邊郡。給田業。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其降臣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俱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爲江東稱首。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變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殉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宏演納肝。何其遠乎。又晉王之戮陳五佞也。未知孔範。王瑳。王儀。沈攸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帝乃暴其罪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見周羅暉。慰諭之。許以富貴。羅暉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

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起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料。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亦未可定也。頃之拜儀同三司。睺有裨將羊翽。早降於隋。伐陳之役。為隋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班在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睺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翽之下。毋乃愧乎。睺曰。僕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乖所望。擒虎有愧色。羅睺之言却是正論。擒虎焉得不愧。先是常侍韋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帝謙謝不敢當。及至德之日。鼎在江南。盡賣其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異日當歸葬長安耳。至是陳平。帝召鼎為上儀同三司。叔寶嘗從帝登邨山侍飲。賦詩曰。

日光天德。

山河壯帝居。

太平無以報。

願上東封書。

因表請封禪。叔寶亦會奉承人。想從孔範輩學來。帝優詔答之。他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朕聞賀若弼度京口。其下密啓告急。叔

寶飲酒不省。高頴至日。猶見啓在枕下。尙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叔寶卒於仁壽四年之十一月。時年五十二。贈長城縣公。蓋自南北分裂。晉元帝建都金陵。號曰東晉。傳十一主。共一百零四年。劉宋受禪。凡八主。共六十年。蕭齊代興。凡七主。共二十四年。梁武繼統。凡四主。共五十六年。陳氏代梁。凡五主。共三十三年。統計南朝年代。共二百七十七年。金陵王氣始盡。隋家併而有之。天下遂成一統。云。詩曰

渠大英雄作帝王。

威加海內氣飛揚。

三秦纔覩衣冠舊。

何太匆匆歸建康。

右南宋

一木難支大廈傾。

愍孫血染石頭城。

褚王並是天家戚。

鼻氏江山付道成。

右南齊

保有江東四十秋。
只緣梁祚應當盡。

疆圉無恙若金甌。
天使昭明不白頭。

右南梁

當代人豪數霸先。
後庭一曲風流甚。

文宣繼統亦稱賢。
斷送東南半壁天。

右南陳

陳後主不理國政。惟以風流爲事。諸臣正直者少。諂佞者多。所以綱紀敗壞。不可收拾。及敵兵壓境。不聽袁憲忠言。尙悅佞人獻諛。不亡何待。乃至與張孔同入於井。可羞之甚。其得保首領以沒。幸矣。皇后太子。尙能不失大體。可敬可敬。袁憲雖亦降隋。乃忠於陳。竭盡心力。至不得已而降之。亦可原矣。結處統括全部。分畫年代。條理井然。不似時手做到後來。全無收煞。只圖了事者可比。此作手之書。超邁流俗。有目者自能辨之。

未裱者每幅二角

已裱者每幅六角

新出歷史參考品

歷代興亡圖

自三皇五帝以至現代。正統用方圈紅線。僭統用圓圈黑線。凡建都遷都之所。及某國為某國所滅者。均有符號。條分縷析。一目了然。縮數千年之興亡大勢於一幅。極便歷史科參考之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540)

中華民國九年十二月初版

(南)史演義四册

(每部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次者 杜綱

校訂者 譚載華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梧州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雲南 廣州 梧州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110011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十六卷
二十五萬言



分訂八厚冊
定價二元四角

本書敘前清事。詳而有微。凡政治變遷。制度沿革。宮闈祕事。地方舊聞。無不應有盡有。而於當日東南之富庶。道咸以後國力之漸衰。治亂興廢之故。皆有源有委。如數家珍。手此一編。不啻讀明清稗史筆記數十百種。洵大觀也。全書用白話體。不獨為雅俗所共賞。抑且婦孺皆能了解。書共十六卷。二十五萬言。分訂八厚冊。名大家詩詞尺牘奏疏條陳以及約章文告。凡與本書事實多至一千餘篇。此書

7.47
-1